

## 目 录

- 太平天国資料輯……………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館(1)
- 己酉被水紀聞……………姚 济(40)
- 苟全近录……………姚 济(45)
- 歙聞日記……………湯氏輯(65)
- 凤山筆記……………黃崇惺(128)
- 徽难哀音(选录)……………胡在渭纂輯(145)
- 守南昌广饒記……………林福祥(157)
- 瞿振汉起义事略……………周起渭(163)
- 浙南紅巾軍史料輯录……………鄒身城(179)
- 辛壬寇紀……………叶蒸云(188)
- 太平軍克复浙江各县日表……………佚名(208)
- 貴州号軍的養黃……………徐沅考释(217)
- 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調查紀錄补……………刘尧汉(224)

# 太平天国資料輯

##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館

說明：为了搜集太平天国革命及同时期的农民起义文献，我館曾于一九六二年五月派編纂組長王淑慎、組員罗文起前往中央档案馆工作。在該館明清部同志大力支持之下，得逐卷查閱了清軍机处的录副奏折，并从大約二千余卷的档案中，搜集出了一批珍貴的原始資料。这些文件是以“鈔单”的形式附于录副奏折內，是当时督师大臣或总督、巡撫等作为俘获品进呈向清朝皇帝請功，因而保全下来的。現在所选的每一件“鈔单”几乎全部都可以找到它們的原奏折，它們的来源是可信的。这批文件从来未发表过，我們认为有較高的史料价值，特編成这一份資料。此外《张洛行口述》、《张洛行檄文》、《李秀成致韓<sup>碧</sup>峰书》三件，是中国人民大学刘守貽同志提供給我們的。《张乐行告示》抄件是荣孟源同志贈給本館的。

这一批文件的发现，無論就太平天国方面、或就会党方面都提供了不少的情况，例如：余安定的几个文件反映出这个参与誘杀英王陈玉成的叛徒，是利用太平天国委派他联系苗沛霖的身份，进行卑鄙的活动的；《苗沛霖部上陈玉成稟》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些苗沛霖与张洛行部的关系；《李昭寿投降匪保稟》，反映了太平天国叛徒的无耻嘴臉。长枪会首領《焦桂昌告示》則表明壬戌十二年太平天国曾經与北方地区的农民起义发生过联系，这方面的資料过去是較少的。

而尤有价值的則是《张洛行檄文》、《张洛行口述》、《张洛行告示》、《李秀成致韓<sup>碧</sup>峰书》等件，它們一方面丰富了捻党本身的文献，另一方面也給我們提供了解决捻党与太平天国关系的新证据。

此外，如《鍾人杰口述》、《李沅发口述》、楊隆喜起义文件等都是研究各地农民起义的重要資料。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館志 1962年9月19日

## 鍾人杰起义

### 鍾人杰口述

据鍾人杰供，我是崇阳县桥墩保人，年三十九岁。父亲鍾沅洪，母亲蔡氏。我父亲弟兄四人，大伯鍾沅有，二伯鍾沅进，父亲第三，四叔鍾沅达，早已分居。大二伯父同我父母俱故。我弟兄二人，兄弟鍾十四，过继与二伯鍾沅进为嗣。我女人黄氏，生有一子鍾添明，即长仔，年十四岁，一女年七岁，已給庞姓为童养媳。我是道光七年科考，王学院取进县学文生。十六年因包庇程中和挖煤控案，代作呈詞，犯案斥革，拟徒发配孝感县安置。后因在配穷苦逃回。

有素好的陈宝銘、汪敦族們，因把持錢漕，与书差拘訟，我就主使向各保花戶歛收訟費，从中分肥。有吳石川們赴总督衙門具控，经亲提审問，把两造分別責懲革卯完案。我与陈宝銘、汪敦族們，因案結不能歛費，书差也因被控責革，彼此怀恨，遂遇事寻衅結成仇怨。

后因拆毀书差王士奇們房屋，被蔡紹勛作詞唆使书差上省控【告】，蒙委員赴县严拏，案內有名的金太和、蔡得章俱被获解管押。金太和屢次叫他儿子金攀先带信，要我們設法救他回来。我想邀人拏住蔡紹勛，便可挟制他和息了案。当与陈宝銘、汪敦族商允，于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糾同兄弟鍾十四、陈宝銘的兄弟陈宝亮、金太和的儿子金攀先、侄子金恢先并素好的汪潰仔、饒肉它三、譚九海、但扶瀧、雷一青、金青茂、刘老五們，并金青茂們轉糾多人，就是那日挨晚同到蔡紹勛家。他家聞信先已逃走，听說逃到县城里去了。我們就放火把他房屋烧毀，带同众人赶到县城，时已夜深，城門关闭。十一日仍不开城，我們在城外，原想要县官捉住蔡紹勛交給我們再散。师知县会营带人在城上吆喝，我因不得蔡紹勛，不肯退回。十二日黎明时候，金青茂带人从西城牆缺处支搭木板进內，开了城門，大家拥进。搜寻蔡紹勛不見，就把师知县围住，要他发稟往省求放金太和回来。师知县不允，并說要把我們拏解。我气忿，喝令汪潰仔、饒肉它三把师知县

杀了。

我見官已被杀，恐怕有官兵来拏，就起意与陈宝銘、汪敦族、鍾十四、陈宝亮、金攀先、金恢先、汪潰仔、饒肉它三、譚九海、但扶瀧、雷一青、金青茂、刘老五商量，据城抗拒。陈宝銘們应允，我就吩咐在場的雷老春、高老潰、罗老么、鍾万志、汪正亨、刘遂兆、刘日高、饒得美、鍾万才、陈三太、查正和、丁老喜、潘允和、涂江源、鍾老喜、程印申、曾三益、吳石川、鍾万有、金老甲、黃晏太、孙得和們，并不記姓名多人，都不准散，一齐拥进县署，搶劫倉庫監獄。見有女眷二人，已在內署自縊身死，还有几个自縊未死的，解放下来，派人看守。那时王典史也在自己衙門內自縊死了，眷屬逃散。我著陈宝銘把城守外委邓永煊捉来看管。因师知县先已将印派人送了出境，只夺得典史、外委两个鈐記。

我就自称为元帅，派陈宝銘、汪敦族为副帅，鍾十四、陈宝亮、金攀先、金恢先、汪潰仔、饒肉它三、譚九海、但扶瀧、雷一青、金青茂、刘老五为头目。在西城外設立帅台，立有令旗、帅印，并“三軍司命”“都督大元帅”旗号。先把蔡紹勛一家，同有仇的书差丁炳揚、龔永华、程紹兰、余印庆、吳升、张怀庆們数十人找获杀了。命陈宝銘們赴四十八保，每保勒派人一千相帮，如有不从，即行杀害。有僧人白青，自称他有符咒能封鳥枪，前来相投。陈宝銘的哥子陈宝沅、兄弟陈宝田聞信走来，我也留住入伙。陈宝銘、汪敦族及各头目，每人名下轉糾并裹胁得七八百人及八九百人不等，約計共有万余人，因係时来时去，实在人数、姓名俱記不清，只各給紅布一条为記。每人日給米二升、錢二十文，交各头目分帶赴各处，設卡据守；并于城上加砌砖石，把紧要路口掘断；一面开碾仓谷，并勒派各保富戶帮助粮食。又在乡間收取銅铁器皿銷毀，打造枪炮刀械，并配制火药，分头打仗。众人又推我为鍾勤王，于告示內书写，希图煽惑。

因聞有崇阳书差逃往通城藏匿，那里又相离最近，就督同譚九海帶人于十二月十七日先往通城攻打。通城典史、教官、外委都不在城內，知县帶人抵御，被我們杀敗，得了县城，就派汪敦族在那里做知县，但扶瀧做千总，并封头目鍾十四們都为千总。

又派譚九海帶人于二十七日搶港口驛馬匹，派饒肉它三帶人于

二十九日搶官塘驛馬匹，三十日打了泗橋營卡。

又派金恢先、雷一青、僧白青帶人于正月初一、初十等日，先后攻打通山县城。派陈宝銘帶人于正月初九、十一等日攻打蒲圻县城，但扶瀧帶人于十三日攻打湖南平江县营卡。

又派鍾十四、陈宝沅帶人于十六日打蒲圻。不料人心不齐，屡被官兵战败，杀死了几千人，内有头目金青茂、刘老五也在蒲圻被官兵枪炮轰毙。我又想派人出战，那被胁的众人聞总督給发告示晓諭，大家不肯附从，漸漸逃散。

又聞官兵四路围逼，汪敦族聞信轉回崇阳查看，我与陈宝銘、汪敦族因勢孤把帅印、令旗銷毀，想要逃走。适有紳民多人誘帶我們出城，走不多远，即被官兵前来围住，把我与陈宝銘、汪敦族擒住解送的。

我們实因杀官畏罪，情急据城，并非豫謀造反，也沒传习邪教、兴立会名。师知县到任只有三个多月，也无虐民激变的事。共謀的实止我同陈宝銘們共十四人，其余都是轉約及胁从的。我四叔鍾沅达同我女人、儿子都不知情。是实。

### 陈宝銘口述

据陈宝銘供：我是崇阳县灌溪保人，年四十二岁。父亲陈山仁，年七十二岁；母亲黄氏，年七十五岁。并无伯叔姊妹。我弟兄四人，大哥陈宝沅，他生有三个儿子，长名长仔，年二十六岁；次名二四，年十八岁；三名溜仔，年十五岁。我是第二。三弟陈宝亮，弟媳章氏，无子只生一女，年二岁，已給魏之登为媳，过門童养。四弟陈宝田，生有两个儿子，长名秋仔，年七岁；次名端仔，年四岁。我女人丁氏，生有三子，长名松仔，年二十四岁，娶媳刘氏，一个孙女，是去冬生的；次名五仔，年二十三岁，还没娶媳；三名冬仔，年九岁。

我是道光十二年岁考，吳学院取进县学武生，因事斥革。与鍾人杰、汪敦族素好，我們因歛收訟費，把持錢漕，与书差拘訟，经吳石川赴控，总督衙門亲提审断完案。我們因案結不能歛費，书差亦因被控責革，彼此怀恨，遇事寻衅，結成仇怨。后因拆毀书差房屋，被蔡紹勛

作詞，唆使書差上控，委提把我們同案的金太和、蔡得章解省管押。鍾人杰邀同我與汪敦族并轉糾多人，于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傍晚往捉蔡紹勛，要想挾制他和息了案，因他全家逃進城，我們趕至城邊，城已關閉。十一日仍不開城，我們因蔡紹勛未獲，不肯退走。十二日早，由牆缺越進開城，大家蜂擁進去。搜捉蔡紹勛不見，圍逼師知縣，要他發稟上省，將金太和釋回。師知縣不允，鍾人杰氣忿喝令汪潰仔們下手把他殺死。因怕官兵來擊，臨時起意，據城抗拒。與我同汪敦族們大家商量搶劫倉庫、監獄、并分頭轉糾及裹脅共有万余人，豫備守卡打仗。

先于十二月十七日派譚九海帶人打破通城，派汪敦族做知縣，但扶瀧做千總，并連次搶港口官塘各號馬匹，并打丁泗橋營卡及通山縣。

今年正月初八日派我同金青茂、劉老五、僧白青帶人攻打蒲圻，我們聚集有四五千人，暗由小路越出，并分人坐駕小船，從溪河順流駛下。初九日黎明，蜂擁齊至蒲圻縣城外，占據山坡，城內官兵開放槍炮轟擊，至初十日已先後打斃了我們幾百人。我們因恃人眾，四面撲攏攻城，適又有官兵由咸寧趕到攻打，把我們在北門外伙黨擊斃了二千餘人，頭目金青茂、劉老五也被轟斃，并奪去炮位鉛藥，燒毀船隻。十一日，我們南路的伙黨仍復攻城，又被官兵打敗，就各逃回。鍾人杰又派我哥子陳寶沅于正月十六日帶人攻打蒲圻，也被官兵殺敗。因連次敗仗，先後殺死了几千人，又听聞總督給發告示曉諭，那附從的人，都漸漸逃散，後來官兵四路圍逼，本地紳民又誘帶我們出城，就被獲解送案的。餘與鍾人杰供同。

### 汪敦族口述

據汪敦族供：我是崇陽縣小港保人，年三十四歲。父親汪于彩，年六十八歲；母親余氏，年六十九歲。父親弟兄五人，大伯父汪煥章，二伯父汪煥新，已故；三伯父汪煥鼎，五叔汪煥通現存。我并无姊妹，有弟兄兩人，哥子汪玉基，俱已分居各爨。我娶妻劉氏，生有兩子，長名汪榮組，年七歲；次名汪念組，年五歲。一女秋姐，年三歲。

我是道光十三年科考，吳學院取進縣學文生，因事斥革。與鍾人杰、陳寶銘素好，我們因歛收訟費，把持錢漕，與書差拘訟，已蒙提省

审断完案。我們因案結不能斂費，書差亦因被控責革，彼此懷恨，遇事尋衅，結成仇怨。后因統眾进城，捉拏為書差作詞的蔡紹勛不獲，于上年十二月十二日戕官据城，起意造反，分頭轉糾并裹胁共有万余人，豫備守卡打仗。

因聞有崇陽書差逃至通城县躲匿，那里相离最近，就督同譚九海帶了三千余人，于十二月十七日先往攻打通城。那里教官、典史、外委都不在城內；县官帶人抵御，被我們冲散，占了城池，派我做通城县知县，但扶瀧做千总，一同据守。

那时鍾人杰曾造謠言說：“破通城，有錢糧；破通山，有硝磺；破蒲圻，有戰場；破咸寧，下武昌，到了武昌做國王”的話，故此鍾人杰屢次派人往通山、蒲圻各處攻打，我怕被湖南官兵抄襲后路，也于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派但扶瀧帶人就近往攻湖南平江县營卡，被官兵打敗逃回。我又給發告示，赴各鄉勸派富戶幫助糧食，如不允從，即行杀害。那怕事的鄉民，也各捐糧米三五十担不等，运送相助。后因聞鍾人杰屢次被官兵杀敗，人漸逃散，轉回崇陽查看，适官兵四路圍逼，本地紳民誘帶我們出城，就被一并獲解送案的。餘与鍾人杰供同。

## 李沅发起义

### 李沅发口述

据李沅发供，年三十三岁，湖南新宁县水头村人。父亲李成周，年五十八岁，去年已被乡勇杀毙。母亲蒋氏，早故。并无弟兄妻子，只有分居同祖弟李沅仰、李沅楚、李沅兴三人。沅仰、沅楚均已获案。沅兴早已不知去向，他生有一子，年才六岁，也被乡勇杀死。我向来在外游蕩，并无田业。

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內，本境雨水过多，谷价昂貴，富戶不肯發賣，本县并不劝諭減价，又不開倉平糶；紳士只把賓興義谷出借，為數不多，八月收获后，又勒索重利，貧民无力償还。我乘人心不服，起意搶奪。与謝有兴、刘復倡即刘八們大家商議，興立把子會，結拜弟兄，可

以邀約多人劫富濟貧。謝有興們允從，即與陳爾坤、羅登爵、羅沅拔們分路糾人入伙。旋被萬知縣訪聞，把同伙楊倡實、李世英擄去監禁。我心懷忿恨，起意商同謝有興們進城劫獄，約定十月十三日夜起事。三更時分，聚眾三百多人，先在東門外放火，燒毀文昌書院，是盧萬先們打開東門，我們一同擁進，先到監獄，毀門進內，把楊倡實、李世英放出。那時天色已亮，萬知縣帶領兵役來擊。李成景們把萬知縣捉住，喝令投降。萬知縣詈罵不止。李成景與李八即鷄子蛋在東門城內把萬知縣戳死，眾人分途搶奪。李世英說，我們不該殺官，釀成事端。我因他抱怨，就把李世英殺死，同到縣署并前任李知縣寓所搜取財物；找尋典史，無踪，眾弟兄要殺教官，我因學官不理民事，用言阻止。因怕透漏消息，派人把學官衙門圍守，不許出入。

那時我因事已鬧大，與謝有興們商允造反，叫眾弟兄一齊蓄髮，派人分路邀約。十五、十六、十七等日，先後邀得同會并逼脅鄉民共有一兩千人進城防守，每人分給紅藍布一塊為號，并派多人或扮乞丐，或充客商，分赴楚、粵兩省糾人，一面探聽官兵消息。旋有鄉勇前來捕擊，我把城門關閉，派人分段把守，就在城內設立五營：謝有興管前營，羅沅拔管後營，陳爾坤管左營，羅登爵管右營，劉復倡管中營，俱稱大哥。我為總大哥，總管五營，在後營居住，分造五色旗幟，我營內又造“三軍司命”、“劫富濟貧”旗各一面。此外，還派有鐵板大小頭目多人，分管各事。

屢次出城與鄉勇官兵打仗。後因兵勇四面圍攻，又在西門城下掘挖地洞，我叫人用土石填塞。十一月二十九日，被地雷轰裂城牆，我料難久據，派人輪流在南門放火開炮，假意與官兵接仗，到四更時，邀同眾弟兄由東北角學宮背後，用木梯扒城逃出。望見兩邊都有官兵營盤，相隔尚遠，那時陰雨夜黑，沒人巡攔，我們乘夜逃走，到羅遠崗地方，有同會的雷登甲同我叔子李承莫，在大絹崗邀有二百餘人接應。十二月初四日，在八角亭地方被官兵追及，幫同開仗，殺害兩個官員，又在深沖打過一仗。我們打敗了，就在那里翻山到廣西龍塘、葱坪、銀礦山、烟竹坪、茶坪各處。

我藏有小銅佛像，早晚禮拜，打仗時殺鷄占卜，說能護庇得福，聳



惑人心，沿途裹胁二三千人。我因人数已多，又設立十行名目，一人管带十人，添造各种旗帜，并在铁板内挑选先锋，领人各处搶劫。又派陈瑀洸、李紹书等为軍师。众人称我为王爷。我与陈瑀洸商議，因我众弟兄都能翻山走路，可以往来窜扰，总在广西沿边一带山上，行踪无定，也曾轉到湖南，又到广西。

今年正月内，几次与广西兵勇在潮涌山、阴木坪等处打仗，杀死带兵各官，听说有瑪副将、邓都司們在内。随由广西怀远小路翻山，到古宜一带搶掠。二月初間，我們由葫芦江过河，到貴州四乡所、黄林所一带，又潜入靖州之亚嘴口、三眼桥、藕团三处，扑卡打仗。探聞湖广总督已带兵前来，我就向南窜走。二月十八、十九两日，在广西水口、貴州空洞、地平地方，与广西、貴州、湖南各兵勇打仗，我們都打敗了，同伙被杀甚多。我因湖南、貴州沿路都有拦截，只好仍往广西，就走僻路到怀远县思隴过河，走三門、大罗山一带，随处裹胁土人，总先四路遣人探明无兵地方行走。因湖南官兵随后跟追，我就窜过怀远，由融县之四頂厂窜至永宁州之三隍墟及义宁、永福、阳朔、維容、荔浦、修仁各州县，并距广西省六十里的六塘地方，先后与广西、湖南兵勇打仗，不計次数，互有杀伤。

我想湖南官兵都已出境会剿，新宁必然空虛，商同众弟兄轉回新宁，报复紳勇帮拏仇恨，又可窜入搖崗躲避。就由原路折回，仍在思隴过河，共計还有八百余人，在梅溪口湓溪村地方分水陆两路扑县。不料各处都有埋伏，各官兵又从广西分路追回，我們只得逃往金峰岭山内拒守。各路兵勇围裹，我們屡扑罗家田、燕子岩各卡，想从小路逃出，都被打敗。四月二十三日，官兵搶登山頂，我不能抵敌，在山后滾岩逃走，被防堵兵勇拏获的。我滾岩碰伤，現已平复。

今蒙究审，我实因結会劫富济貧，后因狀官，才起意謀反，并非雷再浩餘党。向在营内的雷三娘，是雷再浩堂孀娘，在广西乞食，我把他留在营中收养，已于三月二十九日被炮轰死。至李成景，先在新宁城外打仗，被炮轰毙。李承莫、雷登甲都被兵勇拏去。李八即鸡子蛋，已被广西炮伤身死。再五营大哥謝有兴、罗登爵，現蒙拏获，陈尔坤已在金峰岭被杀，罗沅拔被广西拏获，刘复倡即刘八，已被广西兵勇杀死

了。我們进城时，先只三百多人，陆续糾約入城，并沿路随时裹胁，人数时多时少，約計四五千人，有被兵勇杀死，也有乘間逃散被拏获的，我都記不得名数了。是实。

## 太平軍在永安

### 覃汉阳口述

問据覃汉阳供：年三十岁，永安州豆角村人，离州城四十里。父故母存，并无兄弟妻子。小的于今年正月初二日，在荔浦县馬岭拜会，头人系罗大光，广东人。小的拜会后，即随同罗大光一伙一百多人，于二月內到武宣东乡会齐大众，打仗四次，杀过兵壮五人，俱系用长針枪杀死。四月初二日，小的在武宣东乡偷得罗大光銀四十两，逃回永安。四月初八日，至州城外官路被州差拏获，收押監內。

閏八【月】初一日申时，賊匪进城，将小的放出。監內班房共有三十三人，全行放了，俱随罗大光住州城南門外长寿墟上天福杂货鋪內。墟上共住賊匪三千多人，城內約有几千。太平王坐轎进城，大头人俱住城內。水竇有一千多人守口子，莫家村有二千余人，城內外賊匪男妇共有一万多人。妇人中有一半能打仗，俱戴藤谷帽。

初四、初六两日，被官兵打死賊匪甚多，不知其数。初六日，被官兵枪炮打死騎馬穿紅袍头人系吳七，不知其名，众賊俱称他为四王爷。他每次打仗俱在前敌，系广东惠州人，管賊一千人。罗大光亦管一千人，屢次打仗亦系前敌，內有飞牆走壁好汉八人，前日被官兵打死五人。

又賊匪中軍有头人陈得清，系陈亚潰之弟，年十七岁，手里武艺甚好，屢次打仗，帶領四百人，拿藤牌前敌先鋒。賊匪全靠吳七、四王爷及罗大光、陈得清的人馬打仗。前日被官兵打敗两仗，将四王爷打死，众賊甚惧官兵，罗大光意欲走往修仁、荔浦，大头人及陈得清說就在永安州，主意不定。初八日，罗大光叫小的出来打探官兵有多少营盘，走至山脚，离营盘两里多路，被官兵拏获。所供是实。

## 太平軍在揚州

### 裘萬元口述

裘萬元供：瓜洲原有賊營兩個，在瓜洲口東、西岸。小的前月跟賊出揚州鈔關門，到瓜洲之後，賊將瓜洲舊城加高培厚，共有三個大賊營，賊就依土城牆子筑的炮台，四面都有。別的两處，也是一樣筑法。從八里鋪這條路去，賊于炮台上安設大銅炮一尊，口門對着八里鋪。賊又于右手設大銅炮一尊，口門對着瓜洲小口，防大兵攻剿賊營，賊就縱橫放炮抵拒。瓜洲大口那邊營盤，賊有三千觔重的鐵炮一尊，口門對着大江，安設在賊營牆子里，外面安有木板，炮門臨放，就將木板抽開，從土城里燃發火線，使大兵不防備賊的主意。其餘炮台都是三四百觔重的銅鐵炮，隔着數丈遠地方安設一尊，別處沒有大炮了。昨二十一日，南京運來了一千觔重的銅炮一尊，尙沒架子，賊首正在那里派人做架子，不知道安設在那里。瓜洲賊首又于二十一日夜寫信到南京去，叫南京再撥兩軍人來。瓜洲賊首想再到四里鋪扎營，抵敵官兵破瓜洲去路。小的這話，是听得湖廣人傳說的。前六七天頭里，瓜洲賊首過鎮江會同鎮江賊首到金山相地勢，扎立賊營，說是由南京撥人到金山來住。這是跟賊首過鎮江去的人說的，想是實情。所供是實。

### 許長齡口述

許長齡供：年四十四歲，甘泉縣人，向來當轎夫營生。二月間，賊到揚州，將小的擄到後二軍偽司馬湖北人黃洛九館子里當賊兵，與賊匪挑抬木石，沒有出城打過仗。前月二十七日早，賊眾竄走，叫小的抬空大轎一乘，內裝有火藥包，出鈔關門直到瓜洲土城里。昨二十二日夜間，賊匪禮拜後，叫小的做飯與筑新城的賊匪吃。小的與已死之吳士科出城抬水，遇見裘萬元等四人，見土城外沒有長毛，又見小口河下有小划子船一只，無賊看守，小的們六人就商同逃走。用小划子船渡過河北岸，到四里鋪鄉間，敲開民房，求百姓薙了頭。問那百姓走那條

路好，那百姓說投三汊河官兵營盤好走。小的們就于昏黑里走过八里鋪，到天明时候过三汊河浮桥，投到三汊河營盤里，将小的們都带送前来的。听說現在鎮江賊匪又在金山扎了營，这瓜洲的周伪检点曾到金山看过賊營的。所供是实。

### 王二口述。

王二供：年二十四岁，原籍宝应县人，搬到揚州新城东营住家已经十多年了，向来当轎夫营生。二月間，賊到揚州，将小的擄到后二軍伪司馬湖北人廖长有館子里当賊兵打更，并挑抬木石，沒有出城打过仗。前月大股賊众逃窜，带小的出鈔关门，直到瓜洲小口东边賊營里，賊又改派小的与石长有两个抬水，因一时不识路径，不能逃走。本月二十二日夜間，賊众礼拜后，賊首又传令，叫三更煮飯，五更天叫众賊去将瓜洲旧城修补，加高培厚。小的就与石长有出土城来抬水，适遇袭万元等四人，都到小口河下，見有一只小划子在那里，无賊看守，小的們一共六人就商同逃命。就一齐用小划子船渡过河来，走到四里鋪乡間，找到民家，求百姓薙了头。那百姓又对小的說，叫投奔大營。小的們就于黑夜逃跑，至天明到三汊河營来，将小的們带送大營来的。又供：瓜洲有三个賊營，賊匪时来时去，多寡不一。小口边依土城筑了一个最高的炮台，有一尊一千数【百】觔重大炮，口門对著官兵这边安放。又有一尊三千觔重的铁炮，口門对著江里，炮身埋在土城牆子里，牆子外安木板，掩住炮門，牆子里留火門发火线，如施放，将木板抽开，外面使官兵看不明白，是埋伏的主意。所供是实。

### 甘松仁口述

甘松仁供：年五十一岁，安徽宿松县人，向在仪徵掘盐洲架駁船营生，已经二十年了。上年正月，小的船只泊在瓜洲，預备渡大兵过江。至二月二十二日，賊匪窜到瓜洲，将小的連人带船擄到水營中二軍伪監軍楊姓船上当賊兵水手。二十三日，賊叫小的弄船到揚州南門外河下停泊，小的总在船上，沒有进揚州城里去过。至三月二十几，賊才叫小的弄船到南京，停泊一个来月。至四月二十九日，賊又叫小的弄船

上江西。五月二十几到江西省城，八月二十几賊見江西省不能攻陷，大股賊匪就竄回九江，停泊两个来月，大帮賊船又駛上湖北武昌县葛店，旋又放下来，沿路耽延滋扰。至十一月間，小的跟賊弄船进瓜洲口停泊，即跟賊上岸，在冻青鋪与賊把卡。后来賊由东岸进了揚州城，賊匪又叫小的回瓜洲。揚州的賊由东路竄出，到了瓜洲，小的又跟賊船过鎮江。至十二月二十九日，小的随賊众又到仪徵三条埂地方搶掠木头。到午刻时候，官兵就到三条埂剿杀。賊众抗拒，被官兵打敗了，賊匪紛紛潰走，不知道死了多少，受伤的賊，也不知道有多少。小的落在賊匪后头，就被官兵擒获的。所供是实。

### 刘承宾口述

刘承宾供，年二十八岁，湖南永州府零陵县人，向在仪徵泗源沟住家，小的在泗源沟撑船营生。本年三月初三日，被賊擄到揚州前二軍当賊兵。四月初二日跟賊坐船到浦口，随賊匪与官兵打过一仗。直到临淮关，曾於朱龙桥地方又随賊与官兵打过一仗。嗣在临淮关，官兵将賊匪冲散，小的就走僻路逃回仪徵。四月二十日到家，住了一个来月，即搬到旧港，又撑小划子船营生。至九月十二日，有賊匪到旧港河里放木簰往瓜洲筑土城，将小的擄到瓜洲賊船上当牌刀手。至十月初八日，由瓜洲江口将船駛进瓜洲停泊，小的经管支搭浮桥。十一月二十六日，小的才跟賊众約一千余人走东岸进揚州鈔关门，将揚州城里賊匪接出去，都是从徐凝、鈔关两門出去的。这大股賊匪，有分守瓜洲的，有往鎮江、南京去的。瓜洲砖城，賊匪已经修补好了。瓜洲賊目尚想修筑土城，因无木板，这水营陈伪監軍帶著小的們三十多人往旧港地方，想放木簰到瓜洲来筑土城。于本月二十七日就到旧港，将坐来船只泊在老河影，就有巴杆老及本地土匪跟到旧港，共有一千余人。二十七日都到旧港住了一天，至昨二十八日午刻，小的們賊众到仪徵三条埂地方弄木头，遇見官兵，賊众就向前抗拒，即被官兵打敗了。小的見賊匪那边带伤的不少，不知道打死了多少。小的因退走不及，才被官兵擒获来的。所供是实。

## 太平軍北伐

## 楊秀清誥諭(一)①

禾乃師贖病主楊  
 真天命太平天国左輔正軍師東王 為誥諭天官副丞相林鳳詳、地  
 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

官正丞相李開芳、春官正丞相吉文元等知悉：茲於四月二十三日午刻接閱來稟，稱說到處誅妖情形，既經洞悉。此雖天父天兄權能與我主天王鴻福，亦是爾等居官頗有胆略，能至此也。至於爾等前在初十、十一、十二等日所具各稟，至今未曾接到，本軍師為此特行誥諭，爾等奉命出師，官居極品，統握兵權，務宜身先士卒，格外放胆靈變，趕緊行事，共享太平。其左軍及右軍錯路兵士，於初十日起行，至十一日俱各回朝，現今鋪排鎮守天京。前時既行誥諭示知，未識收到否？諭到之日，爾等速急統兵起行，不必懸望。勉之！慎之！切切遵諭。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誥諭

## 楊秀清誥諭(二)

禾乃師贖病主楊  
 真天命太平天国左輔正軍師東王 為誥諭天官副丞相林鳳詳、地  
 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

官正丞相李開芳、春官正丞相吉文元等知悉：茲於四月二十三日，爾等差來遞文之人彭福興、張大里等果是真心，本軍師接閱爾稟後，即酌議奏

旨蒙恩批准，封他為監軍之職，以獎其忠。自今以後，爾等凡要行稟，

① 楊秀清誥諭二通，清政府在抄件后有注云：“以上賊書二件採用白綾書寫，長六寸、寬二寸用硃點句。標曰：‘奉地官副丞相令，眾兄弟不得阻攔。’以上十四字書于黃絹之上，絹寬長皆六寸，上蓋用硃印。印長五寸五分，寬三寸，印文模糊難以辨認，偽信二件即包于黃絹。”

即交他递送。至到北京之日，即与监軍袍帽，光宠其身。各宜凜遵，毋违。誥諭。

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誥諭

### 张維城口述

张維城供，是凤台县人，年二十四岁。自十二岁从父亲至亳州開設雜貨鋪，因自己生意关闭，在北龙王庙地方当伙計。今年五月，因賊漸近，財东将貨物移去乡間，令小的看守。初三日，賊匪忽至北龙王庙，小的被賊擄去，派小的等八人抬大炮到亳州，从亳州到张公集，从张公集到归德府。那时小的跟伪司馬罗春在后头行走，听南京人包世生說，丞相三人为先鋒。

到归德府时，城上官兵因不敢敌，即下城开门。賊进城后，杀死官兵百姓約有一千余人。住了一天，便起身前进，所过州县，絕无拦阻，十余日到汴梁城下，因城上炮甚利害，即传令叫住朱仙鎮。小的后队約計有二三万人，全在朱仙鎮住下，并未随丞相到汴梁城。朱仙鎮住了四天，丞相传命，自中牟县至巩县汜水过河，渡口船大小共七八十只，在河中未收，亦无人拨渡，因賊在揚州、仪徵擄有船戶，令其拨渡。直渡了一天，并无一兵追赶，过河者約有三四万人。未过河者亦約有二三万人，在巩县住下，经官兵杀死二三千人，因此巩县那一半賊都逃散了。

小的随同罗春过河后，改派到师帅黃錦文营中。他是广东人，年約廿多岁。小的为他做飯，晚半天出来打柴。听說賊中丞相三人，姓李、姓林、姓吉。丞相出来騎馬，有串鈴一挂，打龙凤黃旗，有三四百人手持杆子、春秋刀拥护。

到怀庆城外，小的随师帅住在东关民房。因挖开地道攻城，不克，然后扎营围住，筑起木城，厚二尺，高六七尺。木城外有濠，濠中插竹杆、木棍，濠寬四尺，深約四尺。賊中最大者丞相，次將軍、指揮，次千軍〔監軍〕，次軍师〔帅〕，次师帅，次旅帅，次百长，次司馬。师帅牌刀手十八人。司馬或十人或八人，只抬长枪大炮。其丞相、指揮領多少人，小的不知。每逢打仗，俱是丞相当先，得胜仗，各营一齐呐喊；败仗，別

的營中不准出去，亦不准吶喊。官兵打仗時施放槍炮，遠了，打不著木城；近了，木城上先放大炮。賊營共廿九處，一營營中多不過五六百人，少則三百多人。現在沁河北面賊營人多，沁河南面賊營人少。小的聞說現在已開了路程單了，俟攻破懷慶府時便起身，彰德、衛輝一路，山西一路，南去一路，總看那處空，便先走那處。賊稱大炮為羊桩，鉛丸為元馬，火藥為紅糧〔粉〕，抬槍為長龍，鳥槍為小炮。共有大炮六七十尊，皆有二百多斤重。

十二日晚，小的同巩縣人二名出來打柴，一同逃出，至九里口上山，方入山口，便被官兵盤獲。

至賊營築木城四座，一座只留一門，夜間一營營十幾人上城打更。營中俱點桐油。打更人俱是真賊，擄掠之人不派此事。騾馬共有一萬多匹。賊每打仗，一齊擁出，名簸箕陣。打仗時，俱派湖南、湖北、南京、廣東、廣西人，新擄去的不使打仗，止做粗活。營中有裁縫、鐵匠、醫生。凡被脅民人，在營中每十日收查一次，如有銀錢，賊便說不遵天父命，是別〔變〕妖，用竹竿打脊背，再重則殺，所以被脅民人多不能逃。每逢打仗時，總是丞相領頭，丞相進，則全進，丞相退，則全退，總看著他的旗子走。木城牆半間開炮眼，賊放炮時皆蹲在牆內，不敢出頭牆外，以防官兵槍炮。官兵來打仗時，任官兵開槍炮，賊總不出。俟官兵或退或吃飯時，賊中丞相大旗往前，賊營一齊俱出追趕。也有遇官兵排開火槍、火炮，受傷敗回時候，總不能大受傷損，小有敗亡，即行收隊。

現在真長髮賊約有二萬，其新裹脅之臨淮、鳳陽、蒙城、亳州、歸德人，亦有一萬，膽大者從賊出去打糧草，膽小者俱在營中做粗活。

賊每到州縣城池，先開監獄，將監犯全行放出，俱令跟著丞相當刀牌手，打仗時頭一隊皆此等人。每打糧到人家，搜括淨盡，並將地內刨挖。至州縣倉庫，銀兩反嫌累贅，不帶著，如有零星銀兩帶著些。

賊人每日念經三次，早晚二遍，上燈時燒茶一遍，或十人或廿人一齊念，念完跪在席棚內叩頭，後即各歸營去。

在懷慶者共九軍，前一、前二、前三、前五、後一、後三、中五、左二、右一。此九軍皆從揚州出來，聞說系官軍圍住，此九軍殺出來的。



賊呼官兵为妖，官为妖头。賊营并无存粮，每日出去打粮，或去諭近村民人在某村庄买。賊去买粮，絕不許卖物人到木城外，恐有探信的。

現在南京无信来，怀庆之賊亦不能給南京信，因长髮賊恐被盘获，新胁的又怕他跑去，所以音信不通。賊围怀庆，屢次挖地道，因城內民人有縋城下来者，被丞相拿去，問知城內有濠，所以不敢再挖。初围怀庆时，賊用地雷打破城牆，因城內枪炮打的利害，賊大受伤，所以不能再上。至賊中大炮止吃药十二两，不能及远。現在丞相三人俱在怀庆东关民房居住，各將軍間一日一往見。每日鳴鑼为号，传丞相有令，九軍將軍去，其余各賊官俱各赴各將軍衙門听令。

小的穿的号衣，前面写“太平”二字，后面写“中营师帅衙听事”字样。先与賊抬炮时，号衣后写“一軍”字样。至小的号衣，已弃在沁河南地內了。

怀庆賊匪东关最多，东北关亦多，南西北三关賊不甚多，俱住席棚，間有住民房者。沁河北边賊系前一、前二两軍，人最多，胆亦最大，約一万余人。其余七軍，不过二万人。其馬匹俱拴在西关、南关、北关木城外，东关常打仗，并不拴馬匹。賊无弓箭，亦最怕弓箭，但官兵多射不著，即火箭亦射不著賊。再賊探官兵皆在五六里之近，不敢远出所供是实。

### 金有口述

金有供：我系固安县人，年五十五岁。父母俱故，并无弟兄。娶妻张氏。儿子金喜汰，現年八岁，在蛮子营村居住，負苦度日。去年十一月間，我們各村团练乡勇，我前往充当，到了第三日，地方楊升說我年紀已大，那同当乡勇的于老孝、王潰等均在旁帮說，現在人数已定，工食无多，俱不要我充当。我負气走散。因他們不肯收留，貧无食用，我情急起意，投入賊营謀食。随于十二月十三日，独自由家起身，十四日走到独流地方投入賊营。经賊目张得把我收留，給了我蓝布一块包头。十六日，賊兵給食紅药一丸，我就糊塗跟随賊兵打仗，我用长竹枪扎伤身穿紅心白边坎肩官兵五人。十七日，我跟随賊兵打仗，又杀倒

穿青坎肩官兵五人。十八日打仗，我并未伤人。今年正月初八日，賊众因沒吃的，由独流窜到大城，我也跟随同行。因在大城被官兵用地雷轰散，我就独自逃回。

二月十五日，我走至涿州，被大营官兵拏获，把我解回本县。我没供出从賊实情，经本县传到地方楊升同我族侄金仓儿把我保出。三月初六日，我出外覓食，走至良乡县，又被大营官兵拏获审問。我供出随賊打仗实情，并因于老孝、王潰們不准我充当乡勇之嫌，將他們拉上。官人不信，又叫我拉出多人，把我板責跪鎖。我畏刑就捏供张老大姓名，說王潰、于老孝同张老大都是本县壮勇头目，因工錢不敷食用，同我各带伙勇一百人投入賊营，并說旱苏桥大寺庙內，有河南来的奸細十人，经地方楊升得錢二十千卖放等情，意欲拖累楊升泄忿，经良乡大营录供，把我解到这营的。

今蒙严审，我因楊升們不准我充当乡勇，貧无食用，独自投入賊营，从賊打仗，杀伤官兵，后因被官兵轰散逃回是有的。我們附近村子乡勇原只三十人，王潰、于老孝实沒同我帶領伙勇四百人从賊的事。这庙內拏来的人，我均不认识，实在并非奸細，地方楊升也沒得錢卖放奸細的事，那都是我挾嫌混供的。

再賊叫我們吃丸药时不准喝凉水，怕解药性。临陣时他們上供烧符，見官兵步队不甚害怕，惟怕馬队冲撲。賊在独流所筑木垒，全是拆毀民房窗樞椽柱，內堆盐包，外壅黄土，里头可以看見官兵，外头不能看見賊兵。賊所穿衣服，俱是搶夺当鋪，或紬或布不等。所占村庄，俱由屋內地下挖窖，可避官兵。賊裹去的人，恐其逃走，都刺了字，因我投营替他出力打仗，并沒将我刺字。所供是实。

### 张大其口述

据张大其即郭大其供：小的是湖北黄陂县人，年二十八岁。本姓张，合現获的张万祥是同族，因招与郭家做养老女婿，改从郭姓。向在汉口卖烟生理。咸丰三年九月二十三日长毛賊到汉口，把小的同已获的张万祥裹胁到南京，又到揚州。长毛賊与小的改名郭得胜，派充什长，給小的紅边号褂一件，长矛一杆，号褂上印有“圣兵”二字，后心上

有“太平”二字。小的随同他們合官兵打仗八次。

十二月里，听說北边賊匪被官兵围困，賊众商議到天津解围。那月二十八日，賊內丞相曾姓、胡姓、許姓、陈姓共帶十五軍，每軍二千五百人，分两起行走。本年正月初十日到安徽，由蒙城县到河南永城、夏邑两县，沿途裹胁，又添一万多人。自蟠龙集渡过黄河，接到南京探报，說庐州府被攻紧急，許丞相带着后起人馬赶回安徽，說明随后仍来直隶。前起賊匪过河后，就攻破江苏丰县、山东魚台、金乡、鉅野、鄆城等县。

二月二十八日到张秋鎮扎营，賊內头目传下令来，說蟠龙集渡口現虽沒兵，日后必有官兵防守。派小的合张万祥、张文周、孙学礼、陈文桂五人赶到庐州送信，叫他們赶紧北来，由河南兰仪口过河。給了小的每人二两銀子、五百大錢，并叫人替小的剃了头髮，辮頂左边留一小縷长髮作为記认。二十九日，小的們在张秋鎮起身，因恐被人盘詰，就合张文周們分路行走。小的合张万祥走到案下地方，就被差役盘获的。张文周們現往何处，小的不知道。至賊营內丞相曾姓、胡姓、陈姓并有伪封頂天侯陈姓，都是广西、湖南人。能打仗的，号樹上有“将士”二字，不足一万人，其余都是“圣兵”二字，打仗时拿旗助威。是实。

## 太平軍在安徽

李秀成致韓<sup>碧</sup>峰<sup>书</sup>

真天命太平天国忠王兄李秀成，书致<sup>伦</sup>天<sup>燕</sup>韓<sup>碧</sup>峰<sup>賢</sup>弟閣下：

緣兄昨于月之初八日夜据巍天豫熊万全弟由桂营返浦，承賢台呈見殷殷，囑兄开用王印。想兄何才何力，敢受如此藩封，不过賴賢台之威名以助耳！前已将悬印月余未敢視事之情形，启奏圣上，請真圣主加封賢台，而后愚兄方敢受任。所有圣恩特褒綉峰弟为九門御林征北副总统兼天福爵，碧峰弟已经保封福爵，愚心方慰，早将兄已勉强受任之情布达惠聞，諒登照入。

并又接到賢兄等連銜手书，当即寄京传献圣覽，所有北路征守人員如何鋪置，如何安排，一切細情，据熊万全弟面云，愚兄事事尽悉。所慮五河张家沟之事，內中軍机，紙上不便談兵，業已排齐兄之次子，并朗天福仍命巍天豫帶同三大隊官兵前來明光、池河等候。但連日天色陰雨，恐未得就速起行，則必稍延兩三日，如經天色晴霽，定然即日起兵，直赴明光、池河一帶。千祈弟等趕緊率領大隊，齊集淮河一帶，會議停當，即望一面鋪排兵士行夙、臨淮北一帶，以期會合。并望一面飛文浦口，便〔使〕兄得知；一面飛文池河、明光知照兄之次子等得悉，即速于某處會合，某處進兵，不可稍有參差。祈弟趕緊飛文遞到浦口，所排那隊至那處會合，那處進剿，一一載明文內，以便兄飭熊万全弟依議引兵會合前來，斷不稍有退滯，以誤机宜。望切賢弟等即日移文，即日調兵，即日議定兵發某地，以便會合兄處大隊，立剪妖氛。即望飛復，免誤參差，是為至囑。特此書致。順候升佳。

太平天國己未九年十月 日①

#### 陳玉成致陳坤書函

宗弟陳玉成書啟護王坤書宗兄殿下惠覽：

軍情緊急，恕不套言。緣弟執守廬郡，望援半載，奏盡苦難，終無援應。以致殘妖日逼日近，軍情愈見愈難。所有以前情形以及軍事掣肘等等，曾以書啟奏聞，諒登瑞鑒。乃該殘妖見我孤城獨立，遂糾集皖桐、舒、六殘妖，逼近來犯。現下郡城西南三門之外，殘妖逼近，扎穴僅離一炮之遠，而東北又有定遠之妖，離城十餘里扎窟，日夜來犯城邊。城中天將官兵驚慌不定，日夜不寧。所有城中軍需情事，前已申明，諒在瑞鑒之中，無須明告。今事已燃眉，弟無從措手，適接章王等遞來密文一件，據稱于初七八等日，宗兄及趨王大隊已抵京都。嗣后接宗兄本章奏云，已與直王、趨王、襄王及掌率贊明弟等，已經統兵北渡等。弟得悉承勞宗兄駕到天京，親統雄師，已經渡北來援廬郡，真是喜出望外，真如旱天之降云霓，嬰兒得有乳哺。旋即宣布城中天將官兵共知共聞，使弟與合城咸感宗兄再造大恩德。但是軍机事宜，救在

① 清政府于抄件后有注：“外致孫葵心、劉添詳等逆書詞句與此相同。”

火速，刻下郡中情形万分急迫，誠有旦夕之慮，呼吸之間。如蒙愛我，施惠合城，千祈迅速，勿事遲延，祈宗兄准于二月底三月初即要到廬，乃能可挽。倘大軍進取之宜，必取就糧之地，可由柘臬，銅場河而上石塘橋、店埠、梁園而來，先剿東北之妖，則可一鼓成功。掃開東北殘妖，再作良圖，或出奇謀，或圖西北之妖，祈宗兄見文決一定意。若欲由何路進兵，裁定速賜回文，斯時弟當掃徑以待，以叙闊別而遂鄙懷。

此系月之十七日所發之文。因宗兄久無回文，誠恐路途有礙，未接斯文，亦未知大隊行抵何所，茲將原文再行錄呈，統祈宗兄見文裁定機宜，即行示復，是所切禱。借此順問戎祺。

### 余安定致蘭岑函

愚表兄余安定敬啟蘭岑表弟青及：

緣兄于月念五日親至吳山廟鄭二爺圩內，意隨苗營信茂林兄并小廷集方任廷相兄大齊來郡，親謁英王，面領鋪派，俾得聯和地方，廬壽通行。不意該處民心大變，兄與信、任二兄斟酌至再，我軍迎接數十里，方保平安。是以親屬弟署魏有太來郡，將該處情形面稟英殿承宣張兄轉報英王。兄回小廷集任兄圩內，立候三日，我軍不至，仍返壽州，再為稟明苗大人，以凭酌奪。今期已逾，兄同信兄起程回壽。為此將一切情由，望祈賢弟致意<sup>梁</sup>二位大人轉報英王殿下，所有廬郡一切軍情，願賜瑞諭，以免悬念。其苗大人發來白硝一千觔，托售白硝二百觔此兄好友重托，現存任廷相圩內，如郡城缺乏，先著委員至壽，兄派員引導搬運就是。但前英王有諭，苗大人封王，印信執照現在廬郡，并禮部發來王娘，屬兄回郡轉送等諭。奈殘妖作怪，稍遲數日，兄將沿途串通解送可也。至兄合家在郡，總祈賢弟推情照料，是所至感，容俟回郡，再行面謝。謹此。恭候文祺。

### 余安定上籌天義梁等稟

小弟余安定敬稟申<sup>籌</sup>天<sup>義</sup>梁<sup>劉</sup>二位大人帳下，申為敬請鈞安，陳明軍情事；

緣小弟客岁在郡，拜別尊顏，倏經數月，飢渴之私，無時或釋。茲幸扶王統領大隊駕臨下蔡鎮，借知帳下鎮撫廬郡，軍民戴德，童叟歡騰。弟遜聽之下，欣甚！慰甚！稟者：扶王面會苗大人，酌議一切軍機，均已情投意合。且我軍糧草不濟，小弟代為致意轉請，幸蒙苗大人允准，隨即撥發熟米四百石，接濟軍食。現于二十八日，扶王駕轉正陽八里塚子，二十九日起程前往，議定大隊由信陽州一帶會哨陳太和，合隊攻取，招有新兵，五六月間旋師下游。現小弟遵奉扶王面諭，駐紮壽州，傳遞來往密文，奈路途不便，往返維艱。第思該郡北鄉朱家巷一帶，圩主有願投誠之意，我朝收拾該處人心，則往返無慮。是以縷報扶王，承蒙恩准，賞給恩丞相執照十張、瑾天子【預】陳在標執照一張，面諭稟明帳下，操勞鈞心，願給印信，分給各員，給紋銀一百兩，以濟聯絡之需，此系扶王面諭。為此冒昧懇請，望祈帳下格外勞心，賞交來員携回，是所至感。但小弟合家在郡，蒙帳下開恩照料，愧無圖報，歉仄殊深，容俟不日回郡，親赴鈞轅跪謝深恩。至上游軍情，俟有捷音，再行奉聞。統此稟申，敬請鈞安。

再稟者：扶殿各第官員面屬小弟致意帳下，照料家眷，俟大隊回郡，統此感謝。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正月初三日稟。

### 余安定再上籌天義梁等稟

小弟余安定敬稟申籌天義梁二位大人帳下：  
扶殿左一同檢劉

前修寸稟，諒蒙鈞鑒。茲前扶王致書與苗大人，諭小弟持書親謁，面見苗大人轉達詠意。于月初三日小弟行抵苗家老寨，面謁苗大人，已將我朝禮賢待士，英王恤軍，扶王愛民，一一申明。苗大人歡欣鼓舞，深感我朝鋪置周詳。惟前扶王面會苗大人，已將英王不昧功勞，保奏回朝，老先生榮升王爵，我主恩賜王娘數名，不日英王專員護送前來等語。小弟昨在老寨，苗大人詢問之間，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小弟從中致意，此系我英王、扶王見先生大展宏猷，故此保奏，不便推辭。是以苗大人將北路軍情縷稟英王，懇求瑞裁，并屬小弟稟明瑞鑒，如

过誉优奖，护送美女前来，飭小弟眷属陪伴护送，则女流路途有便，照料有人。小弟已报明英王，連絡地方，广結英豪，以图报答。今家眷之細故有何难哉？祈帳下裁夺施行。伴送苗王娘到寿，则苗营大众深加悅服，弟亦欣甚。謹此恭請勛安，伏乞垂鑒。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正月初八日

### 苗沛霖部上陈玉成稟

敬稟英王祿千岁殿下：

敬稟者：窃职等前将沃王张洛行攻取穎郡并其騷扰地方諸切实在情形，业经具稟，此时度已仰邀瑞鑒。惟查穎郡之地，本系城高池深，以力图取，未易得手。前经我苗雨三先生与馬大人酌議，不如权統所部队伍，径赴湖北一带，即率沃王张部众同一前往，拟俟麦熟时节，再行会議征剿机宜。詎沃王张不惟不以此議为听，且并牵制馬大人同事攻穎，致有前此地道未成，伤損多命之失。且穎郡周围四乡，早经投効我軍，編就十二营号。近以张之軍馬围郡，該四乡居民被其滋害，实不堪命，经該各营屡次飞信老寨，請兵拯救，我先生念切大局，属其姑为隱忍，莫与我队为敌。前复将該处第八营营主祝兰馨无端杀害，人心益为惶駭。似此肆行不已，則将来恐致同室操戈，或有兵不由将之势，即我先生当亦不能强为主张也。况現在张之兵馬壅塞該处各圩之門，虽童妇亦不敢或出圩門之外。当此时近二月，农事渐兴，居民不能出作，則无生活之計，必致憤激而思出斗，有勃然不可遏者矣。但該处只以沃王张之騷害过甚，即与之抗，亦属实逼处此；其于馬大人之师，万不敢稍有干犯，致有負我天朝叠次成全之至意。惟念职营上奉天朝恩諭，著与张之兵馬互相联和，职营无不遵行。詎张始終包藏祸心，既不与我同志同仇，直視我以如草如芥，职营將終不与之為敌，則被其逼者无生理；倘径与之為敌，則兵連禍結，自相魚肉，其于大局為何如也。事在两难，实有难处之势。謹将实在情形再为肅稟上陈，伏祈鈞裁施行是幸。恭請瑞安。

苗营謹同稟。正月二十九日申。

## 李昭寿投降胜保禀

沐恩子民李昭寿敬禀宫保大人閣下：

敬禀者：前因世乱难保，自起义兵，所以自守而兼报国也。乃不蒙有司見諒，土会仇視，以叛相待，掘墓毀祠，灭族杀焚。迨及督勇报国，蒙赏五品頂翎，正在奋力剿賊，詎安徽道見疑，以身焚烧数百里，杀害百万余家，致奉拿問。因衷怀无以建白，勢偏困迫，无路可走，所以归投长毛也。现为河南文将帅，統兵专攻河南。前奉安藩宪李来札奖劝，身思恐难倚仗，然亦所以逗遛不进也。停兵叶集，即打粮亦南方是去，而不扰河南地方。茲奉大人施恩再造，专差委員姜錫恩来营頒发札示，始知父及妻子蒙宪恩撫，此恩此德，沒齿不忘。人非草木，有不知感乎？况前实被逼无路，今既恩撫，身再不剖切推誠，有負多矣。现在因将畜兵随队者支吾北回，身明日即拔营南下，自此以后，河南省应无长毛也。身今往舒城十里之甘乍河住扎，請大人星速进兵，至六安之东椿树岡駐扎，距止三十余里，往返可以相通。仍再委姜令前来，面計一切，并悬格行机密。此非小可，盖长毛势大，耳目重〔众〕也。此处叶集一带，請发告示，凡投长毛者宥之，不許团练扰害。六安张洛行、龔瞎子均无能为，亦不必攻。今已乏粮，当自去也。身住舒境，桐城、舒城、庐江三邑，身自献出，安省另图克收。今身誠心矢志，一定不二，大人再勿見惑。情长紙短，笔端难尽，来員自面禀也。身尚有万余兵将在南京之周村桥一带扎营，张、和二提宪防者此也，身即設法使其退让，請速賚文咨照，以免歧悞。此营一退，官兵进易矣。身今仰信大人泰山之重，矢志靡他。来員姜令与身处有至戚者，心性相信，肝膈可表，千万密慎勿泄。至于前程后路，在大人恩为作养之也。合将归誠緣由，先行禀明。此文一来，永无更改，仰祈宪鉴照文施行。餘言未尽，俟姜令再来面晤，身自力以报効也。但兵勇数万，請大人于口粮一事，預为筹画。专此敬禀，叩請勛安。謹禀。

咸丰捌年叁月初伍日具<sup>①</sup>

<sup>①</sup> 原件年月上盖印，印文为“太平天国殿右拾文将帅”。



### 李昭寿复太平军信稿

別來以久，惦念良殷。頃接華翰，具悉一切。仰蒙雅愛，感佩難名。滁、來之圍，弟已久在料中。雖四圍賊境，弟兩城糧食足支十載，鹽脯山積，豬牛成群，菜蔬滿園，子藥自造足用，城高池深，戰將千員，精兵數萬，俟彼圍十年後再作計議。陳玉成既與弟誓不兩立，弟便與彼親戰三合，以決雌雄。諸位兄台勿庸過慮，弟與諸兄雖身在兩地，交情自在，各衛其主，各盡其職，分所應然。至云諸兄欲親自前來，一叙闊懷，弟所甚願，望其坦然無慮。其錢得勝兄令兄百春，已榮擢守備，安然無恙。但長毛勢若朝露，滅在旦夕，今不過死灰復燃，諸兄當斟酌行止，免貽後悔，是為至要。

### 江台凌稟勝保

罪人江台凌謹稟宮保大人麾下：

敬稟者：日前差謝平送呈一稟，諒蒙鈞照。日前接奉李五大人函諭打苗立功，伊由南路，教身北路，兩面夾攻，不難除滅等因。伏思身奉宮保恩諭，且留江生之命，以待身自回頭立功，此恩此德，實同戴天。雖有李五大人諭函，身終求靠宮保做主。身受微傷已漸平復，指日設法立功，以圖報効于萬一耳。感戴上稟。

### 捻軍起義

#### 張洛行檄文<sup>①</sup>

大漢盟主張為檄飭周知事：

照得首自雒河拜盟起義，眾兄弟誓同生死，共推我為盟主，協力同心，共誅妖蕪。緣以攻克城池，开辟疆土，廣收天下豪傑，共圖大事，裂土分茅，光榮門第，此乃同盟立功之明表也。嗣經大兵南下，攻破

<sup>①</sup> 本文與下文《張洛行口述》曾刊於1962年10月10日《光明日報》《史學》副刊劉守貽同志文中。《張樂行告示》曾刊於1951年《進步日報》《史學周刊》第四期。今均按原件重校刊出。

三河尖、正阳关、六安州一带，是以我軍势漸强大，妖氛聞风逃窜，然后整兵北上，一鼓攻克怀远、凤阳、临淮等处城池，虽曰人事，岂非天意哉。邇际，正可同心激励将士，整率士卒，北取宿、灵、蒙、亳、颍州，直抵黄河，开创疆宇，以图王霸之业。斯时論勋酬功，裂土建封，光耀門閭，坐享无穷之福，岂不美哉！乃各思苟安之計，回家固守土圩，徒知搶擄。利己之私，久則足以自毙。前经行文再再，承孙葵心、刘学渊、刘元祥、姜台灵、王怀义、李大喜、魏希元等众兄弟来怀，分兵东下，扫破三鋪、四鋪等处，妖圩虽暫归降，軍回旋变。現今水路妖船不时来攻怀邑，陆路妖馬乘时而起，我兵堵御不暇，何能兴兵問罪，顾彼失此。惟今之际，尔等安坐土圩，捫心自問，于心安乎不安乎。檄文到日，早决定見，有志成大业者，整頓兵馬，同心一气，会兵北剿，共建基业；其固守土圩者，亦听其自便。本盟主一片志誠，剖晰开导，其各自勉焉。切切特檄！

### 张洛行等諭张发科等

盟主 张彦 尹雪成  
 天安程 諭 张发科弟等知悉：  
 祁近香

現在大兵云集江河，业已攻打颍州，克复新蔡，各圩俱皆进貢投誠，所到之处，秋毫不犯，合行諭知。諭到，<sup>尹雪成</sup>张发科弟等立即来营当面諭<sup>祁近香</sup>

話。如願投降，領取旗帜，切速！切速！特諭。壬戌十二年正月初四日諭。外告示一道，祈弟等专人送至城內蕭永祥处。切切此諭。

### 张洛行等告示

大 汉 盟 主 张为劉切晓諭以便招安事：  
 天朝九門御林真忠报国开朝勛臣彦天安程

照得天下之时势何常，有其治必归于乱。民心之去向无定，恤其身乃得其心。本<sup>主</sup>安不忍黎民久遭塗炭，是以統領雄兵百万，勇将千

員，逢州而得，遇府而破，則一往无滯，勢如破竹。現在扶王于本月二  
遵  
启

十二日克复新蔡，宣沐天义围困潁州，不日即下。以俟英王大队到日，  
徧

由汴梁直取燕京，共归一統，合行晓諭。为此示仰闔城紳商軍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願降者蓄髮投誠。我天朝爱民如子，务使尔等各守其职，各安其业。倘或执迷不悟，大兵片刻即至，城下之日，玉石俱焚，追悔何及。幸勿負我天朝爱民之深心焉。其各凛遵毋违，切切特示。右諭通知。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告示。实貼項城县。

### 张乐行告示<sup>①</sup>

盟主张酌議行軍例，开列于左：

- 一、兵到之处污淫妇女立斬。
- 一、强奸幼童立斬。
- 一、擄掠妇女幼童隱藏不献者立斬。
- 一、不遵号令約束者斬。
- 一、小卒无理持械敢拒首領者斬。
- 一、临陣时故意漏下，支吾打粮，私自下乡找寻財物，淫人妇女者斬。
- 一、无号令私自打粮者斬。
- 一、对敌时私自逃走者斬。
- 一、起身听三声号炮齐集；未放炮而先行斬，既放炮而后行者斬。
- 一、营中私自放火者斬。
- 一、行路时故意下路者斬。
- 一、行路各守分队炮車，先行后行者杖四十。
- 一、扎下营盘，外更、門更排班輪流；有誤更者杖四十。
- 一、营中无故伤人命者，一命一抵。

<sup>①</sup> 原抄件“行”字，先写“行”，后改“刑”。“告示”原抄件作“伪示”。

一、借宿朋友家，本宅非吃食物件妄取一物杖四十。

一、私造謠言者斬。

一、虛報軍情，酌議定罪。

一、守營妄動者斬。

一、打勝仗得槍炮子藥，分派公用；私為己有者，酌律定罪。

奉天伐暴公議盟主張為剴切曉諭以安黎庶事：

照得士農工商，各守職業；疲癯殘疾，亦惜性命。自遭劉令勾結陸守，以刀鋸而代扑責，用賄賂而判生死。酷以濟貪，視民如仇。竭萬姓之脂膏，充兩家之谿壑。本盟主痛痒相關，目擊神傷；再四思維，情難袖手。是以大起義師，救我殘黎；除奸誅暴，以減公忿。此本盟主一片苦心，亦眾親友所共悉者也。但我兵所過，爾等自相驚恐，携資逃避；無賴之徒，乘間截奪；家無守戶，又被焚燒；及至回歸，兩地皆空。是有救之名，而成害之實也。豈知本盟主每次出兵，必傳集各旗主，諄諄誠誥，禁止搶掠，嚴緝奸淫。貧民衣糧，不准扒運。到處出示，有犯必誅。又慮疏防致遭擾害，現派數百巡查，時刻嚴稽。凡我兄弟已經各遵約束，料無違犯。為此合行出示曉諭，仰四城鄉民，各安爾業。勿以用兵而輟詩書，勿謂撥亂而廢農桑。至商賈往來，水陸經過，各設查司，以通貨物。倘有不法倖類及無賴兵丁，強買硬賣，許爾等立稟巡司，送交盟主，盡法懲治，決不寬貸。本盟主志在安良，爾等幸毋疑貳也。切切此諭。

### 張洛行諭邢萬軍等

大漢盟主張諭邢萬軍及眾兄弟知悉：

前日差去四隊孫、劉、王、葛至陳州以阻勝帥所來之兵。今得所來之音、洪、成、王所帶之兵業已抵太，再遣祝、梁、劉、華四隊住扎舊縣集等處，以阻其西歸之路。汝宜即取界首集、稅子鋪，重修萬福溝，以為積糧之所，使彼糧道不通，則潁州可唾手而得也。出兵陳、蔡，則大梁可取矣。此諭。

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二月初五日

### 张洛行口述

张落刑〔洛行〕供：年五十三岁，系亳州正东、雒河集北、张家老家，离城一百里。家有胞兄张敏刑〔敏行〕，女人馬氏，生有一子禧儿，又有义子王碗儿，年均十四岁。我自来耕种为生，也曾包送过私盐。于咸丰元、二年上，我們邀人与河南永城、商邱一带老牛会打仗，互相仇杀，才聚有多人。到三年粵匪窜扰亳境，州城失守后，各乡土匪肆起，我才与龔瞎子、王冠三、苏添幅、韓朗子各竖旗帜，大家擄搶为生。我竖的是黄旗，自称大汉永王。

五年間，穎州陆知府奉袁大人所派，帶領乡团来到庙儿集攻剿我們。不久陆知府即将乡团撤退，我們人数愈众，遂糾上河南打商邱县的馬牧集。回来于九月十七日就围亳州，先后十三昼夜，因官兵防守严紧，未能打破。旋听得河南官兵攻剿我們雒河集一带老家，遂撤回救应，不料未及赶上，被官兵将老家焚毁。七年間，我带人上怀远县城，占住数月。到八年間，因粮食尽了，遂过定远县去投了广西的长髮，经他封我成天义之职，授我印信札文。住了数年，我因他們待人不好，就折回老家居住。十一年十二月內，英王四眼狗队下的馬永和来邀我們去围穎州府城，我与江台灵都去的。同治元年三月內官兵来到，我們才解围退回亳境尹家沟地方。

現经大兵攻剿，我們屡次打了敗仗，抵敌不住，才带人往南逃跑。又被官兵追击，我的人散了，才往东北逃回到蒙城县界西阳集，就被拿住送营。

至这几年內，各处打粮擄搶过的地方，我也記不清。我的女人馬氏，現在被官兵追散，不知去向。我所生的儿子禧儿，并义子王碗儿，現均同我被擒送营。我胞兄张敏刑〔敏行〕带了数千人往西南一带逃跑，不知去向。至龔瞎子、苏添幅、王冠三、韓朗子們均先后在各处被官兵打死了。所供是实。

### 刘中路等口述

刘中路供：保名刘相清，汝宁刘营人，年三十二岁。前充捻首，到

处擄搶，杀人放火，并屡次攻城劫寨。咸丰十年，经胜帅招撫投誠，蒙保守备。

陈筩子供：保名陈玉振，汝宁张店人，年三十一岁。前当捻头，因另案投誠，蒙保千总。小的們自投誠后，就在大营带勇，去年秋后，因口粮不足，遣散回家。因見安徽捻子势大，官兵未能得胜，大家商量，仍理故业，与陈太和即陈大喜、陈文、王殿书、王老二、张閨女同謀造反。于是各糾各人，又約会阜捻秦宣、馬炳等，一面带信与江南髮賊，派人前来帮助，好成大事。目下借招勇为名，聚有两千人。自恐人少，府城坚固，非有內应不能得手。小的刘中路因身上带有大帅札諭，不准地方官拿办，所以大胆带同小的陈玉振們进城，好作內应。拟定本月二十五日攻城，俟攻破府城后，再分攻各县。因府城只开一門，盘查严密，带信与陈太和暂时撤退，城內見情形稍松，自然开城，一拥而进，必可成事。十七日，府勇同归德勇往剿，小的已著刘保全、陈世青知会防备，是以官兵未能得手。今事已敗露，只求速杀是实。

#### 王双孜口述

王双孜供：年二十三岁，山东沂州府蒙阴县东乡人。咸丰十年九月，被捻匪擄在黑旗李城队下当馬夫。后归小閩旺张总愚队內，跟上陝西。去年十一月过黄河冰桥后，調我当馬队，常随小閩旺行走。六月二十八日，在徒駭河南在平境內打敗仗，賊众四千多人，均经打散，有被擒杀者，有落水死者。张总愚仅同八匹馬八个人向东北秫丛中逃走。此八人除张总愚外，并无头目，皆是小兵，內有小孩一人，小的即在其內。走至七八里，有一官兵赶上，张总愚带小的們加鞭紧跑，将官兵撇开。又向正东走十余里，遍地有水，不得过，又折向正北里余，是一小庄。时已上午，暫且歇馬过癮。百姓齐来围拿，张总愚又向东北逃走，至禹城界內徒駭河王家桥边，日已傍晚。张总愚教小的七人各自逃生，他自家罪重，无人肯饒，只有投河寻死。小的等即各被〔备〕馬往官营投降，回头望見张总愚所騎青馬，丢在河岸上。小的不放心，仍赴河边查看，亲見张总愚赤身在河中，浮沉不定，河水甚深，无从打捞，頃刻不見，尸身已随水漂去。小的們連夜逃走失散。二十九日路遇张营

收队，即向胡大老爷馬营投降，求恩典。所供是实。

### 江南河南捻党首领名单<sup>①</sup>

計开江南逆匪头目清单：

张乐行 伪号大汉明命王、公議盟主，住雒河集张老家，黃旗总目。

樊香立 为左营总目。

賈开泰 領千余人。

高振宝 住寿州。

龔 德 即龔瞎子，伪号拚丰王，住江南亳境龔鸡寺，白旗总目。

〔作‘龔得’，无‘伪号拚丰王’五字，‘亳境龔鸡寺’作‘亳州’。〕

邹焕爵 左营总目。

徐化德 住雒河东北拐徐海子。〔无‘拐’字。〕

餓 狼 住曹氏集。

侯世伟 伪号平西王，住雒河集北侯老营子，紅旗总目。

赵万金 前哨总目。

陈架海 又名梁，住雒河陈大庄。〔无‘住’字。〕

余小二 住雒河。

姚常春、王宏先 二人为左司馬。

段开宪、韓万蒼 二人为右司馬。〔‘蒼’作‘仓’。〕

宗 雨 住雒河南。

閻錫純 武举，亳东閻集人。

孙广德 住临涣集。

蔡老映 住刘店集。

张学渊 廩生，亳境人。

王老僕 雒河集大王庄。

邵永和 山东单县人。〔‘和’作‘河’。〕

邓葆善 监生，亳州湯王墓人。

① 这份名单系附于咸丰六年三月十五日都察院左都御史署戶部尙书文彩等《奏为归德府七品軍功寶世銓等联名控告张洛行苏添幅等案折》中。此名单与《豫軍紀略》所載不同。用小字校注于各人名下。

馬波 白龍王廟西王老家。

郭東林、郭長太 住劉集西劉樓。

姚存義 住雒河集北十里許。

王家春 住石拱山。

葛昌 住暫高集。

侯貫一、葛海 暫高集。〔‘暫’上有‘住’字。〕

馬守家 住寺集。

徐二斜子 泥台店總目。〔‘斜’作‘科’。〕

李廷晏 住亳州北，領二千餘人。〔無‘北’字。〕

燕增 即燕魁。

余小山、周崇寅 即周照，住大寺集。

丁奉林 大新集。

劉庄 住劉奶奶廟。

夏鳳臨、田興、候興久 住白龍廟西。〔無‘白’字。〕

李小徹、李重法、李廣友 三人住李家集。

劉六、劉三 住劉奶奶廟。

王成、孫有道、鄧省仁、馬大山 俱住雒河集。

秦永太、朱天保、秦熙 皆住雒河集左近。〔‘熙’作‘照’。〕

田秀升、魏倫、韓萬金、魏來、孫拱 住白龍廟東孫老家。〔‘龍’系‘龍王’。〕

田廣義、張牛、楊和尚 住關音堂。〔‘關’作‘觀’。〕

馬新、王現、郭四大王 皆住大新集。〔‘現’作‘坎’。〕

袁鐸 住袁集東南袁樓。

秦小妮 號胡椒大王。〔‘椒’作‘樹’。〕

燕體仁 住燕牌坊。

任連登、賈永良、張太和、張太初、耿萬金、鄧作賓、尹甲、田廣升、楊

立法、楊治 五馬溝。〔‘五’上有‘住’字。〕

侯豹 住大王集。

閻明 住閻家集。

李文掌、李如梅 住雒河集。



周紅緒 紅旗中大頭。

周廣漢、侯龍標、劉廣漢、趙藍英、張文雅、譚懷春、侯純標、侯恒、  
劉學齡、張標、劉二宏、侯學開、張香、張法、張進忠、宋老廣、  
侯應求、譚蕙林、趙二天爺、秦宏道、王祥、秦小二、鄭玉塔、彭布  
元、趙奉祥、鄧道、侯麥、鄧苟、侯長、袁鳳山 亳州人。

〔‘劉學齡’作‘劉學’，‘宋老廣’作‘宗老廣’，‘譚蕙林’作‘譚直林’，‘鄧苟’作‘鄧  
狗’，末尾有‘以上系江南逆匪頭目’九字。〕

高振寶 住壽州。(无)

計開河南逆匪頭目單夏邑縣境內頭目：(无此標題。)

王貫三 偽先鋒，黑旗總目，領一万余人，河南逆匪皆在旗下，住夏  
邑西三官集王樓。王姓六庄无人不匪，素有反志，因謀于張樂  
行，遂為叛逆。

〔‘偽’作‘為’。无‘河南逆匪皆在旗下’八字，无‘王姓’至‘叛逆’二十二字。〕

陳玉山 營盤集人。

傅繼周 住濟陽集。

彭心正 住司道口。

魏黑 住魏路口。

張廣、張興 張機坊庄人。

張群羊 住牛王壩。

劉運昌 號烏嘴大王，住劉堤圈，率領多匪，將夏邑縣主掠去。

徐得林 洛集人。

李老总河 住遵忠寺李樓。〔‘遵’作‘道’。〕

宋喜元 住牛王壩集。

王思中 洛集東王樓人。〔‘中’作‘忠’。〕

張安 牛王壩人。

李崑玉 牛王壩人。〔‘崑’作‘琨’。〕

周廣禮 為王貫三大將。

劉步云、王胖 住王樓。

張二紅 張集人。〔无‘張集人’三字。〕

任八千歲 住任樓。〔‘任’作‘王’。〕

侯黃乐 住侯庙,領同姓二百余人。

宋喜柱、宋馬 系宋喜元之弟。

张黑、张富、邓小秃、程学顏、刘正、王魁 住牛王塌。〔‘塌’下有‘集’字。〕

侯妮、朱魁元、张餘宾 住张公店集,領闔集人。〔无‘店’字。〕

李东川 号八大王,住李花园。

李苟黑 住李楼。〔‘苟黑’作‘黑狗’。〕

李崑山、李松、李二麦 三人住李楼。〔‘崑’作‘琨’。〕

张小保、张短辮子 住大张閣,张姓皆賊。〔无‘张姓皆賊’四字。〕

张百順 住张公店北张楼。〔无‘张公店’三字。〕

孙 八 住胡桥孙楼。

乔天福 住乔集。

宣立志、张世太、樊六 济阳集。

张綸宿、秦仓 刘楼人。

袁朱四 袁牌坊人。

刘 邓 住刘奶奶庙。

袁三升 住袁牌坊。

商邱县境内逆匪头目:〔无此标题,在本节末注:‘以上系商邱县境内逆匪头目。〕

张传忠、张澤广、张三馬 与王貫三同为先鋒,住张三座楼,領张姓三百余人。

曹明义 刘店集人。

黃 珍 界沟集黄营总头。〔‘营’作‘旗’,‘头’作‘目’。〕

焦 香 黄塚集焦楼总头。〔‘头’作‘目’。〕

王志义 杜集人。

曹松先、曹松堂 城东曹楼人。

魏书得 大魏庄,魏姓皆賊总目。〔‘魏姓皆賊总目’作‘人’。〕

閻小千岁 閻集人。

魏文山 大魏庄。〔‘庄’下有‘人’字。〕

刘 冷 沙崗店集人。〔‘崗’作‘岡’。〕

丁猷考 丁楼人。

丁三元 丁楼人。

梁金箱 杜集人。

屈中元 小侯集人。

許連海、許心孔 大侯集。〔‘集’下有‘人’字。〕

李中昌 湯樓人。

赵龙标 丰樓人。

张利人 界沟人。

耿皮箱 张三座樓人，为张传忠大将。〔无‘为张传忠大将’六字。〕

解海、解登 解樓人。

許龙山、許虎山 湯樓人。〔‘湯’作‘阳’。〕

陈凤居 杜集人。

何朝臣 大侯集人。

侯文如 小侯集人。〔无〕

許亮海 大侯集人。

徐华山 孙閣东南徐老家人。

韓黑 韓閣人。

田春 田大庄人。

楊安 楊樓人。〔‘楊’作‘阳’。〕

刘景路 馬头寺人。

徐心朗 江樓人。〔‘朗’作‘郎’。〕

永城境内头目：〔无此标题，在本节末注：‘以上系永城境内头目’。〕

苏天福 伪号順天王，住苏家寨。苏姓数百家，无不为贼。〔‘天福’作‘添福’，无‘苏姓’至‘为贼’九字。〕

李月 伪將軍，住永城东南。

馮麦 住永城南七山子。

赵浩然 住买头集赵庄。

张景芳 住胡庄。

陈豹 住回村集。〔‘村’作‘春’。〕

孟继元 住回村集。〔‘村’作‘春’。〕

苏天佑、苏天正。〔‘天’作‘添’。〕

虞城境内头目：〔无此标题，在本节末注：‘以上系虞城境内头目’。〕

刘常安 与刘运昌同伙。

丁振邦 陈店人。

张 孚、张連仲 陈店人。

杜保安、刘常发、李二铁匠、刘二大牙 銀河寺人。〔‘刘常发’作‘常发’。〕

### 亳州永城捻党首领名单<sup>①</sup>

亳州永城捻首姓名：

张乐行 住亳境雒河集，伪号永王，曾经招撫，近复肆行搶掠。

苏添幅 住永境东安店苏平楼，又住亳境釣魚台，伪号太平王。

王大柱 即王秉善，住亳州城内，名为团长，坐地分赃，暗与苏捻勾通。

王添坤 住亳境观音堂，号王四天爷。

秦遇順 住亳境刘家集南秦家楼，伪号小秦王。

张巨善 住亳境东尼台店。

张本立 亦住尼台店。

丁士彦 住亳境李集。

羅詠吉 住亳境李集。

李春山 住亳境李集。

李春芳 住亳境李集。

馬 莪 住永境白庙集馬大庄。

陈小生 住永境曹家集。

崔柳杰 住永境龙兴集。

崔柳瑞 住永境龙兴集。

胡颯泉 住永境丁家集西大胡楼，伪号自在王。

丁 保 住永境丁家集。

苏 友 住丁集南尹庄，伪号长胜將軍。

苏 詳 住丁集南尹庄，号小罗成。

① 这分名单系附于咸丰四年九月十三日河南学政张之万《奏为亳州捻軍进攻永城徐广緝未能得力請飭予合力鎮压摺》中。

- 王铁义 住观音堂北王家集。  
 张传 住裴家桥,号火星爷。  
 张牛 住观音堂。  
 张汶献 住裴桥北张家店,伪号西北侯。  
 侯豹 住永境王家集。  
 李月 住永境居集,号聚将星。  
 刘根 住亳州东刘奶奶庙,伪号中兴王。  
 苏红烈 住永境苏家盐店。  
 宋喜沅 住亳境翟全寺。  
 苏传汶 住永境苏家盐店,号小諸葛。  
 余得河 住永境余家桥大余庄。  
 陈作宾 住亳境雒河集。  
 乘喜 住永境余林堂。  
 共擒首三十二名。

## 楊隆喜起义

### 杨隆喜告示

总理各处軍馬錢粮都督大元帅楊为奉天承命,复明灭清,弔民伐罪,恢复洪基事:

照得本帅山西籍派,平播入县,世继簪纓,大明元老。近因胡儿失淹,塗炭生民,卖官鬻爵,加赋重征,人民离散,天地不容。今奉新主脱佛生黔,隱姓藏野,实先朝之統宗,本洪光之后裔,体度巍峨,仁注滿市,賞功伐罪,憫恤居民,真为三王复起,誠宜两大同归。今欲扫清四海,杀尽八旗,以除暴虐,以安民[良]善。本帅念及灾黎悉皆赤子,不忍不辨瑕瑜,概行家[加]誅,今函示布晓諭。为此示仰我国官紳士民等知悉,务必农归农,商归商,各安本业,須雄兵百万,战将千員,于尔百姓实秋毫无犯。大兵所到,凡属滿洲豪士继軍,一賊不恕。所过地方,城无不破,逆无不誅,倘有拒抗天兵,鸡犬不留。若四方土豪借势搶夺,

軍前梟首，决不姑寬。如能箪食壺漿，以迎王師，并助其糧餉，幫其兵丁，以漢官自降報效，皆分款計籍，后大兵凱旋，諒功受賞。本帥言出法隨，并无刻從，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復明江漢元年<sup>①</sup>八月初六日示<sup>②</sup>。

### 江漢皇帝詔

奉天承命明裔江漢皇帝詔曰：

朕自大明失基以來，伏居九世，今承天命，自忝薄德。不負天命，焉敢妄動；不順人心，實為君之難矣。今觀爾清，不思仁君大度，久想用夏變夷，賣官鬻爵，加賦征商，剝削民財，害民日甚，生靈如坐幽暗之中，无不号泣于昊天也。近日粵西群英以檄文相請，朕實不以為念。意欲與民并耕，恐恩未加乎黎庶；心與百姓同樂，慮德未及于寰區。斯時也，清滿尤不痛改，復又嚴派軍需，逼捐加賦，實為上之不仁，故為下之不忠。百姓人人切齒，黎庶个个寒心，朕安忍坐視而不救民于水火之中。以朕親統蒸民，大興仁德之師，問爾清滿之罪。朕師到處，無犯秋毫，士、農、工、商，各居正業，必須安堵如常，切勿聞風驚觸，自招流離之苦。然而朕非徒復先王舊業，實為蒼生除暴。四鄉土豪，毋許乘勢搶奪鄉民。奸淫悖道，一經訪聞，并其誅戮，决不姑貸。冀體朕好生之仁，自保爾家人赤子，不負朕心，為良為庶。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新主江漢元年八月十五日示。

### 江漢安民免糧示

奉天承命江漢為安民免糧事：

從來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蓋邦從何固；由薄歛以固之也。況孤在九壩方興，四方赤子或幫米，或幫錢，孤實不忍。何也？緣于民等竭終歲之勤勞，不足以供滿宦之征稅，孤猶痛心疾首，只得免糧三載。第官無所需，只將每票糧火號銀一錢，以作縣官日用之資。俟三載后，仍照

① 江漢元年即太平天國甲寅四年，1854年。

② 清政府抄件后有注：“別有天號偽印附帥陸先、楊二喜，先行蔡三寶，鎮守九壩湯黑虎、陳八十。”

原粮如数輸納，不得額外苛求。但恐事久弗遵，各县建碑，以垂万古之制，使府县永遵明氏之規。桐邑更名兴州。

嗣明 江汉元年八月十五日示。

### 杨隆喜札諭

欽命总理都督大元帅楊本帅札諭将官知悉：

为弔民伐暴事，照各官大整雄兵，威加海內，所轄人等，务須謹遵将令，竭力勤王，順应之时，体天之道，毋得乘势而搶夺居民，借公而图报私忿。体上天好生之德，存明主保赤之仁，不負新恩，实为良将。倘士卒等或借威宣淫，仗势杀伐，罪及将官。故札。

右札付 准此

甲寅年八月

日 都督大元帅楊札諭

### 长枪会起义

#### 焦桂昌告示

山左五旗总統大元帅焦为剴切晓諭毋貽自悞事，

茲因本帅主起义以来，原期迅扫强胡，肃清中土，不意偶尔失律，致向南股乞师。然而古今开創之初，未有不经挫衄者也。汉高五年而成帝业，当其入川，几为楚制，垓下一战，猝成大功，此固有明徵焉。刻下天朝汛王千岁、东殿前主将馬、褊天福范、沃王张、祧天福李諸路大兵，尅日北发，前哨已抓〔抵〕归德之右。本帅主不忍遽尔引兵入境，蹂躪桑梓，特行先驅，示諭尔等各寨，速即壺浆箪食，戮力同心，共襄义举。本帅主即当导引諸路大兵，由东南北发。倘蹈故轍，不悟迷途，雄师一到，玉石俱焚，毋謂言之不早也。宜审先机，勿貽后悔。切切特示！

右諭通知

大汉壬戌年五月 日示。

### 焦桂昌等口述

据焦桂昌、王貫一供：我們前被大兵打敗，往南求援，与赵浩然、刘天福等結盟，图犯中原。因接魏湾之董巡思、李楹、张廷广三人来信，云郭秉鈞全家被戮，董致信等生气，定要回家报仇。議定董致信、李标、李世恩、刘遇清作为头队先鋒；我們系属二队；倪和尚、刘前、郭五、王广继、孟广汶等为三、四、五队，分期陆续起身北来，如遇官兵不能取胜，即伪作投誠之計。不意我們来到曹县砖庙集地方，聞董致信等已被官兵打敗投誠，不知是真是假。我們救援不及，也只好暫且投誠，与董致信、李标等見面后暗同商謀，俟将来秋苗长起，刘前等到齐，再豎旗潜往北犯。彼时王爷大兵在南，两不相顾，必可长驅直闖，大得其利。不料今日先被识破情伪，捆绑要杀，索兴（性）将实話告訴你們知道。我們同会之人，現在尚有二万余人，万不甘心投順，終久必来报仇，且看日后如何結局就是了。我們死也不屈。是实。



# 己酉被水紀聞

姚 濟

說 明

雷君彥存有茸城鐵道人《己酉被水紀聞》原稿一冊。內容分三部：首為《己酉被水紀聞》（原題目下有“道光二十九年歲次己酉五月，鐵梅氏手泐”字樣），記敘1849年夏季松江水災及農民抗租抗稅鬥爭事；次為《苟全近錄》，署名“茸城鐵道人”，敘述1853至1854年上海小刀會起義事；最後為作者的詩詞稿。關於《己酉被水紀聞》和《苟全近錄》部分，因作者系紀錄親身見聞，一般尙屬可靠，可供研究太平天國起義前農民鬥爭和小刀會歷史者參考。因而抽暇錄之，其中有筆誤之字，加注說明。原文一字未改，以保存原稿真相。鐵梅氏、茸城鐵道人者，即《小滄桑記》之作者松江姚濟。從其最後部分詩詞稿中，可以推知作者生於1806年（作者題己酉除夕詩云：“匆匆歲月去何堪，慚愧而今四十三”）。作者所敘之事，系站在地主階級立場，讀者宜留意焉。

吳仲炳謹志 1959年6月於松江第一中學

本年自前四月初，至閏四月底，晴少雨多，或連五六日不止，或連晝達夜大雨如注。西北低洼之田，已盡沒水中，荒象已見。鄉民赴縣報荒，不期而至者約有四、五處。以後景象，當有不止於此者。因就所見聞，按日記之，以便稽考。

五 月

初一日，竟日小雨。

初二日，夏至。晴雨參半。

初三日，辰刻大雨，至晚大河中潮汛，已漲有四、五尺。

初四日，陰雨。聞華、婁署前來報水者，均有三百多人。

初五日，竟日陰。

初六日，竟日雨，聞東北鄉已有借災肆搶者。

初七日，竟日雨，有人从张澤来，云彼处水已出場，幸未入室。

初八日，自辰至酉，大雨傾盆。小街极低处，已积水半尺許矣。

初九日，阴，夜复大雨。

初十日，竟日阴，报荒乡民日多一日。夜仍雨。

十一日，竟日大雨。市中米价已增至每升四十六文，稻草每斤四文。

十二日，雨。是日娄邑尊李公名輝海下乡勘水。

十三日，阴雨参半。

十四日，日夜大雨。

十五日，自黎明至夜晴。

十六日，雨。有地方公呈，請禁客彙，頗为有益貧民。

十七日，竟日大雨。夜复东北风大作，竟夕风声、雨声、坍塌倒壁声不絕于耳。

十八日，小暑，雨。余家后墙亦塌。

十九日，大雨三四次。水势自月初至今，日涨一二寸、三四寸不等。聞白龙潭一带，人家已住水乡矣。

二十日，雨。聞江阴东門外地陷成河，未知其細。

二十一日，雨，复大雨。而风聞金陵人多避居鍾山上，未知試期何如。

二十二日，雨，聞乡民报荒，有在府堂嘍扰者。太守請城守营及华、娄两邑尊曲为开諭而退。太守练公名廷璜。

二十三日，雨。聞金山有拆毀大堂之信，未知确否。

二十四日，阴，夜雨。聞北乡境倪、陈各家被搶状。

二十五日，大雨。华、娄已通諭各富戶平糶，并設局劝捐备賑。地方官之心，不可謂不靜，其如乡民藐不畏法，日逐聚众报荒，出言无状，人心之坏，不知其何以至此。

二十六日，阴，夜仍微雨。聞省中被水状。并有人自清江浦来信，除邵白等处，人家半沒水中。其余各府县城內外，无不积有二三寸水。高处尙屬可免。特此在发【信】日前所見，現更不知何如。聞昨日娄邑有解到搶犯三人，当堂杖責收禁。

二十七日，晴，夜有微雨。天虽有好意，然河水日涨，高处尚与岸平，低处如北外下塘及城中吳家汇、邱家湾等处，均已上岸半尺許。吁，可畏哉！昨悉乡中富戶以怕搶故，紛紛搬入城中。然仅可挈眷，不能运物。运則无有不搶。如此借荒行劫，藐視王章，宜乎彼蒼之隱存其食，听其积久而毙也。聞浙江严州起蛟，漂沒无算。

是日，有青浦千余人，硬开呂崗涇坝，意在泄青浦水故也。

二十八日，竟日晴。聞委署前有二十图乡民哄事索食，唐突县尊。立擒四人杖放。并聞某县韓某为乡民咬伤而死，亦异事也。河水又涨二三寸。乡間牛羊等俱寄养城中。

二十九日，辰刻雨，即晴。委县有东外馬姓，解进搶犯一名姓彭，当堂杖責，并令插耳箭出游四門示众。甚为快事。此等强民不可无此大戒。并聞华邑亦将搶犯杖至盈千，监候詳办。同一疾恶如仇，似少作用。未识四乡聞之，亦稍知警否也。水势又涨三四寸。

三十日，竟日晴。傍晚东南风大作。据云，乡間水势渐退去一二寸，而城中河水仍无退象。午刻，聞余山十四图地保擒到搶犯三名，当堂杖責后，插箭游門，稍彰国法。其如东北一路，仍搶者紛紛。

頃聞，莘庄馮小泉家，于二十六、二十七两日有乡民千余人，聚将肆搶，当雇庄丁一二百人隔河把守。又得莘庄来人三百名，及馬家（十四图）所雇乡勇五六十人，聞风来助。相持两日，各执器械并鳥枪等，两不相逊，几成械斗。小泉因来城請示。似此搶劫成风，以强为胜，实为乱阶。吾輩虽无民任，然觀此情形，于心悶悶。未识当事者将何以处此也。

并聞委邑在西外劝捐，在城各紳富如韓瘦山封翁、张梅岭学博各捐錢二千千文；以次乐輸，頗为踊跃。惟有监生卫书源者，初以河車起家，积田至三千余亩，吝不肯捐。聞邑尊已将該图地保枷号卫姓門首，催令书捐。未知河車肯发善心否。

华亭設局，四五日并无一紳富到局书捐。惟聞西內侯姓許捐錢二百千文。邑尊金公名威甚不愜意而去。旋令仓书送来告示底一紙。內有：“本县既因福薄累民，又无才具，不能劝捐集事。惟有听民自向各富戶踵門求食，切弗生事。即或遇有为富不仁之家，将尔等或磨門外，

或加唾罵，只宜順受。再四哀求，務望激發天良，解囊肯救而后已。含泪书此”等語。聞之可为三叹。

竟夕风。有人述上邑尊王公名紹復在二十日左右，有乡民一、二千名哄堂不退。邑尊期拔备刀自刎，为左右夺住。即請道台及右营参将到署，力劝乡民，各給点心錢四十文而后散。亦一駭事也。

### 六 月

初一日，晴，竟日东南风，向夜更大。聞北乡水势又退二三寸，城中仍无退意。然只要乡間有日退之势，城中多涨几寸，亦属无害。华邑賑捐聞少有起色。然办事非其人，恐日后終归无济耳。接松隱顾小野名乃海信，知亭林大寺前，旧有石藏一座，与华署南一座，俱唐咸通朝物，相传建此以鎮海眼者。近于数日前，藏側忽涌鹹水，流灌田数亩，至今未定。彼地人甚忧之，不知主何灾。凶年再兴大役，恐不及继也。奈何！娄邑尊已将河車发捕厅管押，尚客如前。多見其不知量也。聞嘉兴亦有坍城之說。

初二日，竟日东南风。太阳燥物，此是今夏第一日。城中水亦退二三寸，乡間当不止是也。有人自都中回，談及当前四月上去时，山东道上遇雨雹，約有城砖大，驟馬被打死者无数。亦异聞也。

初三日，晴。城中水势正值頂汛，旋退旋涨。唯聞浦南一路，則已退去一二尺矣。西、南門外均有墮水死者。

初四日，晴。娄署前又于西外二图获一搶犯，如前插箭游城。四五日来，聞乡民已稍为斂迹，此用威之效。盖惩奸即所以安民。治借灾生事之众，有不得不如此者。华邑亦日有搶犯，邑尊仅予以監禁，未能彰明其犯，故紛紛者犹未定也。惜之！

聞三月中七宝案，已有人參奏专責书吏，此治治民則可，治乱民恐书吏纵不尽无罪，而恃众制官，此风日长，居者之忧也。志之以俟后日公論。

又聞二日前，在华娄学宮前，有一人墮河身死。其尸立而不倒，未知何故。或曰人身上携有銀金等，总不肯倒。此理或有之，然究未尝見也。

初五日，晴。聞瓜洲地坍入水中，口上停船失去六七十号，不知所

終。亦一劫數也。竟日熱。

初六日，晴。河中水兩日來反有漲意，不知何兆。想各上游泄瀉不及，致有此患。特不知汛底能退出否，悶甚。聞金陵制軍因城中水大，移駐鷄鳴山十廟中，看來八月省試時，當不能退淨也。竟日大熱，夜則少有風。

初七日，晴。聞高淳有偷開東埧，蘇撫即撥本標兵一千，請尤軍門往守矣。相傳此埧下用生鐵鑄成，倘被一開，江浙下游皆成巨浸。防之不可不嚴如此。

昨婁邑有三保二十八圖解來搶犯一名，懲治如前。

是后天雖老晴，而四方被水災區，十居七八。松屬大勢，婁、青為甚，華、上次之，奉、南又次之，金山為上。然于七月底，聞金山錢氏出米，被鄉民圍擾。有捕房王公者，以往送故，即于該處墮河身死。事經上聞，金屬鄉民又將遭一番枉劫也。聞之可為三嘆。華、婁兩邑已于七月十一日起給口糧，每月約【非】二萬千文不可。小民有因戶口不均之故，日向公堂申訴。然皆當堂開發不及備記。

# 苟全近录

姚 济

**编者按：**本文来源，已見上文《說明》。原稿署名为“茸城铁道人手写”。文中記載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事，与《梟林小史》等記載頗有出入，孰是孰非，尙待研究。作者为反动的地主，文中污蔑农民起义，宣传封建思想。正因为如此，作者所記清兵的烧杀搶劫，应为事实。尤可注意者为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附近各县农民抗租抗稅的斗争日益高涨。如华亭和娄县，开征下忙錢粮，“但設柜而已，罕有来完者。”“华、娄各乡佃戶均紛紛結社，蓄意吞租。”甚至“鳴鑼倡議罢租”。金山县地主馬某，迫佃戶交租，“几酿大案”。“华亭有沙九图陆姓，因图中捆送霸租人到松，全家被烧。”金山县农民抗租，拆毀地主阮某的房屋，“并打毀县署大門。”华亭县官“往亭林一带征粮，被乡民聚众毀烧船只。”娄县县官到泗涇乡征粮，“亦被乡民抛擲磚石，冒险而回”。这一些記載，对于研究太平天国革命史，都有参考价值。小注一部分为吳仲炳同志所加，一部分为編者所加。

岁在癸丑二月，粵匪<sup>楊秀清</sup><sub>洪秀全</sub>等由九江窜入江省。十一日，金陵城陷，提督滿洲福公名珠隆阿、將軍祥公名厚，同时殉难。二十二、二十三日，鎮、揚两郡相繼失守。苏、松居民已聞风迁徙，城市为空。幸广西提督向名榮以欽差大臣統兵追剿，与賊相持在金陵之孝陵卫。虽未遽復省城，然自三月至今，賊匪已不暇南顾。由是前之挈家远避者。得稍稍搬回。不意，在八月初旬，而上海小刀会匪糾众滋事<sup>①</sup>。变生肘腋之間，其能求免于今之世也，不甚难哉。夫吾松僻处海隅，素称淳朴。即上洋一邑，虽因海市大通，販商云集，居其地者不无日事驕奢。然自道光二十二年，暎夷犯順，蹂躪吳淞，亦复痛加懲創。何甫十稔，而构此祸。

① 即八月初五日。《松江府續志》卷 19 記載八月初三日，周立春起义，占青浦、嘉定。初五日刘丽川起义，占上海。

豈天之薄示之警耶，抑人之自作之而自受之也。姑就刁斗声中，略書聞見如左。后之覽者，當有慨于天定之數，非人所得幸免也。可不惧哉。

先是六七月間，浙省小刀會匪滋事，延及數郡，旋即解散。上海故有興化會館，為閩人聚集之所。至上月二十五、六日間，有閩匪勾結廣東游手，在小東門外搶奪。經兵備道吳名建彰擊獲十餘人監禁，此風稍息。然道縣署已各雇鄉勇數百人，出入擁衛。致亂之機，蓋即在此。

八月初五日申刻，聞路人藉藉，有上海失守之說。然猶未之信也。

初六日午刻，譚傳署松府藍名蔚由上海遁回，乘小舟進北門，肩輿進署。始悉閩廣匪徒于初五日丑刻入上海城，進縣署。縣令袁出與理論，被戕。隨至巡道署，道台吳升坐大堂，該匪等稱與本道同鄉，不忍加害；直入內署搜搶，並將庫銀搬運一空。或云，但為封貯未搬。道尊為眾鄉勇蜂擁出城。一說經夷人救去，未有着落。藍本府于戕官劫獄時，已先聞風出城。所有海防廳署，亦被拆毀殆盡。其餘同城文武各官，未知存亡若何。竟日傳同松屬官紳，在署議事。

初七日，中軍參將李議先派兵二百名分守四門，盤詰奸宄。傍晚，忽傳有人自泗涇回，見有匪徒數百在鎮，意在今夜到城。於是城中居民連夜搬避，扶老携幼，不絕于道。水陸城門，頓昂其值，獲重利焉。天明稍息。

初八日，當事諸公着人往上海探回，言匪徒自戕官后，間及一二書差，房屋以次拆毀。一面鳴鑼，催令開市。四城俱撥人把守，並未扰害居民。惟擇城中紳富及典商等，勸令捐助餉銀。為首偽都督姓李，廣東人。以下偽元帥、偽將軍等，分有十股。現在城中百姓，但准出城，不准帶物等語。我松四門，每門添兵二百名把守。城內居民頗難安處。吾家老母及弟媳輩，亦于是日出東城暫避。是晚，府縣署俱空。哈哈！

初九日，城中傳聞不一。當事邀集素借董事營生之△△△等會議防剿。終日營營，一籌莫展。惟聞有甫因畏賊規避被議革職之從九吳志仁妄命獻能，稱有浙江鄉勇八百名，可資調遣。當事几為所惑。幸賴有識者告以上海失事，半為平昔所雇客勇與賊串通，臨時反戈相向。前車之鑒，為禍非淺。此議稍沮。然彼昏昏者未知果能始終不動否

也。是日，自午至戌，大雨傾盆，居人搬者悉为所窘。

初十日，聞前蒞令刘自苏来松帮办軍务。昨日浙勇之議，一力許行。語云：“浅人无深识。”若輩之謂也。吾松外侮之入，将自此开矣。是晚，城内訛言不絕，居者不安。

十一日，聞前因毆官起衅之周立春<sup>①</sup>系青浦黃渡人，已革保正，为小刀会匪約入伊党，于是日进上海城。并聞前于月初，突入嘉定县城劫獄踞守，亦系周伙所为。未知确否。

十二日晨，悉周浦、南汇均为賊扰。然因未有的报，未敢尽信。吾松超果寺中，聞有吳志仁所招之浙勇，皆系宁波、紹兴人，已陆续到彼，頗不循分。向晚，据东門守城兵获有形迹可疑五人送县。訊知，系上海乡勇之在逃者。旋为吳志仁保去，并入超果寺帮。以若輩之来历不明，濫行收用，其不蹈上海之复轍者，鮮矣。

十三日，据报川沙已于十一日失守，署州正昆明寶公<sup>②</sup>遇变自殉，士論惜之。申刻，聞浙勇得有調赴七宝防堵之信，已凶凶不靖，向吳寻衅。不知如何解散。

十四日，得聞省中来文，因嘉、上两邑失守事，已拨苏勇一千名，交主事刘存厚管带。又官兵三千名，交參将秦如虎管带。水陆并下，未知何日可到。

十五日午刻，浙勇三四百以索添行粮为名，执械蜂拥入城，頓时四門下钥，居民不得出入。因此，城上益形戒严，枪炮之声終夜不絕。并聞青浦已于今日为周立春据守，县令等不知下落。上海匪徒聞与夷人不合，頗有相嚙之势。未知真伪。是晚，城門上又盘获奸細二名，送县候訊。无如当事一以仁厚居心，模糊了事。

十六日，本府自上邑退回以后，夜出朝归，宿署日少。忽于今午，称于泖西之浙江交界处，到有浙江黨勇二、三千名，拟往邀伊移駐得胜渡口，以絕上賊来路，必得亲自到彼面議。随雇小舟飘然携子而去。城中公事先经具稟上游以擇要出防，当委华、蒞两令便宜从事等語。

<sup>①</sup> 《松江府续志》載：八月初三日，周立春占青浦，并占嘉定。《槩林小史》載：八月初三日，青浦周立春“因民变陷嘉定。立春故土豪，抗粮拒捕，在逃未获，至是陷嘉定”。均未記周立春进入上海事。



高蹈之风，于此可見。特不知其何日能回署也。超果寺浙勇不肯出防，桀驁如故。奈何！

十七日未刻，忽传有人自閩行逃回，見有賊船一、二百号，先在閩行抄搶，后将次抵松。于是东自华阳，西至跨塘桥，一路店門尽閉，人如燕飞。城門上恰奉中軍李令，拆改吊桥。因此，人心惶惶，莫知所措。久之寂然。并经委令溫出城安民，喻令开市，人言始息。然城門則出入愈严矣。超果寺浙勇，聞志仁已他遁。幸华令姚到寺溫諭，給予飯食，稍稍斂迹。吾恐松城之患，将不在上城，而在此浙匪也。吁！可畏哉！本府未回。

十八日晨刻，知昨夜浙匪又以获解奸宄为名，硬期入城。弗許，竟敢用刀迭砍水兵，几成内变。夜深始散。似此祸胎已萌，恐非优容所能免耳。閩行一节，知昨果有賊船三四号为粃米而来，旋即回去。上海情形，于友人处見一信云，閩广匪徒不过一二千人，余皆浙徽游手及土著耳。曾于五六日前，分股五百人往搶太仓州城，大为所挫，仅得逃回十余人。后又拨匪三千复仇，仍前被創。可知苟有大兵会剿，不难一鼓而歼。下午，聞西南炮声不絕，居人又惴惴。未几，雷雨大作，至定更时始息。人心得借以稍慰。特不知此炮声从何来也。

十九日晨起，知昨晚炮声系浙江黛勇移駐汊口，沿途試放，非有他也。已刻，本府已回。接閱上海探信，悉該匪等俱穿戏班服色，赴城隍庙拈香。太仓之役，因两次失利，現又添派匪徒三、四千往彼图复。惟望天人共憤，及早殄除，为海角居民永除此患。不胜幸甚。

二十日，四門吊桥前奉中軍令抽出去桥板三分之二，今晨东西兩門，致有失足墮河等事。寇氛尚远，遽作此櫻城固守之态，不使内外气通，当事諸公何憤憤若是。彼中軍者，但知日以令箭启閉城，罔卹民隱，日則高臥衙齋，夜漏四五下始一乘轎赴各城門查閱官兵。嗚呼！御賊之策，果如是哉！所尤可駭者，于城門内数武地上，各置數百斤大炮二尊，正对内城城門。不知何用。徒令城内外居民終日惶惶，不安居处，思之却堪絕倒。下午，聞太仓州城竟不能守。吁！三次敗賊，卒至救兵未至，功廢垂成，果誰之咎耶。志此以俟确音。

二十一日，黎明，睡梦中聞炮声如連珠，自西而东，頗駭人听。已而

寂然。想仍为黛勇試炮也。昼出，見途人漸漸有喜色。据云，青浦、嘉定已相继克复。不知真將軍从何处飞来也。

二十二日，晨起，藉藉传青浦果于昨日五鼓，经向帅所委刑部主事刘名淳〔存〕厚帶領撫勇千名轰入。城中居民被害不少。并聞城中三典鋪被勇搶劫一空。嗚呼！地方商民不丧于匪徒，而丧于兵勇，亦异事也。署松府蓝于今午委前委令刘并营弁等带兵百名，传有赴青安撫之說。青之百姓，何不幸而遭此出入之祸也。

二十三日，竟日譁传，兵勇于十九日收复嘉定时，已将旧保【正】周立春就获，可謂小題大做矣。据聞署川沙厅寶未经殉难。明哲保身，是亦一道也。下午，大雷雨。

二十四日，知周立春于二十二日辰刻在苏省行刑。上派大兵即日会剿上海，于明午过境。署松江府蓝亦于明日申刻下船，进止閱行候信。

二十五日，始悉青浦被害实信。悉为刘主事所带撫勇及川兵于二十一日五鼓进城，周党早遁，随将城中大小門戶悉行打毀，典鋪三家全被搶劫，并聞有八勇輪奸閨女致死等事。幸賴察觉尚早，立拏搶犯二名，号令示众，人心稍定。然城中已数百家无烟矣。据云，县后街一带，路上有首无身，有身无首者，累累不絕。不知民房中更若何景象也。嗚呼！杀以止乱。彼匪徒者特急于好名，以致地方居民轉为兵勇戕賊。亦命也夫！

二十六日，聞南汇县城为該处百姓会同都司杀賊图复，于今晨来請本府安民。未知确否。并据上海探子回称，賊目小鏡子〔与〕张汉滨于昨日点兵出城，聞有往南报复之說，想即为此。大兵已于今日齐集上海县界，三面会剿，专候捷音。

二十七日五鼓，先聞雷声虢虢。未几，大风雨挟霹靂而至，連震十余响，房屋皆顛。急呼家人起，下楼危坐，片时始息。亦异数也。老母幼侄在两間艸屋中，不知惊悸若何，念甚。大兵約在今晨抵上进剿，先经此大雷雨，可謂天人震怒，足寒賊胆。晨起，知頃間雷声即在予家后园中，击去紅秋前墙头一角，并将墙外邻屋揭去屋瓦数十张另堆一处，并无他异。不知所击何物。天鉴不远，可不惧哉。午刻，至軍需局中，知

青浦有附貢生孫小川者名大均，向以充董營生。本月周立春入城時，伊先至署道喜，並為周勸寫餉捐。為縣憲吉所聞。至昨到青，首拏梟示。嗚呼！今之工于獻能者，獨一孫小川哉。彼特獻非其人耳，其速禍也固宜。上海匪徒聞已將三門堵截，並漸漸有去意。大兵到時，未知能死除淨盡否也。青浦令已奉委委水利章到鄉代辦矣。

二十八日，委邑尊溫昨晚于西關外獲一沈姓名魯哉。原屬無賴，近忽自稱從周立春處來，投為書記，後因失勢逃回。語多不倫，亦一妄人也。逆黨之誅，其不免也夫。大兵聞于昨日戌刻到上。有撫勇等上岸，遇賊互殺口<sup>①</sup>次，斃賊二三十名。因天雨收兵，未及進城。

二十九日，接閱南人來信，縣城果經紳民陶謙吉等仗義收復，賊首趙茂等四名生擒監禁等情。縣令章公名先經被逼自盡，現奉委該縣丞白赴南代辦。上海軍情，竟日未有確探。

三十日，二三日前有青浦汛把總壽、外委陳奉解黃渡獲犯三名至臬台行轅，杳無踪跡。據探子回稱，在吳淞江中見有空船一只，上惟頂帽兩個，不知何往。亦駭事也。上海官兵聞于昨日開仗，吾兵竟有受傷三人。似此情形，已成抗敵之勢。上邑居民不免又多一番磨折。吁，可慨也夫！

九月初一日，是日予往東鄉省親歸，悉吾軍于二十九日與賊匪初次接戰，系提標後營守備姓馬名富陝西武進士出身，勇敢有力，帶兵二百名直薄城下。因無後應，不敢深入而退。致官兵三人受傷。然賊匪被槍炮斃者，聞已不少。軍行若馬公者，豈易數數一覩哉。聞賊匪多備吾軍字樣燈球及紅邊號衣等，詭計莫測，不可不防。本府已進至百步橋駐紮，離城二三里。

初二日，無所見聞。

初三日五鼓，即聞炮聲不絕，至午後始息。大約今日在上開仗，未知能克復否。傍晚，傳有吾兵已經進城之說，因未得確報，未敢盡信。惟望誠如所傳，則幸甚矣。

初四日，昨晚所傳全屬子虛。吾兵僅在城外對放槍炮半日，急切

① 此字原稿註損。

难下。不意閩广匪徒竟敢如此猖獗，亦天数也。彼夷人者特佯为不知，作壁上观，殊出情理之外。嗚呼！外寇未平，内敌复劲，天何忍视此蚩蚩者，不使少有宁宇也。聞苏撫許名乃釗有带兵来上之信，未知日内可到否。所不解者，大兵方云集上洋，而吳巡道以出[守]土人員轉由海道于上月二十六日至鎮江，二十九日返苏，并不在上援应，反作出境之游，是可异也。

初五日，上海連日因天雨，不聞有开仗之信。三更时，微觉地震，即止。因忆前两三夜中亦曾震动，特故轻不察耳。

初六日，有人述初三日五鼓上海进兵情状。适遇大雨，軍士皆冒雨前行，已薄城下，因乏攻城諸具，致难得手。惟聞炮子声悉从头上飞过，幸已冒至近城，諸軍不致受伤。然一鼓不能成功，尚須拖延时日，惜哉！聞賊匪于上月十四日，已发队攻上、松，因遇天雨收兵。

初七日，聞有受伤兵勇五、六人，由上送回。两日进兵，又不知若何景象也。偶到軍需局中，見今所为[謂]董事者，不过日議雇勇守城，希图冒开公費而已。詢以上海探信，則彼此茫然。安用局为哉！更有不堪入耳者，提中軍李高臥衙壘，日以派兵守城为名，每門虛报十人，隨身百名，又以半入己。每十日支銀一千余两，先以二百余两入己囊，然后散給各队长。嗚呼！当此軍餉方难之时，不思毀家紓难，犹耽耽以肥己是图。天良安在哉！聞之不胜憤懣。

初八日，到局，見各董事衣冠高坐，挑选乡勇，每处城門权派二十人，为将来报銷請獎計。吁！可慨也夫！此八十人者将来可化作千百人。

初九日，聞上虽有开仗之說，然究无捷音，終成画餅。似此彈丸小邑，亦期曠日相持，劳师糜餉，是誰之咎歟。

初十日，据东乡人云，是日自寅至午，聞上海炮声不絕。不知能得胜否。接閱邸报，粵匪窜入河南境，至汴梁城下，经关圣显灵，于雷雨中止毙賊匪无数。并同日有偷渡黄河北上者，登时水涨数尺，淹死大半，餘賊踉蹌宵遁。前失怀庆府城，相继克复。曾經豫撫陆名应奏請加封。河南全省想已漸次蕩平，可望迅扫余孽。誠彼蒼之佑，我生民不致全遭塗炭也。幸何如哉。

十一日，接到上海探信，知昨日开仗，仍未进城。城中匪徒近又续

到閩賊千名，幫同死守。當此天心厭亂之時，諒此小丑跳梁，何能為役。特恐曠日持久，松郡各邑人心未靖，不無有乘間而起者。惟在良有司之妥為安撫耳。據報蘇撫許已于今晨由吳淞抵上矣。

十二日，據友人述稱，上海孝廉江馨山名承桂與其尊人翼雲先生，一家十八口同住城中。鎮賊以靜，可謂勇于自守者矣。

十三日，婁縣近獲奸細一名，訊系周立春黨匪姓孫名位，曾為南翔司偽官，由泥水匠出身。先因犯案，收入嘉定獄，為周逆劫出。以狡猾故，得任南翔偽職。周敗，逃入上海黨中。茲將謀襲松城，為分上海官兵之勢。幸邀天佑，先期就獲。并據賊供周逆于上月十八日，已先約會上海匪徒，同日襲吾松城。因值官兵即于是日到嘉，此謀遂寢。吾松郡之在賊意計中，而不即被擾者，已非一次矣。乃一阻于雨，再阨于兵<sup>①</sup>，至此復以先見之覺，得就擒誅。果何幸而得此苟安之一日也。清夜思之，能不矍然肅然。

十四日，知昨日蘇撫在上，已用大炮將城上女牆及賊了望台轟去大半，嚴限二十日內破城。天怒人怨，拭目俟之。

十五日，聞北路大兵，已奉旨直抵江南，尅期會剿，日內將次渡江。可望一鼓成功，復完疆土，生民之幸，夫何待言。東關外昨晚復獲奸細三名，未經訊實。

十六日，聞東關外所獲之三人，訊無實供，監候移查。

十七日，聞山西平陽府失守，未知確否。如此，恐北路大軍未必即能南下也。上海賊匪猶相持不下。奈何！

十八日，婁邑于今午將前獲偽官孫位綁赴嶽廟梟首，觀者稱快。有人述，金陵兵勇不時與城中賊匪打話，并有銀錢往來，向帥亦不為禁。如此用兵，誠未之前聞也。近悉上海官勇亦有此風。咄咄怪事！

十九日，偶至局中，駭悉南城門內所設大炮二尊，于十六日夜被人用鉛將炮門貫釘，并竊去城上二帳蓬。當此城門戒嚴之時，被賊播弄若是，司其職者猶憤憤未聞焉。嗚呼難矣！

<sup>①</sup> 阻于雨，即八月十四日事，見九月初六日條。阨于兵，當即上文所述八月十八日事。

二十日，閱邸抄，統理南路大兵已放京堂胜保矣。未识曾渡江否。

二十一日，接上海随征友人来信云，十七、十九两日，兵勇为賊所挫，几成笑柄。不知食祿忠事之謂，何泄泄者犹坐糜厚餉若此也。可胜慨哉。上海城中百姓大半餓死，未知江翼雲、郁泰峰两家景况若何。

二十二日，聞府道两君在上租一火輪船，每月租价八百洋，水脚二百六十洋，日坐其中，与上城相对。可发一笑。

二十三日，华、委两局董因軍餉不支，憤憤于李中軍之虛兵冒領，日不下六十千。然亦无可如何也。

二十四日，城中居人因念南門为大张涇直达要道，且久为賊所窺伺，拟請添派兵勇，认真防守。未识此說可行否。聞上海当事諸公与暎夷約議，让停关税三年，及准其在苏州河馬头造堂交易，为帮【剿】閩广賊匪計。果如所云，大为兵官減色，无异唐之乞援于回紇以复东西两京，其不为后人窃笑者几希矣！聞之可发一叹。

二十五日，据友人述南汇收复事，即用土人姓何之从賊者轉而杀賊，反戈相向，頗不費事。自复城之日至今，計杀过賊党四百余人，尸骸枕藉，亦一劫也。現即凭乡勇守城，启[似有脫誤]严密，官不过看印而已。所惜前南令章公破城之日，賊匪并未入署，章公竟能不恋功名自縊以殉，可謂明于大义者矣。視今之弃城先逃，婉轉飾辨諸人，奚啻霄壤。

二十六日，聞东外武生胡溶領勇在上遇賊被戕，已将尸首送回，領有卹賞。死虽非命，亦幸矣哉。并有述上海人有因官兵不肯用命，閩广匪徒轉以撫卹百姓为事。曾有句云：“未必紅巾皆賊子，岂知白面尽书生。”語极含蘊，当事諸公見之，得毋有愧否。

二十七日，聞上城賊匪竟有出城巡哨者，官兵乡勇无不畏之如虎。惟前委令刘公名郁齋駐扎离城里許之南会館，不时領勇进攻，于食祿忠君之义，尚能体认明白，不失讀書人本色，是可敬也。

二十八日，友人王月桥自上帮办防堵回，述及情事，与所聞大略相同。許苏撫尚在嘉定城中，遙相觀望而已。

二十九日，竟日奇溫，傍晚雷声殷殷，自东而西。时已霜降，而聞此警。吁！可怪也夫。

十月 初一日，奇溫如故。是日向例迎城中三城隍司至北房坛，行賑祭孤魂事，概行停止。祇遣道紀司代之。南北兩城門竟日不開，東西門則已開申閉，防匪徒借進香混入故也。

初二日旁午，西門上盤獲奸細二名，登時送縣。訊知一系賣蟹者，當堂保釋。其一尙待行查。奇溫如故。

初三日，上海兵勇與賊相持一月有餘，毫無動靜。松郡居民亦已大半搬回，若無事然。不知此舉作何結局，言之可嘆。奇溫如故。

初四日，聞署川沙厅竄以川城失守故，奉旨拏治罪。咎由自取，夫復何言。不識上游諸公能為之開脫否。又聞後營守備馬帶兵在上，以日以剿賊為事，不肯苟安，為署松府藍所參，謂之勇而無謀。噫！今之所謂謀者安在？所謂勇如馬守備者有幾人哉！姑志于此，以為努力在公者戒。

初五日，聞上海有新到兵船三十餘號，于昨日開仗，頗有聲勢，未知從何處調來。

初六日，昨所傳新到兵船，一云是廣東潮州兵；一云是南匯鄉勇，情願效力破賊；俱未見明文，不知孰是。

初七日五鼓，忽聞南外炮聲連珠不絕，舉城驚惶，至天明時始定。詢知係由市塘口浙江兵船試炮。一說因有磚瓦船誤闖水營，同時關會以防不測。未知確否。聞有人自省中來，述及粵匪已由山西大同等處竄入直隸界，保定省城頗有警。納中堂等已折回京去矣。此種匪徒，恐非泄泄諸公所能了事耳。蕩寇奇才，拭目俟之。

初八日，接閱邸抄，知北路之賊已奉旨差惠親王為奉命大將軍，僧王即僧格林沁為參贊，統帶滿漢大兵出境迎剿。納中堂革職，交直督桂名良差遣。又聞上江安慶告警，向帥已撥兵往救矣。

初九日，接上海來信，知新到南匯義勇頗為得力。隨後又到京口撥來紅單艇船三十餘號，約在日內進攻。不知此舉能得手否，盼甚。

初十日，黎明起，至巳刻止，聞北炮聲不絕，想是上洋開仗。特抵晚未獲確音，恐又徒成畫餅耳。

十一日，聞所云紅單艇船，一名拖罾船，大半潮州人。先在吳淞口與道台等歃血為盟，誓不通賊。一到上海，首先奪獲賊雇夷船兩隻，八

浆战船四只，并击沉三只，毙贼二百余人；生擒九十一人，即在新閘口訊明，释去十一人，原系水手，其余八十人均于本月正法。船中所获金銀器械甚多，論功分賞。此輩水勇頗为得力，大約日內可以收復上城矣。又聞大小東門外民房，自初十傍晚，至今晨卯刻，被兵勇用火箭焚燒十分之六，水陸通衢竟成灰燼。嗚呼！繁華之極，必有奇殃，可不戒哉！

十二日，自辰至晚，一晝夜大雨不止。

十三日，晴。聞上海商富湊備錢三萬千，為破賊之日犒賞兵勇，使之不准擄掠民財，亦一大作用也。不知此令能得行否。接閱丹陽探報，知勝京堂在北路深州地方，殺賊無數。

十四日，聞賊船又來窺伺東垣，向帥已調回上海官兵八百名赴禦矣。浙江黨勇亦已調回。

十五日，蘇撫許于是日始抵上海之新閘口駐紮。

十六日，雨。

十七日，雨。新放前後城守四營游擊，已陸續到任。均系旗人。

十八日，雨。連日惟聞上海將次克復，而迄無實耗。是可慨也。

十九日，雨。有人言張堰茶食店幫工夏姓原籍南京現住南匯南匯殺賊狀另有記。

二十日，雨。午刻，聞有聲在空似雷非雷，或云此天鼓鳴也。嘻！

二十一日，少晴復雨。華、蒔開征下忙白銀，聞但設櫃而已，罕有來完者。松屬民風之變，何一至于此！

二十二日，雨如故。聞西門口有外來鄉勇毆官袁姓千總，幸即拿獲六人送究。

二十三日，晴。上海收復之說仍無影響。聞溧陽失守，特未有報耳。

二十四日辰刻，知華亭總局董事一張一吳會同府知府朱，赴北鄉勸捐，至沙崗菴地方，于昨夜二鼓後，被鄉民鳴鑼嘯聚，將官董坐船盡行燒毀。諸人徒步而回，幸未傷人。似此鄉民恃眾肆強，目無法紀，原其故，皆由上海官兵畏縮不前，縱賊自在。尤而效之，將不止是也。可勝慨哉！



二十五日，聞二十日賊匪在上海小東門與吾兵接仗。有城中百姓如許松漁等咸在南門城上，招該處兵勇趁此入城，意為內應。兵勇等竟以未敢盡信為辭，無有一人應者。眾居民長嘆而散。吾松北門上有官兵阿發持刀斫官，隨人受傷，即時拿獲。

二十六日，聞拖罈船上有能力能破城，先索賞銀三萬兩之說。道台恐其誑已，不敢應受。因此，終日觀望。

二十七日，有人自上海軍營中來采買蒲包一萬個，云為攻城之用。未識有濟否。

二十八日，聞粵匪重擾九江、漢陽及安徽廬州等處。即路之賊，亦未剿盡，似此東奔西竄，不知何日可了。

二十九日，知二十五日午後，上海賊匪數十人出城，來沖南會館營盤。諸軍皆譁，盡有退意。幸前委令劉公整隊出迎，身先士卒，互相殺斃四、五人。旋值劉主事淳聞風遣卒援應，賊仍退入城中，閉門如故。

三十日，聞吳淞江有閩廣賊船二、三十號，似來助賊者，為該處兵船擊退，不得進口。

十一月 初一日，據聞拖罈船先索賞銀三萬，均已付訖，仍無舉動，不知何意。赫赫王師悉為兵勇所制，需索賞銀，盈千累萬，迄未見功。實堪發笑。

初二日，有人述上海攻城情狀，每遇出隊，不過于二三里外，遙開槍炮而已。兩月至今，罕有一次及城者。似此軍無斗志，徒費錢糧，果誰之咎耶。

初三日，接閱江北糧台來信，知賊匪因天津打敗，偷挖永定河堤，飄沒生靈數萬，賊已掠取民船，順流揚去，不知又擾何所。湖北省城又聞戒嚴，且賊有逼處荆襄之信。江廉訪現升安徽巡撫已帶兵赴楚會剿矣。

初四日，聞各路糧台告匱，雖有征調，緩不濟急。奈何！

初五日，接上海來信，知從初二日起，南北兩營晝夜攻打，不准收隊。蓋因許蘇撫親自督戰故也。至初三戌刻，尚未收隊，亦未攻進。此一舉也，不知可能奏效否。

初六日，上海尚未有捷音。

初七日，聞徐州吃緊，江南提督和名春已調赴援。鎮江之兵，不知何人接領系交前湖南提督余管帶。此系東南門戶，聞之甚為担慮。

初八日，聞上海城外民房又被兵勇焚燒殆盡。我輩所居近在數十里之內，得免此禍，何幸如之。

初九日晨，上傳有上海克復之說，至午杳然。

初十日，聞上海于數日前，斬獲城中偽副元帥姓李名紹軒<sup>①</sup>已傳首軍前。頗快人意。

十一日，聞上海于初七日上，吾軍大為失利，燒去拖罾船兩只。

十二日，據云自本月初至今，非無可入上城機會，特彼此觀望，爾前吾后，致成畫餅。

十三日，閱邸報，知周撫台天爵一名敬修在安徽途次病故，已奉特恩賜諡“文忠”，可謂哀榮備極矣。

十四日，聞嘉善民變，拒傷鄉勇甚眾。未知從何起衅。

十五日，華、婁各鄉佃戶均紛紛結社是日各學開倉，蓄意吞租。以致良佃為所挾制，無有一人敢送倉者。為之奈何！

十六日，聞金山干呂港地方有富室馬，因期以租抵捐，開請差提，致遭拒捕，几釀大案。現在未識能彌縫否。

十七日，聞藍署府已奉制軍令撤任，即着前婁縣劉公郁青護理。右營周亦已革職另委。似此整頓，庶望略有生色。

十八日，上海六門外，現奉撫台令各筑炮台，以備轰擊。軍中又經向帥委員督剿，限日克復。未知能如願否。

十九日，有人傳前制軍陸建瀛尚未殉難，偷生在世。并詳述河南巡撫陸應穀當賊犯汴梁時，先事逃匿，直至解圍后始行入城；裝點追賊情形，含糊入奏之。二陸者，可謂難兄難弟矣。吁！可慨哉。

二十日，無所聞見。

二十一日，同上。

二十二日，華治有輝菴鄉民鳴鑼倡議霸租，經地保送縣，除重責

<sup>①</sup> 《梟林小史》載：“九月，糧勇獲賊帥李紹卿于董家渡。”李紹卿在大東門外與糧勇戰，“失足墮橋下死”。與此記載不同。

外，派勇着于明日始用高脚牌械系游街示众。四門近乡数里分区以次遍游，以警頑徒。甚为得体。

二十三日，聞上海有北营勇目謝安邦，因侵用口粮，逃入賊伙。两月以来，守城頗为賊用。茲願自新，并有劝同刘逆投誠之說。事虽不伦，然当事諸公既剿之不能，不得不降思其次。特恐狡詭性成，未必能始終向化，徒貽后日累耳。

二十四日，上海监生徐紫珊渭仁全家陷賊，几及四月之久。茲聞其子願以万金助餉，計图贖罪。未识能免議否。

二十五日，上海招撫之說，将次告成。是否在此一举耳。

二十六日，聞上城謝安邦之外，又有向帅委員候补府謝继超四川人亲賚免死牌数百张，減从入城面議招撫事。未报。

二十七日，駭悉謝太守已为賊所害，撫議始廢。

二十八日，因撫議被愚，重用攻剿。未知何日能收复耳。傍晚，聞昨日已將城上女牆尽行轰去。賊勢似蹙，炮內純用铁釘代丸，大約日內必有捷音。又聞汉口浙兵总領前紹兴府繆梓，江南人为賊誑去未有着落。亦一駭事。

二十九日，知为賊誑去之紹兴府，先因擒获二广东人，曾倩暎夷来索，不与，致有此举。現已由吳巡道关說，将二人易还繆太守矣。聞之可发一噱。

十二月 初一日，上海克复之期又远，郡城軍餉不继。奈何！

初二日，华亭有沙九图陆姓，因图中捆送霸租人到松，全家被烧，居人仅以身免。并有委員吳志誠，因送完白銀到乡，坐船被焚而归。不知为民上者将何法以处之。

初三日，上海有賊党李少卿者悔罪投誠<sup>①</sup>。未悉真偽。聞当事者已信有內应矣。

初四日辰刻，有泗涇駐防兵解来广东人四名，外盖布衫，內竟穿有狐皮短袄，并身中携带金珠等件。经娄邑尊面訊，直认賊伙不諱。內

<sup>①</sup> 《臬林小史》載：“咸丰四年九月，李少卿投大营降。李，福州人，为海商，饒有財，被賊胁迫，至是逃出。投大营降，納之，发防剿局差遣。”与本文所記不同。

有一人，据供姓陈名茂，新投伪帅先锋，狂骂不屈。即于三更后绑赴小教场先行梟首。余人监禁。一快事也。并于是午有四门守城兵，因中营稿房金秋龄图吞饭食钱，纠众拆毁金姓住房。中军委员禁止。不听。此岂稿房一人之故哉，有纵之使然者。直至有人担承补放，始散，然房中杂物鲜有完者。

初五日，闻北门及平桥大街又获奸细二名，送县监禁，未经讯实。娄县有漕总閔芷塘因经办善堂租米，作寓枫镇。于昨获有玩佃一名，专差解松。及至今晨，竟有近镇一、二图乡民聚众进寓，将芷塘劫去，未有下落。闻之实堪诧异。

初六日，据上海来信，所云李少卿实系投诚。因城内贼匪疑及嘉应州人有二心，颇被诛杀。李为其首，是以舍彼就此，愿杀贼贖罪。此信甚确。

初七日，前泗涇所获贼党三人，亦系嘉应州籍，已经李少卿作保，解往大营，随同打仗贖罪矣。

初八日，据闻扬州城贼匪已于上月二十七日退出，将城收复。镇江大兵亦将合力攻城，未有收回的信。

初九日，上海有浙勇，闻于昨日黎明偷扒上城，为本地兵勇在外呐喊，以致贼众惊觉，不能成功，反被杀死数十名。亦一数也。

初十日，无所闻见，惟闻大营缺餉而已。奈何！

十四日，前月有东郊故人郭丽江之媳丁氏，于本年八月新寡，遗一胎三男，俱无恙。闻已报县具详矣。亦一异事也。

十五日，闻上江各府县相继失守，金陵贼众似有迁徙之意。

十六日，金山乡民因业主阮姓催租起衅，聚众拆房，并打毁县署大门等。闻已拏获数人，未知作何办理。

十七日，华亭县姚公将德往南乡催征，舟抵叶榭，闻乡民鸣锣聚集，连夜折回。似此藉众滋事，玩视官长，变坏已久。下元劫运，恐不止是也。

十八日，闻华亭于是日开仓，并无一钱一米到仓者。奈之何哉！

十九、二十两日，奇温。闻乡间桃梅蚕豆皆花。

二十一日，路人讲述，上海所调松城兵有纷纷逃回者。不知何故。

二十二日，詢之逃兵。據云：上海南營有浙勇與山東兵勇因爭風起釁，互相角鬥，槍炮之聲較攻城為尤猛。因此，一哄而散。藍太守、劉明府竟不能制，隨眾開船。聞之可發一笑。

二十三日，郡城守兵亦因飯食錢十日不放，亦悻悻有散意。

二十四日，昨有人自北營回，知前散之兵已經復集。惟城中賊匪觀此情形，益加猖獗。各大憲惟咨嗟太息而已。

二十五日，聞上海軍營，有佛囉西等三國夷人出為議撫。前經被戮之袁明府、謝太守，情願縛獻兩賊抵償，其餘概行免死。不剿而撫，雖云末策。然與其曠日持久，徒費軍資，何如姑就其議，以救生靈。特未知其說果無作偽否。

二十六日，據聞金陵向營新鑄之大炮，已于十五日後發放，轰塌城牆數十丈。特因兵單不敢深入，仍為賊人修好。奈何！

二十七日，前說撫議，究未見有實信。又聞連日撫縣〔？〕兩憲，在彼督戰。可知此說又成畫餅矣。

二十八日，聞金山縣因前獲滋事之鄉民當場正法，餘眾洶洶，有復仇之舉。署中上下頗事戒嚴。似此民不畏法，日以報復為事，恐尤而效之者不止松屬各縣已也。歲云暮矣，時事日非，不知同此食錢〔毛〕踐土之性，何一變而至于斯極也。伊誰之咎哉。

二十九日，接上友來信。知招撫之說，因北營林太史名汝舟，文忠公少君不允，故未舉行。名父之子尚有一二血性語，非碌碌因人者比也。

三十日午刻，接上來信。知松江府已另委前吳縣丁公名國恩，因獲周立春特升知府。署理。藍署府不知是否掣問，抑另圖出缺卸責。能員辦事，未可以常例測也。一歲已終，上城賊匪自八月初五日至今，負固不下。松郡近在七十里內，得安堵如常，身家幸保，未始非天賜之也。可不群生寅感哉。

今後逐日聞見，大約相同，不及按日分記。姑就一月一記，以俟上城克復而止。

甲寅四年正月 初一日，賊匪于午後出城沖營，乘我兵不備故也。幸有帶勇在上令左營外委俞子卿出隊御敵，得無大害。是陣亡鄉勇五、六人。

初八日，大举攻城，有带兵官云南参将秦如虎奋勇登城。因后队不进，腿受枪伤而退。

初十日，始知撫議已废。其酋刘丽川者，以广中家属被戮，不甘就撫。并聞由夷人保护，竟至洋涇浜夷房內，面見臬台暨吳巡道，哭陈此語。訴之乎，实玩之也。可为三叹。

十七日，譁传賊兵有逕取松城之信，城中居民又紛紛有搬勢。

十八日晨，上午，忽传西城河沿有兵船三、四号，均用五色旗，并船中載有馬匹。人心惶惶，訛以为賊兵至矣。傍午，始悉系撫台委員貴州平远营千总，奉命查办守城器具者也。

接閱省报，知安徽桐城先失，次失庐州，欽差呂寶基、撫宪江忠源先后殉难。

二十三日，娄县于西外拏获匪党陈姓为賊造伪服者。訊供后，連夜正法于署后左营教場。

二十四日午后，知营县中接到上海来函，开称：据探子許朝栋密报匪徒已于黎明分三路出城下船，直赴松郡，囑令加严堵御。合城惊传，愈图迁避。起更后，复見东南城外火光烛天，咸謂賊至，男啼女哭之声，不絕于道。至二更时，火光漸息，四无人声，始藉藉疑大教場野烧，非真賊兵也。天明訪之，果如所疑，人心大定。連日华、娄两县遵照撫台委員指教，增高城垛，添铸大炮安放城上，并多备蒲包装泥，为堵断城門計，张虚勢也。然城中之人已不遑安处矣。聞上海有浙江解来两大炮各万余斤，擇日开放。

二十八日，聞跨塘桥外，有向帅拨来貴州等处官兵赴上过境，勒索水脚，上岸滋扰，頃刻为之罢市。并向各典鋪需索。据聞每典鋪酌送錢四十千文，始得安堵。娄邑办差家丁，被毆儿死。虽有軍律，亦輒喚奈何而已。吾不知向帅御兵，果如是耶。令人髮指。

二十九日，是月中所接上城探报，某日打仗杀賊若干，吾兵陣亡若干，數各相抵，毫无生色。聞之徒令人慙，不知何日能复吾故疆也。后营守府馬公聞于額上受伤，尙无大患。新署府丁公名国恩，較胜于蓝，然亦以积重之下，急切难反，不过坐待賊之自毙而已。前娄令刘公轉因曾署海防，被参解任，現仍随营攻剿。当此之时，求如刘公之任劳

任怨踊躍從戎者，頗不可得，而乃以被劾去職。不知當事諸公，果操何術以取人也。中軍李廣金因官聲平常，且有漏賣火藥火繩等事，奉檄撤任。新中軍伍□<sup>①</sup>已于二十五日接印任事。

二月初三、四日內，上城賊出城沖李少卿營，陣亡兵勇六人，受傷三十餘人。

有友人自青浦金澤鎮來，言其地人家往往土中出血；或見在樓板上；或因人夜睡脫鞋在地，及明視之，兩鞋血污。不知何意。因憶去年上海居民有傳出血事，雖未自見，然兵燹之災，已至于此。未知金澤鎮地能免于此厄否也。

又聞章練鎮每夜見有燈球數百道，若赴鎮然。居民徹夜驚惶，及至天明，寂無影響。如是不止一、二夜，或言是陰兵動，不知何兆。

初九日，賊兵又出沖營，被吾兵殺死不少。聞此系一勝仗也。

閱省報，知瓜州賊匪于本月初五日誘敵，吾兵窮追中計，陣亡鎮將一員，游守二員，折去兵勇一千有零。如此失利，不知主其事者何憤憤乃爾。

十九日，復折勇四、五名，又一敗仗。

北路之賊，又聞已繞道直撲河間府界，去京約三百餘里。聞勝帥尚在南路官塘駐紮。疏忽之咎，百喙奚辭。

接上海來信，知北營兵勇于二十三、四日內，約集二百餘人，至靜安寺地擄掠民財，燒毀民房百餘間，殺斃居民三人，受傷者三十餘人，哭聲遍野。聞于事後三日，齊赴大營哭訴。不知作何處置。

是月所聞，鎮城則但有出仗日期，並無寸進。上海亦然。據云，所挖地道已塌，萬斤大炮亦不過具文而已。可嘆。

三月初一日，聞昨華亭縣因勘竊在鄉，被民滋擾，踉蹌而回。家人□<sup>②</sup>姓受毆幾死，亦一變兆也。

初六日，有夷婦在洋涇浜騎射，為北營貴州等處赤腳所戲，致成大衅。糾集夷兵千餘，于初七日報復，將北路營帳盡行焚燒。軍中奉撫軍令，不准對敵，急退一、二十里而止。然貴州等處兵已知衅由自造，

① 原為空格。

紛紛逃竄，由黃渡四港口直奔蘇州，沿途搶劫。直至初十、十一等日，奉總督令箭，驅令回營，其害始息。

初八日，夷兵復沖南營，亦皆披靡。松后營守府馬富御敵受傷，餘皆四散逃生，至明日始定。現經華夷通事關說明白，重集逃兵，駐守如故。

初十、十一日，上城賊匪乘華夷不和之隙，出城沖營。經南路兵勇擊斃一、二百名，退入城中，仍前堅閉。

十二日，華邑尊姚又往亭林一帶征糧，被鄉民聚眾毀燒船隻，不及回至鎮上，將奉諭幫辦之五虎將住房盡行拆毀。

十九日，委邑尊溫往泗涇鄉征糧，亦被鄉民拋擲磚石，冒險而回。

二十二日午刻，晴。日中聞殷殷雷聲，未幾雨雹，如棋子大，着瓦鏗然，勢猛可畏。約半時許即止。或云是火龍過境，然未之見也。

接閱省報，知上江粵匪撲入山東界。自二月二十一至二十九日，金鄉、郟城、陽穀等六縣失守，縣令殉難者相繼。吁！是亦一劫數也。

又據友人述，北路之賊直撲河間，去京不遠。勝帥已奉旨降級，勒限收城。未知何日得將丑類殲除，重安疆土。杞人之憂，真無時或釋耳。

二十六日，又聞賊隊沖營，幸無大害。失守縣城之署松江府藍，已奉旨即真。因禍得福，亦一異數也。

二十九日，有人自蘇州來，述及逃兵沿路搶劫狀，天理國法，二者俱無。不知彼蒼既生此賊匪，何又生此兵勇，以釀成宇宙一大劫運。吁！可怪哉。

四月，閱邸報，知北路之賊已被勝帥會同僧王于三月中連獲大勝。靜海之賊亦已退出，現據河間府之阜城县。大兵追剿，指日亦可收復。惟安省之廬州府城，經和提督駐守在彼，未知何日能克復耳。

上城賊匪，負隅堅守，各路兵勇鎮日圍攻，徒耗錢糧，殊為恨事。有人自城中出，言及江翼雲、郁泰峰遇害之說，悉屬訛傳。城中惟經方舟一人主持輔元善政，連絡地方各紳士，勉力辦善，并開設義塾十余處，以收來無業頑童。賊首竟以善人目之，頗不驚擾。當此之時，有此等胆識過眾，不為威武所懾之人，甚為可敬。方舟姓經名緯，原籍會稽，自



幼因习錢业，到上赤手起家，积資巨万。为人精明强干，而心素好善，今积資已罄，特广移措耳。

二十八日，南城下地雷发动，轰塌城牆二、三丈。城中賊党已有聞北先遁者，奈因前队已登，后队不继，广賊忘命抵御。应絕退出，伤毙兵勇二十余人。既成复敗，天阻之乎，实由人力之不至也。惜哉。

## 直皖战争始末記补充

**编者按：**本刊1962年第二期載《直皖战争始末記》，原书末尾残缺，不知出版时间与机关，今蒙云南大学謝本书同志与北京师范大学张守常同志分別来函示知：該书为1620年10月出版，11月发行；編輯者署名“信史編輯社”；发行所署名“神州书局”。书前有《編輯例言》，末署1620年9月。书末本刊所残缺者为四节，今选录一节，以作补充。并向謝、张两同志致謝。

### 徐曹暗杀案之平反

昨日司法部特請总统明日特赦之李天德等。即去年二月在第一舞台謀炸小徐及曹汝霖二人者。当时京中报纸及訪員忧于威力，被禁不敢揭載。去年二月，小徐約曹往第一台听戏，并定包廂某号。未到开戏时间，已有戏場警察发見可疑之人，盘获埋藏之炸药，即押同起获制炸药处所及同业多人。直供系中华铁血团团員李天德、黃維、梁荣、楊国杰、何少卿、苏汉雄等，因奸人卖国、安福殃民，神人共憤，誓与俱亡。当时本拟照軍法从事，惟陆部当局以为此确是刑事犯，并非軍事犯，力爭，乃交法庭。在第一审，地方檢察厅（时厅长为小徐門人尹某）起訴，有扰治安等罪甚重。而审厅庭长李某，則以謀杀未遂罪，按律只能判处二月，即加重亦只能三个月。判决之后尹在检厅大咆哮說：“即便徐又帅是强盜，是該死，也不能办的这样轻！”遂即提起上訴。另由朱深交諭高等厅，勿蹈地方厅故轍，致干未便。遂照检厅上訴理由，将地厅原判撤銷，不分首从，各改判四年之徒刑，送入監獄。后黃維瘐死于獄，聞其年甫及二十云。今夏安福倒后，奉明令整理司法，凡小朱任內以党味所定之案，多已平反。故司法当局呈請特赦。今日释放出獄，計在押一年零七个月云。

# 歙聞日記

湯氏輯

**编者按：**本文原題“虞陽避難叟湯氏輯”。原稿系潘圣一于1942年在書肆購得，王培孫借抄一份，并加以整理。王培孫抄本序文說：潘圣一購得《歙聞日記》稿本一冊，“作者虞山湯姓，隱其名。書叙太平軍陷常熟避難時之所見所聞。余詳覽一過，而信其為當時之實迹。……是書無詞藻、無章法，文句朴拙，而叙次復沓，知非庠序中人所寫。既隱其名，自無求知于人之意，故能據事直書。”“爰就文字復且晦者為刪潤其一二，分上下兩卷而為序于簡端。”

1952年王培孫將藏書捐獻于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1955年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將本文抄寄，并來信說明王氏抄本刪潤情況。信中說：“關於‘文字復且晦者刪潤其一二’一節，查另一照稿本抄寫者，觀其刪改，舉例如下：

頁66行14 人民士女

頁66行20 亦俱掃盡

頁67行8 酒肉盈案欲思狂啖

頁67行18 到彼正與賊遇劫數

頁86行19 原本“屢欲殺之焉”下有“逃者被覺追回立死刀下長毛跣足奔走甚捷故逸之非易”

原書不分卷，今卷系王氏所編。據來信所說，可知原稿雖經王氏刪潤，仍不失其本來面目。

本文作者，隱去名字，但字里行間處處污蔑太平天國，標明他是一個反動的地主。太平軍在常熟一帶的活動，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所收《海虞賊亂志》等幾種資料均有記載，但是關於太平天國區域內的土地關係和鄉官的活動情況均不及本文詳細。本文所記在太平天國政權之下，“鄉農各佃既免還租”，而“鄉官局欲兼收租糧”等事，尤為研究太平天國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 卷 上

粵匪由咸丰二年辛亥在广西起事，窜入湖南，长驱湖北，陷武昌省城。三年壬子春二月陷南京江南省城。又随陷揚州府、鎮江府两城，而苏、常于是戒严，各州县俱設局团练。吾虞人心震动，訛言謠惑，道路紛紛，每恐賊匪竟从长江直下。常、昭城内紳民士賈先将家眷移居乡村。二月二十七日寅夜，誤传紧急，終夜迁徙，几成空城。后聞向经略在东坝一战。痛剿大捷，杀毙賊匪无算，逆众仍回南京；向軍門扎屯大兵在城外围剿，苏、常始保无虞。三四年后，向经略寿終，保举张国梁为江南提督，亦勇敢有智，頗得軍心。

不料延至庚申十年之春正月下旬，逆匪由广德州窜至浙江湖州府。幸城中紳民預先团练，有赵姓手下劲勇八百名，同官兵乡勇齐心并力，屡次杀退。賊众仅于城外焚掠而去，潜犯杭城。于二月中旬，先扰北新关，賊众各装进香人民混迹城外西湖等处。省城内外奸細徧布，乘十九日天竺观音菩薩聖誕，各省人民进香云集，就中起事，杀人放火，擄掠肆乱。从北新关起，西湖塘一路俱遭焚掠，寺院民房焚烧几尽。本处百姓暨各香客多被擄杀。二十七日辰刻，陷杭州府省城，从艮山門攻破，兵勇潰散，巡撫罗遵殿及织造、藩臬两司、盐运使、府县之类皆殉难。惟存將軍瑞昌率滿洲官兵死守滿城，越日得救兵，张玉良总鎮由苏地至，内外夹攻会剿，賊始逃去。遂复省城。张鎮又将城外万松岭等处賊营扫尽，賊众仍退回广德一路而去。然此番杭城内外百姓已大遭荼毒，被杀男妇不下数万，而被擄者更难悉数。尸骸徧地，房屋成灰，月余尚无人市。风景凄其，寥落不堪。

聞得江南句容县有茅山道观，庙中三茅真君，向系在春間某日为进香之期，各路香客到者甚盛。賊匪亦假扮进香，逞势焚杀劫营。幸被张軍門率兵击退。经略將軍和春、两江总督何桂清所屯大营，不曾搖动。賊匪不能东下，乃潜窜浙江也。

当逆匪犯杭城，在仲春下旬。先焚杀西湖北新关，各城門已閉，皆有官兵拒守。惟开一面，放城内紳民挈眷渡錢塘江避难。二十七日，逆

匪破城，進者約二千余人，一味殺掠，少壯者逢著便擄。各搜衙署典鋪，劫取財物；子女玉帛搜取一空。各踞巨室為賊館，與城外賊營兩下據守，焚掠凡及數日。火光炮聲，晝夜不絕。逃難百姓絡繹于路。而蘇州府城僅隔二三百里，不無震驚，危迫遷移者亦連日不止。撫憲徐有壬飛報丹陽大營，添兵防守。何制軍同張軍門即遣總兵張玉良帶兵三千赴浙援剿。而賊中素稱兩張為“大張、小張”，久憚其名。且賊犯浙者，數亦不多。是月已三月，初一日夜間，正在夜膳時，搶得雞魚豬腿酒肉狂啖。忽聞張字旗號官兵將至，各奔食而逃。次日但見殺死賊人并被害百姓，城內城外徧地皆有。人烟絕少。到兩三日後，才有土民出來行動。所存衙門各官，避過大難，亦漸漸投見瑞將軍與張鎮軍。又有總捕同知姚文鏞系江蘇常熟人，當時混在難民內躲過，今先出投到，暫署知府，同各官辦理善後事宜。又有候補縣趙姓，全家服毒，死于公館中，亦常熟人。聞得賊匪當時踞城後，假作仁義，招募四民。未滿半日，依旧殺人放火。有打錫箔幫數千人，齊心助官軍合剿。張鎮又出重賞，召健捷者越城約會內城將軍，內外夾攻，全獲大勝。其時余匪竄往附近各鄉，有賊目四眼黑力虎在孝丰山被農民圍住殺死。

爾時二月中旬，常、昭尚安靜無事。城鄉紳宦士庶仍有打幹赴杭城進香者。先去已太平回來，而後排動身者，到彼正與賊遇，被擄殺之人固不少。有逃回者，已驚惶不堪，或失散同伴，遺棄船隻，多有乞食而歸，途中備嘗艱苦矣。然浙江三天竺觀音極為靈感，默佑世人。凡杭之大小官員，俱奉例朔望進香。斯時天降災殃，民遭劫數，即佛慈亦難曲庇。聞賊眾欲焚上天竺廟，未躋半山，便見紅光覆嶺，香飄撲鼻，賊眾皆眩暈不能前步，驚悸而返。其餘燒毀靡遺。西湖佳景遂成焦土。于是吾常、昭始起謠言，胥疑杭城將遭賊躪。不知二月中旬，何來信息。故知事凡必有先兆，謠言乃禍之端也。吾虞赴浙進香，凡後去者半途得信而還，或家中疑懼而止，竟免劫數。

蘇州、常熟自月杪至三月朔，聞得緊急之信，城鄉互傳。第見蘇城人民到來避難，大小舟輿聯絡不絕。連日賃屋安頓家口。因杭浙既陷，蘇城逼近，愈覺震動。又見杭州僧眾亦多逃來借居寺廟。觀此情形，人心惶惑。吾虞城內紳富戶口，亦尋避鄉村，轉以己屋假他縣人居住。三

四日內，省城緊急消息，迭次传到。而在城貧家小店尙无迁移；巨商紳富疑畏心怯者，每伺夜搬場，約十之二三也。當事恐迁移者多，道路謠言，易启不逞匪徒乘間搶奪，出示禁止。迨至初五日后，甫得克复杭城剿灭逆匪佳音，陆续报到各衙門，官报札示亦連日递至。官出安民告示，人心漸臻平靜。搬移者亦遂息。

各紳董及两邑尊周王二公，邀在籍侍郎庞鍾璐为首，設局常邑城隍庙，劝捐餉團防。一面招募乡勇，請武生許子儀管領，每日教演枪炮。令各铁匠打造刀杖火器。又到各乡市鎮劝捐助餉。又著各处地方团练乡勇，各乡紳戶給付照会，练勇巡防，查察奸細，捉拿土匪。聊张声势，共保村坊。城內添設各处巷門水柵。各图紳富另增乡勇，至夜巡游街巷，鳴金吹角，灯火旗枪，通宵不絕。官府每夜巡查，巷柵二更后即鎖閉。又著在城地保，各家开載人口細数，十戶互保。如遇异言异服之人，不得留宿。昼夜防察甚严。城外各河道皆添立水柵，派四衙两学佐杂官駐彼看守。盖虑奸細混扰，奉上宪諭也。

当下因有杭州被擄良民，或逼胁留长头髮幸得逃脫，或他省百姓脫难逃来，有亲友相识，問信相投，求借資斧，薙髮換衣，多被乡勇巡查覘破，拿解局中，交县細审，監禁獄中。果系良民，即令亲友识认，保領释放。每日捉住可疑异音之人甚多。初时周县尊常不肯轻認真匪，擅加刑戮，多有纵去。全活难民頗多。后来到四五月間，賊遣探細者，果真徧处暗到，所获怪异之人日伙。自夏徂秋，約斬首号令者百余人。当在三月間，仍觉安靜如常。惟見局中劝捐助餉，每日按册点視乡勇，令許姓率領至半巢居教习枪炮，三六九期操演进止之法，漸似有气象可觀矣。

又聞江苏布政使王有齡奉旨署理浙江巡撫，在藩庫拨借餉銀一百万，帶兵勇三千名赴杭州。誠有治术之大員也。其缺即按察使薛补署。苏城局董善士，知杭城內外尸骸枕藉，尙无人收埋，各劝捐助銀錢，买备棺木万余，犹未敷用。添办蒲包芦席，到彼收埋。于是常、昭好善紳富得信，亦共捐千金，备物赴杭，襄厥善举。或邀天佑，获享太平之福。故卜問休咎，乩神降諭，每多警劝世人及早修為【善】，冀免劫数。幸城乡四境尙得安堵。

延至閏三月中，忽傳聞西路丹陽大營失利，常州府一帶，無錫、江陰等縣，幾處驚惶。民心慌張，據云溧水、句容、宜興皆陷，各處漸有來常、昭下路賃屋居者。且聞無錫西路已梗，長毛下沖東垣，攻破宜興縣，將犯蘇、常。彼處官軍大營前年向經略全軍本在江寧城外屯扎，為逆匪所最憚者。又有林少穆之子翰林名汝舟輔助之。賊中畏威懷德之輩〔此句不完，似有脫誤〕。自向軍門病亡後，只有張國梁、玉良二公，賊亦素憚。兵柄皆歸張公，所領麾下官軍，皆積年精選各省慣戰勁旅，屢戰必捷。張公從廣西投誠後，隨向軍門效力，身先士卒，勇略兼優，平素愛惜兵丁，恩待如兄弟，甘苦共嘗，萬眾心服；臨陣無不奮勇善戰，進退整齊，逆匪罔敢輕犯。由和春為經略，何桂清為兩江總督，加宮保銜，張國梁止升江南提督，兵餉大權在和、何二人。

不想其時文武大僚，意見不和，且兩人既握大權，毫無謀略經濟之才，且抱疑忌閹懦之性。帥府所用幕賓、長隨、旗牌等，內俱有長毛奸細混入充當，不知從何進身。一日因何制軍不在衙內，幸被張軍門察出拏獲梟示。而和春前在句容失機敗下，至今大營全集丹陽，為蘇常屏障。奈軍糧日費浩繁，常不接濟。自王藩司赴浙撫去，各府縣雖踴躍捐輸，終不敷用。況際此賊勢滋張，日思下窺，軍情孔亟，蘇、常危殆，常州各大營兵勇糧餉已屢屢愆期，食飲不支，軍心怨恨。張軍門再三撫慰，每稟和、何二人，請發糧放銀。適有糧台解到米銀數十萬，眾兵勇渴望已久，而大股悍賊僅離百里，約期交戰。恨和、何二公執意欲令先打一仗，然後發糧。眾兵大譁，各自心變。賊甫沖下，不肯接戰，全軍潰散。張軍門止喝不住，只留親兵三千人隨身死斗。張公陷陣身受炮傷，力竭殉節。逆匪席卷而來，和、何二公奔營而遁，退到常州府。賊亦接踵而至，城即失陷。府縣各官先已逃去。和春逃至揚州，奉旨拿問進京。或云，逃到淮安，自知罪大，自將洋槍打死。何桂清亦望蘇州退避。賊匪數十萬，如黃河塌決，順流倒下。自丹陽一路，直到蘇州。數日之內，兩府十餘縣相繼失守，幾百萬生民塗炭，是誰之過歟。此閏三月下旬起事緣由也。

常熟初尚未得實信，但聞丹陽沖散了大營，張公受傷。又云張玉良從常州城殺退賊匪，領大兵向西追剿去。因此人心安定，亦無謠言。

想不到四月初二日晚間，城中忽共喧传紧急信到，凭常、昭两县衙門官报，說丹阳大营潰散，常州府城已失守，敗残兵勇退屯无錫。各处逃难百姓，已蜂拥而下，皆望东紛紛迁避。冲衢大道，敗兵陆续东来，并于路途乘势搶夺，頗有奸細混杂。賊匪大队全伙下冲，銳勢熾张，似必犯姑苏之意。昭安保无事。

局內素設脚踏船数只，船身轻小，四桨双橈，划动如飞，一昼夜可行三四百里。每日两船为一班，能容五六人，送递文书信札，探报軍情，来往不絕。常〔当〕日亦由常州塘半途回轉，知宜兴失陷，无錫之西皆賊。火光炮声，且夕不息。路途拥塞，直到滸墅关，都是逃下敗兵难民。苏城广匪結党滋事，光景不好。于是官紳局董恐扰乱生衅，欲匿信不揚，禁止迁移，謠惑外面。假托好音，安貼众心。究竟亦悄悄迁居乡僻，安頓家眷財物。两邑尊已将家眷早寄出境，每夜亲身巡夜，宿于城外舟中。众人覩此情形，各已餒怯。况值斯时警报猝临，合城鼎沸，人声誼震，街巷杂遝，妇女儿童惊啼哭泣，一时惶惑万状。各寻船只，裝載箱篋物件，迁避乡村，东南为最。每雇一舟，需价五六千，巨艘竟值銀二三十两。即农船无遮蓬者，亦皆雇罄。且乡間破船，亦被叫完。从是晚黄昏起，至初七、八日，城外各河水路蔽塞，昼夜不絕。

至初五日午刻，州塘忽来兵船四五十号，在南門外停泊。每舟約数十人，皆强壮，軍装、旗帜、器械齐备，口音各异，行为悍厉。悞认匪人，百姓加倍惊惶。局中官紳至彼查詢，知是何制軍自常州逃下。仅存印信并护身广勇五六百名。先到苏州，撫軍徐公閉門不納。乃至常熟，欲問两县借粮，索銀一万。并无打算，佯作痴呆，坐在舟中，束手无策。各船丁壮漸有登岸生事者，合城百姓更加恐惧。內外街道店鋪，胥漸閉門。衙前寂然无人，城中冷靜，景象凄寂，家家閉戶，惟見搬場而已。

黄昏时，传聞有常州新任知府平瀚，曾于数載前任常熟知县，与今邑尊周沐潤系亲戚，随一僕而来，投入衙內，极为狼狽。于此人皆确知常州府城已失，賊焰益盛，信息的真矣。

初六日，福山鎮标兵弁五六百名，奉徐撫軍檄調去协守苏城，皆集城中，向本县領給行粮。局董共議暫留本处，以防何桂清兵勇，恐其

侍众生非。稽迟三日，始送起身。而何众间有倚蛮欺人，剝啄門戶，强夺民船，持刀吓人。幸局中乡勇各处巡察，得保无事。然城中不論貧富，仍望各乡迁避，舟載肩挑，連絡不絕，城門几不可閉。至初八、九日始定。

其城内与福山两处，于数日之内，每日捉获奸細即行斬首。多是他省口音，或逃兵败勇，在民間恃强不法者。或有衣装怪异，詭作长毛者。当时亦难于細辨。县中尙有官弁局董审讯，福山則解送营中总兵叶万青署。奈叶老迈懦弱，不敢攬事，亦无决断，竟听凭本地人自行擅杀。一月之中，杀死疑似者約二十余人。岂非世乱預兆杀机乎。

初九日后，本城搬移将尽。仍有苏州人装载眷属器用，大小船只每日来者不断。盖因省城危急，紧报甚多。逃下兵勇，沿途焚劫。并有无业广东匪徒，結群狂恶，乘势搶夺，横行街巷。即前年聚党害民，官不敢禁，为新任薛本府領壯勇，并請撫标兵协同剿捉，余党逃匿，至今又出猖獗。徐撫軍已令筹防局董尽招入广勇队中，守御城池。并給民价，拆沿城脚四周房屋，限令三日。不料广匪竟行焚毀，藉图搶夺民財。于是奸細混入，杀人放火，从濬关、山塘、閶門、齐門，凡城外一带，延烧殆尽。火光冲天，喧声震耳，日夜不止。又見官軍往来，刚强凶野，装束慣好紅黑彩色，修巨纒髮，各省招集，口音淆杂，多与长毛相似。战斗之时，难辨眞伪。况賊詭詐百出，每次假冒官兵，托言退守，或二三千，或五六百，到处窺探虛实，埋伏接应。而当日苏城内外屯扎营寨，防守【兵】勇不下万余。四路巡查，究亦无益。撫軍徐公，忠誠素著，終是仁厚儒賢，独主兵事，安得見长。藩司薛公，因办夷务，赴上海去拨餉矣。其余庸懦武弁，畏縮不前。

至十二日，忽来敗兵三千，称张玉良之众。又云，张軍門亦亲自領兵退下，入城面晤徐公。移时又有数百人，称是某大員标下。其实賊人假冒者頗多，混乱中仓猝难分眞伪。其时张軍門尙无的信，上路文报已絕。张先在常州退下，因无錫某姓知县同紳士某等练勇守城，迨长毛大队到，协同官兵出城接仗，众寡不敌，四散潰逃。玉良率兵拒住高桥。不防賊由戚墅堰背后，暗暗反抄围来。交战三昼夜，无援兵，独力不支，遂敗退至苏。而賊众数十万，如潮水东下，无錫、江阴相继



失陷。

是日，苏州在城士民商賈尙有十分之七。因其无真实信息，徒有謠言紛杂，敗兵土匪而已。故疑惑不定，未肯遽搬。又見守城兵丁尙多，軍威振肅。不知賊已埋伏在內，一到十三日黎明，皆变紅头。遍城长毛驟起，大喊“杀妖”。而城之内外賊匪广徒，相应夹攻。官軍措手不及，奔逃无路，被戮其半。百姓死者尸橫道路，血流街衢。各城門河內浮尸蔽塞，合城鼎沸，烟焰四起。击門慘杀之声不絕。聞徐撫軍在衙內自刎死节。其余文武官員逃者死者不能尽悉。兵勇逃散，省城遂陷。此仅得民間传述，至官兵中細底，安能尽晓。吾聊記失守情形，人言大略而已。

后聞逃出难民云：当时賊众杀了半日。逢人被擄，威胁从順，听彼指使，违者杀死。苏府省会，四方商賈云集，貨物山积，典鋪、銀庄，吃用各店，紳富土著財物、粮食等項，一切素称极富，俗尙华侈，真乃魚米之乡。江南半壁，为此立柱。而黎庶遭劫慘状，难以笔志。但知当日逆匪既得城池，分队出城守御，将各衙署富室搜完，乃各踞巨宅立館。捉少年丁壮，使其肩挑搬运米食，昼夜不息。又挑选壮年充入队伍。数日后，更于城外四乡村鎮擄掠，虽离城二三十里亦到，名打先鋒。黎明出城，傍晚便回。时因洞庭两山、阳澄湖、广福州塘、永昌等处，皆有乡勇拒守，未肯服从故也。而城內被擄少年妇女无算，禁閉于元妙道观內。有賊女百长管之，称姊妹館。日給稀粥两次，每人二甌，其苦堪怜。擇有姿首女子，进奉其主。

賊中称为伪忠王，李姓。其渠假作仁义，慈爱軍民，約束手下各头目，勿許杀害良民，无故焚掠。叠出伪諭，远近張貼，招徠四民開設店鋪，俾各复业。释放男女难民出城。究竟其众杀人放火，依旧肆橫，而城中店鋪无人敢应焉。

其初八日至十二日，吾常、昭城內之民，約已搬出其七分，仅留男子看屋。店鋪半掩，形色凄寂，謠言稍息。实则上路信息早梗絕耳。或云，无錫、江阴长毛已到，为百姓不降，力斗死守，互有杀伤，危如累卵。拒至月余，力竭无援，亦各失陷。尔时常、昭人心惶惶，旦夕惊扰，寢食都废。局中紳董与两邑尊同議，造言：“苏城只因广賊作乱，幸得薛

布政奪何制台印信令箭，檄上海兵備道領夷兵千余，以火炮洋槍剿滅凶匪。廣賊遁迹，賊踪尚遠，不足慮。現在日臻平定。”且有徐撫軍、張大人兩公告示發貼城鄉，安撫眾心。大約謂官兵守御極嚴，賊眾焉能覬覦蘇城跬步。張軍門告示，專以招徠潰散兵勇，至無錫立營處聚會。又云賊匪猶屯奔牛。于是一片飾設太平，互相傳說安慰。四鄉眾人，亦疑信參半。

又局中丁、曾二公，議欲安妥鄉邦，保全合境，首推龐探花率官紳至南門外船中見何制台，餽送贐儀千兩，催伊起身。而何仍不行，假意欲登岸尋屋，索備輿馬，游玩虞山名勝。未知果否。合縣人聞而駭怪，共議其必蓄異志，謀共攻之。各紳董更遺以千金，勸其速行。辭以此地小縣，不能供給。于十一日辰刻，始放舟東去。后聞其至上海，旨下鎖拿進京治罪，收天牢，審定斬決。民間恨其貽害，悞傳沿途處斬云。

十三日黃昏時，城中忽爾人聲震地，自小東門起，疾走腳聲，俱由南門一帶奔北門出城逃命。半夜始定。城內鮮有存留。既而互相查詢。知系小東門外白茆塘、青墩塘等處有兵船七八十號，從五老峰來；岸上馬步亦二百余人，形狀凶悍，口音裝束皆怪異，無不說作長毛，約二千人。官紳局董鄉勇等當時悉行避出城去。實皆蘇城逃下之兵勇也。到次日，復聚入城。局中同官令鄉勇到船查探。云系各處敗兵，欲行渡江，求雇民船撥至福山。未即應，彼到午刻，各自強捉民船到福山。又問總兵雇辦海船，亦無應者。彼眾竟于港口江邊，涉水搶劫江船。是時，適有福山港口市民，各雇沙船，預將婦女家資搬入艙中。俟有緊報，即可航海避去；無事則傍岸停泊，男子得以瞻顧房屋。計非不善。奚料敗兵忽到，竟與長毛無異。遙望各船不遠，疾涉江灘，將船連婦女資財擄住登舟，揚帆俱去。後來聞得，婦女小兒都被棄于江北民家，遇鄉人商販通州、海門等處，寄信男子，償還飯食，始獲各自領歸。彼敗逃兵勇或泛海為盜，有到北岸收港者，被通州紳宦督辦巡防團練大臣王藻用巨炮擊沉數只。余竟逃去，江洋飄流，不可考矣。

十四日，福山敗兵雖去，合邑人心未定。又見福山營兵自蘇逃歸云，府城已失，兵勇潰散，死亡甚多，器械拋棄，空身狼狽，同伴失散，其勢愈危。于是各鄉村鎮民心亦自搖動，遷居僻壤，自西而東，紛紛起

矣。每日聞西炮聲不絕，謠言四起，終日數驚。又見西來逃難百姓，扶老携幼，肩挑行李。又有土匪聚黨橫行鄉里，到處滋擾。黑夜焚搶，邀劫道途。幸城內官紳局董不憚勞悴，孝廉丁芝亭最為出力，添助銀米，央眾紳士加緊勸眾捐輸，增益鄉勇，各派團練，共保村鎮，聯絡聲援。又恐西鄉青草沙等處，民风強悍，素多積惡之徒，乘時發作。召彼土著，急行招募助守城池，使地保請出各鄉市富，領給照會，剋日團練，各保村落，兼防土匪。時小東門外鄉村小名滕蕩，地系水區，故城中人避居頗多。因有積惡土賊聚伙搶劫，局董帶勇到彼捉拿，斬首八、九人示眾，即亦平靜。

然此時福山雖有總兵，奈軍糧久竭，兵已散盡。港口、市廛、馬頭，家家閉戶，人迹稀少。又無往來客商，寂然淒冷。有丹陽逃來民船一只，夜間慘被土匪劫掠一空，殺死難民，棄尸岸邊，僅留聳髻一媪。而眾凶徒公然分贓，忍心害理。後竟于白日邀劫路人，搜奪資財，剝取衣服。局中得報，發鄉勇出城，約會王市，丁、鄧兩市鄉勇剋日到彼，拿住著名積匪立行斬首示眾。方得平妥。此後江中盜船，亦隨斂迹。

由十五日後，城鄉漸得安靜，謠言亦息，尚不知蘇城實信，竟隔絕往來。但聞江陰被困，民團數萬，頭包白布，器械整齊，屢獲勝仗。城鄉貧富同甘共苦，共牢而食。皆臥薪嘗膽，誓不投降。炮聲轟然，遠震百里。聞其日後力盡不支，猶棄城詐敗，賺賊進城，圍殺甚多。此中大有人在焉。吾虞賴彼相持日久，可以立足，擋其來路。長毛先破無錫，大股沖下，侵犯常熟西南邊境。局中發遣健勇，連合西鄉富紳所練顧山、竹塘、楊舍各路鄉勇，分置要道。又招沙民之強壯有胆者二千人，充頭陣。每日又催令各匠趕造旗幟、刀槍、火炮。糧餉則兩頭接濟，日費浩繁。城鄉富戶、典鋪、商賈，爭先捐助。次及田戶與溫飽中人之產，又暨小本店鋪，無不派到，各勸酌捐。到後，竟至二三次者。綿薄之家，筋疲力盡。殷實素封，反多慳吝。五、六月間，縣官親到各富戶勸勉。慳吝者先著地方差役荷校游催，或拘鎖家屬。故違不捐者以通賊論，嚴行懲辦。至後不得已，則指揮班役立喚腳夫，拆廩取米。局董各到四鄉說勸，官府曉諭，再三開導，而富戶終少慷慨，且有故延不繳。局中日愁不敷接濟，鄉勇東西兩頭堵御，糧餉浩大。丁孝廉日夜憂勞，惟將己財

添补，以紓民难。支持三四个月，脂竭膏枯，事乃瓦解。后至城陷时，各富戶米困尚多，窖藏金銀亦頗饒裕，尽奉敬賊人受用。各乡多被土匪搶光。吝而昧义，岂能窃享其万一哉。

二十日后，城中渐有往来行人，茶坊酒肆亦渐开张。县前街与西門大街，惟見乡勇衙役局中行动。其余店戶尚多閉歇。官府諭各开店，杖責地方。故至五、六月中，街巷稍复熱鬧，店鋪半开，典当每晨仅押数两炷香即閉。各城門巡防之乡勇，每日捉获奸細在慧日寺前香花桥塊斬首梟示，血腥触鼻。而城中小家虽有搬回，上路难民流来甚众。城外停泊大小舟舰无数，四濠皆滿。岸上走者，肩挑手提，坐臥檐下，挤滿阶除。大約云是丹阳一带逃难百姓，流离艰苦，令人頗伤狐兔之心。至月余后，各徙他去。

五月間，城內回家者已大半，气象稍舒。虽确知苏城已失，恃有州塘永昌有巨富徐伟如，伊第六子少彙，勇健絕伦，常养有武艺人数百，召募远近壮年，嫻习武备，团练村中；約会附近十余图佃戶，鳴金为号，守望相助。又有冶长涇馬少华，因父死于賊，亦出家資，养聚乡兵，約徐姓互相救援，共保村庄。每次杀退长毛，誓欲守御。故賊众不敢直下州塘。时有焦湖船，实名巢湖，系上路人。本为湖广商客装米，每船坚固寬大。今緣世乱，暗通賊匪，每为載粮，先来窃探。軍器火炮全备，路遇客商，或搬場船，或夜至村庄，屢乘隙劫掠，慣行焚杀，甚为民害。故恨其往来，疾之如仇。徐姓每遇，必剿其船而夺其貨。艙中甚富，聊助粮餉。凡常、昭城外，亦有来往。后为西乡民兵追杀，皆逃东去。

端午前，忽喧传京兵将到。递相抄視上諭，使僧格林沁同某亲王侍卫將軍文武員弁，带索伦蒙古八旗及川陝各省諸路大兵下江南。又著新任两江总督曾國藩、署撫薛煥調夷兵自上海发兵。众民望眼将穿，欢声起舞。謠至秋間，皆成画餅。当时人心欣定，捐餉乐輸。

夏五中旬，昏黃时，复見天上怪星，光芒寻丈；又聞城鳴，响震三里。聞报吳江、崑山、太仓、嘉定、松江几处，相继失守。賊鋒席卷东南，而下延至浙江。陷嘉兴府，連犯附近县，再逼湖州府，与百姓相持。惟有松江府人，知不可免，先撤去城中米粮、食物、鍋鑊、瓦罐及一切可作炊爨之具，悉行移远四乡，坚壁清野。賊入城內，不能造餅，旋弃空

城望浙江而去。曾到上海，被夷人炮火打敗，竄金山、南匯兩縣。是夏，賊踞太倉州城匝月，因見地瘠民貧，亦即舍去。

六月初旬，東境塘市、謝堰、支塘等處，俱有鄉勇守御。長毛几番冲至，勢甚危迫。局中添益鄉勇，更雇船隻。昭文漕書張康亦捐募千人，共赴東鄉防守，稍舒東顧之憂。兩邑四衙二學亦分守城外水柵。局中招鄉勇，有董事錢姓者，另招沙蠻子千餘，東下助防。探知太倉城已空，遂入城搜刮財物，揚言克復州城，以為己功。又聞崑山賊留极少，乃率眾趨至。沙蠻先奮前攻城，賊哨馬冲出，沙鄉兵中有武技隊首，手斬其一。不想主者倒旗先走，眾隊奔潰。賊匪追下，几至僨事。幸要路有鄉勇接應，方止。

江陰與賊相持日久，力敵餉罄。聞有某山巨盜嚴庚瞎子，雄健強梁，手下僮兵亦驍勇。前因長毛奪其糧，誓與為仇。每逢百姓戰賊時，必領眾下山相助夾擊，長毛無不受創敗逃，因之不敢輕進。后至六月下旬，嚴庚病亡，其眾不出。江陰民孤力難支，縣城乃陷。只有周庄民應常局之募，同顧山楊舍鄉勇拒守要路。福山營兵又斷糧餉，多有投充鄉勇者。是時常、昭四面受敵，孤城坐困，僅藉民團虛張聲勢。又無救兵，糧食將竭，苟延旦夕耳。江陰既失後，賊又冲過竹塘、顧山界境橋、顏家橋等處，鄉勇亦漸退下，逼近內地，西路更加緊急。北面江中常有怪船來往，幸不收港，殘兵、長毛莫能細辨。西鄉之民，勇于為義，貧人出力打仗，富戶破產輸糧。有某姓少年獨募百人，拔戟自成一隊，疾馳陣內，身中炮丸而歿。賊愈狂妄，每有偽示貼到，恐嚇招誘。鄉勇局又退立恬庄塘橋，其西去各家，財產已竭，鄉局亦散。田禾荒蕪，民室遷避，人烟稀少，干戈擾攘，民命不堪也。

城內局招防守之勇，只存百餘名。西鄉連次敗陣，逃散不少。添募增入，約萬餘人。時首領許子儀、王元昌、梁國泰、馬姓等數人，皆給六品軍功，私稱某將軍名色。龐鍾璐約江北巨紳王晏季等，請大吏會奏，請發兵援剿。但著龐為江南督辦團練大臣，并保舉協辦數十人，而大兵尚在安徽上游征剿，未暇東來。于是常、昭惟竭力守御，各城門严查奸細，即本地人亦須有故入城，眼生無親友認識者，未易擅入。在六月十九日，北門盤出奸細兩人，一假裝癱足難民，一詐裝啞子，皆作乞

丐。各搜出伪示札凭，并手折一个，記合县富戶切脚細数，且內分等第。初审不肯吐实，加以酷刑才招。乃梟示城門。又一日，捉住一人，即自认奸細，略不隱諱，詞气刚厉，大言不慚。又一日，捉住一人，亦自认长毛，辱罵官紳，且言必破此城。又招因晓得各县富戶都搬在此，并知城內富戶迁在各乡，深羨富饒胜于他县。又一日，捉住土匪数人，內有小长毛一名，供說上路某府賈人之手〔似有脫文〕，在某日遭擄，脫身逃匿，为土匪誘入。局董怜之，留养差喚。是时天气正热，溽暑蒸悶，本境人心安妥，历久忘忘。凡城人避居乡村，茅屋低隘，娇养成【性】，不慣习苦，每染暑疾热疮，由此大半回城矣。

迴溯从前四月中，西乡至福山、恬庄、王市、梅里几处，同日忽惊惶奔走，謠言賊至。每日如是搖动下路，其实无所見。但云遙聞前路喧闐奔竞之声，遂有无賴造言慌吓，专司搶夺。自五月至七月初，城乡頗定，人心渾漠忘患，皆已玩忽。不料，初六日，西乡白头与賊打仗，失利潰散，其鋒大挫，賊又冲下界境桥。兼因周庄民变，反通賊匪，为彼向导，窃引渡河，助賊焚杀，乡兵退遁，直冲六苑、楊舍，又失諸处要道。初七日，因許子仪保举都司在楊舍城內祀神賀酒，致疏防范，賊众猝尔杀到，慌张应战，力疲无援，乡勇四散，遂被擒去。威胁引道，罵賊不屈，自刎殉节。楊舍小城既陷，百姓罹毒极惨。賊恨其地拒斗最久，故杀戮最甚。又冲到恬庄、塘桥，焚掠一夜而去。急报入城，庞公急同各董事再增乡勇，重立练局。分派各乡西来要路，仍在恬庄、塘桥置扎乡勇火炮，筑垒堵御。其余謝家桥、冶塘、大河湖桥等处，亦各立局置勇，以备防援。庞公同紳董数人亲駐塘桥，招聚流亡，其势复振。城中添募壮勇，一面又借州塘徐姓之勇二三百人，再令王元昌添招沙兵六七百名，齐集城內，点視給装，共赴西乡。声势于是又振，依然抵住耳。

时賊匪大队在西，悉力攻打，相持日久。而賊俱以紅巾扎头，故俗喚紅头。我邦民团乡勇皆以白布裹头，名为白头。以为水剋火之意云尔。时楊舍紧急信到，城中聞报，又起惊惶，人心复不定，謠言又四起，仍复搬家出城，店鋪又閉。至初八日寅夜，合城人又誤传賊已冲至西門外湖桥矣。于是大小戶口男女老幼，喧嘩震地，惊悸慌迫，黑夜莫

辨，尽奔出城。无安身处，竟露宿樓檐，或闖入人家，坐以待旦。至次辰初九日天明，始知誤传。自此凡妇女童穉皆迁居乡村，男子壮丁仍归城内看守房屋，照顾店面。各处街巷仍复凄寂。迨至二十日后，始有回家行走者。維时乡間因西乡既又紧急，塘桥、西阳、金村等处土匪，多乘势而起。凡富戶平日收租行勢者，积怨乡农，因此私忿放火毀屋。或有渡江避出者，被候要路搶劫。或先将箱籠財物寄頓村僻戚友之家，后来多有連累。真为难之事也。

当在七夕，三四日，既失楊舍，西乡之民望东移居，每日不絕。但見貧民肩担背負，携老襁幼，力疲足茧，休憩道旁。人心日夜惶駭，到中元节后才定。局中又招勇分布梅里、支塘，設局查察来往，以防东路。恨乡勇倚势强取商船財物，假名勒稅，且騷扰，里民告訴不理。幸土匪尚不敢白昼搶夺。城乡巨富多半渡江，移家通州、海門、崇明、北沙等处，最得上著，但非素封不易轻举也。局內仍严查奸細，肃清城內。将別县逃来之人，置于城外庙宇。江湖野丐，給資斧，遂远遣去。各門派衙役添助巡察，未晡即閉关加鎖。夜非紧急要事，熟识之人，不容擅开。面生語异者，虽白日不許进城。后至城陷之日，賊細假冒常人，早日混入，藏匿不少，猝起內应，致无以措手。亦何益哉。

先时有苏城逃来难民甚多，好善之家，捐助錢米，留养城外寺院。妇女生产，老幼患病，皆百般調养医治，施舍物用，頗称周至，功德非小，宜免劫数矣。奈世风浇薄，人情奸恶者多，欺凌良懦，吞詐人財，絕人妻子，誣陷善弱，一切阴愆，犯者自有人也。又有日用奢侈，衣食靡丽，恃富欺貧，倚强凌弱，此輩必不自觉，到后終遭人財亡失，难免天譴。尝見曾滌帅告示，劝人厚道，可知其意也。

且說二十日后光景。西境賊无侵进，亦未打仗，各自拒守。东路亦无动静。城乡士庶屡经謠惑，疑信半参，似各怠慢忘危。肉食者鄙，未能远謀。不知楊舍既失，寇氛日逼，无人筹及，轉似懵懂置之膜外。且沸传官兵指日渡江，将东西两路截击会剿。究竟仅見王元昌等六七人，时人称作領兵將軍。皆无业游民，略习拳棒，胆力粗壯，得官人保举六品頂戴，为乡勇头目，打过胜仗。今又新招沙勇四百名，进城請局官紳点閱，留飯发粮。即在城之内外，乘馬引众，游行街道，虛张声势。

百姓觀此情形，以為岱嶽可靠。城中大小百家，居鄉不慣，每日陸續回城。店鋪漸各開張。茶室酒館，街巷往來人煙湊集，太平氣象，剝而又復。直到八月初二之日，城中男女老幼搬回十有八九。家私財物仍歸城內。店鋪貨物亦各盈裕。只有一二小心者胆怯未回。避居鄉間者屬少數。不知局中糧餉將竭，捐輸者周而至者，又不免侵蝕之弊。城鄉富戶慳吝延遲，不肯慷慨捐輸。鄉勇規避者多，徒希餽啜。龐、丁諸公計力已竭。賊匪坐待瓦解，乘隙而入，不勞余力。虞山眾庶禍劫臨頭，以致履險忘危，至期罔覺，豈非天數乎。

八月初一日，聞西鄉打仗，白頭大敗，退守塘橋。龐公猶死力抵拒恬庄。不料賊眾得奸民引導，乃分股潛由南路冶塘、大河一帶，連夜捷進，無人知覺。路經西湖，有別縣避難民船無數，黑夜中聽得人馬之聲，登岸詢之，回答是鄉勇過路。猝然圍繞，皆被連船擄住。於是水陸並進，馬步先行。黎明至湖橋，適遇敗勇，即以茶室內木器桌凳堆燒橋頂。賊人便拆民間屋木作浮橋而渡。如此俄延，故進城時已辰刻。否則，天甫曉即破城，城內人民俱在睡夢中，愈不及匆忙逃走也。

其日早晨，四城內外依然如常，行人作事，往來買賣，熱鬧勝前。又見搬回城者，更多于昨。局中紳士勸捐如故。西鄉信息寂然，並無探聽報馬。平日謠言亦無談議。即四鄉村鎮亦安靜不搖。其實，昨日與是早西鄉緊急之信，早已寄至城中，為局中執事一人秘匿不發。逆料賊終無害，猶欲逼捐糧餉，再增民兵，苟延支守孤城，以待救援。故局內無人能知，兩縣衙官吏役亦罔覺察。迨至辰巳之交，賊由西門忽然涌進。哨馬為首，守門軍急欲閉關，早被殺散。賊匪預有混入城內者，已于石梅搶奪馬匹，馳哨四街。局中舉止無措，衙役局差在外先逃，鄉勇奔其刀仗，脫卸衣裝，逃出城去。人群中猝爾鼎沸，茶坊酒肆群人擁出如潮，飛奔逃命。

初時僅見賊哨馬五、六匹，雖持長槍腰刀，惟狂喊“百姓走吓”，又喊“殺妖”。遇人扯住，先問衙署在何處，或問當舖富戶，脅使指引。老廟前殺一賣魚市僧。又在老市場上殺一賣菜佣。須臾，賊眾無數，滿城街巷俱到。步騎交雜，烏槍洋炮轟聲震地。逢人或殺或擄，逼索金銀，吊縛拷打，或使肩提錢米各物。稍有遲忤，刀背亂砍，且多殺死。故至



下午时，已尸橫街巷也。

聞得昭文知县王庆元，初犹乘軒开道赴局。至北市街，聞信急走回衙，差役奔散，长随扶掖，乡勇民壮拥护出城。常熟知县周沐潤在衙內，亦未知警。忽聞县前人声喧沸，賊騎馳至。周欲率家丁抵斗。未几，賊众麇至，打开牢獄，释放罪囚，乘势杀掠。前面无路，乃拆开后牆，差役照顾出小东門，会合王公并局紳暫居东湖南。率乡兵次日欲复城池，奈众寡不敌，賊势正熾，民兵餒怯潰北。两邑尊力竭，退守梅里，青衣小帽，欲見市紳捐粮，再招乡勇，以图克复。无如人心惶惑，避匿迁移，誰肯出力相助。于是两公只得渡江北去。两家眷口幸已早置他州別县，故脫身尚易。其余各官不知何往。城守营署守备刘姓，亦出城北去。

当日城內士民，凡居住西南隅及寺前、县前熱鬧处，先易得信，皆于朝晨急領家眷，尚及奔逃出城。彼东北私街及冷靜小巷，知覺迟晚。有炊飯正熟，不及举箸；有晏起枵腹，未噉点心；且有依恋家財，不忍妇女；或因房屋深邃，竟未知覺；全家被难。

初时，賊之哨馬在西門，合城百姓先逃者，都〔下有脫文〕小东門。其城外店家，犹不肯信，有辨为白头，指为报馬者。移时，見人群中有人受伤血流被面者，而賊哨馬亦出城，各街馳突。大小东門出入不停，到处巡行。而难民逃命，啼呼窘急。河船喧軋紛竞，蔽塞水面。城門內男女老幼，犹如蜂蟻，爭拥奔走，各不相顧。人声洶若沸騰，老弱嬰孩挤傾墜地，踐踏复压，肝腦塗地，提携重贅，抛弃盈阶，衣襖包囊，貫串錢物，城門內外堆积，衬履无人拾取。逃难百姓，由大小东門，水旱北門，三路最多。各門外大路，如青墩塘、梅里塘、福山塘等几处，河中船只，岸上步行，十里之遙，連續相属。自朝至暮，牵挽罗曳，男女迈穉，步履艰澁，不憚修阻。亦有半途投水，因空身出城，骨肉失散，憤极自斃，哭泣徧野。至有乡无亲识可托足者，襁負嬰孩，棲宿田間水車棚內。村中庙宇，茅檐草厠，不避臭秽，坐滿阶除。中秋夜凉，蚊蚋尚多，衣薄腹飢，悲号四起，凄其无极。

聞得当日逆匪皆由山前塘而来，进西、南二門。賊首綽号黄老虎，广西人，年四十余。伪职自称“真天命太平天国定南主将擎天义”。又

一李姓，为副手。賊中称謂，狂妄可笑。二賊于午后乘八【人】轎进南門，有广东匪徒群跪迎入。擇占荷香館石獅內蔣氏巨宅作公館。有十五六岁童子，衣裝炫丽，隨身伏侍。賊曾以黃緞裹头，身穿黃緞綉龙短褂，寬棍赤足。自賊首及大众，俱不穿鞋袜。哨馬上皆穿紅，长髮大紅纒，粗如臂，蟠繞額上。余众亦皆通身一片紅色。伪官不称“將軍”、“老爷”等名目，不論头目、小卒，俱呼为“大人”。互相称喚，罔知廉耻。

其晚，各寻民家寬敞大屋居住，名为打館子。每一館約二三十人，各有一头目，称为館主。必有管賬，頗任听信，呼为先生，敬礼特甚。所擄百姓，須候点視审問，然后編〔下有脫字〕任意使喚。恐其逃走，先假問实意，許出城，即杀于館外。或追还逃亡，亦即斬首。或无故擇一愁顏之人杀之，疑其思家欲逃，以示威胁。每擄一人，必視衣裝华丽，认为富民，先縛吊問銀財，极刑追索。死者弃尸路旁。夜恐逃去，綁縛手足，悬梁立睡。賊众搶得財物，必选好物献与头目，其目再进奉黃、李二賊。每出劫掠，名打先鋒。令手下每賊擄人为首务，限定須有一、二名，多則有賞。擄得壯年十余人，便分立一館，俾作小館主。故烏合易多也。

且說初二之晚，城中賊众愈多。先搜衙署，次及各典鋪、富戶、紳宦皆徧，以及貧家，无有免者。擄掠金銀財宝、首飾衣服之类，不可胜数。錢米粗重，抛弃街路，厚有尺咫。布草衣裳，銅錫器用，皆如敝屣，委弃巷口、街側、路隅、尘堆，高积如墩，风雨霉坏勿惜。各街路途弃下衣包錢物，无人敢取。此时各家回城者多，店鋪增开，故城中貨物充盈，男人妇女亦有什之七八在內，不及逃出城者，犹存数万。有全家被陷者，有閉戶自尽者，亦有男子逃出妇女擄住者，又有深房无信，被打进门者。貞节妇女，忠烈男人，一时悬梁自縊，投井沉河，自剷服毒，处处皆有。后来賊人移于僻隅，浮弃河內尸骸，徧处臭秽难聞。

当日賊众在城內外人家搜刮。每見妇女，輪送奸淫，有致死者。其中亦有拒奸罵賊，洁身受刃，貞烈殉节者。忙中姓名不能查考。男子殉难亦不少。聞己亥副榜蔣鶴齡者，先已蓄志与城俱殉，先期安置妻子于城外，自入城中，衣冠服毒，坐待家中，罵賊而死。其余如局董曾彬文輩，陷身城中，被害殉节。此日孝廉生监死于賊者甚多。一时难稽，俟

克复后自然表揚，今且勿論。

当日城陷，賊擄少年妇女数千人，首选美貌雛女，飾以丽裳，进献黄、李二贼渠。二贼又选送南京进貢伪天王。其余禁閉巨室，日給粥飯，有女百长管束。无异兽畜，其苦殊常。各賊目亦取一、二名，称为貞人。以下散毛各私掠数女，每館二十余賊，藏匿妇女五、六人，昼夜淫污，丑态万状，无所不至，可恨可怜。稍有违忤，鞭笞刀背乱下，打死則弃尸河井，病則扛入空屋。老年丑陋，逼令拆改衣服，差喚如僕妇。然男子少年充兵，胁使打仗。富家子弟，則縛而拷問銀財；献出再逼，直至实无献出或招出他处窖藏，罄其所有，然后押令肩挑貨物，扛抬死尸。如遇白面书生，紳衿紈袴，衣服华丽，必誤认为官弁吏役，局董子弟，指称妖头，多有杀死。老年人則使烧火、看馬、打更、守夜，名为牌尾。迈髻聳肿，亦多被杀。清秀童子十岁至二十岁，最为暱爱，擄去打扮鮮衣华帽，周身彩色，綢軟金珠，做小长毛，随身伏侍，呼为乖乖小把戏，加意怜惜。

是晚，城中略烧数屋，以示威势。賊众馬步进城，长枪短刀，旗帜五色，紅者居多。身穿紅衣，衣短袖窄，棍长襠闊。扎头束腰，多用紅縐。奢侈暴殄，莫此为甚。賊中多有面頰两旁刺“太平天国除妖某姓名”数字。被擄者，亦即刺字。下晚，城中已五千余賊，后尚有陆续而来。西門百姓最先难走，此时則凡在城者皆不及逃出。男女四民，犹难悉数。老弱者，因多被杀。壮俊者，綁吊梁柱，逼問再三，既献金銀，愈认殷富，酷刑毒楚，倍受苦伤，到实在傾囊指掘窖藏，凌虐垂毙，方休。年力精壮男子，驅使杂作，佣工負重，劳瘁不堪。富家子弟，柔嫩公子，故令肩挑炊爨，担粪駝尸，一不当意，刀砍鞭撻，罔知矜憫。如逢稍存良善长毛，或本良家擄入，尚得分別派用。文弱书生，但使写算，伪造文书告示，层出不穷；或作管帳，俱称先生。与共寢处，相待如宾。倘走长路，必給馬轎舟車。否則擄人扛抬，饒有权柄。

城中四处房屋皆做館子，多在县前。南境妇女，拘养在县西街紳士巨宅，防閑頗紧。只許各头目奉令选娶，或奖功賜婚，不准妄娶，亦不許奸盜。而各賊私掠数女，藏匿館中。数日后，黄、李二酋欲查館，惧泄，急送入女館，或乘此释放。老病之妇，便行遣送出城。然其中紳富

閩媛，不免污辱，受創垂死，更為可慘。賊中最忌哭泣叩拜，犯則立死。只准跪求。被擄之人，拉見賊首，必先審問姓名、家產、手業。最恨忧愁逃遁，須作歡喜健啖。不吝飲食，屢以詭詞試探人意。有思家者，立死刀下。又不許吸烟、眼鏡、戴帽、穿袜等項，由此死者倍多。

是日，城內外，虽私衙僻巷，一切坳密冷靜之處，无不各戶搜到。有合門自盡者，有全家被擄者，有恋財退行不及者。各處時聞澎湃打門聲，悲号哀懇聲，索銀砍擊聲，追逃急足聲，不一而足。惊心破胆，魂蕩神迷。余蜗居在中巷城心，因年邁力衰，耳聾足跛，一子被擄去。欲出東門，傳聞塞斷。欲走北門，又云閉鎖。誤信者多，半途而返，閉戶待命。幸一恩友扶之再出，大東門拥挤未通，疊塞城闔。适有逃勇數十名，欲出不能，以烏槍鉛子打通人衝，死者旁倒，乘此逃出，都在死尸踏過。眾人亦各要生命，焉論其他。城中人虽才身脫難，財物全奔家中。故各賊館內金銀珠玉，細軟衣服，米糧酒食，山珍海味，雞鴨豚蹄，南貨茶點，諸色器用什物，掠得堆积盈屋。皮毛輕裘只拆衣面，因天時猶暖，悉棄于地。食余粥飯、魚肉、菜餚亦盡狼籍，委泼街路，且溺屎尿糞糞于上，不知暴殄天物。又每見廟宇寺觀必拆毀焚燒，神佛塑像刀砍足踐，滅迹不留，呼為“死妖”。狂悖作孽，劫數之大，奚如今日也。

其夜，賊既踞城，四門不閉，亦无防守。沿城人家，尚有乘夜逃出城外者。各家房屋俱空，亦无長毛居守。附郭土匪并敗逃。白頭暗至各家搜刮，竊取店鋪食物、財物不計其數。且放火邀劫，城外房屋，去其半數，賊也不問，未暇出巡。后數夜，有南鄉水區亡命之徒，棹小舟到城外搜尋各店鋪錢財貨物，滿載而歸。時南門米鋪与各戶存米尚多，每為南鄉民勇大船載去，賊不及覺。三五日後，賊多設館城外潛防，而竊物輩多被覘獲，斬首河濱，且有人船拿住者。此皆后来聞說之事。

再講四乡村落市鎮。是日初二朝晨，四民安常處順，并无謠言。賈販營生，航船運載，皆放舟入城，來往貿易，依然常情。有避寓在鄉日久，見城鄉无事，急欲回城者，亦有探戚會友，商議事務者，方近城市，忽覩鴉飛鵲亂，知是城陷，惊惶返棹。亦有半途聞信而回。一到各鄉，互相傳告，俱自惊惶，或未深信。甫交午正，已見城中逃難之人，杂遝而至，男女老少哆口盆息，倉皇汗流，泣坐路隅。直至曠暮，野徑冥濛，

不可問途，竟尔风棲露宿。遙望四方烽烟特起，紅焰燭天。长毛焚烧民庐，并土匪搶掠富戶，邀劫搬場逃难之家，或夺河路船中之物。救命之声，远邇相应。黑暗之中，难覓路途。南門外莫成，俗名沒剩，在东西湖畔，地近州塘湖蕩，凡在城避难者，居此最多，大小民船、停泊亦众，一方頗聚富饒。不料，敗逃乡勇皆退经此处，且有船只軍器之便，恃众搶夺，极肆凶狂，放火烧屋，杀仇报怨，奸淫强占，种种犯法之事，各方皆有，一时詎能尽知。惟有东北諸路，尙属安妥。福山、王市、何村各乡，亦未有土匪。但往来迁居躲避市塵而已。亦有約伴渡江北去者。然仅多錢富翁，与熟于販北一二家。先去者最得善策也。

初三日，天色晴暖。但見各乡民情已变，漸生歹念。富有之家，与我等安貧良士，无不忧惶急迫。信息阻梗，景象凄寂。人心惶餒，方針不定。远近烟焰，此息彼起，流亡滿目。陡传长毛哨馬冲出城外，北門至李家桥，东門至九里桥。其余出四、五里，皆插旗枪而返。至午刻，沸謠賊由梅里冲来。又云，某处已到，芦荻庵被焚。一日之內，数遭惊慌，奔走匆迫，人心危急。但見搬場如蚁。西来貧民，临危逃难，更觉可怜。又見人家出厝停柩，匆遽可笑。如城陷日，城内雇人扛抬不及，日后多被打开，灭弃尸棺，致后无从寻查。子孙生者岂不抱歎。又有城陷之老人，亲族在外，不相扶救。徒利财产，不顾情誼，可愧可恨。又有图賴他人銀財妻女，誘騙远逃，托辞借势。此輩人生身兽，行立于天地間，殊乖风俗，宜有此劫数来焉。

且說初三日晚間，謝家桥局散，当事諸公逃去。乡勇同土匪将典当一夜搶光。恬庄亦然，殷富几无免者。豪門勢厚，向有积仇，或因收租索債素严厉者，一旦掠其家資，燔其庐居，追杀人命。又有睚眦私怨，結党謀害。并有饒裕之家，寓于一处，乡人艳羨，恶匪垂涎，假托賊至，恐吓使走，搶夺一空。又有无业强徒，勾結党羽，夜伺要道，有数应失物者，既逃出城，仍被搶去。平日素封，竟成囊子。凡乱世土匪之恶，不可胜言。每有聚众恃强，口造謠言，身冒长毛，哄到巨宅，假勢駭人，叫譁雷动。遂致男人逃遁，妇女啼哭，黑夜奔波，露匿田野，沾水塗泥，疲睡稻丛，劳瘁危险，备尝艰苦。

是日，塘桥、恬庄乡勇局散，首領王元昌等率众退走，望东潰散。

庞督办在塘桥，得城陷信，見事瓦解，各董俱散，諸团练局不留一人，知事难挽迴，意欲自尽，以謝北闕。其随侍效力諸人，力劝暫避他方，勉图后举，始渡江而去，赴上海請兵会剿也。

时孝廉丁雲瑞，适赴南乡劝捐，既知城陷，尙合紳董数人率乡勇数百在南門攻打，賊退进城。又约会各局白头，四門攻打，不能取胜。再借永昌徐勇，在东湖与賊接仗。奈賊势强大，寡不敌众，几至覆沒。旋舟到练塘村，有富戶张、邹两姓，犹养乡勇团防村落。延至九月，賊始流到，屢得打退。丁与张劝捐添募民兵，欲謀克复城池。无奈民心涣散，賊又大至，丁与张同死于賊。房屋乡村，遂成焦土。局中董事最出力者，丁、曾二人，皆力竭殉节，无愧为忠烈士也。凡在城男女死义者，不可胜記。人家屋內，各有尸首，慘状不胜悉数。异日芳名，自然可考，此皆得之当日傳聞，一人胡能徧知，似未可准信傳聞，且俟将来公道实迹。殉难紳士，不亦較之伪职乡官，媚賊害民，无耻犯法，真乃相隔天渊。是时，好事諸公，务欲互证异同，不亦慎乎。

且再說当时城中长毛，无不各家搜徧。見有悬縊自刎男妇尸骸，随令人舁弃河中，流出城外。如南門外某村，見賊哨馬猝到，慌急投河，并在船避難者亦多跳水自溺，死尸浮蔽水面，数日始得流通。而城中人素好穿著，长毛携住鮮衣华帽清秀子弟，非认为官紳，便指作富戶，呼为“妖头”，必遭杀害；或昼夜吊打，逼索金銀。凡举监生員讀書士子，俾令写字，夜恐逃去，縛手足而閉鎖之。其余俱作杂差，如奴僕之賤，牛馬之劳。不识口音，即受楚毒。到五日后，大半被解赴南京一带而去，扛轎挑担，进貢賊王。路途力疲，多有杀死。姿首妇女，亦选去一半，解进南京，或为賊目娶配带去，从此离乡。哀哉。

是夜，見城內外几处火光冲天，綿亘半里。东門外吊桥、白場、顏港及小东門外、南門一带，店屋、民房烧毀大半。西南諸乡，大戶亦为土匪焚掠殆尽。石墩地方，尙聚白头数百名，有局董領至东門，憤欲打仗，奈众寡不敌，全行覆沒。勇头二三人素有胆力，亦遭陣亡。賊众乘势水陆追下。其地有富戶顾姓几家，焚掠一空，殃及百姓，被杀与自毙无算，村屋烧白。賊匪即于是役，附近城外俱到，五、六里內，先受其祸。从此各处乡勇远遁，不敢近城。东乡亦〔各〕市鎮亦漸歇局矣。

初四日，天甫晓，聞城中賊匪起身离城，炮声不絕。四五千人先出北門，沿途焚掠。但見福山塘岸烟焰冲天，兩塘逃難百姓望东奔避，連縷于路。长毛驅到福山營堡，將所存大小炮位，裝好火药，連放百声，以為破城。然營丁久散，武弁远颺，兵民无影，粮亦久匱，軍資器械遺失不全，一座空營，只存总兵叶万青只身衙內，年老癯瘠，家眷避去，只有家丁跟随，徒步民家。陡聞賊至，欲走不及，倩人扶掖，混入难民。不想賊众当时专注擄人，以便引路，指导素封潜藏何所。忽于众中漏总兵名，遂遇害。城中被擄之人，間有机变者，伺隙得脫，言其梗概云。

又聞初被捉时，細詰顛末，屢詢富戶存亡，或答預避江北，故日后有北犯之謠。而所遇长毛，善惡不齊，如远省凶暴之徒，則必受其苦虐，差遣劳瘁，犬豕不如。未暮即睡，防范甚严。終日吃飯，至五六回之多。視人食量大者，喜为强健。橫泼則悅为效己。字紙五谷，秒弃狼籍。如天良未泯者，尚知自悔，罔敢杀人，常思脫网。彼游手无籍者，艳羨自投，希图快乐。賊每服其武艺，令騎哨馬，或給銀远覓驴馬，或使作奸細，到熟地引誘良民。聞有被擄庠生逃出云，当日无奈，随长毛搜取財物，搬运迁移，如螻徙穴。目覩城內米廩，千万斯仓，諸物多不胜計。每飯鸡鴨魚肉，极胜餽饌，食餘則抛弃路側。炊火不用稻草，毀箱籠桌椅代之。一切木器，虽紫紅木雕繪精工，略不爱惜。被擄之人，必效其作为，假作欢跃，乃喜而信任。否則疑忌而屢欲杀之焉。长毛跣足，奔走甚捷，故逃者追获甚易。且其中有飞跃高屋，疾走騰蹕，可越牆步壁者。又見童子，最为欣爱，有认作子嗣，妄称公子者。后到四乡打先鋒，擄去民家孺子，虽央伪官乞情，持金求贖，鮮肯还焉。

且說是月初四傍晚，賊众于福山附近抄掠，聚居營內，武官衙門及兵房民家，收兵造飯，止宿过夜。內有奸細訴知三四里內，俗名丁市，大富丁姓，聚族而居。房舍云連，腴田万頃。其长者四老人，性固怪僻，平日收租、放債，尚屬公正，亦不恃勢。每岁施棺舍药，佃戶貸以錢米，不責重息，非苛权子母恃富欺貧者比。本年世乱，图中貧农按口发米，远近佃戶每戶貸米二斗，农夫屢沾厚惠。乃有不滿意者，唆导长毛三百余人到彼家中。幸眷口与市邻早避他乡，而四老独守家中，欲以正言折服长毛。岂料其不讲情理，頓时拿住，逼索銀子。献出元宝，方

飽其欲。旋易一班，此往彼來，金銀獻罄，仍被縛而牽去，吊在福山，倍受拷問。迨許出白金二千，始得釋放回來。其夜，土匪已焚其屋，搶掠一空，村落化為焦土矣。

王市素有當舖一爿，民居四五百家，無甚大富，稍有衣食營生，一小聚落而已。余嫡侄時遷居附近何村，到彼看友，見各家眷屬遷移鄉僻水區，所存看屋男人，到傍晚皆走避他去。時賊眾逼近福山，僅隔十里，料定明日必到。惟胆大壯夫及貧賤凶徒，翹候搶劫者，不踰二十餘人，仍守市中。忽得西路鄉人曹紹昌來報云，伊同伴火居道士陳文揚，有舊友安慶府人汪勝明者，系每年來放賣篾席，熟悉一方，今為賊中細作，與民通信。寓東聖堂土神廟內，介紹引見賊目，俾民間備財物進貢，得免地方焚掠。各家門上先貼黃紙順字。彼處一方已行，或可暫安鄉里。于是本市□□□等兄弟四人，及市僧金雲台、邵懋常、叶念劬、魚涵泉、姚錦山、徐兆康等，聞平日不安分者，邀集會議。以曹紹昌、吳月鋤、陳文揚三人，素與汪客人熟識，即速喚集村夫，備轎連夜至王市。一面端正夜膳、點心、茶酒供奉；一面約捐銀子，開載冊籍；一面令各家門粘順字；一面遣脚夫到各村尋出議事諸人。地方經造耆老，端正鑼鼓，紅布扎額，各人尙心怯畏懼。汪客人以言安慰眾心，凡事隨其動作。然市中數人，猶終夜不敢在家安睡。緣辰刻見謝橋、福山、塘岸瀕海一帶，烟焰障天，焚燒幾處不息。虞山北面山峰禪寺，亦被山梟放火，焚去三百餘楹，三日烟火未絕。土匪所為，民間皆誤認長毛，故人心驚惶愈甚，料難苟免。各家陸續避匿。而朝晨店鋪尙半開張，留微少貨物應酬生意。田夫村農猶在市中交易。白米每石價只三兩有餘，棉花土布竟無售主。油鹽粗貨店已缺少。是辰，正在交易成市，忽訛言長毛到了。街中狂奔逃命，遺脫鞋帽、魚肉、菜蔬拋棄滿地。頃刻即止，知是誤傳。實則猶在福山四下抄掠也。

東南數處，亦遙見烟烽四起，聞遭焚掠更惡，賊毛僅擇細軟携去，不至務燒人屋。乃土匪凶佃男女老幼俱到，搜刮得纖悉無存，且又燒盡房屋，報其私恨。如湯家橋離城二十里，一小聚落，避寓者多。亦于午刻謠傳賊至。俄而有不逞之徒，手搖馬鈴，大呼“長毛哨馬來了”。眾人驚急欲逃，婦女啼哭有投河者，似無路再可逃避。幸有人冷眼觀破



其為謠言，於是眾即追捉搖鈴三人，立時打死，沉尸河中。後聞各處有此匪類，驚走眾人，乘隙肆奪。亦有長毛二三人，潛至鄉村奸淫婦女，被民打死。或僻靜道途，逢力壯農夫，悄然殺之，沉尸滅迹。又聞沿江民婦，被賊路逼宣淫。詐使脫褲，竊奪小刀，乘勢刺死逃脫。昨午東門外五里石前，有溫飽田戶浦姓，見賊毛六、七人到彼擄掠，土人群起斗搏，一共殺死。後有遙見者回喚眾賊，將小村蕩為灰燼，民皆逸去。

初五日黎明，賊眾由福山東下，鄧市、花庄沿海北路梅里附近。又分股由丁市到王市，約三百餘人。先見哨馬一匹，賊人白面壯年，大紅湖縐扎額，小袖短衣，大腳褲子，長綢束腰，馬褂馬裙俱大紅湖縐。紅旗長槍，一片通紅。赤足繞腳，紅綫纏髮，粗如巨臂。賊眾裝束，令人駭異。在市杪北塘岸飛馳而來。汪客人為首，率市民耆老十六七人，鳴奏鑼鼓，步出北巷門外跪接。哨馬賊聞聲即緩步而至，按轡與汪對話。下馬扶老人起行，同入市中斗壇茶室內。坐定，供奉洗面、茶點。與汪講進貢諸款，身邊取出賊給偽憑，似大告條，而印信于首尾，黃紙刻龍邊者。云在上路得偽王所給。而茶室相幫，煽茶備點心輩，當時只有留三四人。見此形狀，心慌體戰。偷看之人，俱戰栗。听得議獻金銀與雞鴨豬羊若干，赴城求見賊首黃老虎，開造民冊，領給偽門牌告示安民旗。准投誠後，賊兵過路，不殺人燒屋，可保方隅。百姓議未已，後面又有馬步繼至，迎接不暇。且三路陸續而來。因議至民戶免動，獨取典當，另著辦送民夫二百人。遂不果。約議既中寢，又有雜色旗槍如蜂蟻皆到，即便擄人穿住纏髮，搜索財物，打開典鋪，恣取金銀。更入民家搜刮細軟。余前所寄資斧百金，綢衣兩箱，悉被卷去。既而見市人逃匿，背負無人。令挑細軟衣包、雞鴨食物，回福山去。而各鄉村野田稻樹林之中，藏躲壯幼之人，擄去無數。典內殺死三人，柜上首級一顆，皆因搶奪鄉愚被捉，倔強致殺，路途死人甚多，河中流尸不少。一時不能徧知。余友逃避附近，因挽余志之，為避鄉談資，以破愁寂也。

又見是午王市群不逞與鄉農愚氓，知典當打開，長毛已去，擁入鋪內，盡命搶奪。四鄉亦聞風而至，為首十餘人，先得細軟銀錢，任意揀選，鑿其貪取。皆市中強壯，且非貧乏，如楊五郎、陸小四等，有貲營生者。第一，如曾犯盜案，積惡土棍徐茂林，即兆康，平日為勢家催

租奴，吞霸訛詐，販田唆訟，父兄弟侄朋比众多，恃勢欺良，邻里側目。素已翹企世亂，乘隙为非。今于數日之間，搶奪典鋪富戶，必首率其黨，打開門戶，让其任意搬取。凡金珠首飾細軟衣物，堆滿屋中，頓成富翁。當日同市僧金雲台之子宗弟，各以紅布扎頭，手執雙刀，奪面店磨坊兩馬，四街馳哨，口喊“殺妖”，假作長毛，候于要道，專奪貨物。此次典內搶去二三分數，長毛復迴殺人擄人，獨不及此輩強徒。賊真去后，土匪貧民又至，即市僧中囊已充物者，亦仍隨眾劫物。迨典伙到，始得閉門停止，查檢僅失去小半賬耳。是日賊返，典殺匪徒三人，街中刺斃一人，市河流尸數人，俱市中善士雇人埋之。而鄉村人匿禾樹竹叢，婦女攀挂河灘，賊每以長槍亂戩，喊喝恐騙，逼脇誑詐，匿者自出。追奔飛捉，女子驚恐，有墮水溺死者。幸鄉人都能泅水，渡河得以逃逸。

每日謠言不一，每早起五更造飯，先行吃飽，便各狂奔，望東走避。或將婦女寄頓水區，男子照顧房屋。長毛一到，百計避匿。或貧家衣食不周，親族希少，藏身河灘草澤間，失足溺死甚伙。就耿涇塘、福山塘浮尸流下無數，有一婦三孩同縛一草繩。各鄉村民，日間不敢居家，夜則四遠探听。賊踪尚遠，而民互相謠言，寢食無暇，片刻不能安靜。且有桀驁之徒，喬扮紅頭，偵迹搶劫，無故黑夜敲門，妄報長毛今來擄人，誘人避去，乘隙偷竊。至于結黨聚匪，公然焚掠，恃蠻索借，殺人報私仇，各處紛紛而起。市鎮經賊抄過，無人敢居，生意買賣一概斷絕。路途特少行人，僅見搶奪匪徒搬運什物而已。終夜聲息寂然，但聞犬嚎雜亂，悲風凄慘，巷陌蕭條，難以筆墨形容。奇詭之事，亦復不勝記述。余寡交淺學，所聞鯁隘，諒諸棲寓各鄉易地皆然耳。

却說王市既被賊擾，至晚均回福山市中。略俱胆壯二十余人，恐土匪再來，仍各還家整理門戶，或喚田夫給厚賞，俾夜間看守房屋。詎料人心大變，依旧打門，各戶終宵搶奪，粗細蕩然，室如懸磬。丁市一村，昨晚燒完。丁四老另有新造巨室，又被土匪一夜燒搶。凶惡極矣。

初六日，賊毛復到，于早晨由西而東，未曾停足。徑由塘坊橋到梅里而止。因慮東鄉尚有民團小队，不敢直下，僅擄取民人与貨物。至晚，乃過王市，又擄數十人回福山。北路沿江，亦過馬步無數，逢人被

擄，逼令挑担，力疲則杀于路側，連担亦拋之不取。盖城乡貨物太多，賊得之甚易，故不重惜。聞是日，王市进貢求定議定。各处漸相效尤，皆到彼請教方法。盖本日市人恭請安庆席客汪胜明，备办白銀千兩、洋錢千元，俱勒令稍有資者捐輸。乡間田庄，无不苛派。各家男女畏事图安，虽妇女首飾，甘自拔下捐湊鎔錠。貧家輸出鸡豕羊鷺魚肉菜蔬，几十余担。而洋錢元宝皆取于当鋪布商邵心慎两家。雇脚夫車輿挑担，当时乡民多不敢随去，所去几十人，皆胆壯之徒。装設彩亭，中供銀子册籍。先到东圣堂汪公館內議定，然后进北門入城行事也。

市中严朗三諸子，推庠生姜振之为乡董。是人名駿声，已捐县丞，在浙江候补，奉盐务差委回家者。又市僧邵懋棠、叶念劬、金雲台、魚涵泉、徐兆康、严士奇、吳月槎等，各以紅布裹額，共随汪姓乘軒入城。步至蔣宅黃賊館內，跪进求見。不許叩头手拜，惟見打拱，跪頂民册手本，納款投誠，求保东北乡十余里內，得免焚掠抄杀。而賊首黃、李二人，以为此方首先投降进貢，用好言撫慰，各款酒筵，脚夫亦各醉飽。乃定以汪胜明为賊監軍，姜振之授伪軍师〔帅〕，余人各认师、旅、卒长、司馬，总呼为乡官。給畀伪告示、安民旗，禁止賊兵过境扰民。如违，任乡官拿解治罪。又伪諭民間，毋得爭竞搶夺，回家开店，各安生业。但須每家輸洋錢一員，領一門牌，上注明人数年貌。不論貧富，皆懸貼門上。如缺此記号，兵过入門便抄。著軍师〔帅〕在三日內包办洋錢一万二千五百圓，給与門牌如数，违則下乡焚杀。于是各乡官跪求寬限。黃賊不許。乃即速回家料理。而城門进出，必先輸銀，买領飞紙出城牌。守門看館亦要私費。

回来者述及，見城中河井街路尸骸甚多，小家門窗木器拆去烧飯，屋內頗多死人，臭秽难聞。残疲妇女及老媪丑陋者，陆续驅逐出城。稍有姿首与稚年丽女，結群选进各巨賊館內。街中錢米鋪地，城堞徧插旗枪。夜則鳴金击柝，巡防甚謹。城外各增立柵巷，另有館子云。

此时，乡村亦效王市进貢投誠，有誤献在城外館中收用，城中黃老虎不肯认帳，空撞木钟。因此，多到王市合局。福山塘岸有富戶归姓，亦挺身做軍师〔帅〕伪职，冀保家产。餘戶皆家产傾蕩。盖賊众每日往来不絕，为出北門至福山要冲繁道也。王市之人既先进貢，得长毛

宠。又見各乡来請教，于是文生严朗山，纵子士奇等四人，即以住宅为局，諸伪官伪董日夜聚居議事，勒捐肥己。俱市之猾僧及经造地方管、帐錢房等人，在局意气驕慢，恃威自大，效学紳董，恬不知耻。又有无籍之徒，投身入局，伪充差役，甘作僕隶，借势凌人。拘局門前粘貼伪示、伪榜，密排张挂。又有伪忠王告示，狂吠悖鄙，令人髮指，而局以为美宝，恃以制服过兵。派人看守，夜則收进。伪董二三十人，勒逼捐戶，縛打凌辱，揚言逆令解送长毛，恐吓百端。伪董中惟严士奇、吳月鋤二人与賊汪胜明最为亲热，結拜兄弟，在局更行势无情。与局差徐兆康羽翼猖狂，罔识邻里。局中設立厨房茶炉，每日佳餚美酒，銀洋錢財充盈一室。书写造册，抄发私白，禁約条款，伪示伪札，各处乱送、乱貼，威逼村民。又患匪类挠阻，又見是夜土匪仍搶夺市中稍有蓄資者，其风未絕。乃立召乡勇百人，俱裹紅布，耀武揚威，声言捉拿土匪。附近搶夺稍止。又設立軍帅局、監軍公館，并迎送长毛往来打尖館子。三者俱在姜振之住宅。汪賊居姜之书厅，設公座案桌。門上高貼梅紅大字“汪大人公館”，并安民榜，两边排枷杖軍器，庭中高豎黃布“軍帅府”三大字方旗两面。姜屋本寬广，数局在一处，可得两便。局差徐兆康同地方乡勇，輪流看守門房。数日后，有解搶夺匪徒到局，姜振之与汪胜明竟坐堂审問，笞杖枷号，酷似官府衙署一班。狐狗廉耻全无矣。

且說是日賊毛虽到梅里，因天晚未及擄掠，仅将两处典当封閉，以为囊中之物。不料，本地土匪与附近农民乘夜搶夺四街富戶、店鋪，一物不留。且放火烧屋，市心五、六百家，皆成灰烬。火光两昼夜始息。梅里为东乡鎮之大者，街底厚实之所，燔作瓦砾之場。各处土匪之恶，較甚长毛也。初七，景况如旧，別处事情，无暇記述。予又鄙俗交狹，聞見无多，焉能按日徧志。

初八日，聞长毛皆回城中，福山总兵衙內，賊众所擄財物衣裝无数，未尽运去。而附近亡命之徒，于夜窃取一空，旋放火烧屋灭迹。后日賊又到，亦未查究。惟迂怒拆庙耳。时福山以北居民，漸有回家。然每日謠言，仍致屢奔，終不能安定一日也。

初九日，汪同城中长毛輿馬到王市，四五人解恶匪沈洪洪、张德全两顆首級，著局中号令于市，以戒土匪。盖二人素本居乡害人，积案

土棍。近日結黨殺人放火，且欲阻撓進貢，打局要劫，手刃汪勝明，為移禍閭閻之意。以陳文揚不容其入局故也。地方鄰里捉送長毛，斬首示眾。而南鄉諸處聞信，亦捉解土棍送城甚多。時賊中見進貢者，陸續而至。偽示發下各鄉張貼，亦層出不窮。大意謂，進貢以銀子為首，務令百姓不得再肆搶奪。著鄉官解送懲治。四民安居樂業。又自誇張強盛。一派狂誕之言，不足記述。鄉官奉為至寶，仗此欺人。此時偽示辭句俚鄙，字格粗俗，對之欲嘔。後來漸有格式，字亦工楷，大約衙吏房科、讀書士子，衣食匱乏，貪欲志短，投入賊中用事也。

其時鄉市景況，自初八九日至十八九日，四境兵火漸息，賊眾亦不出城，民間稍覺蘇醒。無奈愚民好奇，捏造妖言，搖惑恐嚇，使人驚怖，草木皆兵，旦夕奔避，仍無停履。田禾棉花，自落滿地，無人敢采，謀生俱廢。獨有貧民搶獲盈餘，衣食浪用。我等守分士人，及逃避安命者，衣食虧損，將轉于溝壑矣。民間回家，坐未安穩，忽于二十一日，賊眾又出城矣。天猶未明，炮聲不絕，五更時西路鄉人雜遝而至，望東南躲避。長毛無數，出北門由福山東下。楊舍、江陰亦如是。馬步賊眾何止三四萬人，路經沿江海墘大路，蜂擁飛馳，如倒海堆山，直到支塘太倉界方回。所過市鎮鄉村，搶掠宣淫，殺死人民不可計數。壯男擄去數千人，不擇貴賤強弱，俱逼使挑担。凡衣服、錢財、魚肉、油鹽、食物重負隨行，頸鎖繩練，無不足穿力疲。刀砍槍刺，斃于道路者，連担棄之。數十里內，尸骸徧地，秋陽蒸晒，臭氣難聞。后有行善之家，給銀倩人收埋丛塚。

過鄧市時，天尚未曉，市人在床偃息，于睡夢中被虜。各家門戶打開，男女都不及逃。有先聞喧聲而躲屋巔者。賊逼既擄之人，指出屋上人，無一得脫。至梅里宿夜，偵得珍門廟正三圍愚民團聚千余人，鳴金邀眾，欲行抵敵。既見，未敢交手，四散潰逃。賊毛恨甚，先殺被擄之人，獨于此方大肆焚殺，人屋几盡。

二十二日，在東路抄掠。蘇城差下之賊，由昆太陸路而來，兩下相逢，遂仍回西。

二十三日辰刻，見賊眾回西，仍由楊舍、江陰、常熟分股而去。北面大路上，民間從半夜三更，見賊眾過路，較下東時走得更速。各以棉

絮縛長竹，漬油点火，執擎照路，亮如白昼，勢若長蛇。被擄百姓，繩穿纏髮，肩負重物。又有所擄婦女，亦令驕抬，故較去時更多三倍。直到次日午后，才得過盡。猶有流落在後者，竄擾內地。凡經過市鎮村坊，擄掠焚殺，名打先鋒，賊中以為公事美差。此次東鄉遭劫之各市鎮，各富戶，及城中避亂遷居者更多於他處。因三四月間，有扶乩問何方可避，仙示東方南方最吉。時聞東鄉有小村名雪溝者，賊哨馬至彼，果不肯過橋。後來屢次如是，雖鞭馬強走，終鳴叫而退。賊每听卜于馬，故其地五、六里內始終保全。當年人終不信此，至承平日驗也。

且講當時賊毛抄過，土匪即接踵而來，時人呼為短毛，放火狠毒，悉此輩也。然而長短毛俱未到者，在目下兩邑境內固亦有之，難以盡曉。在我寓處所知，得以目前完妥者，只三五處。如何村、方家橋等，方隅之地，竟未搖動，貧富相安。皆在王市之東南鄉耳。

其時，大股賊匪下東過路，往返三四晝夜。王市雖已立局，離彼孔道不遠，聲息相通，形踪瞭見。又西路逃難之人，必由此地經過。有落隊長毛數十人，于田家捕捉鷄鴨，尋人捐挑，迤邐流至市梢。眾人已心驚胆碎，跨水馮河，逃匿田野。忽于二十一日朝辰，市廛正在貿易，誤言長毛殺到，眾皆狂奔。局中差人四遠探望，果見二十餘人，長槍洋炮，在鄉搶畜，捉一男二女，欲牽去。市人急鳴鑼鼓出迎，彼即退去。求釋放所擄男女，不許。有忿氣者，領局中紅頭鄉勇欲斗。適有高、向二姓長毛兩人，自東聖堂汪陳偽行館來市，欲買魚肉菜蔬。因四鄉俱已罷市，惟王市生意熱鬧，貨物從江北販來，尚可應酬。又鄉民中搶奪數餘，狂吃浪用，店販者交易甚好。故兩毛亦來辦貨。先尋鄉官，迎入公館，供奉茶膳，代其買辦。即告以同類，今在市外擾民，不遵偽令。高、向二人即同局眾走去打話。將男女喝放，叱退眾長毛各自回去。

又有一日，市西田村流到二匪，入農家搜物，捉婦女宣淫。鄉民乞饒不理，隨手擄人。被田夫袁姓父子三人執農器與斗，奪其長槍。兩賊逃去，捉住其一，縛之。賊即叩頭哀求釋放。乃解入市局，請代理軍帥邵懋棠坐堂審問。鄉民欲殺之，而局中諸人恐得罪賊首，招擅殺之罪。乃令局差送東聖堂汪勝明收去。次日鄉官進城補貢，稟賊首以眾兄弟屢到鄉間攪擾，百姓難以生活，將不能捐輸進貢。辦事賊答云，新到長

毛，不服約束，且言那一朝不殺人，不放火，使百姓自行躲避。賊中反復無信，法度荒謬可知。當下又給付偽告示，令百姓自行拿捉捆解來城等語。

是時，各家已給門牌，又著典當與邵姓代應銀錢零星銀子，杜製元寶，一概發換。局中諸人傳齊四處地方經造，徧給門牌，每張增價二千六百文，托名經費。又搜索各鄉稍有家【資】者，并殷富避難寓居者，指名叫到，勒令捐銀。嚴士奇、金雲台、吳月槎三人出面苛派。違忤者則立鎖禁閉。避匿不出者，立使局差徐兆康提拿拷問，且以長毛下鄉恐嚇之。三人絕無親族面情，惟邵懋棠奸詐偽態，做好收場。朋比為奸，誘勸威逼，狠于官局。於是捐繳如流水而至。局中管銀房昭文石餘三司總帳，經造仲吟梅，偽董士約二十餘人，意氣凌人，可笑可恨。食用奢侈，私囊各飽。又屢赴城中買熟賊兵，到空屋任意搜刮。又帶食物與長毛交易，販售洋烟，換得皮裘華服，不可勝數。一以變百，跟去舟子脚夫，皆身穿輕裘而歸。

時因王市首創進貢，各鄉亦聞風而起。昭文界東鄉，有朱姓叔侄兩人，前在姑蘇投入，亦立偽監軍局在東。二十一日，大股下沖其處，各家已貼門牌，仗朱姓出頭打話。賊竟不睬，扯碎偽告示，毀去門牌館子，依舊擄人焚掠。并朱姓人亦捉去，毫無可恃。愚民媚賊，究何益哉。

王市自二十一日賊眾下東，至二十三日回西。每日有流到零股數賊，抄擾田村，百姓奔避，日夜無休，草木皆兵。痴迷呆坐，不可形容。高、向兩長毛，時到王市局中宿食，與市僧吳月槎結為兄弟。汪靜三諸子，亦與汪勝明甚相契合，寢食同行，倩其引至城中，結交賊目，往來留宿。當時勢焰，莫可嚮遠〔邇〕。四民骨髓，敲剔枯竭，怨毒已深，禍不旋踵焉。

二十四日，聞城內之賊悉行離去。調蘇州城內大賊目偽忠王李姓來守常昭。傳聞李某素為賊目，最慈善人，不許殺害，到處安民。又聞其素知常昭忠厚地方，面諭黃賊，切勿殺人。而目前抄得日夜不安，如蚊入熱鍋，渴者不擇飲，日望其來，稍得蘇息。令人愈念大清仁澤也。

二十五日，聞蘇城偽忠王，遣手下偽佐將慷天燕錢得勝，改名桂仁，又有侯姓洋天福一賊渠同來監之。時因州塘徐少葉鄉勇阻路，乃

由昆山到常，率馬步五六千，船馬双行，黎明入城，与黄老虎交割城守。于是黄賊之众皆出西城，由楊舍、江阴、望江西去了。被擄之人，胁从而去，仅有十之二三半路逃回，多被文面。所刺之字，多少不一，甚难除去。盖賊中多亡命凶徒，江湖賊盜，流丐罪囚，冲鋒陷陣，攻城夺池，此輩为先；焚掠杀人，最为凶恶。伪忠王遣黄賊約破城池，禁勿杀戮，暫住十日，即調易他去。而黄賊心艳富庶，迟报十日，留止两旬，所擄金銀財物八百余万，百姓男女三五万人，攪得虞城地白尸橫，民不聊生矣。

王市局中人，入城參見錢姓，再貢金銀。先雇民夫进城，替賊打扫公館。在陈家巷內故太史楊研芬住宅鋪設，如督撫公館。而局中上下人奉承新到长毛，各背衣包而出。次日，备齐金銀食物册籍，进貢。到北門外，遇长毛約千余人，閱視城池。見其渠酋慷天燕錢，头戴黄封兜帽，金綉蟠龙，黄綢扎額，中釘明珠珍宝三粒。身穿綠湖縐珠皮长褙，团龙黄緞馬褂，綠皮鞞。乘馬揮众，乱放枪炮。馬步賊众，多穿狐皮短褂，衣服新鮮，且鞋袜装束，似异于前番来者。錢桂仁当日細看形勢，以西北山高于城，不可守。須再添筑一城乃妥。即令众毛立將北門外普仁寺放火烧平，拆木料建立三层高台一座，瞭望北面，名望遙台。城中亦建数座，高于岑樓。著各乡官叫木作、圻匠、铁匠、成衣等諸工作，进城办差。命乡官酌給工食，日夜赶作。四城門外，加筑一围。城上增高一二尺。周围連造走馬樓，皆拆民房为之。夜中巡更，可以住宿。修設城墙吊桥，及种种战守之具。又出令查放女館难民，給发銀米，暫借住兴福寺。又特召錢伍卿入城，为留养难民董事。著各处捐輸。又查各毛館中，不准私窩妇女，令放出城。然各館尙私藏不少，只擇病疲者釋放約千余人。又著乡官雇民夫进城，收埋死尸，每人給錢千蚨。又与皮衣一件。召各乡官到館，款待酒食，給与伪告示。大意謂奉伪忠王令，知百姓遭劫，特差他来援溺安慰，以为撫卹爱民。不比黄老虎纵兵杀人放火，以盛揚其仁厚之意。同乡官绕城巡历，覩尸骸滿城，伪作悲伤慨叹。劝各乡官廉明勤干，教四乡誠心向忱，各安生业，完粮納稅，招募賢才，广收武士。一派奸詐，以愚黔首。又令再行造册，补領門牌，每张只取六百文，极貧者免，不必勒索。而乡官仍不論貧富，概取錢二千



六百文。且伪令云，从前已領过者，但使調換；已出費者，不必重出。又禁其众不得无故出城。虽非正道之輩，而略驗其能干謀为，似少暴厉之风，亦賊中之錚錚者也。是夜，各乡官自城中回家，乡人聞之，心漸安定，皆得回家謀生过活。

自月底到九月中，三旬之內，东北无事。乡民每販食貨洋烟，到城外与长毛貿易，換兌衣服器用。以一本博四五利息。难民仗此餬口，奸匪借此丰足，独我等廉洁士人最苦耳。又有匪类見福山无人居住，竟去拆毀总兵衙署，武弁兵房，取其木料。又窃民屋門窗什物，变易銀錢。未滿匝月，拆取一空。时有謠，兵将至。又言某紳在江北困练沙勇，刻日南渡。民間引領綦切。如南乡民困尚集练塘，有巨富邹、张两姓，招聚白头乡勇，拒守村坊。后有大队下乡，始行驅散。一方农民，遭劫不小。只得入城进貢讲和，迫邹姓人为軍帅，事乃暫定也。

## 卷 下

九月中旬，王市姜宅所居安庆席客伪常邑監軍汪胜明，年約三十余岁。经本地伪局紳严士奇、吳月鏞、何海海、叶念劬等数人作媒，有城中逃难王姓妇女母子三人，流寓乡間，父兄系文庠生，聘夫亦书家，俱被擄。女〔此处有誤〕。今数人欲媚汪賊，代为媒娶。而局中人合他处乡官潘竹斋等，各釀分。于姜振之宅，鋪設新房，整備酒筵、鼓乐、花轿、喜嬪、灯彩、花爆，一应俱全，迎娶成亲。賀客赴筵并杂差帮喜。徐兆康为首，率領一班紅布扎头之人，跪賀新貴，領取賞封，滿面有荣。旁觀窃笑。严朗三子士奇、吳月槎为主婚，叶念劬为亲家翁，各出妻女陪侍新人，坐筵左右，狂啖酒肉。次朝，严士奇、吳月槎陪汪席匠各坐肩輿到女宅做女婿。滿月回門，盘盞丰盛，俱局中三人調度。吳月槎教以合巹拜堂之礼。而汪本蠢陋无识，织席粗民，一时衣冠济楚，拘执行礼，无异戏演呆大做亲，假习斯文，步履搖摆，見之噴飯。当时公然新貴，衣大紅綢衫，黃馬褂，紅鞋粉底，黃緞异式賊帽；黃綢搵头，后拖甚长；黃呢风兜，額有帽正。后来軍、师两伪帅均是这样装束，以为賊中貴重品級。鞋綉五色花紋，底厚三五寸。其新娘只二十余岁，装束則

如世俗，穿戴亦金珠花串而已。当夜伪局董肆筵設席，并令妻女伴鬧新房。汪賊歡喜，相敬酒果，各乡官俱派富戶酌具銀洋二三十元，或十余兩往送賀分。亦有公然扎紅布道喜赴宴。如市中富人邵心慎之子桂官者，自以為交結權貴。

时剃光头髮已禁，伪局董严士奇、吳月槎等每見光头必拿住鎖局罰詐銀錢。适有福山人归春江，自江北來搬取家眷避難。一日詣局，欲看新娘，被局中瞧破薙光头髮，即着局差徐兆康鎖住。先逼姜振之坐堂，而姜不肯。乃請汪审問，□作奸細，欲笞辱之。幸有熟識朋友保劝，始得插标鳴鉦，牽以游街，令自声其罪。示众毕，始得释放。时伪局头差，首推惡棍徐兆康，前已作渠魁搶奪，又屢入城乘便搜索，且以洋烟食物賂熟長毛，搜取城外行店棉花、米布、寿器棺木各色貨物，以船裝載回家，任意变賣，獲利无算。家業便覺暴发，錦衣玉食，納妾买童，行為气概，竟如宪院班役。当此乱世反常，正小人道长，歹人得志之时也。

城中伪主將慷天燕錢为兩县总領。又伪詳天福侯，真广西老賊，为伪忠王遣令同住城中，暗監錢姓者，却不管事。九月下旬，因东乡有民人不服，毆打乡官，不領門牌，且民間有官兵將到之謠。乡官入城告稟，特差常邑伪監軍汪、昭邑朱兩人帶長毛二三十名到乡來望姜軍帥。姜因病，使邵懋棠代理，同赴梅里巡查門牌，宣講道理，劝民納稅完糧。又著乡官整理田亩糧冊，欲令业戶收租，商議条陈。无奈，农民貪心正熾，皆思侵吞。业戶四散，又无定处，各不齐心。且如东南何村，因議收租，田夫猝起焚拆选事王姓之屋，又打乡官叶姓。又塘坊桥民打死经造，毀拆館局，不領門牌，鳴金聚众。王市局中严朗三等，聞信大怒，令乡勇欲捉首事之人。彼众負隅力拒，揚言欲率众打到王市。于是局中急添乡勇二百名，借盐快鳥槍抬炮，端正飯食、酒肉、饅頭、茶湯。汪勝明同严士奇、叶念劬、姚錦山、徐兆康等磨拳擦掌，連夜入城見伪主將錢，請兵下乡剿灭乱民。不料，錢姓不肯轻信擅动刀兵，反怪乡官办理不善。但著本处乡耆具結求保，願完糧守分等語。又給下安民伪示，劝諭乡民。其事遂以解散。王市局中諸人敗兴而归，从此勢弱，不能勸捐，进益漸少，只得散去。乡勇將总局移于姜宅，迁伪監軍

汪于城內常署，搬軍師帥局于小東門外，王市景態遂寂然，良民各得安居。

典鋪存留之物，約于出月照票放贖，取本让利。偽師帥金雲台自恃有勢欲分肥，失券之餘，尼阻放贖日期，徒令日後土匪何沈起事搶劫靡遺，當房燒盡，致人御寒冬衣不能取贖。且與嚴朗三私議，將欲叫租收米。鄉農積忿已久，暗暗聚眾，歃血祀神，四下相邀，誓甘心焉。市西有奸猾催頭何年年、沈大茂兩人，本充地方經造，素為田房中保之蠹，依附勢家為奴。因在鄉官偽局效力，侵蝕不滿其志，托言使其倡催佃戶還租，虛發限票，事情違梗，必解送長毛治罪。一派鬼話，激變四野。商于眾農民，助其報怨。究竟因妒局中津潤，且欲圍賴門牌二百千也。茲以收租激之，眾鄉農無不痛恨。

又朗三素強梗善訟，游其門者皆染惡習。今又借賊勢欺人，四遠聞名，約聚千餘人，于九月三十日二更時候，悄然從西到市，驀然放炮吶喊，各持兵器攢擊嚴朗三父子對面兩宅。打門聲如爆竹，喊聲雷動，欲將伊家滅門血刃，以快私仇。前後戶圍繞攔截，伊男女于床中驚起，老幼俱登屋逃匿鄰右，五更始去。眾土匪當夜擁入其家，反將借居開藥材之叶念劬及伊族侄殺死，持頭誤認朗三父子。叶本偽師帥，自城回家，甫吃夜飯，正聚坐閑談，陡被打進殺害。被殺二人首級，夜中無人認識。次日懸挂廟台。其族侄是局外閑人，少年無辜，因問叶診脈買藥，適遭此難。土匪亦悔之無及。其夜叶自城中取回紳宦華軒一頂，即被眾匪燒于兩人尸上。蓋其黨特聘西塘、羊巷匪徒，積慣殺人放火，乃草寇之流。時余寄寓王市友宅，聞人談議如是。

當夜絕無信息，通市安臥未穩，忽聞眾喧，擊門聲如雨雹。匪類進其兩宅，任意擄搶細軟，焚燒木器，假作公道。俄而屋已被燒兩進廳堂，餘亦拆毀。火延鄰居，幸市人扛水龍沃救而免。眾匪大叫：“我們打局，無干各家。但請安睡勿出。”而市人亦無敢出勸者。又打開姜宅總局，燒其冊籍，搶去器械。姜軍帥因病卸任，扶出叩拜求免。管銀房石餘三卷逃東去。局差王海海舍命救出偽監軍汪妻，藏避于家。日後汪感其德，信任提拔，頗獲大利。而汪之新房毀去，財物搶完。其餘在局鄉官偽董吳月槎、金雲台等住居，皆被拆毀，本人暫避入城。而羊巷土

匪，本為何年年輩誘其搶典當得財香而來，當夜隨手又將典當門用火燒開，同眾鄉人擁入搶奪。何年年輩假意阻勸，豈能擋數百土匪。實則伊兄弟三人亦混入其中，裝三船回家。又將在局管帳經造仲吟梅住居、店屋拆毀，店貨錢財擄掠一空。又典鋪左鄰蔡姓生面店亦被搶，即牽其黃牛三口，駝貨物而去。蔡姓實局外閑人，並不與聞鄉官事。當夜土匪實妄擾平民，通街人自危矣。眾匪皆西路人，附近依草附木者，亦混入搶劫，且要結良民，脅以弗出，【出】則燒其屋。於是眾匪白布裹頭，各執槍刀銃炮，強取店家蠟燭火把，照耀如白晝。假捏別縣口音，教學長毛扯人索銀。到五更時，始各重負贓物而去。偽局各鄉官逃匿無影，市中良民驚擾萬狀，終夜不眠。貪詐者再入典當，搜取皮裘衣服無算。伙計走避，門戶洞開。然眾朝奉最已欺心，匿吞抵押之物亦不少。後聞携贖回徽，仍遇賊匪，喪失罄盡，可見天理昭彰不爽。

十月初一日，天甫黎明，沈、何率西路眾匪又至。有積盜羊巷人鄧松輩，戴營帽軍裝，詭托龐氏旗號鄉勇。沿路又邀鄉民各持竹木農具，共聚市中，愈多于昨夜。占姜宅為局，取嚴姓燒存之廩米造飯，取金、吳兩鄉官店酒狂飲。詐言龐氏在江北發兵，相約克復城池，奉其令先來屯扎，預備勸捐。一面追尋朗三父子暨各偽董鄉官。又欲約何村人共捉湯家橋師師潘竹齋。所邀鄉民聊備白布一條，竹枝木杆，到市應聚。實貪搶掠資財，非真有義憤斗志。故四鄉遠近聞搶典當，男女老幼數千余人，飛速齊來，自朝至暮，搬取典物，并朗三【宅】中余剩。四路往返如蚊，且半途互相爭奪，喧嘩震地。所搶只昨夜留落粗布銅錫雜物而已。日晡，已纖細靡遺矣。

至夜二鼓，有本地積盜凶徒徐百松麻子，猜典中尚有選藏衣服，砌匿深室，不可尋覓，惱恨燒屋。正遇北風大作，竟將一所當房，百餘間樓屋，焚化殆盡，可惡極矣。

是夜，沈、何之眾虛立龐字旗號，在市白食了終日，各自回家。至次晨仍到市中，已是初二日也。依旧狗假狐威，裝束持械，自名白頭團練，惟圖白吃店家酒飯，鬼渾茶坊。市中良家俱避居他處。而土匪見市店閉歇，人烟稀少，更起不良，正欲搜刮各家。私臆城內長毛未必下鄉，以前次何村相准。忽聞南路炮聲漸邇。嚴朗三父子同汪勝明昨夜

入城哭訴。賊據天燕錢桂仁以本地土匪聚結白頭焚掠殺人，拆毀館局，戕害鄉官，於是怒發賊兵五百餘名，分馬步二百，由北門抄殺羊巷，焚屋捉人。又一路用船同伊父子由水路而下，到南塘岸驟然登岸。而何年年等聞風便走，眾白頭匪各棄了器械白布，舍命而奔，轉瞬逃得半個全無。嚴士奇兄弟及徐兆康引領長毛，飛速望西追捉，將沈、何兩匪住居，登時燒成白地，擄得鄉間衣服、豬羊、雞鴨，不計其數，即逼令田夫挑送。所經過之地，男女遠走，賊于途中刺死一啞童，又刀砍農女未死。是役，只斃一命。幸嚴士奇兄弟領路，獨報沈、何為首之仇，與附近里中無怨。天道不爽，只在眼前。各鄉民土匪所搶市中諸物，仍被長毛擄去，未曾享用。屋既被燒，人亦漂流，逃往他處。只存沈大茂妻，病癱老嫗，并伊跛弟兩人，俱帶回城審問，旋亦釋放。其餘著名土匪悉已遠遁，朗三等恐結深仇，亦未窮追。眾賊毛奉錢逆之令，不准妄殺，且有士奇弟兄與徐兆康等熟人，因此不致波及局外。

午刻，長毛回市，于船头发賣衣服，賤售與民。眾鄉官邀入姜宅，款以酒食，游玩市中，囑令開店。以首飾銀器兌易烟酒。其領隊長毛系錢姓之弟，呼為二大人，約束甚謹。

薄暮，忽謠言西路白頭欲來復仇，眾毛頗惶迫，分派數十名各守市外，終宵擊柝，不敢安寢。而市中人亦驚疑不定。直到次日辰初，眾毛吃過早飯，放炮鳴威，敲奏鑼鼓，齊各解維回城。

午後，又有馬步百餘人，由羊巷而來。偽旅帥徐裕田、邵懋棠、姚錦三等扎紅引路，迎入姜宅。云是駐紮防守此方之意。從此市人不得安枕矣。

有偽軍政司宋姓賊目為館主，強梁凶惡。此時長毛上下各穿狐鼠貂裘諸皮衣，反穿馬褂。局中鄉官仍出來供給飲食。時邵懋棠作軍帥，挺身赴郡，得見偽忠王，以為榮耀。市中只存魚涵泉等數人應酬長毛，米則取朗三家搶存半廩，拆其破屋木料作柴。費用巨繁，皆各鄉官捐湊。至夜，又著地方取絮被百十條，派市中各家攢聚，客則長毛自宿其家。

次日初五之辰，一片聲催逼各家啟戶開店。閉門者封鎖，欲求入室必輸銀錢。又不許遷移，倘查見則鎖禁家人財物充公，費賂始罷。午

后，长毛排队出游田野，放炮示威。至日曛，又沸謠白头将至，长毛亦慌，欲添土人相助，終夜防守，鳴金打更。分付市人，夜勿启戶妄出。延至次日天明才安。

初六日朝晨，局中供給告竣，士奇等先行躲避，餘亦漸思逃走。早膳无著，长毛忿怒，磨刀霍霍，揚言：“不供給即开刀先杀乡官，就食民家。”众皆惶迫。局中挪借錢米，一面差人分路寻覓严朗三父子到市供給。而长毛已于市中抄扰茶坊酒肆，毀碎什物，查捉富戶当差。市中无片刻安，俱紛紛潛行搬避。各恨朗三移祸，向宋姓告其平日凶恶，侵吞捐貢門牌等銀。众口同詞，再加誣陷之語，激怒长毛，同局差各处寻拿。而乡民竟指为“神奸巨蠹，弱肉强食，虐焰横煽，沈冤莫解，人人得而寝处之。”未免过甚。究伊平日大略，奸险狡黠，貪酷性成，圣人云放于利而行多怨。其时朗三隱避南乡，謠传藏匿不首，长毛将抄掠全村。于是乡人具舟誘使远避，掩蔽鷓首，悄送市局，被长毛鎖住罰吐前赃，始释放。其父子抱头去。

局去斯人，諸乡官反得与民同議，安放长毛，民心稍平。惟賊众駐扎太多，或混入民家調戏妇女，强买食物，几希禽兽。虽有一二扭告头目，終日上偏下慢。混杂街中，如居荆棘。乃悬乡官屢稟城主錢逆，以地隘民貧，艰于供給，求其撤回。适郡中又差賊目伪职挺天豫黄姓，帶一千余众增福山之守，即令宋賊分王市之半，到彼协助，留伪丞相韓大麻子与三四十长毛仍居姜宅。

其时姜振之病痊，已虛作軍帅，凡事皆邵懋棠代理。因宅中为賊館蹂残，不堪其扰，自携妻子避居乡村。宋賊起身时訪晤，以为保全屋宇，逐匪御侮，索酬洋錢三十元。姜答以貧困，应以四元，怒擲不受。夜入內室，将伊細軟衣服搜取而去。大半皆亲戚所寄，竟結果无可爭竞。正納悶时，又有伪監軍汪札至，因三十夜間汪妻所失銀錢首飾等物，在姜宅被搶，勒派姜軍帅賠償。此虽別人移累，实則自貪利欲。非不知賊毛不可相与，盖前充伪官，借屋做局，朗三父子实慫恿之。初时只作公館，而伪总局本在严宅，以便漁利舖啜。后聞官兵之謠，并拆局消息，一时欲脫己祸，因即搬入姜宅。每日得賃屋銀一两。又汪姓娶妻于內，自为势利交結，故乐从之。

是時，宋既到福山，堡中已成荒野，於是駐紮南門民屋。柵橋兩岸，民居稠密，店鋪鱗比，人多避亂未還。茲則長毛占踞沿江港口一帶房舍，門窗胥被拆去燒飯。王市存住之長毛三十餘人，每日兩處往來，尙不至生事。喚講《水滸》者，在茶室與市民和同混雜。常雇裁縫紅工飯〔疑有舛誤〕在館做衣服。與人漸漸往來熟識，人心稍覺平定，店鋪皆開，貿易公平。

爾時城中大修館屋，打造船隻。山上老君殿改作了望台，四城增設城垛，密排槍炮。街道填斷，拆開民家牆壁走路，防守頗嚴。賊中稱錢逆為老大人。鄉官令民間稱呼謂憐天燕錢主將錢大人，連其偽爵稱之。視其行為，誤認慈良，合縣謬褒。其聲名頗可猜疑，有投誠歸正之思，人民有強梗不服者，未嘗肯擅行殺戮，使鄉官用善言勸戒。屢次查得遭擄婦女，釋放出城，禁絕私藏，只准頭目等明娶。故自後，長毛做親媒聘者甚多。且貧困難民，間有願嫁長毛。

而此時本城失業者流離鄉村，乞食無門，呼庚枵腹，餓病道途。多有養尊處優，身無長物，坐吃山空，竟至凍餒，死無棺木，草裝席卷。城中尸骸數處，鴉啄犬啣。錢某覩此慘狀，悲感累日，央鄉官至東鄉覓請錢伍卿、曹和卿兩人掌理救濟難民，設局於各門城外。二人再三辭匿不出。難民中有良善公正者，殷情說勸，錢某亦登門敦請，約定只辦此事，始肯出來。設粥救濟，留養困窮，所活不少，委壑者賴之獲免。

又如無籍刁徒，妄謀發迹；或執袴子弟，本無寸長，因衣食不周，投入賊中，甘為奔走，希圖得志。不意僅可餬口，他無所獲。而錢某亦哀此惇獨，勸手下巨目，共捐錢米。如此救濟，奈四鄉難民太多，並有他州別縣漂流來者，安能博施普遍。於是僱工作巧，變賣子女作奴僕婢妾，孩子嬰兒棄斃路傍，投水縊木，種種悲慘，筆墨不勝形容，一時不能記述。

至於鄉農田家，市儈負販，獲稻紡織，服賈獲利，盡可度日。而凶惡土匪，搶奪驟富，竟做財翁，輕裘煖身，膏粱鑿腹，嫖賭狂樂。于時富厚良民轉成貧苦，依然保全者，殆百中一二而已。是冬，民間日用之物，凡油、鹽、柴、菜無一不貴。狡猾之徒，往江北販貨，與賊貿易，得利極厚，又有技業手藝，自投入城，僱作呈獻。又勒叫木工入城，修房造

屋于城外，賃人开店生理。又打造八桨船二三百号，装载姑苏、太仓、崑山等处长毛，屡相往来。而各逆目既得奸匪作媒，但見紳官閨媛，时被强娶；收雇貧嫗穷女，用作奴婢。賊館中奢华靡丽，不殊紳富气象。賊之妻妾，称为貞人，不知何解。內亲姻戚，亦相拜望。民間漸有联結亲誼，誦认金兰，互托銷售貨物，販賣洋烟，兌換衣服、玩器、珠宝、首飾，获利不貲。

賊中素禁吸烟，至鴉片則愈犯戒。前黃逆之众，吸者甚少。茲緣苏、徽二府人多，故染洋烟者十分之八也。又各随手带五六寸竹烟筒，呼吸旱烟，但避其賊主而已。

賊众于一月之中，合館持香望天跪拜，口誦咒語九十余字，不知何詞。凡新入党者必教之，名为敬天府[父]。每逢出帳必祝，老毛吃飯亦有祝言。亦有庆弔之礼，与常人全异。上下主从，不分貴賤，共牢而食，亦无坐位。男女淆乱，不忌內外。自相称呼，俱是兄弟。新入者，呼新兄弟。自称其渠魁为天王，伪代为天朝。亦有賊諱字若干，俱硬加草字头。又无年号，惟书“太平天国庚申十年”，俗不可耐。伪印皆木板，长七八寸，闊三四寸，視伪职大小定之。刻宋体字，連姓名，双龙绕边。其衣甚短，而袴脚修广，无甲冑弓箭。操演无陣法金鼓进退之节；惟嫻习奔走躡仆，以避枪炮。打仗則两翼围裹，名蟹螯陣。賊之无能可知。头目出門，无金鼓仪仗队伍肩輿。总之，不成規模气概。后来漸漸效類[贗]，威仪軒冕，皆虞人教导，浸淫成习焉。此皆日后得之民間傳說，随笔志之。

今且說本城紳宦，大半移家江北通州、海門。常邑尊周沐潤并紳富太常寺博士赵宗建次侯等，在彼設局，歛捐募勇筹防，日望大兵攻克苏省，正无机会图及常、昭。适逢土匪何年年、沈大茂两人逃窜至北。本为赵姓催租，又充经地方，乃倩人求見赵君。誑以現在常、昭賊匪寡弱，守御懈弛，百姓翹望官兵如渴思飲，渠已預約乡人数千，候彼迎助。四方士民亦恨伪官婪詐，赃物充牣，意想罰其效力贖罪。王市富戶米困万石，粮餉不愁匱乏，到彼可操券奏功。周、赵两人忠义积蓄，勇往性成，聞言信之。即措置己財，团练沙勇，准备粮食，具稟上宪，知会上海庞督办与王藻等，約共通稟大帅，奏請援助。又令人約会勇头馬



龙标先过江来，就在周行桥暗招本地乡勇五六百人，迎接许浦港口，随同效力。于十月十五日，在北整顿船只。周、赵二人，亲率沙勇二千余人，刻日渡江。乡勇各扎青色花布为记，鸟枪、抬炮、藤牌、弓箭各色齐备，其中颇有勇敢谙练者。当日到彭家桥登岸。各处人民顷刻尽知，皆误认官兵果到，无不欢跃恭迎，以手加额。臆望此番克复必矣。无归难民亦欣然，决为指日太平，回家有冀，纷纷以薤髮为先也。

当夜，艘舟港口各处地保、经造、衙役、差班，闻风皆到，各具手束迎接本官。即询长毛近状，答以城中防御甚疏，数约二三千。各乡立馆者亦不多。以为疲乏之众，不敢抗敌，既见必逃，无足重也。余如在座，必谓周云：“他们乡愚无识，言之太易。试思陷落地方，贼锋尚熾。今安得疲败若斯。对官军犹知畏惧，视民勇则狎玩如戏。我方虽虚张声势，彼岂不遣谍偵实。况我所部，究尚寡少，彼则恃众。通贼奸民，潜作彼助，不可不虑。而我又无后援，倘有疏虞，特难退步。胡不先暗约永昌徐众，俾其同日南向攻剿，以壮我众之胆，方为万全之计。事实如此。”不料，诸公惑于何年年小人之语，义勇直前，连夜登岸，直趋梅里。先锋乡勇乘夜杀进贼馆，内有二十余人，居此守防。东市又立贼卡纳税。乡勇突入焚杀，捉住三人，开膛破肚。先时贼捉弁兵吏役亦如是惨酷，故如是报之。当时存贼毛七八人，登屋飞越逃脱，余皆授首，帮局土人亦被祸。

其夜，贼未漏信，皆在睡梦中，故诛殛极易。众乡勇即屯扎梅里，周、赵诸公暂居书院。而长毛连夜逃回，入城报信，乡官亦暗暗禀贼。懦怯之毛，初疑果是官兵，颇皆惶遽，潜将馆中妇女密寄出城。各检金银贴身藏带，折叠包裹，预备逃走。凶恶强健者，挺身欲战。城上四门端正炮石，城门紧闭，挑选各馆勇壮千余。哨马先下，八桨船百只，挑护身善战百人领之，半夜开船，于十七日黎明至梅里、塘桥。离镇三里，两相遇见，登陆接仗。沙勇连放抬炮，打翻贼船两号，伤为首贼毛数十人。哨马冲下，乡勇退入市中，两边乱放枪炮。相拒片刻，互有受伤，贼亦退下塘桥，停舟造饭。

王市于十六日傍晚，众人传言官兵渡江来，果到许浦地方，乡耆共去迎接。馆内贼毛皆回谢家桥报信，夜不敢来宿姜宅。十七日午刻，

賊毛二十余人到来，适逢南乡勇头目馬龙标招众到梅，见过本官，送册点验毕，率众随赵公径到王市，正遇二十余贼到南塘岸，当被逐去。賊毛拔断木桥逃脫，走回城中。此十七日午后事也。晚后，馬龙标所領乡勇，陆续而至，旗号庞字、周字，軍器戈盾齐全，故民間皆誤为官兵。然皆南乡周行桥一路农民，蠢陋无能，五百余人大半疲弱貧老，衣衫襤褸，毡帽草鞋，白布裹头，軍器缺杂，只有竹竿、魚叉、农具、木棍，甚不齐正。皆平日見二三賊踪，便逃避畏怯之徒。虽有烏枪抬炮，不善施放，从未经陣。又无勇敢斗志，惟图貪錢米，混取賞財，故应募而来。当时恃众逐走长毛，以为得志。拥入姜宅，托言扫蕩館子，搜拿賊匪，借此搶夺。竟将民众被逼所借棉被百条取去，局內諸物一扫而空。又逞势打开邻近內室，局外良家，一并搜刮靡遺，将船載去。又欺压市民，擅取店貨，强宿人家。与之理論，持刀吓人，謂此来保护百姓。

何年年、沈大茂随至市中，耀武揚威，夸张大言，能請官兵至此，又顧指市人，虛言龐大人到，并有官府将临，勒令通街各戶排設香案，迎接救民恩官。市中貧富无不欣喜乐从。俄而乘輿至者，实一本邑乡紳赵次侯老爷而已。地方各具手本叩接，迎入姜宅，就作公館。奔告本地紳士。严熙增、姜駿声二人具衣冠頂戴陪侍，設酒筵款待。土棍徐兆康等即反身入局当差，諂媚奉承，奴顏婢膝，即奉承长毛手段。赵公因見姜振之曾作伪官，頗轻惡之。徐等小人，愈不屑盼。惟立传地方，喚各富戶到局捐輸，并各乡官罰贓贖罪。市中首富邵心慎，被逼不过，先捐洋錢二百元，白米二十石，聊資費用。一面查問附近殷实之家，速飭捐助。吝者，以两县正堂封皮，立封住宅，捉人追比。地保奉命，到处恐吓。又著百姓速即剃头。市中每家抽拔一丁，充助民兵。又令地方买办青菜蘿蔔十数担，魚肉酒餚若干，粉面点心若干。又借民家茶室酒店，分造夜飯，暫宿过夜。众人紛紜嘈杂，衢巷喧闐，通宵不息。市乡愚民俱以为有恃无恐，从此立見太平。一夜薙髮，仓忙恐后，店鋪齐开，避者复回，市廛熱鬧，枯槁之余，如得甘霖苏息焉。

且說到十八日黎明，聞梅里塘上炮声不絕，周公所督乡勇迎拒賊众于鎮西街外大路两边，相离百余步外，各施放枪炮，互有中伤。幸賊无歧路可绕，不受其詭計，仍为稍却，退下十里停止。散走两塘民家打

先鋒，殺人燒掠。而王家市所到趙公，于局中早起五更，喚馬姓聚集鄉勇，各餐朝飯，齊整隊伍，速赴福山，欲圖先占馬頭，或可存扎立足。用小車裝載粉糕點心以備飢餓。無奈眾鄉愚回家，處置所得什物，集者未半。俟其到齊市上，時已辰刻。馬姓趕打眾人，集于大路，排齊隊伍，催趨趕路。虛放槍炮，喊喚嘈雜。鄉愚烏合，又不遵令，一無次序。才欲動走，不料，長毛已到。由北門出，至謝家橋東聖堂廟偽師帥陳文揚館內打尖，即令其邀集偽局人眾，并附近頑民百余人，假裝紅頭，各持器械，隨後助威。陳文揚與道友偽旅帥百長曹奕昌、紹昌兄弟，坐小車領叛民跟賊到市。裹頭執旗，乘亂搶劫。賊哨馬二十余騎，先行沖下。途中逢人便問，王市所到是官兵抑募兵，計共多少？賊意真是官兵，尚想畏懼思避，不敢輕敵。聞當時城中亦先報是官兵，又報已得勝，各館皆驚，預背包裹思逃出城。俄報是白頭，業已敗走，眾乃止定。今路途探問，愚民俱答悉是草兵，數止四五百人而已。長毛遂各胆壯，奮步直下。約馬步五百余，遙望聲勢，如有數千之多，分兩翼包抄而至，由西庄橋過來，福山賊眾由西北大路而來。槍炮如雹，馬嘶人喧，齊聲喊殺。

時天忽降黑霧，蒙蔽田野，咫尺莫辨。賊毛馬步蜂擁而至，勢若山崩，聲如雷鳴，驚魂失魄，胆碎心裂。惟有馬龍標飛舞雙刀，奮往前迎。大呼眾鄉勇速速上前，不想反而退后。賊徑奔來，眾皆爭先逃潰，不可止遏。扯卸白布裝束，拋棄手中器械，四散遠竄，頃刻無影。及長毛追至市中，鄉勇已無存者。馬姓亦只得逃去。僅存趙公一身，急回梅里。聞市人云，當時急迫之際，眾勇已散，趙欲挺身力斗，為地方等喚小車護送彭家橋，海船渡江去。何年年、沈大茂等奸人，見事瓦解，先逃東去，後來仍到通州。聞得周、趙兩公欲正其虛誑之罪，在逃未果。何、沈二人前在江北誑周、趙云，某等里中同心殺賊者，預聚已有千人，若到江南，呼之即應。不料，當日僅有七八人出來，皆伊前夜所結搶典匪徒，共十余人到市，隨行羽翼助惡。二人專尋向日仇怨及做鄉官等人，押其出名辦事。撿周、趙二公令，勒逼捐輸，詐得銀錢，私入于己。橫行街市，氣象昂然，言大而夸。小人行徑，真可痛恨。妄報是非，誘引輕舉，貽害市人，罪不勝誅耳。

却說當日王市，正在开店貿易，以为賊与官兵相仇，与百姓无涉。賊中住市已似熟识，故皆坦然不疑，无人避躲。岂料賊无情义，既已开刀，众人又新剃头髮，赤白不分，逢著便杀。在屋內者皆擄去，在街路市外者便不免认作乡兵，又鳴小鑼于各处搜杀，計共砍死街道三十余人，皆良懦无辜百姓。擄去男子一百七十余，壮者胁使負重挑担，行慢力乏，則杀死于路。各家門戶打开，擄掠一空，污奸妇女，无所不至。又逼妇女扛物，到福山放回。又擄去童子二十余名，行到东市梢，遇賊主将慷天燕錢，喝令释放被擄之民，擲还財物，不許妄杀。众賊毛俟其先去，仍复擄杀。至日午，始大半望东追白头随錢逆去。其余仍擄人搶物回福山。

被擄之人，拘禁如囚，劳瘁不堪。受其苛虐，因誤指市民私約官兵，謂之通妖。而市人此番損失不少。随后，又为土匪搜刮，室如悬磬，粗細靡遺。富戶邵心慎年及古稀，被賊杀死，一子擄去。因見室中有軍器，且逼銀子故也。地窖藏銀二万余，被族人土匪全行掘取。又何村蕭姓亦領百人助趙，事敗不及走避，亦被杀于田中。长毛抄过，午后始去。市人躲过难者，不敢居家，复迁乡僻，市中又致寂然无人。各家門戶，多被毀碎，景状凄愴，犬嚎鬼泣。街中野外，尸橫血泊。王市又遭此大禍，至数日之后，犹見家〔有脫字〕残破，井里蕭条。本地匪徒乘乱搶奪，又得財物无数，各飽私囊，倍增盈余。于路拾得銀錢，于河掬得金宝，皆賊之吐餘也。又拾得乡勇弃下鳥枪、抬炮，獻送长毛，俱受賞賜焉。

聞十八日，周文之在梅里，得报王市乡勇潰散。賊众两头冲到，救应无人，众寡不敌，沙勇餒怯，漸已逃散。长毛大队而下，何以支持。料难存扎，众人保护奔北港口，航海而去。知百姓遭劫，欲投江自尽，賴众劝止，赴北請兵也。当日賊众追至梅里，四下擄掠，焚屋杀人。又至先生桥、彭家桥，即海洋塘与許浦两港口，各有小聚落。其处百姓男女老幼逃至江滩，追逼难避。正遇潮来，溺死无数。街中店戶，田野民家，擄掠一如王市。而賊毛即駐扎港口守御，仍各立卡局，納粮收稅。仍会合各乡官，晓諭民間开店营生。又令梅塘賊众三百余人，船赴支塘駐扎，占踞巨屋設館据守。当地居民未免受害，数日方定。从此东乡亦有賊众。

看守也。

王市虽除去賊館，市人至午回家，未晚尽避村僻四处。土匪見市无人居，門戶破損，夜中靜无声息，多有入室窃物。无得，乃結党乘黑至市放炮虚吓，搬取門窗木器。次夜复至，为人喊破，附近众人追逐始去。又有匪徒徐麻子率其窃党，窺田家有寄頓財物者，于黑夜糾合搶奪。又捏謠惑众，每聚〔〕敲門报信，惊走其人，乘間偷盜。众人中夜惶惑，至次晨查究，始知其伪。无不痛恨，乃縛其人而投河刺死之，以除一方祸害。主其事者市僧王賢。以后土匪抄扰始定。

三五日后，福山賊毛宋姓帶十余人至市，传喚乡官，插安民旗，貼賊告示，使民勿再勾引白头。再犯，扫蕩村市，玉石俱焚。今可归家，各安生业。福山設立伪营专为保民之意，倘有警报，速稟賊营。一派狂妄浮謬之言，不足笔志。市民无奈，回家看守房屋，終嫌靜寂，每夜更翻防更，日中尙无市头。各家被擄之人，父母妻子，倚閭悬望，屢托乡官入城查探。賊中勒索銀錢取贖。伪軍帥邵、伪師帥金两人苛派，每名輪洋錢三五十元，視其家产，不論貧穷。吝者，囑賊勿放。至賄滿貪壑，方得回家。如邵心慎子，賊中勒索菜油八十担，番餅一百元，才得放还。乡官染指不少。延至两月有余，貧人无貲被拘者，遇伪主將錢，苦求釋放，錢亦心知良民无罪，每召乡官領归。邵懋棠因不滿賂托，仍暗約他館拘住。极貧者偶有逃脫，又有贈賄长毛私自釋放。后来，其賊每到市中，向被擄者索取酬謝，供奉酒肉，否則指名逃遁，誣盜財物，逼詐不休。到次年为金師帥稟錢逆，始得禁絕。其余亦勉措錢財，賂乞邵懋棠，陆续領回，已年終冬尽时也。彼八月初被黃賊党羽擄去者，亦大半逃回。经千里程途，历徧艰苦，幸获性命；餘則久无信息，大約死于道路矣。

王市自经十月十八日一番杀掠，乡市良民皆作惊弓之鳥。偶見一二长毛到来，便惊惶奔避。謠言不息，胆怯多疑之人，仍不敢安居。市中街巷依然冷落，店鋪閉歇，买物交易，多在村野。迨至仲冬初旬，节届冬至，市尙不敢祭祀，市中无多人行动。忽一日，有賊毛五六到市，持送伪札，諭令乡官明日預备酒飯，迎候賊目到此宣讲道理。次日午刻，伪參軍果率一百七八十賊至市，旗帜器械鮮明，状貌俱凶恶，都执

钢叉。乡官接入庙台，高坐宣讲，命邀乡老四民环听。大意謂：本地勾通官兵，本欲剿灭一方。因伪主将錢某爱怜百姓，从此勿再妄信官兵，擅剃头髮，目前一概免究。农民勤收五谷，早完粮餉。商賈負販，留心納稅。乡官造册办事，勿违一切。否則，发伪兵抄扰，等語。一面讲說未毕，其所从余党散走民家，搜索食物，又到厨司家将所备酒筵魚肉，尽数吃去，狼藉星散。即稟知其主者，亦頗慙恚。立刻放炮发令起身，反不得食，枵腹而行。有仍在民家索食者，执藤乱打，方随去。賊中无規模，可笑。

时又知馬龙标乃本地之人，城中欲著乡官引路拿捉。回言傳聞之誤，并无其人，乃止。于是乡愚自起謠言，长毛欲率众到彼剿灭一方，搜擒馬姓。沸沸揚揚，居民移家，逃亡別处，搬空器用，听烧房屋，半月方定。又查何村蕭姓，前聚白头。茲逼其弟充当旅帅，效力贖罪。皆乡官【从】中指使。又暗稟錢逆，某处富戶可充乡官，倘遇差徭，有財应抵，亏缺粮餉，可使賠償，故长毛乐从其請。或有畏避不出，自惜体面，贿乞乡官捐銀代替，別派他人。若强违不出，唆使长毛到家抄扰鎖打威胁。无藉之徒，則专行钻謀。軍、师、旅帅，三大伪职，非无賞者所能营幹。但百长、司馬，如经造、地方輩，胁誘乡愚資財耳。然此时先出头者，惟前任伪职，首先迎貢，为賊中所信任。諸人尙未分疆界，两邑混管。既逃复出，如軍帅邵憇棠，自苏見伪忠王回来，派正常熟地方軍帅，奉令到任，夸耀同僚。昭文只有金雲台等，今見官兵远去，乡民不敢相仇，仍各挺身而出，尽力办事，得以图謀肥己，公报私怨。睚眦餐飯，任意施为，誰敢违忤。

十五日，有韓姓賊目，率百余人乘快船十数号到市。于路各在舟中，鳴奏鑼鼓，以为得胜之后，快乐得意也。凡到一处，必先送札諭，知会乡官，前一日預知城內又有长毛来乡，市民仍各畏惧，移眷避居村僻，店市閉門。至当日午后，伪师帅金雲台等迎入神庙，留奉酒筵。用錢逆伪札，并监收昭文錢粮賊目孙姓的伪文，书名柬帖，邀市中富戶严逸耕为昭文县后营伪軍帅，姜振之为副。即飭付伪諭，著金雲台、潘竹斋、梅利川、徐增、李康等五人为統下师帅。又擇各乡多田翁为旅帅、百长、司馬、伍长各伪职。皆自上飭伪札，勤派实授。如敢违拗，解

城治罪，抄家充公。一经指名，莫能推諉。有懦弱怕事者，买狡猾经造衙役之人，出場办事。此时，乡中有家者最为难过，而无业者欲做伪官，爭謀不易到手，盖患其亏空无偿，获財逃去耳。是时，常熟伪軍帥六人，昭文四人。两邑大小乡官，約共二千有零。有自願，有逼勒，有几人合做。总之，貪心太熾焉。初时似觉难做，又畏长毛凌辱。浸久习惯，漸与賊投机情熟，染其风气，忘失本性。故入后皆科歛賦稅，浮收借詐，勒捐索賀，获利甚厚，俱成富翁。各占民房，設立伪館。旅帥以下皆无館局，权势亦少逊，至于各人行为，无非倚势取財，欺压良善，好恶恩怨，悉在里民公平議論，难逃众口耳。

尔时避难士人，衣食久乏，每央友荐引入局，傭为乡官书写，以免冻餒。伪官中亦有人好善卹貧，援助寒士，慷慨收用。独有伪軍帥邵懋棠，自詔见过伪王，伪师帥徐裕田，经賊獎賞。两人效忠于賊，欲与陈文揚爭功獻媚，将进己女于賊目，希招貴婿，以荣宗党。时賊中有犯諱数字，强加草头，其为草寇可知。邵館傭书忘写，失遵伪命。又年号二字硬加反犬傍，并伪示照賊中悖逆之語。邵欲悉遵賊令，而寒士天良未喪，罔肯依从，遂即驅逐出局，坐視其冻餒而死。如昭文伪軍帥夏晓堂、严逸耕等，俱用两县衙門前房科吏役，素办錢粮等輩为書記，慣于办事，一概規例，皆其指教。其余帮局出場，皆聘平日亲信友族，及无賴奸詐之徒。立局在小东【門】外紳士巨宅，随著下属百长、司馬各伪官，內即经造地方等，各接其伪諭单，于四乡細查佃戶所种，并自业田亩、房屋、地基、坟墓等粮数目，按图开載造册，呈送賊目孙姓，发下收粮。即著伪师帥在本地設局，征收当年錢粮。每亩完納糙米三斗，折价七百二十文，附收下忙銀二百文，外役費七十文。不論額之轻重，田之腴瘠。又如延悞日期，再行增益。所开田数中，多蔽匿私收肥己。乡官侵吞餘利，犹得美产，托言墊賠經費，抵补亏欠。乡农各佃既免还租，踊跃完納，速于平时，无敢抗欠。又因本年岁稔丰收，或搶夺有余，故皆欲买靜求安也。各伪官收毕錢粮，无不发财。

二十日，常邑伪監軍汪胜明，又同陈姓賊目帶二十余人至市查門牌，补白头所毀者，照簿給之。本未輸錢領者，勒使补領。到每家查看，照灶为律。虽父子同居各爨，必要各領一张。否則，指作违令通敌，立

鎖人去。求免者，罰餉百兩。賊之无理，可笑极矣。故虽强梗貧民，苟有屋住，必挽乡官乞領。每张需銀四兩，日挂戶外，有类喪牌。聞大市桥有富戶王姓，因处賊踪往來之路，不敢居家，避于船內。被汪逆領众連船劫去，怪其未領門牌、船凭。又捉張姓农夫，鎖禁偽獄，笞辱逼胁，备受苦楚。連夜差众长毛抄掠家資，封其稻谷。及罰銀，始釋回家。此皆乡官恨其不报田亩、門牌，唆汪惩戒之也。又汪賊欲請丁老四商議收租，逼充軍帥。老四則以屋产俱傾，身病將死，屢喚不出。賊亦罢之。

当时賊散走四乡，連日不停。乡民虽畏其凶蛮，而賊究亦惧人暗算，夜宿心怯，雇人防更，扯乡官陪侍。如汪铁匠<sup>①</sup>貪酷成癩，被人訴知錢逆，几至責逐。汪自知多积民怨，不敢独宿乡間，必宿市僧至交吳月槎家。借与本銀，俾商販營生。又給百金，托赴上海买办綢緞，故奸民結交賊者頗多。是时，賊于北門外各乡市來往，詐害良民。或持偽札到乡官局办差，向其索取差費。留供酒飯，餽不佳丰，拋擲碗盞。乡官懦弱，便肆打罵。遇天陰雨，硬問路人更換釘鞋雨具。見玩物亦便奪去。不許僧道誦經拜懺，稍与爭執，刀背乱砍。謝桥、恬庄各立賊卡，路人穿皮衣经过，捉納稅銀一錢；布衣齊正者，納三五分。塘岸路人，硬捉背縛推車。民家大小舟船，必領船凭，每张二千八百文。否則以私船論，查出充公。客商亦領凭。

且因剃髮偽禁甚严，商販渡江，往來远处，亦須領剃头凭。准两月一換，捐銀再給。各乡賊毛見剃光头人，立即拿住鎖局，吊打索詐不休。若被解到賊營，或竟梟首示众。及賄賊求放，已被众毛用碗鋒擲碎頭皮，塗以盐鹵酸醋，血流滿面；或削去耳鼻，异样毒刑。虽避匿家中，尚有匪徒通信，詐其財。故无人敢再剃髮。尼僧逼令留髮还俗，寺庙庵堂一概拆毀。城內圣庙学宮，亦所不免。三教俱廢。墳树竹箐，逐芟伐去其大半。

季冬朔日，聞捕得羊巷土匪邓松，即前九月三十日夜搶典鋪，随同何、沈二人在王市杀人放火巨魁也。素販私盐，結党为盜，当时解城。錢賊見其心粗身壯，試以技艺，反即收用。又偽監軍汪捕得仇人何

<sup>①</sup> 前作“席匠”，此处作“铁匠”，似有一誤。



海海，初以阿諛信任，偕汪入城，搜括財物衣服无算。后鑿貪壑，怀恨在心，暗約何、沈之党，入汪妻寢室，擄其首飾。前媒即是其人，故汪妻识之。后十八日，又入何年年之党，假威混鬧。未及远逃，被乡官等暗指汪知，捉拿拷問，剗刑毙獄。二子亦被汪杀，斬头示众。父子三人，徒死不足惜也。阴險交匪，終无結局。

自十月下旬至十一月杪，四旬有余，城內福山每有长毛游行四乡，或二三人，七八人不等。每持送伪札，向乡官取盘費酒食，約令当差办事。或奉一头目，托言查看門牌，催繳錢粮。又因伪主将錢逆得胜，陞銜为慳天福，以下各头目，俱陞伪級。賊中庆賀，徧发請帖。勒令各乡官具厚仪呈送，入城跪賀，不容躲避。賀分又多，且屢接不断，費用甚巨。而乡官后来亦庆賀不穷，勒令本地住民具銀送呈。自此各处效尤。惟有昭文伪軍帥严逸耕从未有庆賀之事。盖未为軍帥之初，长毛本派其兄采茹与伊叔志雲并邵桂等，議定四人出銀一千六百两，一人得銀，身充其任。迨逸耕願充，而四人图賴食言，彼已无可逃避矣。逸耕虽阴險且吝，究是柔弱无用，惟貪心鄙詐耳。奈无权力，不能制服属下，反为师旅帥欺弄。幹办諸事不妥，每被长毛鎖頸鞭辱。幸錢知其忠厚，轉顾恤之。又得姜振之为副，代其办事。后又得伊兄朗三父子，并婿庠生殷福源等入局帮輔，联以混过。或賊目到其本地，召見逸耕，每畏怯不敢迎接。賊目发怒传唤，始装束进謁。尝見其头戴圓頂黃緞帽，乃賊主将所賜，式样怪异。黃綢裹头，黃褂紅鞋。有夏軍帥者更为狂妄，竟穿鳞箭衣，团龙黃馬褂，坐轎乘馬，馬前用童儿八人，各执洋炮旗枪，衣裝如小长毛。居常奢侈，真入賊毛化境。日后各处伪官大約相同。如昭文王市伪师帥金雲台，平日卖酒营生，本是凶險之徒，奸狡刚强，胆粗心細。于市尼庵暫占作局，移弃佛像，中設公案座位，傍立書記差役，外置桁楊刀杖，門貼伪銜告示。在內收粮留宿，来去长毛下屬，班上出入邀喝，宛若衙門。且坐堂杖人比期，不顾里党耻笑。可謂狂妄。

时岁底冬尽，四民忙碌之候，犹見福山騎馬之賊，城中乘舟之賊，此往彼来市中无間断。百姓寢食不安，各处小路，水陆俱熟，即土人导引也。此后賊館卡局收粮納稅，一交春初，四处增設。东至支塘、唐市、

徐市、梅里，南至练塘、莫城，北至沿江，皆有生息之地。商賈往来，店鋪熱鬧，故长毛往来亦多。惟有金匱界地名蕩口，为常熟、苏州連界之所，三城士民避乱，多居其处。有紳富华姓，团练乡勇，与永昌徐氏合局。先时拒敌，后又讲和，华姓为軍帅，仍有枪船防守公局，不服长毛管束。所駐賊目某姓，亦和平公正，往来众毛不敢生事，地方安靜。故避难之民，与巨商店鋪，負販营生者甚众，极为熱鬧，人烟湊集，真如小桃源焉。

其时內地貨物皆从上洋江北而来，故各港口皆有賊卡完稅。各乡市鎮十里、三里，寸节俱設小卡，照票驗凭。貨船来往，費用頗繁，故諸物昂貴。各店日捐諸款，无非增价抵償，民間剝削极苦。

福山既为賊众占踞，港口馬头行旅絕迹。空屋被拆，居民远避。商賈魚船不敢近境，遂成荒落江村。众賊毛踞南門柵桥头房屋，于两岸四围另筑土城，拆取民房庙宇木料，树立版筑，中实以乱砖泥土，并不坚固。竟以神佛塑像，埋筑其中，狂肆莫甚。又捉附近田夫搬运土木，又捉塘岸路人扯絙搖船，附近无人敢走。賊乃发令，著各乡伪官喚顾木作、泥水匠、民夫等，每軍帅三百人，押送当差筑城。但吃苦飯，而无工錢。两旬方毕。至腊月旬日，被天雨淋塌。又叫工匠民夫至彼修葺，乡官代給工資，无人肯去。又城外小东門阜安桥南，城垛傾倒二十余丈，随时修葺。岁底通河桥亦无故傾倒攤，石巨桥广，遂不修造。

此时，城外桥梁多被拆断，防守頗慎。近夜民間盛传官兵将至江北，上海于明年初三祭旗发兵。且謠言庞探花曾潛至城外偵閱，微服携筐，假装卖菜，探看虛实。有土人报知，賊毛偵查，已不知去向。又云，李撫軍亦亲身来探过，未知果有是事否。总之，百姓瞻望来苏日切矣。又謠言长毛亦恐官兵来，尝患人少，必于新岁出城擄人，年終必打先鋒。各乡人心惊扰，俱先期数日度岁。可叹我等流寓乡間，貧无进款，祭祀礼节难以如願。迴忆前年景况，无乃霄壤相悬，能不愁煞。

时当岁逼，徒見賊毛来往各乡市鎮，买办过年貨物。人皆見慣，不胜逃避。虽渾杂同行，两各不理。惟有各伪官屢被城中催繳錢粮为因，岁終极其緊急。軍帅、旅帅，每提去鎖禁笞辱追比。有早完公事者，賞花紅回家，安心度岁。賊众亦在城快活，庆賞新年。不出城者旬余。

可怪時日不同，每月有三十一日，而無小月，與民間先後參差。妄改紀年曆日，怪誕無謂，極可笑也。咸豐十一年歲次辛酉，正月內各鄉安妥無事，亦無拜年、賀節、爆竹、元宵，但見閉戶蕭條，寂然頹興。目中絕無衣冠之人，惟觀軍、師、旅帥各偽官，于初三四日各授得賊給偽印，各在局館中擇吉開印，徧發請酒柬帖。地方百姓，百長、司馬，俱要具備洋錢銀子厚重賀分。里中富民巨賈，勒索多儀。大小戶口無敢免者。時賊亦給錢五卿印，刻“總理常昭難民局紳董錢某”等十余字。局設南門外廣文劉雨寰住宅，收養貧苦親族，落難士子。其餘流離難民，置興福寺院，日給粥飯兩次。費用浩大，初皆偽主將錢逆給發之米，又派各館頭目捐助。日久人多，漸漸不支，乃著各鄉官勸募。延至年餘，全活無數，功德莫大。沾惠之人，嘗感念否。此一實事，差強人意。

且說鄉官，既開偽印，便出告示徧貼。自稱本軍、本師及帥府，禁止剃頭，聚眾賭博，酗酒強橫，盜伐墳樹，欺凌良善，勸勉完賦稅，捐輸助餉，安分等語。時西鄉土匪，將人樹木竹園空屋野樹，戕伐拆毀，竟無遺類。因無王法，暗壓孤弱，欺詐百出。世情惡薄，倚借財勢，喪昧天良。不顧陰鷲，福善禍淫，報應當甚邇也。安貧俟命之人，愈難度日。債務租稅，概不通融。典質變易，斷絕門路。聊延殘喘，待看兵燹，劫數正為亡義淪仁輩耳。

正月新歲，時聞城內與福山二處各館巨會俱要開印。自嫌天福錢逆，至以下大頭目，約共二三十人，俱派各鄉官送賀分，又要自去賀節，再隨賊目等赴蘇州拜賀偽忠王新年開印。各賊目自下而上，時須進貢。如孝敬上司，邀其榮寵，稱為上憲。稱下屬及鄉官為某弟。賊之俗亂可笑。而鄉官則每以為榮焉。

又聞州塘已通，永昌徐姓與賊講和往來，受偽職于偽忠王。且與巨賊熊姓結為莫逆交。一面乃交結官兵，團練勇士，以俟內應。家中各立一局，東宅應酬長毛，西宅接待紳董。村中船馬俱備，各處紳富避亂寓居者甚多。

且說福山賊目黃姓，修造土城，又著各鄉官雇工匠民夫，到彼當差。又令辦木料千根。城內又著送樹柴五百担。遲延不辦，欲提軍、師、

旅帥等追比責問。至仲春之初，城內福山兩處賊毛，迭到各市遞送偽文書，抄[抄]鬧不休。福山附近神廟拆完，且捉路人搬運。托言修造，實則變賣。鄉村誤傳欲擄百姓，過江犯北。紛紛謠言，要打先鋒。故見一二長毛，狂奔避匿。偶有喧嘩急走之聲，便驚駭胆戰。賊毛偵知民餒，故肆欺凌也。

二月中旬，福山新築城堡告成，俱拆取舊城磚料，今移于南潞關卡欄橋，就民居市廛，跨兩岸繞圍，啟南北兩門，內駐賊眾千人。拆毀山玉皇殿與大寺城隍廟、天妃宮等瓦木，修造民房占居。又築遙望台三座，外造大橋，將星橋拆去。四城外密排梅花樁，江口設立巨炮，守御綦嚴。賊館鋪飾奢侈。港口街中開設茶坊酒肆，又與店本，庇民貿易，每晨發賣所擄衣服，奸民販鴉片兌換，亦肯賒欠。進出城門，必取路票，常城亦然。城外亦有店鋪。于是百姓長毛，漸漸混同不忌。且自歲底到今，長毛婚娶民間甚多。每有鄉官熟識等人做媒，聘貲柯金丰厚，酬贈不吝。而貪利之徒，紛趨不憚，且有買女自認親生，配嫁巨賊，倚勢取權，自居偽董。又有借賊資本，賒欠賊物，商販獲利。無耻之事，奇怪百出。

前拆舊城崩下，壓斃賊毛三人。每日排队至港口耀武，淹死三人。關帝神像扛弄海中，踞廟作卡。又拆去戲台，改作遙望台三層。一日望見江內停泊夷船兩只，自東駛來，炮聲不止。賊目宋姓率眾下江渚，施放鳥槍，而夷船還開二炮，一至陶山教場內，一至港內關廟前。系子母套炮，鉛袋中又有子彈，名落地梅花炮。幸向上打進，墜落沙泥中，不致傷人，然已崩塌丁姓堂屋。賊毛皆逃入新城，罔敢喘息，各無動靜，兩日後挂帆西去。自后常來江中放炮，不解何意。蓋賊毛亦奉耶穌，乃天主教之余緒，素畏洋鬼子。

舊年仲冬，有五六名，由東鄉乘小艇到城，帶洋槍火藥及諸洋貨，欲售銀三萬。憐天福錢慌迎入館，不敢怠慢，易銀送出。自后聞亦屢來交易。故城外顏港夷人所造天主堂，完好不毀。且聞夷毛謂長毛云：“我們自道光二十二年分至此，受百姓進貢后，必安撫愛恤。你等擅害黎民，夷邦不服，要來征誅問罪”云云。然夷人但求通商，固不害人。奈英吉利諸洋人每多奢望，詭險難馴。上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天津生事，

不知何故失欢，闖入京外之澄园。经办理各国事务王大臣等妥为交涉，始得誠服，退回上海。后薛巡撫奉命专办夷务，与各国讲通，借洋鬼子数千，习洋枪小队，合官兵共剿长毛。頗得其助也。

时聞上年徽州八月二十四日，长毛亦到数十万，至今尚淪陷中，焚杀之祸，更甚江苏。忆去秋徽商在常、昭，恐遭劫数，囊金回乡，不料正遇其祸，岂非天运乎。日下留店在常熟乡鎮，小本生理，又恨长毛屢来派捐，查各店資本数目，限令自报。又被乡官酌估，每日抽厘捐若干。又輸銀五六两，或十余两領店凭一张。又每日再捐名店捐。又錢伍卿派养难民捐。如此层叠全依，方准开店。不論大小店鋪皆同。福山长毛先来，持黃賊令，勒派諸款。商民既捐。明日城中之賊又至，言奉錢主将令，商民遵依，始得安妥。福山之令求免，不准。于是查店凭、催錢粮、捉剃头、办貨食。两处联縷不絕，福山来者更猖獗。八九人一班，于路故意擄人，开放鳥枪，闖入民家。致市人每日奔逃，惊惶万状，夜难安枕。微聞四野犬嚎嘈杂，鬼哭凄风，躑躅虛声，如人奔走。市人避居村中茅屋，乡官知其挾重貲者，指引长毛，查无門牌，即封其戶，不管借寓，索詐銀財乃罢。

又見王市伪师帅金雲台最为强橫，不顾亲邻情誼。凡捉有力者捐輸，吝而忤命，則鎖吊笞辱倍罰，乞饒始免。目前富有，真乃累事。象齿焚身，岂虛語哉。

时又聞东乡伪旅帅，暗囑长毛增加錢粮，追比抗欠。有医士王姓特起义憤，百亩田产，首創不完粮餉。自备酒筵，盟約乡里，从者千人。捉打伪官，立拆館局。四乡聞风来聚，二万余人。于是梅里、珍門庙等坐局长毛，皆吓得弃館而逃。口呼“不干我事，皆乡官不好。”百姓亦不追杀，但拷問伪官，聚众拒敌。而城中錢逆知之，召錢伍卿共議。三日后先令下乡劝戒讲和。随后錢逆自領三千賊毛船騎赴东，一路办安民，讲道理。王姓面受撫慰，罰賂千金，放还其子。初因伊子被賊捉入城中，牵制其父。后医好錢妻，故恭敬送还。王生虽被罰銀，以后一图竟霸不完粮，乡官亦无奈何，終寢其事。

二月下旬，揚子江內常有大号夷船三五只，或广艇二三十号，擂鼓放炮，在福山口外，东西游駛，或停泊境上。长毛亦无举动，莫測其

意。于是各乡謠言，官兵即日临境，通州已踏海船数十号，封禁港門，擇日祭旗。先买夷船拦截北甯。农民聞信，皆迟延不肯完粮。乡官恐犯众怨，不敢催逼。賊又提追，急如星火，只得入城稟訴情形。长毛下乡徧处劝諭。

二月二十七日，常邑伪軍帥六人，昭文四人，各請伪監軍下乡宣讲道理，压服人心。时因东西两路人民恨浮收勒捐，拆毀館局，捉打乡官，各处效尤，紛紛起事。于是昭文伪軍帥、五渠村夏晓堂、支塘王□东、徐市王老二、王市严逸耕、伪師帥金雲台、潘竹斋等，共入城請伪監軍錢姓，到各乡鎮讲道理。带三十余賊，快船五六号，是晚先到王市。严軍帥、金師帥总率下属，各装束紅头，在馬头埠上打恭跪迎入公館，正坐請安，供奉酒食。于神庙寬闊之所，搭台高座，宣布賊語。有苏人传語，賊目正坐，各伪官两旁列坐，如和尚施食式。严逸耕不肯陪坐，賊怒叱跪。幸副軍帥姜振之代求傍坐。伪旅帥以下，率領耆老乡民数百人，绕立台下听讲。賊心欢悅，以为向化，奖誉伪官，以誘士民。自后民漸肯完粮，四乡亦稍靜息。

数日后，錢伍卿有約条徧貼村市，劝人行善事，戒洋烟，节省浪費，积取盈益，捐助錢米，救济难民。又发請帖，于三月二十三日五十寿辰，各賊目送礼赴宴，各乡官亦具厚仪，到局祝寿。堂中供天主虛位，中設榻床，鋪五彩綢被一床，却无寿星王母，但鼓吹侑觴，盖从賊之异端派耳。賊中有伪爵者，飲食皆有粗細音乐上食，殊觉无謂。今錢伍卿专心留养难民，及貧困士子，飲食款待。凡两邑寒士，倚居其局，吾見甚多。一时名声甚大，伪主將錢畀以重权，頗見合机信任，众长毛亦畏服。每逢乡民生事，賊欲动怒，皆賴其調停解散，屢免焚杀之祸。賊欲授以巨职，再三推辞，只管总办难民局。事先发寿帖与乡官，徧派民家店戶，各送祝分，不論多少，著伪官总收。帖尾下注：“見惠賀分，墊补难局公用，因历久亏空，日入不敷，并非肥己。”最恨局中浪費，自奉頗約，故于此局似有劳績。全活之人，亦思銘感否。彼伪官賤削民膏，恃財自耀，刻薄害人，較之若何。如賊中錢逆者，虽假作仁义，百姓已便宜多矣。

三月初二日，城內錢逆发伪告示札諭，要招童生考試文章，著各

乡官四处寻覓。每一师限保送三五名，否則有罪責处分。乃令人寻訪难民之中，有自願考試者，或硬捉图中文士，或买囑測字乞人，还俗和尚之类应名。先贈銀两衣服，再包其入城住居考費。于初一日进场，分常、昭两邑，出四书題文，“先之劳之足食足兵”。又詩一首。复試賦一篇。皆被擄士子所为。亦有自投貧士，作伪学官，瀆圣甚矣。所閱文章，不成規模，諒皆可笑。竟有无耻庠生亦入应考。百余童生，取中四十余人，遽作秀才，賊中名为博士。拜見錢逆，自称門生，賞得洋錢二十元，花紅十两，大紅湖縐夾衫一件，帽一頂，鞋袜一副，賜以酒筵。欲送入学，而学宮已毀，像亦无存，乃具紙位望空拜之。文既考毕，又考武。亦不弓箭，但走馬使刀而已。后来又送到苏州考中举人，名为約士。再到南京考中进士。此輩不知廉耻，在长毛中与乡官局中出入，包攬賊訟，把持乡里，自命紳董，唆斗是非，索詐良民。入伪局，管閑事，吃白食，且公然送报条，祀魁星，收賀分。时人呼为长毛乡紳。以后被乡官稟訴其恶，賊中亦看轻不礼，任伪官提解入城，禁伪黑牢治罪。从此无人再考。

时聞鎮江府城克复，官兵屢胜。賊匪东攻上海、宝山，互相围斗。又攻湖州、杭州两府，与官兵相持日久，伤亡頗多。常、昭調去賊众，每次败回，且多于半路逃散。又有狡徒投入，勾引賊目，积貲盜財，卷逃北去。或所得錢用完，易名更投他館，有往返二三次者。吳下人可謂詭譎矣。又有上年被黄老虎手下擄去逃归，言已到江西，与官軍打仗，連敗數陣，大半流亡。黄逆聞已授首，安徽亦收服。几处逃归之人，凡系江苏籍，皆蒙曾帅、翁祖庚二人給发路票資斧，乘船送回。亦有留养大营效用者。

暮春下旬，賊众各处調用，日久糜費浩大，逼各乡官催繳捐款，又派农民，每亩捐紅粉銀一百文。乡官借势浮收，諸項侵漁大半，錢財如流水之易，为此业者，无不貪囊充仞。常有本地奸徒，托言上海、江北来者，素在某紳董处办事，知曾帅上路克复各城，首办伪官。倘能先行捐餉，日后减罪免究。于是乡官皆暗捐金銀，托其送去，而其人賺去負販用度。乡官数次被誑，甘心空費，愈借賊势勒索厚斂。以百姓脂膏，为此輩两头护身符，到后无伤焉。

二十五日，城中賊毛數名，到鄉采辦樹木，打造賊船。先就王市嚴姓祖塋，伐去數抱大樹二百餘株，運入城去，中途私賣其半。嚴逸耕既作軍帥，父祖墳木被伐，概置不理。又任下屬偽旅帥徐裕田、徐金壽等私自鋸去無數。至後屢來斬伐，逸耕亦乘勢自取。又有陰蠹嚴志雲，先自偷取各祖墳樹，據為己有，變賣無存。到秋來，各墳童然荒蕪，滿目淒其，真可笑也。

二十八日，城中賊總漕孫姓發偽札，諭傳各鄉官到彼，責比錢糧捐款，各笞百杖，限三日完繳結帳，否則收監，發賊兵下鄉打先鋒云云。又偽憐天福錢逆，同錢伍卿由福山到西鄉各市，巡查各館，操閱賊兵，補看門牌，講道理，撫百姓諸偽公事。時因賊多逃亡，有連館主共逸去者。又聞西鄉民多強悍不服，每與長毛為難，且有誘捉賊目渡江獻功去者。幸恬庄守卡張姓，為賊中略知文理之人，和愛土民，自詡庠生被陷，不染惡習，一方賴以安堵。又聞畢姓賊目，自東回城，捉剃髮百姓。過五渠村，遇夷人十名，兩船邂逅，聞叫救聲，即被連船奪去。長毛二十餘人，畏洋炮利害，皆逃入城。後來剃髮之民【被】捉，遇夷人說情，必得放回。

又聞偽詳天安侯姓，率千餘賊赴宝山助戰，被上海兵勇領夷人洋炮，打敗而回。以後屢次調去攻嘉定，皆為夷兵打敗。又聞上海知縣劉錫膏，謀勇兼備，每戰身先士卒，賊不敢輕犯縣境。故調往上海打仗者，每連船失去，全軍復沒。或到半途逃亡，聞風畏避。東南一隅，相持日久，孤城獨保無恙。如常熟西境青草、沙塢、沙閣、江渚，民風強悍，慙不畏死，力拒賊鋒，始終不服，亦得完全。其餘反有土匪擾害良民，并有惡黨乘黑打劫，窮鄉田野，孤居單宅，劫財害命甚多。是時正目無王法、盜賊風行之世界也。

四月初，福山、恬庄、謝家橋數處，賊立制硝館。拆取民家墻壁舊磚，以舌舔嘗，辣而鹽者，云可調硝。研細入鍋，如法制用，合成火藥，不能及遠。其為無用可知。長毛四出搜拆居民墻壁，又到四野鋸人樹木屋料，以舟載去。內有東勝堂附近農人某某，凶惡無賴小人也。自投入局僱工取樹，指點長毛，故意拆壞墻屋，鋸截巨樹，壓倒民房，索詐賄賂，硬竊財物，強討酒飯，可惡極矣。此時吾等良善之人，陷居賊



境，真是无可如何。安得川資，移家远避乎。

聞得城內各街巷房屋未做賊館者，不論大小，均已拆毀將盡。城脚附近，片椽不存，或盖造城头，或炊爨作柴。大宅空屋，宛似馬廄。自去年八月城陷，至今并未进稻柴一束，合城內外，长毛造飯，概烧木料故也。凡空屋搜尋財物，徧地发掘，坟墓拋骨弃尸，庙宇菴堂皆成荒地，枯骨成坵。恶狗吃人肝脑，眼紅肥大，見人吠咬，无异豺狼。常邑庙园石舫，拆搬改造錢館，旋被天火延烧数屋。前改轅門，內橫精舍数楹，装潢华丽，軒暢堂皇，規模犹如撫院衙署。小街私巷塞断，改換路道。各大街店面俱无門戶，廓然空虛，只有賊中所开茶館、酒店、浴堂、点心麪店而已。亦有負販小民进城，須打飞紙，出城牌。否則不能出入。

各巨館外，皆有瞭望台，門上俱豎有扁額，写伪职銜。門面改八字式，如紳宦□象。熟识人进內泡茶，留点心，使小长毛装水烟，宛如青樓。見賊妻女不忌，命貞人同坐吸洋烟。貞人裝飾妖艳。留叙片时，长毛代送。即乡官妻女，亦常进館留宿，同伴看戏。盖賊中多戏班，不时在館中戏筵請客。賊館主妻皆擄来成婚，故□乡官投机，舍己田，芸人田，并无猜嫌。后来賊目下乡收粮，乡官亦出妻相見陪坐，以邀权宠耳。

又南門外、小东門外、白場头三处，皆有賊館，并各軍、师会館。长毛大开錢庄及各貨店俱全，无异平时。但少良民所开。又有奸商賂乡官作保，借賊目資本营生，月拔利息。如长毛攪扰，賊主禁压。乡間常有索詐滋事，而近城轉觉安妥。聞得賊中接到南京賊例十条，伪禁洋烟、旱烟及无故杀人、掠貨、拆屋、伐树等事。究亦虛謬无应者。而賊兵借名下乡，搶烟店、捉賭局。有土匪錢某，投身賊中，借势索詐，被王市徐兆康等捉解城中。賂伪監軍汪，审作盜賊，送伪主将錢斬示市东。又有福山长毛二人，至市闖入茶室捉賭，执刀砍人，亦被众民縛解。自后长毛禁止在乡放肆，而諸游手聚賭愈盛。并有长毛熟识土人，自城来乡，与民开宝賭博，各不嫌疑。

四月中旬，聞調去賊众攻杭、湖二府，为官兵打敗。驟窜乍浦，掠得民間壯年男女，并金帛財物衣服食貨，不計其数，載百余船回来变卖。又聞城中与福山两处添到賊兵，防守益謹，势焰更增，催逼銀餉亦

急。每捉伪官收禁黑牢，以暗湿卑陋小屋为之。又有水牢、火牢。后来乡官亦仿设之，治民抗粮违令诸罪。又闻新进长毛秀才，又得乡官包办，护送到苏伪忠王处作乡试，取中常、昭伪举人十八名，称为约士。

时四乡各镇，皆有长毛守卡住局。乡民畏势，纷纷完纳。钱伍卿又立盐公堂在城外鹿苑两处，不许民吃江北私贩之盐，著乡官按户派售，名为盐捐。到后来又派人捐贼吃盐费，愈出愈奇。四月下旬，闻贼众赴鹿苑焚掠。因民间剃头被捉，其守馆贼目，反被无赖诱至江边杀死数十名。乡官入城，禀钱逆。先发福山长毛黄逆到彼，于四下杀掠焚烧。一面钱众出城，连夜由恬庄冲下，人马二千，水陆并进，分两翼赶到。幸共处人民先已远避，及钱到鹿苑，见田野尸横数百，地方被擄成墟。乃责黄暴虐，自相争斗，扭禀苏城见伪忠王，即叱众送还民间之物，又使钱伍卿到彼安撫土民。是时慷天福已陞伪级，用下安撫字，渐觉其不宜焚杀，每逢民变，必先善治，大异于众贼目所为，民间疑其蓄投诚之志也。

时交夏五，闻昭文、太仓界地名大聪，与六和等处百姓，误传江内官兵将至，好事者聚众乡民，各处裹胁，声言迎助官兵，自号白头。先拆乡官馆子住屋，打死百长并守卡长毛，乘势焚掠。又约枪船相助。其实为开赌，与长毛相争起衅。及长毛大队齐到，白头望风逃匿，貽害良民，被杀被擄无数。两城贼众狂肆焚掠，五六里内房屋，烧去大半。起事人捉去开膛破肚。而所云官兵，实王元昌乡勇而已。漂流江内，无人收用。共七八百人，欲进内地打粮，收白茆港登岸，先烧馆卡，杀死几处守栅长毛，托名官兵，连夜逼薙髮，勒捐店户。三日后，于张市遇贼，乡民相助搏斗，互有伤亡。不料忽退出港，掠商船铺户资财十余万，扬帆而去。其处商农大遭劫数，各地避难者，遇害最多。而长毛满载回城，将所得衣物诸项变卖。尝见福山有骑马贼四人，挈湖纒托乡官出售。福山丁姓与贼交好，家中衣服綢緞，多如土垒，托其易银。福山港口贼毛开张鱼行，招许浦等港鲜鱼船先付银子，到福山贸易，价格公道，各不欺心。从此渐无畏忌。又闻东西洞庭山亦被贼打通，装载水果无数，来各县乡村与民贩卖。浙省亦失陷数府，诸货昂贵。

天久阴雨，农民入城报荒。钱逆祷天求晴，三日果应。时米价每石

五千余，五谷俱貴，餓殍盈野。不知何日承平。

仲夏中旬，聞城中賊目總漕孫、陳二人，每差賊毛到鄉催繳錢糧捐款，捉偽旅帥、百長等入城笞辱。百姓屢謠官兵將到，遲延觀望。鄉官亦畏克復，不敢仇怨于民，惟逼下屬賠償，浮收苛派，侵蝕肥家，多以元寶金帛進獻賊主執事，固寵邀權。為嚴逸耕因稍通文墨，常邑偽漕陳、昭文孫二賊，自詡安徽生員，曾于南京鄉試，遇姜振之等，今夏軍帥等拜為門生。假竊文名，以愚賊首。欲收嚴軍帥為四門生，入館作幕。逸耕因母老嗣乏，自作陳情表一篇呈獻。大悅。留宿匝月，染毒瘡還家。終夏給假，不能穿衣。賊眾到門，裸身迎送，亦不見怪。蓋賊中炎天皆若是也。

且說偽旅帥魚涵泉等，久困黑牢，畏賊威逼，倩人保出。棄下妻子家產，俱潛逃江北。店業家財皆被軍帥二上司抄封充賊。有不能脫身，如周行橋偽旅帥程姓，忠厚儒夫，畏勢自縊。如是死者尚多，此僅知方寸地方而已。諒各處大約相同，姑置無論。

聞得當時被逼死偽官家眷，有不識事務，到憐天福錢逆處告狀者。每發下錢伍卿處審辦。又聞民間訟棍，亦到各賊目處告狀，誣害善良。如福山賊營中長毛最攬訟事，必親自到被告家中，叫人查究，索詐銀錢。又鄉官偽師帥金雲台等，亦樂招告狀，出差提人，出票訪事，勒賄和息，坐堂審斷，行杖枷鎖，拘禁收獄，一切衙官體統，自以為豪。偽局差役，亦講私費。究竟不能伸冤解結，徒費民財耳。各市既有坐局守卡長毛，本地無耻之徒，依附趨承，阿諛諂媚。余目覩市僧汪姓等，奉承收糧賊目姜參軍，旦夕追隨，游行街道，以鳴得意。迎進家中，甘心出妻女陪侍，引誘嫖妓偷情，媒合娶妾。仗威武斷，叱喝里人。竟不顧人嗤笑。是時鄉官與倚賊等輩，忘乎所以，本心淪喪，厭聞官兵之來，臆謂安享榮華未有艾焉。

邇聞江中有廣艇二三十號，停泊許浦口江干，居民閉戶避去。福山長毛五百到彼，船皆揚帆東去。長毛住三日始回。後每有哨馬賊往來探听，致各市鎮人心驚怖，謠惑誤報，一无安豫之晷矣。

五月下旬，連日天大雷雨，巨霆屢擊毒蛇。自失城至今，始聞大雷，可知天威之漸振也。二十六日晚，晴，夜見西北天忽現一大星，光芒

五丈余，长白如匹练，直指东南。三四夜渐修广而亮，似近北斗，半夜乃晦。至六月初九，始隐。前七年丁巳岁仲秋，亦见此星，长闊更胜。又往岁孟夏亦见于东方，则势微而短，不知主何吉凶。如今虽陷贼世，四民尚属安定，各照平日謀生过活，倘不修省，将来克服之期，岂无兵火劫数。上天正嗔世人心不平也。惟我等安分待命士人，資財被掠，家业囊空，謀生計拙，衣食难支，可怜可忧。

六月中旬，聞賊千余西下青草沙，追杀抗粮滋事之民，逃避江干淹死无数，劫掠市村五处，乡人从此心死。又江中每多劫掠商船，兵勇潜入港口，瀕海居民，騷动不宁。后为长毛所敗，遂不再来。不想，忽有苏城长毛三五千，系广匪陈子坤所領，被官兵在宝山打敗回来，由东过支塘，一路擄人搶物。船馬双行，至东门城外屯扎。幸錢逆出城会面，給送粮餉，释放人民，速令回苏。于是各乡市又派民間捐米五万，长毛住师帅局监收，威迫擇平日殷实之家，勒捐一二百两。农民照田，每亩百文。违則鎖局追比。三日事毕。

又新中伪举人，日居局中，到乡劝捐，包攬疑項，恬不知耻。后竟欺詐館主，失宠伪王，理屈势衰，或收牢問罪，或遇見痛打，乃各歛迹。惟各乡坐卡賊目，日久在乡，与土人熟悉，轉受良民之化，有願作正道者。同乡官使道士建中元盂兰盆会，济幽道場。而乡官反令写太平天国之伪年号于疏中，亦自称伪职，以为四民領班。城内伪憐天安錢，因聞夜中鬼哭，憫遭劫之人，亦喚道士釀醮，又令和尚三十余名在兴福破山寺拜大悲忏烙口五昼夜。不料，至第四夜，被其党伪上司广西老賊詳天义侯姓知之，引众入庙，拆毀坛場，开放洋炮，和尚逃命，各殿巨細佛像不存一位。面責憐天安违背教門，欲稟伪天王。賴諸头目劝释而止。后来侯逆調去，錢于城中每喚乡間緇流羽士入館祈修，民間亦得做功德道場也。

然自夏徂秋，常、昭城乡四民，幸叨天祐，安靜偷閑，照常过活。每日跋望官兵。惟福山附近两塘居民，每被长毛滋扰詐害。乡农炎暑田中工作，胡能留髮，賊搜尋短髮秃頂之人，指为犯禁，捉打訛詐。又濫受民詞，詐人財物。此类之事，不可屈指。田夫避匿草茅，如居荆棘。共賂乡官几次，轉訴錢逆，即遣錢伍卿赴乡捉拿。发伪示，令乡官协同百

姓捆解。于是田夫聚众，打退三十余贼，捉住三名送城究治。錢伍卿又使乡官招募民勇，分置福山塘，設局十处，直至恬庄，亲身下福山查察。又受伪令，得以先斩后稟。贼中畏之如虎，从此不敢妄出生事，乡人稍得安枕。

秋八月初，城中錢逆又陞伪銜。传齐各乡官与錢伍卿等，共議收租。著各业户开报田册，晓諭紳富归家料理租务。先議著乡官局包收，先捐經費，起田单，拟每亩八斗。除完粮下忙銀，业户只得二三斗，且报滿二百亩者，載入大戶。如匿违不报，将田充公等伪示。于是避江北者亦聞信回南，嗷嗷待哺。有识見者以为将来作大戶勒捐，便中賊計，且不屑具名稟呈；料佃户亦不服，故久无呈报之人。又因众目皆思染指，与錢伍卿爭攬收租。自八月初至九月中，終未議定。惟伪軍、师帅等有田产，如严逸耕輩，皆欣然打幹叫催头发限票。預受族党請托，到后竟成子虛画餅，可为发一大噱。各伪官急收下忙銀，每亩二百四十文。十天一限，共三限。每限加四十文，不論額之轻重，地之肥磽，岁之荒稔。如今秋阴雨三旬，棉花旱瘡三分收成，营生利少，米麦价增，催科急迫，民不聊生。时賊中限繳制錢，不喜銀子。又著乡官办送棉絮布被数百条以御寒冬。又因今夏城中多天火之灾，賊館每遭殃及，令各乡官买办水龙，賊館各备一二具。乡官悉取市鎮素备之物，售于賊中。如王市金师帅取公办水龙二条，媚献姜参軍，得銀三百两入己囊。故賊中办差伪令連綿不絕云。

九月十八日，謝家桥調硝館主樊姓，欲移局設王市、梅里两处，因其地墻砖树木已经用完。今先差手下賊毛四五人到市，訪昭文伪軍帅严逸耕，辞以在城，乃見金师帅面議。指引市中大戶相宅，封定典当棧房。意本乡官賄囑，移之別鎮。賊毛屢來窺探，市民患其拆壁截树，为地方累，推乡耆随乡官卡毛入城求免。錢派严逸耕即齐五师【帅】面商。不想严私恨市民薄賀其开印庆寿之仪，欲貽禍本市。一方詐病訪医，避匿不到。四师帅各保己乡，各以通賄得免。惟金师帅雲台，因怒市人不肯賂托，且欲結交樊賊，竟同稟錢逆，請移于其市。逾日，即同十余长毛到館，著各伪官修飾房屋，置办炉灶巨鑊一切器用，雇近地民夫五十余人当差杂作，擇日开印制硝。諸費不貲，俱五师帅供給，出于增添店

捐糧額。故市民忧之。且鉴于謝桥只有四五个月，地方供給，几費万金；十里內庙宇及民居树木空屋，拆毀殆尽。城內西門山上拆通，虞山門毀去。老君殿招水木工匠造岑樓高台，而虞山門外加筑一层。城外四面，本有空屋，倘碍瞻远者，悉令拆去。

二十二日，长毛于西門外山上扎营，砍伐上山树木，打造战船。調本城众毛到湖州、上海攻打，皆狼狽敗归。近日数次調去已大半，所存在城者，只本郡投入之輩，約三千余，他省老毛二千余，大略万人而已。

聞永昌徐少蕖，薛撫台已保举花翎三品軍功之职，暗約內应。給付粮銀，以造战船、枪炮、軍装。目下又聞受伪忠王殿前指揮，往来苏城，效力頗劳。又借去船炮攻打湖州。其住宅于冬間火药失慎，房屋悉毀，毙家眷食客百十余人，徐仅以身免。錢伍卿初不受賊职，被逼至今，亦受伪慷天安右十八參軍之职。

乡官局欲兼收租粮，农民不服，淘淘欲結党打局。乃出伪示，只收粮餉。金雲台館中招乡勇三五十名，制造鳥枪、火炮、衣装、旗帜。局中效用杂差七八十名，总管帳房五六名，文案书手二十名，皆生童士子亲族戚友，暨紳衿富賈，有意結交者。另占市人王姓巨宅为收粮局，占汪姓住宅招长毛姜姓居住，名監收粮館，代其追比。于是两館相对，气象堂皇。外立五色大旗无数，中豎帅字大旗，門庭如市，糜費甚巨，为乡官中最猖狂者也。

十月下旬，各乡伪师旅帅設局收粮，每亩完納三斗、四斗各不定額，恣意浮收。畏事农民，俱备洁淨造米、銀錢等物，赶限交納。十日之外，增額加費。家中留养长毛，館主以为保护御侮，出面追比。如王市西南乡村有伪旅帅徐裕田，父子監生，中人之产，住屋寬暢，人亦奸險貪鄙。家中開設收粮局，船只无数。长毛往来不絕，留养監收賊目某姓，年少俊逸，身衣黃綢狐裘，貌美风流。久居寢熟，男女混杂。徐裕田妻以己女欲倚权势。合昏之夕，同僚伪官賊毛賀喜盈庭，村民看結襍者，路如梭织。見徐反拜长毛女婿，妻舅侍席，滿面光宠。伪軍帅逸耕等往賀，羨慕垂涎，叹美不已。故此时伪官廉耻全亡也。

又有謝家桥常熟伪軍帅归二，家本殷实，腴田千頃，而性甚貪酷，

慳鄙成痼。于当年收粮議額之前，召属下重征厚斂，勒索十万浮餘，自謂无枉乡官之名。亲友邻族，屡劝不悛。百姓怨毒已深，群起攻之。数千农民，黎明驟至，围其住宅，纵火烧完。放出伊兄一家。归二逃不出門，同手下人烧死屋內。房屋尽灭，只存妻子。

又有南乡周行桥伪旅帅馬全，系王市金师帅統下，素充地方，狡詭凶橫。兄弟子侄，諳嫻拳勇，十余人不能近。既作伪官，欺凌里党，武断曲直。城陷之时，报怨市恩，人命儿戏，逞私任欲，无敢懟怨。其党羽多善击刺，且充别处乡勇者，一方之人，莫不側目。至今又得长毛之势，金姓私囑，因其处田亩肥腴，农民饒裕，可以多取不为虐。又严軍帅逸耕兄弟輩，佃戶租产甚多，亦密囑其抽取暗补。一时他人請托，自己貪婪，每田亩收五六斗。又派捐銀一两，貼費又太多，虽遇丰稔，民生不堪剋剝。冤忿日炎，无不切齿，皆欲杀之而甘心也。于是邀聚乡人，共往击之。馬兄弟子侄，膂力技捷，孤身相斗，人众不敌，泗水欲逃，仍被攢戈拿住，杀死甚慘，支解破膛。弟侄同罹其难。館局住屋，皆成灰烬。坐卡監局賊毛逃回王市，于路向农民討饒，大叫“乡官不好，不干我事”。

又聞梅塘九里徐师帅局，亦被焚拆，逃入城去。众乡人又到湯家桥，烧去潘竹斋师帅局，又烧某百长家。有本地百姓暗去迎合，将到王市，欲杀金师帅。聞报福山长毛在市守御，乃回。从此，旬日之間，郭外之北，由西至东，四方农人，聞风相应，各处效尤，打死伪官，拆館烧屋，昼夜烟火不絕，喊声淆乱。聞长毛来往不絕，市廛罢歇，闐闐闐寂，良民东迁西避。各处坐卡长毛，回城請剿。起事乡村，以致又遭賊兵焚掠。事反利于长毛。

姜伪参軍乘馬邀福山长毛三五十人，至王市守御。又余姓次日带二百余长毛，由市下东讲道理，戒諭乡人。

十一月初，姜到花庄沿江一路，劝戒安民，被困几死。幸金师帅率王市乡勇到彼救出，捉获顾阿大等首事者三人，解入城內。錢逆批回，待乡老保释，亦无人肯救。金、姜二人必欲杀之，乃斬于市西。連日伪局巡防甚严，有南乡人到者，便鎖禁館中，疑为奸細窺探。又請城內伪丞相薛姓，带三百人駐市。金請下东打先鋒，自花庄到海洋塘，俱遭焚

掠。而王市毛局勇头兼出場，伪师帅土棍徐茂林竟率市中无賴，随賊下乡劫掠，得牛羊、鸡豕、衣服不計其数，与长毛剖分，即于市中变卖。其实，彼处农民与市仅离三五里，素来相熟，故都記得姓名，結仇非浅。却不如梅塘內被抄，因隔图乡官高姓，曾于河中救起一髻子賊目，为百姓打败者。当夜供奉衣食，留养局內。翼日长毛赶到，賴髻賊阻而免，地方保全无害。

僕自城避居村野，奈因癖好□□□，更移寓近市。茶坊聞見，道听途說，略知一方之事。日記瑣言，聊备迈年解頤談笑，非敢作彰善癉惡之見也。

---

### 本刊1962年第三期注文訂正

王建同志来函，訂正本刊1962年第三期注文不确切与錯誤之处。今将来函所指各条刊出，并向王建同志致謝。

第2頁注①：“詔以两江总督刘坤一为欽差大臣，督办东征事务。”按清廷于十二月任刘坤一为欽差大臣节制各軍。十月間尙未授此职。

第2頁注②：“时为駐韓商务总理，特授浙江溫处道。”按袁世凱已于六月十七日离开朝鮮回国，此时随周馥在奉天办理前敌粮台。注文仍称“时为駐韓商务总理”，不确。

第3頁注①：“裕祿时任奉天將軍。”按奉天將軍正式称谓应作盛京將軍。

第65頁注⑤：“袁世凱与馬建忠皆当时駐韓負責人。”按馬建忠于光緒八年曾去朝鮮，后未再往。函中馬某决非馬建忠。

第81頁注2：“丰绅阿、富云圃……”按富布林字云圃。其他人都用名，此人也应作富布林。



# 凤山笔记

黄崇惺

**编者按：**本文記太平軍进攻徽州事，自1853年(咸丰三年)起，至1864年(同治三年)止。作者黄崇惺，字次孙，歙县人。文中自称：“自同治元年(1861年)以前，不佞皆居里中，紀述稍詳。其后乃携家客江汉，游京师，里中音問多隔。故二年以后，但据奏报之文紀之。”原书未見，今据胡在渭編《徽难哀音》(油印本)付印。胡本改名为《太平軍扰徽始末記》，今恢复原名。上部，記述太平軍在徽州与清軍作战始末，完全照原书付印。下部，杂記当时徽州事，删去談徽州旧事与空論約千余字。本文写作年代不詳，文中言“今东河总督曾九帅国荃”，按曾国荃任东河总督系在1875年春至1876年夏，据此推断，写作時間当在1875—76年間。

作者为反动的地主，曾亲身参加反动的地主武装——团练。文中立論，极为反动，处处污蔑太平天国。但事实总是事实，这个反动地主到底还是記下了“乡人皆謂賊不甚扰民”，民“为賊向导”等人民拥护太平軍的事实。目前已经刊印的太平天国資料，关于太平軍在皖南活动的情况，发表不多。故录此文，以供研究近代史者参考。

## 上

咸丰二年冬，粵西賊匪自长沙渡洞庭，攻武昌。

三年春二月，遂陷安徽行省，长驅东下，連陷沿江諸郡县之地，直窺江宁，踞之。徽州大震。人士习于承平日久，不知兵革之事，聞賊踪日近，皆愕眙不知所为。时太守达府公秀日延接搢紳，讲求守御之术。而天子亦自蒿目东南賊氛，詔故閩浙总督程祖洛之子主事程枚功出貲治团练，以捍卫乡里。于是設守險、守望两局于郡城，府公分遣郡人士巡視各岭，扼塞置兵焉。然州境四面皆山，不能处处設守；而村落縶布山谷間，无堡塞之固；虽設两局，实不能集事。

吳定洲者，績溪人，业修水碓，居歙之北乡，有勇力，軀干甚伟，矜

尚然諾，人乐为之用。道光季年，与其徒为花会之戏，有众数千。府公率兵役亲往擒之，置于獄，而遣其众。及是将募勇士，諸生□□□言于府公曰：“徽人志气不齐，又不习战斗，无帅之者，莫可使也，必得众心如定洲者。誠貫其罪，使招其旧众，旬日可数千人，且不費公家之餉。”府公即破械出之獄中，延为上宾，定洲亦感激用命，其党皆聞风就募。于是官号其众为义练，裁守险、守望两局，設义练局，以紳士董之。而花会遂复熾而不能禁，然亦頗借其資以为乡勇之餉。屢耀兵于岭外，遇賊战頗有功。当是时，局紳皆倚义练为重，公費取于花会；不足，則胁取富人之財。独諸生鮑宗軾出私財，养战士二百人，駐西干，亲訓練之，不与义练合。

咸丰四年正月，岭外土匪导賊日頂天侯陈獅子窳祁門，唐令君治殉难。鮑宗軾聞之，乃率所募勇士数千人，易装入城，擒之以出，而吳定洲始以众至。賊遂退。夏达府公卒于官，而沈司业祖懋方以学使膺督办徽宁軍务之旨，亦最重鮑宗軾，以石埭、太平捐輸事委之。欽差大臣向忠武公自金陵遣周忠烈公天受、江良臣軍門长貴帅所部东助防剿。周驍勇而爱士，江坚整而卹民，两公时皆为都閩府，屢立功于徽。其后位益貴，徽人犹称为江都司、周都司也。周軍門之师駐青阳崇觉寺，江軍門之师駐祁門樺根岭外，浙江何中丞又遣汉軍观察徐公荣駐徽。于是徽防漸固，居人得安輯者将及一年。先是青阳之民多从賊，鮑宗軾至，諭以大义，民皆薙髮投順，捐輸亦漸集。会周軍門麾下与民爭而火其屋者，民志始渙。

五年春，下游之賊复至。怒其民降順也，将尽杀之。民惧，乃复为賊向导。遂連陷石埭、太平諸县，周軍門退保箬岭。賊遂踰樺根岭，攻祁門。观察徐公战敗，殉难于漁亭。江軍門与战于巖鎮，受伤。而周軍門亦自箬岭遣裨将黄老三来援。黄猛士也，亦敗，殉于巖岭。二月十三日，賊遂直入郡城，歙令廉公、县丞张公并殉难。然賊虽連陷郡县，人数实少，不逾万；而江、周及义练之师犹在境上。又聞浙江援軍将至，踞城甫十日，遽遁。由黟县窳婺源，逾岭去。浙江所遣援师金华府知府石景芬，遂率众入城，收复歙、休、黟、婺諸邑。至五月，而张文毅公乃来也。

賊之竄金陵也，沿江行省郡縣蹂躪殆遍，獨全浙無恙。浙江倚金陵大營為藩籬，而徽、寧為後路。然是時蘇、常完善，金陵距浙稍遠，故徽、寧後路之防尤重。先是涇陽張文毅公芾任江西巡撫時，賊屢撲城，不下，威望甚著。後以事被議，廷臣多言其才，于是有督辦徽池軍務之命。保徽池，所以保浙也。而歙人程鎮北水部葆方，以郎中簡放肇慶知府，道出浙中，何中丞與之為同年。比部為人慷慨任俠，好施與，為中丞所重，因固留之，奏請幫辦文毅軍務。五月，文毅與比部先後至徽防。文毅既至，駐紮于新安衛署，設善後公所于署之東，延郡之紳衿王鎔、王光組、程梁生、仰士會、范崑圃等數人居之。深與江、周二將相結，復召吳定洲統其舊部。又募勇士數千人為果毅軍，以蘇介堂觀察式敬統之。命各村自為團練，親閱犒之，于是徽防軍聲大振。

然是時台庫蕩盡，隔江聲息阻絕。徽防主客軍既多，浙江歲濟餉銀數十萬，恒若不給。而幕府人士紛集，委員紳士皆月有資給，于是捐輸之議起。當粵賊東下，徽人買于四方者盡挈其資以歸，故令下而數十百萬金辦。而是時賊又由婺源竄踞休寧，團練攻之不克，孫鴻臚日晝死之。而浙江方遣提督鄧忠武公紹良援徽。忠武湖南宿將，至則伏兵于萬安街，以輕騎嘗賊。賊出，詐敗。既入伏，乃與周軍門、石觀察合兵擊之。賊大敗，遂棄城由黟縣、石埭而遁，忠武旋克石埭。餘逆有竄祁門者，亦為防軍剿逐出境，而寧國之賊亦見退。于是以江軍門駐婺源，周軍門駐石、太，吳定洲駐五嶺，而蘇介堂率親軍營于七里亭駐焉。自五月以後，以至十二月，徽郡皆無寇警，而遠方游宦與夫寓公之地而來者，皆視徽為樂土。鄉里一介之士，亦爭講韜鈴，獻條陳，以冀保舉矣。

六年春，江西之賊由浮梁、樂平而竄祁門，將犯休寧。知官軍有備，復逾嶺去，而窺伺徽、寧之志未已。三月，遂合石、太之賊，由焦村簡垣突入歙之黃泥關。湯口團長率團勇與之戰，死之；而賊亦頗有殺傷。黃山徑路險峻，民團皆朴勇，輒居險以擊賊。賊經湯口、芳村、楊村，皆受困。既至潛口，程鎮北太守又集各鄉團練將至，賊懼其聲勢，號為程十萬。又不敢由舊徑竄回，遂兼程一日夜，竄至許村，出箬嶺而遁。于是張文毅深謂民團有功，諸鄉團長奏請優獎，死事撫卹有差。賊既出

箬岭，遂由太平犯涇县，陷甯国。旋为邓忠武公克复。涇、太团练，素亦有名，至是皆为贼败。文毅则招而用之，以壮亲军之色，然靡餉益众，遂复议户捐矣。

江南大营陷，向公退丹阳，旋薨于军。而楚南军在江西者屡获大捷，江西贼无所归，遂大举窜婺源大镞岭，由休宁进至歙境。文毅督果毅军及吴定洲之众，亲驻城西七里亭，檄周军门于石、太兼程而至，许以重犒，皆踊跃愿用命。九月，贼连扑大营，皆为周军击退，吴定洲举大刀，往来驰突，毙贼甚多。周军门开垒乘之，贼乃大败，遂出歙境。然犹驻休宁，久之，而始逾岭去也。

七年春，张公以军储不继为病，将复劝捐。至是户捐已一再举，素封之家力已不及，而故家大族有负豪名而盖藏实空者，以绅士董劝之之严，亦未敢不从命。二月，江西景德镇之贼复窜穗溪河，复犯浙岭。浙省助防之师参戎长镞、毕太守大钰、徐都闾勇，并战歿。游击王梦龄及留防五岭吴伟奇等同日进剿。而婺令杨裕仁亦以民团至。贼乃大溃，退走。遂复县城。十月，贼自浮梁窜祁门，进至五里牌，列木为栅，将为久踞计。文毅檄江、周两军进剿，一战焚其木栅，贼大败遁，擒斩数百名，追北数十里。而浙江助防之马游击怀珍亦迎战获胜，贼又逾岭去。是时楚南杨军门岳斌水师已复湖口、彭泽，又连克铜陵、东流，破大通镇之贼，至□县与江南水师红单船合，声势号为无敌。江西亦克瑞州，复东乡。贼之蹙于饶、广、石、太间者，虽时时窥我岭防，人数无多，不耐战斗。皆以为徽防可渐靖，民力可亦稍纾矣。

贼之屡窥徽、甯，其志实在于浙。浙防既不可动，则时出没于常山、玉山之间，以窥衢州。而徽州军既食浙餉，为浙守门户，则不能不以全力援浙。

八年春，伪翼王石达开既与金陵贼二，由江西饶州窜浙之江山，围衢州，连陷常山、开化、遂昌、松阳等县，遂入处州。文毅遣周军门往援，而以吴定洲之众隶焉。是时援浙之军麇集，晏中丞奏以周军门督办金、处；而请文毅移严州，督办衢、严军务。会周军门已复浙东诸县，又遣将复处州，而衢州之围亦解，文毅遂不果行。周军门驻徽久，兵民习，故能相安。浙东久苦他省客兵陵藉，而处州人俗劲悍，稍拂其意，

民困輒与官兵斗。故周軍門虽有功于浙，而不能久駐。独吳定洲所部皆徽人，与浙风气素习，定洲約士有法，所过不扰，故浙人至今称当时援軍，惟吳老明不愧将才。老明，定洲小字也。援浙軍既旋，文毅奏保有差。而定洲积劳旋卒，文毅盖深悼惜之。浙江甫肃清，而婺源又陷。文毅飭江軍門攻之，屡胜。文毅方檄周軍門及副将王梦龄剿石、太、青阳岭外之賊，与白沙关总兵李定太之軍会。距徽防益远，故未能益师以济江軍門。而賊遂于婺源度岁也。

九年春正月，江軍門攻婺源，不下，乃分駐清华街等处，俾賊米无所接济。賊始窘，出战，又屡为官兵所敗。二月，軍門会諸軍直逼城下，賊亦悉出鏖战，大敗而遁，遂复县城。于是岭内无賊。而周軍門又肃清石、太各邑之地。浙江胡中丞乃請以周軍門守寧国，仍受文毅节制，以当徽、浙之前冲。今东河总督曾九帅国荃之师又敗走景德鎮浮梁之賊。于是岭外邻境亦皆无賊。文毅前已賞給六品頂戴，升授三品京堂。六月，丁母王太夫人忧，請假弗許，服闋补授副都御史，天眷日益厚。徽州防务既得稍紓，文毅念用兵数年，六邑捐輸数百千万，虽給予奖励矣，而不可无以厚慰人士之心。本年万寿恩科，江苏大吏議借闈于浙，文毅力贊成之。以十月为試期。凡上江帘差供給之費，皆文毅遣員主之。而是岁六月学使邵公又于徽举行科岁試事。十一月，省試榜发，六邑登正副榜者凡四十人，为自来所未有。文彥彬彬，称为极盛。盖几忘境外之有賊踪矣。冬十月，賊由涇县进至查村，周軍击退之。

自徽郡設防以来，皆以祁、婺为最重，以賊大股皆由江西来也。績溪鞏岭、丛山关虽亦置兵，然有寧国一府为之屏蔽，故賊亦不敢遽由涇县、旌德以窺績溪。自邓忠武战敗，賊遂久据宣城、涇县之境。而曾九帅既克浮梁，吳方伯坤修又克建德，徽州西路屏藩渐固；賊不能由祁、婺窺郡，乃思由涇、旌以进。

十年春，連陷涇县、旌德，績溪大震。文毅急檄江軍門援剿。賊又分兵犯广德，突入浙境，浙江省城失守，我軍亦无暇援之矣。江軍門始自婺源至，而賊已入鞏岭，守岭軍皆敗走，績溪遂为賊踞，乃营于城外东山营。賊遽由績溪上扑，文毅亲督軍于万年桥。枪炮声鼎沸，文毅踞胡床，意气自若，数卒敗退，将手刃之，众益奋进。文毅又遣騎队绕出

山后击其背，賊少却，开壘乘之。軍門之弟长泰擒伪企天侯邓传意于陣前，賊乃披靡。遂进复績溪。賊出翬岭而遁。是役也，賊众号十万，其进甚速。徽江軍門馳至，几殆。賊恐小径有伏兵，故一敗即退走。然歙东及績溪已不胜其蹂躪矣。

而浙江奏調湖北蕭觀察翰庆之軍适过境，文毅犒之，使助攻旌德、太平，又留其副韦志俊一軍于徽。韦志俊者，賊中悍将，去年以池州献官軍者也。旌德、太平、石埭旋克，而浙城亦旋复。两江何制軍、浙江王中丞亦遣兵复广德州，会商文毅，以江軍門守之，以为甯国声援，而固浙省之門戶。然浙自胡中丞蒞任后，已頗以皖南糜餉为虑。罗文节公遵殿則謂徽軍犹足恃，而虑周軍門兵驕不可用，欲請文毅兼統甯防。事未行而罗公殉难于浙。

二月，浙省之失，我师不能援，向之索餉，浙人則藉口不予。又四境屢为賊扰，紳民皆数四輸粟，而力已竭。而主客防守之兵有增无减，兵勇譟索于粮台而不能禁。文毅于此，盖日夕忧惶而不能已。

三月，江軍門之軍与苏观察式敬之軍会剿涇县之賊，克复县城。而江南大营于是时退駐丹阳，欽差大臣和公以伤发歿于軍，帮办軍务提督张忠武公力战陣亡，而常州、苏州相继失守。自金陵以至皖南，一无屏蔽，徽防軍事乃益棘。天子于是命曾文正公署两江，而以李元度代文毅守徽防也。

四月，天子以曾文正署理两江总督，旋与实任。文正乃調总兵鮑超七千人，朱品隆三千人，自安庆渡江，駐祁門，为江西之屏蔽。将分三枝以規复金陵、苏、常。而所謂三枝之兵皆未至，独李元度新募勇六千将至。李元度者，平江人，年少負文譽，喜言兵事，为文正所重，以守广信有功，积保至道員。会天子詢皖軍务情形。文正遽言，张芾軍旅之事非其所长；又言，周天受之不可恃；而請以李元度为皖南道，代守徽防。文毅在徽六年，士民皆与之习，聞其去，皆相率流涕，而不知文毅之欲解兵柄甚急也。李元度以八月十六日抵徽，文毅既受代，以二十日去郡。紳民相率拜送于道，数十里不絕。文毅亦攬轡躊躇，泫然不能自已。所部旧勇，文正悉遣散去。

先是江軍門守广德，而賊大至，御之屢敗，遂退。周軍門被围于甯

国，水泄不通。文正虽遣鮑軍出石、太以援甯国，而道梗不能达。賊遂大举以图徽。元度受代时，賊已逼丛山关，而犹未之知也。賊酋伪侍王李世賢調知徽防新易主帅，大喜，遂乘間急进。而文毅旧部遣散者，則皆投于賊，为賊向导。既入丛山关，則碁之由小径以至績溪大城里。先是张忠毅公运兰之师至徽，文正令守岭外，与賊遇于楊溪。賊数众甚，忠毅激厉士卒与战，大敗之，毙劲賊千余名。賊故不敢由大路进。忠毅乃徐徐全軍而退，岭防尽虛。

自文毅去后，民团亦不振，探諜并絕。居人方以为岭內无賊，又以文正所遣将必无誤，故无人議迁避者。而元度方严詰城門，不許居人出入。往时文毅遇警，輒亲駐城外，大启城钥，听民移家无禁。民习其令，故一有警，即爭出走。至是則皆惊恐号哭，城中先自扰乱。賴邵学使亲立城門，諭守者无遏沮，民乃稍稍携家出。元度日日遣兵从大路出队，或数十里皆遇賊接仗。乡人亦不測楚軍所为，轉以为有奇算。而元度自抵防后，未尝延接一士，亦无自覘其軍謀也。

二十四日，有黑雲覆城上如車盖，天大风，揚沙蔽日。是日，城兵出队。亭午，城中人望見东路烟燧四起。日未晡，而出队兵已遇賊自山径出，不敢入城，遽向西乡而奔。而賊颯忽已薄城下。侍酋披黃风帽，騎大馬，督率其众，具梯架攻城。城中枪炮环施，賊不少却。入夜，火光烛天，炮声如鼎沸，賊益北門进攻。元度方督将士力御。而是时城中居民迁徙未尽，猝覩賊至城下，衢巷之間，奔走号哭之声不絕，皆踰城越山以窜。而城兵亦不意賊至之速，又皆新募之勇，遇大股賊，志益恇怯，遂各开城遁。

二十五日黎明，賊已紛紛上城。元度知不可御，率亲騎由紫阳門遁。徽州府遂失守，盖距文毅之去才五日耳。賊既得郡城，遂纵其党四出焚掠以示威，而别遣悍賊上犯休宁。县城亦于二十八日失守。而浙江严州府亦于九月被陷。盖宣、歙、池、睦之間，遍地皆賊踪矣。

軍兴以来，賊扰吾郡，少仅旬日，多則月余。惟八年婺源之失，賊踞县城半岁，然逼于官軍，未能逼出焚掠也。居民习于故常，又以文正大营近在祁門，故虽数日之間休、歙并陷，而犹日夕望官軍之至。携孥窜伏山谷之間，而不肯远徙他境。故賊遂得飽其攫获。虽其不諳事体

致是，然而可哀也已。

賊既踞休宁，屢隊至祁門。文正乃急令霆營鮑總兵超，老湘營張臬使運蘭遏其前，屢創之，賊不能進。十月，霆營進駐休西之西館，湘營進駐休北之鐵匠湖，楊提督名聲駐休南之余村。又招吳定洲舊部汪起赴之家，謂之安勇，使宋太史夢蘭將之，以助攻休宁县。歙、績難民之避于休者，賴之以安。賊出北門，扑湘軍，不能克。而徽城賊亦進駐萬安街，為城賊援。鮑、張兩軍乃相約，留少兵壘中，以綴城賊，而潛繞至休東，夾擊萬安之賊。

十七日，賊方出城，攻官軍之壘，相持不能下。而後路警報大至，壘中兵盡出，賊大敗，遁入城，不敢出。而萬安之賊，不意我師之猝至，皆駭愕奔突。兩軍分擊之，斃千余名，毀其壘而還。是役也，县城几復，城賊裹糧將遁。會侍逆復自嚴州遣人運大炮火藥適至，戒以毋動，乃復相與城守。然賊焰亦少衰。

各鄉村皆出偽示安民，遣人獻銀米蔬肉，謂之進貢，約不復擄掠人。故山鄉距城遠者得稍安堵。會偽忠王李秀成自蕪湖來援，'眾号十萬，自箬嶺入，而出黃泥關。所過焚掠益甚，凡進貢之村落亦不能免。而侍逆之黨散居鄉村者，亦并受其屠掠。遂由羊棧嶺窺入黟縣，將以窺祁門。霆營宋副將國永與老湘營各勇奮擊之，賊復退出。翌日又戰于柏庄嶺，大敗之。忠逆受傷遁去。

十一月，饒州之賊，為今大學士恪靖伯左之師所遏，矚知婺源空虛，突入據之。我軍方并力休、歙，无暇兼顧。逮左公進樂平、德興以復婺源，而景德鎮又失。蓋祁門前後左右，無處不有賊踪。左公及胡文忠公皆以書勸文正退駐江右，今學士肅毅伯李公方居文正幕府，亦以為言。文正憤受篆之初之屢齟也，又無以謝于徽之人也，皆不聽。既而知休宁非旦夕可克，乃令鮑軍門分援景德鎮，而老湘營退軍五里牌。又令江軍門收其廣德潰卒，屯于楊溪，以固祁門之困。而十一月李秀成果自嶺外至，官軍連擊敗之。賊又益至，又大敗之。嗣是忠逆不敢再窺祁門。而休城賊伺官軍之退，大掠于北鄉藍田小溪之境。虽屢為湘營所敗，然難民益无所依，皆聚黟、祁之地，去鄉愈遠，益无所得食。十一月杪，賊敗，復犯漁亭，為霆營委提督雲庆所敗。



十一年正月，石埭之賊復犯祁門。一由大洪嶺入，為江軍門所敗，一由木赤嶺入，距祁門僅二十里，人心益惶駭。文正遣唐副將義訓設伏于石門橋，賊至，四起抄之，大潰而遁。而休寧官軍既退之後，遂進營于上溪口，與城賊及屯溪相犄角。至是諸軍奮力進剿。安勇以鄉里久殘破，皆切齒流涕，拔劍斫石，期于必克。

二月初九日，湘營張觀察會朱、唐兩軍，共攻上溪口，大戰，平其壘。城賊出援，輒為安勇擊敗，乘勝直薄城下，與霆營環攻之，遂復縣城。是月嶺外逆匪分撲祁門，皆為大營之兵所敗。而左、鮑之軍又大捷于婺源等處。徽防後路無虞。文正遂親至休寧，督諸軍攻郡城。休、歙之民，逃亡既久，謂徽城將無復期；至是則皆倚担重足而待還歸矣。而旋有三月十九日之敗。

賊自休寧遁入郡城也，郡城之賊亦皆束裝欲遁。湘軍耀軍城下，賊伏兵河西塢，與城賊合乘官軍。官軍敗退，散處槐塘村民舍，不立營壘。賊偵知之，夤夜銜枚突出，圍其村舍，縱火焚房舍，喊聲四起。兵士皆驚起，殊奔北，不復成伍。劉軍門松山，時方為營長，乃立大旆于山，使人報招，潰卒復聚。而賊即乘勝薄休寧城下，又分撲安勇于汪村。安勇亦未立營壘，猝為所乘，皆敗走，宋太史亦受創。安勇由是遂撤。而文正復自休寧退駐祁門。于是諸公復言于文正，謂以兩江督而滯一州，無益，徒為賊的；今東流無賊，而安慶尅期可復，宜駐江濱以調度兩岸軍事，不宜膠于一說。

四月，文正乃由祁門移營東流，而留江軍守祁門。徽人以文正無意于徽，克服益不可期，愈益失望。而文正既去，徽州之賊亦旋退。

先是賊以文正去，圖窺祁門，以為徽賊之助，遂由方干嶺、樟嶺而入。五月初五日，潛移黟縣。江軍門攻西虎嶺，敗之。而湘軍張觀察亦會皖南唐鎮軍及婁雲慶之師克黟縣。援賊續至，壘于盧村者七。我軍會攻，皆破之。餘賊遁出嶺外。徽賊以失援故，胆益懼怯，又以米谷將罄，無所得食，遂以五月十二日竄由績溪出嶺而去。湘軍福建按察使張忠毅公運蘭，遂自休寧縣督軍入駐郡城，嚴啟閉，禁淫掠。賊余糧尚多，皆平價以售于民。徽人感焉。

蓋自去年八月，郡城失守，踞郡凡十閱月而始退。深山窮谷之中，

几于无处不被其扰。其焚掠之惨，胁迫之苦，较他郡为尤烈。徽人向之累于捐输者，今且为贼擄胁，火其居，拘其身，而索其财矣。向之憚于迁徙者，今且无地可迁，无物可载。壮者不能挈其家，老者不能顾其子。其始奔窜山岭，惟畏贼至；其后则寒饿困殆，求一饱而不可得，不复能奔窜，亦不知贼之可畏矣。

徽防之军与贼战屡矣，而十一年岩镇之役，至今徽人犹津津言之。先是徽城既复，文正以老湘营驻郡城，唐镇军驻休宁，朱镇军驻祁门，继又命朱军剿岭外。及杭州危急，天子命太常寺卿左宗棠督办江浙军务，文正又请以徽防各军就近归左公调遣。围杭州之贼，惧左公与徽军之援，乃分兵由淳安窜歙之街口。十一月二十六日，遂抵深渡，歙南大震。贼又遣伪成天安进窜休宁之屯溪，休南亦震。而伪辅王杨辅清自甯国率众十余万突至，营于歙西岩市街。街为休宁至歙孔道，长十余里，贼踞之以窥两城。入夜号火照耀山谷，达旦不绝。徽郡餉道不通，援师亦阻。时张忠毅已请假回籍，其弟副将运桂代将其众，徽人呼之张老十者也。徽、歙郡县两城相连如环。副将以地大难守，乃尽撤县城之兵以备府城。又分一营驻城外南山，与城中为犄角之势。

十二月初二日，贼四面攻城，发枪炮，喧呼震地。而城中寂然无声。比进，将至城下，城中人度子药可及，乃发枪，一枪辄殪数人。再进，再殪之。贼不能近，顾见城南山高，得之可以下瞰城中，遂率悍党往夺其垒。未及半，山顶枪子雨下。城中人亦自堞中放枪排击之。贼遂奔退，城围立解。而岩市之踞贼如故。副将乃命兵士由休北运粮，出黄山潜口，以夜达于郡城。贼屡欲劫之，皆为我军击退。而朱总兵之师亦自岭驰至休宁，屡击街口之贼，皆捷。张副将乃亲自由潜口至休宁，与唐、朱两镇军会筹兜剿岩市之策。

二十六日，两总兵率师攻其前垒，贼即列众迎敌。而老湘营之师已抵岩市街口浮图下，乘贼不意，毁贼栅而进。贼与两总兵战，已一能胜；闻垒栅已破，骇惧不知所为，遂大溃。两军合蹙之，贼奔窜不复成伍，杨辅清亦受伤，循小径由水南乡而奔。其匿民舍之贼，并为我军搜杀。二十七日，天忽大雪不止，至除夕岩谷中雪高丈余。贼之奔窜者皆不辨路径，乡村无所得食，又惧官军追蹙，不敢停踵。陷雪中，即不

起。正月雪尽，居人見骸骨相藉，皆賊尸也。是役也，三将之兵数仅万人，而敗三路之賊一二十万，其成功最为奇险。是时左恪靖伯亦大破賊于开化，人皆知其功績之伟，而不知徽防之功固亦不减，张副戎謀守之劳尤著云。

同治元年正月，恪靖伯左公破賊于婺源。先是十一年十一月，杭州省城失守，王壮愨公有齡殉难，左公遂授两浙巡撫。至是由徽入浙，遂有是捷。而鮑軍已克青阳、石埭、太平、涇县。时张忠毅公亦抵徽防。四月，移軍攻旌德，拔之。忠毅旋調援广东。于是皖南鎮唐公移駐郡城，朱总戎进驻旌德。左公又遣候选道王文瑞駐休之草市，休人称为王老虎。十月，賊會賴文鴻复窜旌德六都，为朱軍敗走。而昌化之賊复自昱岭入績溪，冀断朱軍后路。唐鎮軍与王观察合攻之，賊弃城遁。王观察軍甫回草市，賴、古各賊又自旌德窜太平。十月初七，突陷祁門。王观察赴援不及，營于漁亭。初九日进攻，拔之。

二年，賊又窜黟县，为丁总兵长胜、王副将明輝所敗。复自蓝湖、米坑，将犯祁門，王观察一战大破之。古、賴之焰遂衰。三月，花旗逆逃〔？〕譚星，复由千关入。左公遣刘臬使典援之。而江西沈中丞亦遣同知王沐来援，駐于草市，人謂之小王老虎。二十一日，刘臬使抵屯溪，賊已蔓延于岩市、万安街及許村、东关之地，連亘四五十里，众十余万。臬使屯于梅村，密与諸軍約。二十五日，令黃軍門少春、张副将声恒攻岩市。賊不意浙軍猝至，即潰。而二王之师与唐总戎兵继至，合蹙之。自二十五日至三月五日，連敗攻壘及踞壘之賊。賊不能安于壘。初六日，賊營传官軍已至，遂踰岭而遁。而踞黟县之賊，前已为二王之师所敗，复糾伪对王等窜柏溪，皆为王文瑞所敗。三月十五日，江西軍又敗伪賊堵王黃文金于祁門，殲其酋胡鼎文。于是各路之賊皆遁。

此数月中，乘虛四入，人数既众，踪迹飘忽不常，几于合境皆賊。非二王、唐鎮軍长于战守，則休、歙皆不能保。非刘臬使之速至，則花旗及各路之賊不能遽退。而謀画之周，調度之速，則微左公之力不及此。左公用刘臬使，专委以皖南之事，而保奖之优，与克复浙江城邑功等。故士志悅服，虽出入山岭，馳驟雨雪之中，而不辞其瘁。刘公精熟方輿，善于蹈瑕乘隙，故百战之賊，百万之众，当之輒靡。大抵浙江未

陷之先，賊欲由徽以图窜浙之路，故徽之受害烈。浙江既陷之后，賊欲扰徽以綴攻浙之师，故徽之战事尤烈。

嗣是而后，七月，賊复陷黟县，为王观察所敗。八月，賊攻大洪岭、小樛岭，为王观察开琳及皖南道叶公兆兰所敗。八月，賊窜許村、潜口及歙里东乡、績溪等处，为刘臬使及唐鎮軍所敗。賊窜歙南建口等处，为黃軍門所敗，追至孔灵而还。別股窜黟东叶村，亦敗走。而伪奉王古隆賢亦以石埭、太平、旌德三县投誠，朱鎮軍受之。

同治三年正月初二日，伪侍逆李世賢复糾諸逆犯績溪，唐鎮軍会浙軍击走之。而左公亦于是时克复浙江省城。侍逆复窜歙南，唐鎮軍及金观察国琛、毛太守有銘之兵，同破之。六月，曾九帅克金陵，逆众窜保湖州。七月，肃毅伯李公之师助克湖州府城，旋收复建德。而逆众复拥幼逆将遁江閩，分窜徽境。左公遣將四出捕剿。总兵刘明灯生擒李秀成义子李世貴于歙南建口，搜获伪王宗等于屯溪。徽防由是始靖。

盖自咸丰三年設防，至同治三年幼逆就擒，凡十二年。合江南、浙江、江西三省之兵力，駐于境上。其軍事实与金陵相始終云。

自同治元年以前，不佞皆居里中，紀述稍詳。其后乃携家客江汉，游京师，里中音問多隔。故二年以后，但据奏报之文紀之，以著徽防事之始末。至于漏略譌舛，盖皆所不免，亦未暇一一厘正也。

## 下

徽之为郡。昔人皆以为天險易守之地。以往册考之，則殊不然。若粵逆之乱，四邻皆賊，防不胜防，堵不胜堵。而賊多楚粵之人，深箐巨嶂，上下如履平地。观于咸丰十年郡城失守之后，深山穷谷，无往不能至，可知其履險之能矣。論者或咎前后諸將帅但議守城，不議守險，亦未即当时之事势而一考之耳。

吳定洲之开花会于砣石也，太守达公短衣草屨，亲往捕之，一郡称頌。其后复用定洲，人或議之。然定洲实壯士，尙然諾，恤人患难，故能得人死力。其后张文毅亦用定洲，議者未已。文毅乃亲为书，粘于善后公所，函称定洲之材，且言退定洲不难，孰可代定洲者。众議乃息。

浙人亦頗感定洲，然則達公用之，未為悞也。予嘗與定洲宴于戚家，酒酣，定洲謂予曰：“吾將于君里開設花會一所，子以為何如？”予默然。及罷席，定洲亦不復言，其後亦竟不復來吾里開花會。則知花會復開，固亦非定洲意。定洲武人，苟有善導之者，功名當不止此也。

咸豐五年冬，張文毅閱視鄉團于各鄉，駐檀干，豐樂水以北之鄉團畢集，皆董事領之，各以旗械華美相夸耀。予時年尚少，衣腋裘，佩古劍，隨長者率團丁行三周而退。他村團亦然。遠近聚觀者千萬人，皆以為盛觀。雖賽會之盛者，無此排場也。嗟乎！棘門霸上之軍，如欒將軍等皆宿將，而漢文猶以為兒戲，若吾鄉之團練，又何以云之哉。然黃山等處團勇，實有可用。自設團以後，賊始亦懾于虛聲，而不敢遽進。賊將至，則各團長遣人互相偵探，多確得賊踪，聞警則村自為團，無事則各歸田畝。故費用亦易辦，無苛派激變之患。曾文正鑒苗練之轍，深抑團練。如吾鄉之團練，聽民自為之，亦何害哉。

五年郡城之失，賊入城，即嚴啟閉，禁其黨四出擄掠。鄉人見賊目騎馬登古關嶺上，徘徊良久即退，蓋恐有伏兵也。譚渡距城最近，然皆未至。未幾，遂棄城退去。鄉人皆謂賊不甚擾民。六年九月七里亭之戰，村人皆隔岸觀戰，婦女亦有聚觀者。比賊騎渡溪乃奔。然未幾亦即退。故十年賊陷之後，居人狃于前事，皆不肯遠徙，謂賊皆必不久駐。賊入山焚掠，猶以為官軍所為。以致巨家大族，無一能脫者。

庚申之亂，徽人之見賊遇害者，才十之二三耳。而辛酉五月賊退之後，以疾疫亡之六七。蓋去其家已十閱月，草間露處，雖大雨雪無所蔽。魂魄驚怖，無所得食。日夜奔走，而不得息。當是時家室流亡之苦，與夫屋廬殘毀之痛，猶未暇計及也。比賊退，各還其家。驚悸之魄既定，顧視家中百物，乃無一存，而日食之計，一無所出。或骨肉見掠于賊，渺然不得其音問。愁苦之氣郁于其中，而兵燹之情動于其外，于是邘然而病矣。又賊未退以前，鄉村糧食已盡，往往掘野菜和土而食。賊既退，米價每斗至二千錢，肉每觔五六百錢，日不能具一食。績溪近涇、太之鄉村，有至于食人者。于是飢餓而斃者亦不可勝計。吾讀左恪靖伯疏稿，言浙中兵後小民困苦之狀，殆與吾州情事一轍，洵乎仁人之言也。疏云：“浙江因前因敵情形，人物凋耗，田土荒蕪，彌望白骨黃

茅，炊烟断絕。現屆春耕之期，民間农器毀弃殆尽，耕牛百无一存，谷豆杂粮种籽无从购覓。残黎喘息仅属者，昼則緣伏荒畦废圃之間，搨野菜以为食；夜則偎枕頽垣敗壁之下，就土田以眠。昔时温飽之家，大半皆成餓殍。忧愁至极，并其乐生哀死之念而亦无之，有骨肉死亡在側，而漠然不动其心者。臣于去冬曾筹补救十二条，刊发各属。現复筹采买豆谷种籽，购求耕牛，招集农民来浙开垦，冀将来或有生聚之望。”云云。其后吾省大吏聞之，亦亟給民籽种牛谷以开垦，而行剔征之法云。

曾文正在祁門，胡文忠与之书云：“甯国是进兵之路。此路不失，秋冬战功，必有伟績，不仅有益于浙江之兵事，兼可大慰朝野之人心。此地不守，則处处为坚城堡垒所阻，功效稍迟耳。”又一书云：“近年贼情动辄六七万，非二三千、五六千人所能当。”及徽城既失，又与文正书云：“丈筹皖南，必不可停兵株守。当为长駕远馭之謀，非塞向瑾戶之計。士女怨望，发为歌謠，稗史游談，誣入方册。吾为此惧。公其远謀。或并力血战，以爭徽甯。或分兵远出，以保揚州。”又与李中堂书（时中堂尙在文正幕中）云：“聞次青尙在，且喜且怜之。此次按兵不发，亦不得辞其責。左、张、鮑之軍，能及此时求战二三次，則徽州当可复得。再过半月，須頓兵年余乃可得也。吾恐此后皖南北均阻遏不前，尽为望城欲哭之人矣。”又与左公书云：“兵事无万全之策。滌帅奉命已久，吳人喜极生怨，六月于茲矣。凡将帅之是非，朝臣之謗毀，均可一笑付之；而士論民情，却宜顾念。滌帅之德，吾楚一人，公其善为保全。宜并力以万五千人深入徽州，以求与贼交战。”又与文正书云：“兵事不宜长顾远慮。太謹慎則嫌于拙滯。进兵求战，約不过五六分可靠，便可放手放胆。丈策左公速进屯溪是也。見及于此，即求速行。”右数书論徽防情事，皆如烛照数計，故节录于此。

文忠集，严渭春中丞为刻于湖北，止八卷。其后曾果毅伯撫鄂，复广为搜輯，属巴陵杜仲聃为之編校重刻，然删窜尙多。予于仲聃处見稿本数十册，尙有庚申年与文正一书云：“七八月間，徽郡必无战事。”云云。而贼竟以八月陷郡，其书无驗。編集时删去此书。然文忠之意，欲文正速进兵，故为此語耳。使广德不失，甯国得援，贼岂敢遽窺吾

郡哉。

李元度之失守徽城也，曾文正劾之甚严，元度怏怏。浙撫王中丞知之，乃使人招之往浙，文正益怒。胡文忠公又为书招之。然元度于浙事亦未能有济。及今大学士恪靖伯左公入浙，元度又不能与合而归。而文正之怒未释。元度乃为其母上书文正，言元度絕裾而出，与文正数共患难之事，詞数千言，文正为之愴然。金陵既下，乃奏为元度乞恩。然廷臣犹劾之未已。天子乃以詢左公，左公又深詆之。于是朝命遣戍。賴江西沈中丞与肃毅伯李公合詞为之請，天子始曲貰之。其后复以貴州軍务保举至布政使。

《平浙紀略》云：“己未十月，江皖就浙江貢院举行乡試，諸生及姻婭僕从由皖南来者众且盈万，关隘莫能詰。賊之南下也，固心艳苏、杭子女玉帛，未尝一日忘；惟久忧浙中虛声，又不諳路径，未敢径犯。会逢是役，其渠魁乘便入偵，备知虛实。故有明年二月省城失守之事。”

世父公占先生尝忧徽州兵餉皆不足恃，因为二策，言兵事策略云：“徽郡四面皆山，形势可守。然善守必守于境外。今徽州境外，三面皆有賊踪往来，处处可入。而論者犹专言守岭，是老泉所謂得一金櫝而藏之，必并櫝而失之也，宜与浙江通力合作，养兵五万人，以一万人駐甯国，一万駐池州，一万駐江西饒州二郡，为守御之师。而以二万人駐婺、祁、石、太之地，为攻剿援应之师。賊由长江来，必先犯池州。如由东坝来，必先犯甯国。有万人扼冲据险，虽大股必不能越。饒州入徽之路最多，乐平，景德鎮各有五千人，則賊又不能越。而又有二万人策应之兵，賊来則援，賊去則剿。而皖南之防乃固。浙江惟常玉一路，尚須有兵一万防守，此外皆不必設兵，而浙江之防亦固。以全浙之力养兵六万人，月費不过三十万，犹可自給。又况徽州未大残破，甯、池两郡稍得休息，皆可取其財以供軍。而大帅駐节徽郡，視何方有警，調度援师，呼应最便。选将得人，用兵有法，威望漸振，疆宇漸恢。以次收复太平、江宁之属县。上与进攻彭蠡之师，下与金陵大营，联貫一气。則江以南可以肃清。又岂止皖南、浙江之利益也哉。”

鎮北观察丈，其办团练也，名为帮办，实无尺箠寸柄在其手。徒以忠义激励乡人，故皆乐为之用。其調停諸将，尤費苦心。然观察实知团

練之不足恃，又見防務既久，而賊氛日熾，餉事益絀，鄉邦民力難堪。時時奮髯抵几，泣數行下。遂力辭幫辦之任，携家赴浙，將復入都補官。而賊適陷浙，或勸之行，不可。遂與妻女并投繯以殉。

花會之戲，自閩地來，而徽州行之極盛。共戲為三十六門，各以兩字為標目，摘前人詩句為題，使人射之。射得者，一錢償三十。由是人爭趨之。婦女稚孺亦日從事于此。占卦卜字，禱廟祈夢，以求其兆。更有露宿墓下，或問某村常見怪異乎。時人不敢過者，亦皆奔趨占禱，不知畏避。然獲利者十不一覩，而破家亡身者往往而有。徽有俗諺云：“福建刀兵响，徽寧作戰場。”有人曰：“此即福建刀兵也。”未几，果有粵逆兵事。張文毅駐徽之明年，力禁之，始絕。

曾文正軍于祁門，欲造礮，患運磚石遠。聞祁門人言閩山形如猴，城為猴圈；若毀其垣，則人文必盛。文正欲取其磚石以為礮，乃命毀之。然邑人亦有不謂然者。文正乃書四語于城門云：“拆了西城門，歲歲發科名。東南留一節，富貴永不歇。”甲子以後，祁門科第不絕，人頗有謂毀城之力者。文正固不諳形家言，借此以息群喙耳。然礮之設，亦無所用。同治癸亥，賊破祁門，礮內之兵不能阻也。徽州山徑叢密，必如大小金川，三里、五里，礮堡林立，賊始不敢越礮而攻。然磚石之費已多。楊汲菴有以石子筑礮之議，既省工費，且炮遇石子凹凸處，則氣泄而無力。其說甚辯，而未有行之者。

祁門唐令君治殉難，遇賊被害。賊退，得其元于五里橋。紳民皆設祭号哭。歙廉令君投繯于庭前桂樹，時春二月，桂花盛開，眾皆嘆異。

張文毅去徽後，奉命辦理本籍團練，卒殉花門之難。同治乙丑，鮑子年丈乃與鄉人在都者公呈于都察院，請于徽建專祠，奏入報可。壬申始于新安衛旁，度地鳩工。鄉人又呈于當事，請以周忠烈公，李金門學博祀。學博名金門，官徽州府學訓導，文毅令督辦團練，咸豐十年殉難。先是文毅奏建昭忠祠于城南，祀觀察徐公榮及廉張諸公陣亡將士，置田產，使蓮溪上人居之，主其香火。庚申之亂，祠毀于賊，乃于文毅祠旁辟一室祀焉。而湘鄉張忠毅公運蘭之祠，至今猶未有議及者。忠毅兄弟皆知兵。庚申之間，攻休寧北路，破上溪口賊壘，克黟縣，皆血戰，立功，不止十一年冬岩鎮一役為人所稱道。其御軍尤有紀律。故



大乱之后，兵民极其相安。至今徽人言及老湘营张家之軍，皆謂不愧名将，前后駐郡城者未能逮也。忠毅后以福建按察使剿賊汀州殉难，事甚惨烈。左恪靖伯为奏卹賜諡，并于本籍及立功处建祠。继忠毅駐郡者为唐鎮軍，亦与民相得。同治元年程封翁希轅尝集邑紳制万民伞三事，以献于鎮軍及郡尊刘公传祺、邑令鍾公□。余見鎮軍其人，布袍闊袖，恂恂如书生也。

江良臣軍門最为徽人所称。五年岩鎮之敗，身受数創，犹堅駐不肯遽退，士民得以从容迁避。故人尤感之。制万民伞，列香案送迎者，相望于道。其后曾文正尽撤徽防旧部，独留軍門一軍駐柏溪，以系民心。歛、休逃难之民間仍用軍門，皆額手曰：“江都司来，吾郡且克复。”聞出师小捷，必益夸张言之，謂他将必无是也。其得人心至于此。然张文毅尤爱周忠烈公之勇，称为周將軍云。江后官襄阳提督，轉福建陆路提督，以病归。

江、周二軍之外，調派来徽防剿之軍，尚有袁軍門国祥、米軍門兴朝、楊軍門名声，皆受文毅节制。袁、楊两軍后均归曾文正調遣，米軍后归浙江調遣。又有台勇、貴州勇，皆尝調至徽，然皆頗为民患苦，未几皆遣去。

# 徽 难 哀 音(选录)

胡在渭纂輯

编者按：《徽难哀音》系績溪胡在渭纂輯，1924年5月油印。胡在渭自序中說：民国甲子年(1924年)新年，“我父假得《西谷随笔》抄本，內有乡先輩紀难詩十余首，囑余录出，并囑以后遇有关于此項資料均彙录之，用留紀念。余奉命广为蒐集，凡見各家文集、筆記及其他著作中有关于太平扰徽紀难之作，輒录之。日积月累，所得事略、詩歌、杂記諸稿已盈寸，編次成冊，題曰《徽难哀音》。”纂輯者思想反动，所收資料也是一些污蔑太平軍的作品。但各篇資料的作者，均为当时人，他們亲見太平軍在徽州一帶的行動。剝去文中污蔑的詞句，还是提供了許多太平軍在徽州活动的具体材料，也揭露了許多清政府官吏和当地豪紳地主的罪行。原书分三編。上編为《事略》，內有胡在渭編的《太平軍扰徽大事表》与《凤山筆記》。中編为《詩歌》，下編为《杂記》。今选录中編胡佩芳等人詩与下編《徽州义民歌》等詩文，取其能說明一些事实。至于空洞議論，和一般漫罵的詩文，均未选。

## 太平军占祁门①

祁門胡佩芳雲於

櫟根峻岭輒成平，伪示紛紛散滿城。白髮龙鍾扶杖泣，紅顏掩仰束装行。犬猫恋主踪殊密，鬼域窺人氣欲橫。难得移家船可借，舟人方某，邻船汪某，意頗相属。流离非是五湖情。

太息祁閭事已非，魯阳犹自举戈揮。守陴睢令終遭慘唐魯泉明府被執死之，罵賊常山不避威鍾稜暨巡檢不屈亦与难，四百余年琼玉碎邑中被难士民，一門貞烈雪霜霏汪門妯娌三节，馬門姑媳双节，青紅抹額渾无賴，惆悵儒生短褐衣。

① 原題为“甲寅正月二十三日粵寇陷祁杀掠甚惨居民逃匿余先时买舟南徙五月归里后目見耳聞弥觉神伤因为詩以慨之”。編者改題今名。原詩七节，今选录其三。

乡导无端引贼来，搜寻山谷满車回。香綳肆夺啼沿路，蓋篋轻抛綉作堆。寒到臥薪兼枕块，乞余冷炙又残杯。经旬雨洗蒼生幸寇据祁十二日，穴地搜山，因大雨，远避者皆免，差免群狐遍草萊。

### 太平军占徽州①

歙县許承尧际唐

轉战崎嶇地，孤軍急难秋。湘乡磨短剑會文正在祁門，当事急时悬利剑帳中，云敗即自刎，壬父賦牵牛王壬秋牵牛賦，在祁門作。儒将书三乘李元度守徽州数日即失守，其来时載书甚多，遺民骨一邱。頽垣今未复，洒泪詎能收。

父老头顧賤宋夢兰先生籍乡勇御寇，兵败殉难，丁男耒耜荒。履霜謀櫓堡，流涕峙芻粮张文毅公芾守徽三年，备御甚周，张去而徽陷。妖彗三更出彗星見，人心益搖，秋花二月香徽城破时，歙县知县廉公驥元自经于衙东桂树，时方二月，桂忽著花，香聞数里。堂堂弃天險，人事或非臧徽山郡，遇寇利守岭，不利守城。李至，即撤岭守，士民爭之不得。后贼入岭逼城，城果旦夕陷。

大盜从容极，严兵十万余賊會李世賢提悍賊至徽极力死昨會軍。妖童馱駿馬，梟騎侍安輿。帕首珠如豆，纏腰錦作襦。頗聞分主客，仁暴亦微殊賊安民后，有主兵、客兵之別。客兵纵杀掠，主兵輒庇护。主兵中一賊犯奸，被指质其酋，即斬以徇。但至其安民时，子遺已漸尽耳。

### 獅子謠

休宁余本愚古香

《獅子謠》，哀唐侯也。侯名治，字魯泉，江南句容县人，以大挑来知祁門县事。莅任年余，值粵逆陷金陵，皖江南北皆賊。吾徽僻处万山，賊犹未敢轻进。有陈獅子者，祁西奸民最黠者也，謀多不軌。侯擒而扑之，将置諸法。邑紳徇情乞免，卒鉤粵逆从樺根岭間道入。兵单援絕，城遂陷。侯仓猝不得死，獅子以巨索貫侯两掌，挽之行。挫辱万状，乃解元鬲割以死。賊退，义旗再

① 原题为《过祁門甲會文正駐兵遺址因追述父老言粵匪寇徽时事》，編者改題今名。原詩六节，今选录其三。

集，縛獅子于祁城洪姓家。吾邑官民設侯灵，挾獅子腸肺以祭。侯一女，仅數齡。怪虎如，覓得侯殘骸归葬。时咸丰四年正月事也。

五百义軍称敢死，叛民縛到陈獅子。刳腸挾肺生祭公，公屈九泉应跃起。昨同堵賊瀘谿桥，千蹶踏岭山嶽搖。营門乍报寇北窜，郡守又把师东招。与公从此一揮手，公扼危城大如斗。賊来数万围数重，动地雷霆一声吼。頃刻城亡公亦亡，我聞涕泪滿衣裳。曙后熒熒星一点，崇祠何日祀睢阳。

### 杂 兵 譚

余 本 愚

新安<sup>①</sup>处万山中，历朝未嬰兵禍，自粵寇陷金陵，皖江以南始有賊。因招集四方流亡，濫充勇額，地方騷然賊仍蹂躪如故。故作杂兵譚。

果毅軍，猛如虎。杀賊既不能，乃敢胁官府。唐侯霹靂鳴一声，头顱已决双勇丁。三軍气懾刀光青。

江北勇，何汹汹。佩刀浏亮巾帕紅，駕空飞过长桥东。闌街火伴見相笑，昨尙肩輿今坐轎。慎勿趋近唐衙闕。江北輿台孙大、高三等，推石埭雜髮匠丁三餘为首，自称防勇，为害閭閻，官不能禁。逮花廳会案发，经唐令誅戮一百八十余人，賊党始散。

台州卒，绕屋烏。腰抽斑管索火呼，酣眠不問賊有无。昨夜清华街一战，几人得見將軍面。胡不归家事耕佃。

江南兵，艳如花。喜作胡語工琵琶，馬背駝得揚州娃。川北健儿好身手，性近妇人与醇酒。昨宵几縛营門柳。

### 咸丰庚申二月梁安被难纪略

續溪何許人

烽火連宵逆焰明，岭南岭北賊連营。聞风远遁人皆哭，冒雨长驅

<sup>①</sup> 隋初置歙州，寻改为新安郡。即今歙县。

鬼亦惊。翠羽竟甘逃水国二月初七日，賊大队至临溪，我軍不作准备，蓝翎官軍越水而逃，白毛犹倚作长城张白毛督領兵勇，堵御焚塘，带伤而走。卷旗一退民遭擄，难辨官兵与賊兵。

蕭蕭苦雨复凄风，襁負而行半鞠躬。苏子风流游岭下苏副爷奉令堵御擊岭头，徘徊岭下，賊遂窜入績城，罗軍星散走溪东有逃兵十数人荷戈过塢口桥，团丁盘詰，自称罗卒。巍峨巨室飞尘黑，寥落孤村战血紅賊窜入歙东 諸坑，团丁奋击，杀死无算。附葛攀蘿犹被擄，会教阮籍哭途穷歙东有狂妄子，越山而逃，适逢賊至，竟被擄去，死于岭北。

乡村鸡犬寂无声，屠尽生灵賊队行賊盘踞績城，生灵杀戮殆尽，初七日賊始出队赴郡。少小蛾眉頻受辱，許多貂尾任逃生妇女逃避塢中，悉被淫擄，官軍逃去。尸眠大地冤魂泣，怒震长天杀气橫。岭上絕无余勇賈余副爷奉令守新岭，竟至潰去，练江孤掌独难鳴江鎮台守御間政門，督兵追賊二十余里。初七夜，賊仍退入績城。

搖旗冲突势如雲，越岭飞驅尽賊氛。御寇可能施豹略，教場空自拥鴉軍官軍多吸鴉片。黄金捐尽脂膏竭，白屋傾残玉石焚。倍道赴援寒賊胆，□□<sup>①</sup>安得总如君江鎮台在祁門聞警，倍道馳救。初四日軍至新管，聞績城已陷，遂回軍守間政門。

笙歌都在画堂中，盘踞民房作乐宮。惜玉良心殊落落閩女被污有至死者，擄金妙手总空空諸蓄賊者被賊擄殆尽。裹巾不少烏衣賊，受刃偏多白髮翁賊戮居民老人不免。民物伤残堪叹息，启行翘首望元戎民盼望王师如仰时雨。

小丑紛紛铁騎奔，强擄民物效鯨吞。賊巢尽有黄金穴，比戶俱无白板門十一日退过擊岭复扰岭北。难向山头寻飯顆，悉从野外作游魂。賊盘

① 原油印字迹不清。

踞岭北五六都等处，岭北山头餓殍无数。可怜一炬成焦土，惨目山村与水村  
岭北村庄被賊焚毀几尽。

連天野烧混烟尘，烧尽荒蕪草不春。伐木好兴营外火，揮金莫济  
难中人十一日，賊退过岭北，旋复盘踞五六都等处，官軍駐扎稽公关，坟木被伐。邑尊刘公  
携金撫卹难民，不能接济。軍威严肃頻梟首江鎮台駐扎孔灵，軍令严明，有犯令者，即  
梟首示众。土匪猖狂亦杀身有土匪十余人，沿途擄掠，被卫义团丁壮拿住活葬。笑  
煞諸君甘退縮，团丁奋勇执黄巾土匪以神前帐幕作黄旗。

竦岭凌然天塹临，逆兵竟欲蔓延侵。九人踊跃同夸健，一客蹒跚  
已被擒有賊九人由間道越岭，官軍盘問，逸去。其一人奔走稍迟，被获，詭称孛客。縛至郡  
城，梟首示众。白挺尚能伤馬足，紅巾未敢逞狼心山民有健者，年已七旬余，手执  
白挺击賊馬足，馬蹶不行。已而賊队拥至，遂被害。然賊亦不敢越岭。賊迹靡定真难  
測，窜入山林恐不深。

### 咸丰庚申八月纪乱①

#### 績溪不辰生

##### 失关

羽檄連朝似雨催，雲霓目极楚江隈丛山关急，日趣两湖兵救援。才聞鼙  
鼓惊天去，又偃旌旗带月回援兵于十九日赴关，当晚即遁。避敌但看三舍过，  
当关不見一夫来。如何塹险天生設，轻易便教铁甕开。

##### 陷郡

漫天杀气欲冲騰，賊众如雲事倍增。帐底笑看揮羽出，城头惊报  
鷲梯登賊用雲梯攻城。风流究竟推张敞，月旦何尝恕李陵张京卿去后，李  
观察元度接办，未及一旬，城遂陷。六載金湯茲不守，臥龙名号亦羞称观察素有  
小諸葛之目。

##### 伪招

伪示紛紛滿壁攤，群酋邇日遍招安。剖誠自把胸肝瀝伪示有“吐胆

① 原詩十首，今选录六首。

招安”等語，禁雍人俱髮指看。詎有鴻恩出天父又有“天父大施鴻恩”等語，直容狐假到乡官賊立乡官頗多，借权恣意。愁他征役多繁重安民处，百般征索，且派夫役甚伙，不似皇家政令寬。

### 回乡

謝豹啼殘月一鉤，乡心五夜入高楼。行装零落从头检 搬出之物被掠殆尽，归路蕭条滿眼愁 经历处俱遭蹂躪凄慘不堪。四望邻居余瓦砾 邻舍俱为煨燼。半聞俘虏是朋儔。入門大笑吾犹幸，尚有空空四壁留。

### 設卡

軍如碁布滿乡屯約十里一卡，供億徵求附近村。民命已看就沟壑，公家还索具鸡豚卡賊派戶供給，总其役于公局。何堪鵠又被鳩逐 民間巨宅輒被賊占，难免羊終纵虎吞。贏得滿天烟火里，笙歌喧彻月黄昏 賊居处 夜烧号火，或笙歌达旦。

### 重逃

計与来时势已违，商量星夜遁柴扉。刘安鸡犬仍招去，丁令家乡本暫归 归来未滿三夕，旋仍他徙。貪餌魚痴終易获，惊弓鳥怯且高飞。独怜白髮多依恋，躑躅歧途泪屢揮。

## 重有感

續溪周懋泰阶平

时維庚申秋，八月日十九。賊从甯国来，直犯丛山右。窺伺虽有心，未敢轻攻掎。山势况嵯峨，新安称要口。有明忠节公謂金正希先生，守此日已久。何来某將軍，父书犹在手！地利未深諳，意气欲冲斗。大呼关門开，与賊决勝負。岂知兵未交，尽弃戈矛走。从此失泥丸，徧地皆群丑。因怀古英豪，今人非其偶。

官軍退新安，孤城自危急。烽火射山头，杀气蔽原隰。可怜城中人，熏逃賦莫及。賊势乘虛来，据城仅六日。如鵠得深巢，如蚁赴荒埳。虏掠尽家有，不复遺余粒。逢人便搜囊，勒索金銀亟。或以刀背敲，或以长绳繫。嗟哉彼何辜！惊魂时战慄。杀戮固可悲，焚掠亦可泣。乱后返乡园，蹂躪不堪述。

遇 太 平 軍<sup>①</sup>

周 懋 泰

庚申十月十三日，偕舍弟永青自西坡过登原場头，遇賊于途，被胁至梧村。翌日，以予体弱放归，而舍弟仍陷賊中。因购备番銀、鴉片，于是夜三更时，只身走数十里往贖。越三日，移館歙南，始得放还。当其独往时，祇知救弟，而不知其再入凶門也。然而事后思之，犹觉戍火連天，月明滿地，过賊壘数处而不逢一賊。若非鬼神默护，何能如此。然亦有所感动耳。詩以紀之。

漫言銅馬早移营，誤入登原被胁行。世乱弟兄怜共命，身离罗网說更生。一誠再历干戈地，半夜犹聞鼓角声。金壁也能全赵礼，归来細訴賊中情。賊目給錢数百枚，遣卒送至周坑。

## 团 练 难

績 溪 曹 向 辰 酉 山

天下大患患不止，寇氛未近团练起。官和諸紳紳和官，劾云奉宪更奉旨。富者出錢剛心肝，百計誅求犹未已。說不尽吸髓与敲肤，苛政真真猛虎耳。捐得白銀果奚为，堆来如山用如水。若干制鼓旗，若干筑壘堡，多少不明不白帳糊塗，尔我同心都唯唯。擎弓提刀較力强，每月俸銀几两几錢几。英雄不怕出身低，昔日草鞋今珠履。耀武揚威括厘毫，可笑賊来善脫逃。可笑賊去冒功高。六品頂戴，五品翎毛，小人一朝真得志，快馬轻裘豪不豪。噫吁嚱！团练难难难！未曾驅民害，反觉添民残。养兵千日养你搶，为勇即系为盜端。团而不练团焉用，又反不如不团之可旦夕以偷安。噫吁嚱！团练难难难！非是有制之士卒，非是有位之职官。何为紛紛然不憚煩，不畏难，害得群庶目击而心酸！古来土崩瓦解勢，俱坐此病可长叹。安見师行如时雨，尽令黔黎轉戚而为欢。

## 徽 州 义 民 歌

众人們，莫喧譁，听我細說，我有个，十字歌，說与你听。我徽州，

① 原无标题，今題編者所加。



风俗淳，古称福地；有六岭，皆险峻，外寇难侵。自唐模，胡裁縫，起开花会；引騙那，男女們，命尽囊空。达府尊，明白时，也曾严禁；到后来，信用了，小子潘生。荐碓匠，領乡兵，托名义练；唐天美、何老凤，各逞威风。江汪叶、徐孝廉，一班狼狽；勒民捐，費公項，百万串文。平日間，不练兵，专寻賭博；坐飞轎，吃花酒，到处横行。沈学台，到徽州，設局筹餉；汪学幕，串义练，暗里勾通。至今年，二月間，賊兵入境；上漁亭，乡勇散，董事潜踪。最可怜，徐道台，沙場殉难；无兵挡，由賊入，直下休宁。江都司，筑土城，上街血战；浙江兵，不接应，遂失徽城。好一个，廉县尊，舍身报国；桂花树，寻自縊，秋卉春荣。沒奈何，百姓們，紛紛逃避；覓山中，幽僻处，暫且安身。有一等，殷实人，山中租屋；带細軟，和妻小，星夜馳奔。誰知道，搬进山，羊入虎穴；那些人，見担重，便換良心。平日間，草鞋兵，时常談論；若留他，吃碗飯，漸次添人。买柴火，不由人，自要多少；他一肩，彼一担，頃刻成城。柴又湿，价又高，明亏是小；或借錢，或借米，言語难聞。更有那，路途中，挑夫行窃；遺家的，粗物件，土匪搬空。有一等，貧戶人，无錢賃屋；投亲友，搭飯食，暫避灾星。男子們，沒奈何，自担行李；女人們，背儿女，扶杖随行。老人們，不能行，桌圈当轎；小孩子，只得用，貯簍挑人。那山中，屋宇小，家住数十；到夜間，打地鋪，手足难伸。更苦的，盖茅棚，山窝里住；风来吹，雨来打，衣湿淋淋；我歙县，百姓們，十分侥幸；賊入城，住十日，即退回程。石都轉，带台勇，冒功收复；毀民房，伤民命，扰乱两城。才一月，賊复来，台州勇散；陷休城，激出个，本地紳衿。那紳衿，他本是，忠烈王后；授广东，肇庆府，留办軍情。在城中，見事急，大兵未到；出滾单，約百姓，协助官兵。各村坊，百姓們，犹豫未定；預竖旗，虛写着，十万壮丁。因此上，賊狐疑，逗遛不进；至端阳，发人馬，大队起程。周参戎，带川兵，托山駐扎；石都轉，領兵勇，錢富安营。都鎮台，王副将，陆续前进；肇庆府，率同乡，数万余人。头一陣，杀得那，賊人丧胆；閉城門，不敢出，无物可攻。忽然間，大福星，早从天降；张中丞，来督办，防剿章程。这大人，智略深，少年鼎甲；保洪都，設守御，海內聞名。到此間，出告示，虛心召士；劝捐輸，集兵勇，保障徽城。更有那，邓軍門，追踪赶到；湖南兵，各奋勇，冒险先登。那一陣，又杀得，尸横遍野；长毛賊，

料难敌，黑夜逃奔。邓軍門，率令軍，向前追剿；至青阳，出口去，得保安宁。我劝你，有錢的，須当看破；遇乱世，有家資，便是祸根。你不見，大富翁，被賊擄去；用盘香，烧背脊，勒索金銀。既索尽，他还要，罰你做事；你不做，刀背砍，性命难存。到不如，本地方，多捐軍餉；免得搬，免得躲，免得心惊。你乐輸，官长欢，朝廷有奖；同邑中，多感你，保护安身。再劝那，貧人們，莫怀私見；說替人，保家贊，杀賊无功。你看那，长毛賊，逢人便擄；見那人，能识字，待以先生。你无才，就罰你，挑担养馬；官兵来，罰你去，挡炮冲鋒。你家中，妻子們，无衣无食；吃尽苦，有誰怜，撫恤你們。到不如，乡党中，同心协力；向前去，杀一賊，也显威风。倘不幸，被賊人，伤了性命；官必旌，族必恤，歿必为神。这才是，大丈夫，英雄志气；切莫学，无賴子，思量搶人。你看那，搶人的，有何好处；明中来，暗中去，报不差分。倘若是，遇对头，当时格杀；你家中，也不敢，去把冤伸。有一等，下流人，謠言乱放；駭得那，人听着，离散逃奔。我劝你，众人們，休要駭怕；长毛賊，那样子，都是騙人。論武艺，与我輩，不分上下；他一刀，我一枪，有何輸贏。处处的，百姓們，不放他过；不数月，必定要，扫尽烟尘。願众人，听我这，粗言俗語；尽可以，安生业，共賞昇平。

按《徽州义民歌》系咸丰五年歙人某所作，录自《不忍看》抄本。

### 徽 州 善 后 叹

嗚呼！阴灵冪冪，日明惨兮光寒。怨气冲冲，天地愁兮色暗。是以雲棲科法，叹不了异鬼之辜。驚岭微言，說不尽众生之苦。我今悲憫，增宣焰口之新聞。尔輩孤魂，来受清凉之甘露！

一滴楊枝洒十方，万千冤鬼洗愁腸。

嘆

兵灾生死皆由数，莫要黄泉怨老张。

善后筹防，徽地中丞至。士献条陈，文字皆经纬。紙上談兵，与事全无济。气死孤魂，来受甘露味！

局董随員，假虎张威势。苦劝捐輸，小富难潜避。出票拘传，累累衣房系。逼死孤魂，来受甘露味！

四恶专权，狼狽为奸比。胡語花言，迎合中丞意。公报私仇，官吏通声气。被害孤魂，来受甘露味！

撫宪观团，士女紛紛至。鬧热非常，好比村儿戏。聞賊将来，束手全无計。騙死孤魂，来受甘露味！

府县官僚，沒点忠良志。貪利忘恩，不顾民生死。放獄先逃，賊退公然至。愧死孤魂，来受甘露味！

果毅中軍，尽打张旗帜。不会交鋒，扰害为民祟。唐令施威，擅杀中丞卫。該死孤魂，来受甘露味！

公子风流，观察徐公后。納妾貪欢，不把亲仇記。绕道逃归，九泉应堕泪。叹息孤魂，来受甘露味！

七里安营，风水遭屏弃。挖骨抛骸，見者皆垂泪。百姓抱冤，相对长吁气。古墓幽魂，来受甘露味！

幼讀詩书，未解兵戎事。带勇冲鋒，妄想爭名利。賊至兵逃，独力难支持。战死孤魂，来受甘露味！

六岭防兵，营寨全无备。賊入徽州，暗用陈仓計。接仗交鋒，前后都受制。枉死孤魂，来受甘露味！

台勇川兵，到处为民害。明搶暗偷，狠比长毛倍。管带官員，紀律今何在。扰死孤魂，来受甘露味！

土匪奸人，与賊通消息。帶領貪狠，擄掠人家室。財尽物亡，自己全无益。害死孤魂，来受甘露味！

牧豎村夫，充勇因穷使。三百工錢，飽煖生驕恣。一到交鋒，两足难逃避。送死孤魂，来受甘露味！

小妇紅顏，打扮多娇媚。窄窄金蓮，步履頻顛躓。擄入賊窠，羞共长毛睡。辱死孤魂，来受甘露味！

年幼孩童，白少多伶俐。賊見心欢，令作亲儿侍。父母难离，思念心如醉。哭死孤魂，来受甘露味！

貿易经营，来往长毛地。途遇官兵，盘詰心惊悸。口語支吾，当作真奸細。屈死孤魂，来受甘露味！

擄掠良民，思想逃生計。日久毛长，鬚髮无人剃。玉石难分，斬首归阴世。冤死孤魂，来受甘露味！

潜口溪南，与賊交鋒日。包袱抛残，男女爭来拾。賊众围来，箇箇  
 擢鋒鏑。貪利孤魂，来受甘露味！

各县貧民，賊至心如沸。待救无兵，老弱空垂泪。自縊投河，賊物  
 存何地。駭死孤魂，来受甘露味！

富戶財翁，素性皆慳吝。东躲西藏，物件多搬尽。惹祸招灾，究竟  
 难逃命。怕死孤魂，来受甘露味！

三遭蹂躪五番捐，叹息徽民实可怜。

寄語筹防諸董事，烏紗头上有青天。

按《徽州善后叹》，以游戏之笔写其牢騷，益觉心痛。对于筹防当局，多諷刺。言者  
 无罪，听者足戒。采之以見当时輿論之一斑。录自《不忍看》抄本。未署作者姓名。

### 张 芾 告 示

欽命总理徽池等处防剿善后事务前江西巡撫部院张为晓諭事，  
 照得此次賊扰徽境，皆由本前院筹防无状<sup>①</sup>，致各乡紳董团丁鳴鉦响  
 应，万人一心，毙賊无算，賊乃远窜。此团练之明效大验也。賊即受此  
 惩創，諒不敢再萌窺伺。然該逆詭譎，更宜严防。本前院权轻材短，爱  
 民有心，卫民无术。惟有望各紳士团董，安不忘危，仍当齐心团练，以  
 备不虞。其出力紳董，即当破格咨請奖励。其死事之团董练丁，亦即咨  
 請优卹。其被难之老弱妇女，仰各团董悉心細查，毋濫毋遺，据实禀  
 报，以俟撫卹。为此示，仰闔郡紳董人民知之。特示。咸丰六年三月二  
 十八日給。

### 张 芾 告 示 題 贊

“筹防无状”，請看榜样。“总理徽池”，万民空望。“負咎負咎”，撤  
 兵大錯。章程不符，是誰之过。“愧憤愧憤”，賊有妙算。不要徽州，說他  
 “远窜”！“权轻权轻”，欽命在身。按兵不发，是誠何心？“材短材短”，徒  
 招兵勇。擄掠乡民，比賊更狠。“爱民爱民”，想自逃生。险要不守，七里  
 扎营。“有心有心”，提拔仰程。善后公所，有負尊称。“卫民卫民”，担夫

① 据下文《张芾告示題贊》，在“筹防无状”后，“賊乃远窜”前，似有脫文。

十名。供送茶飯，趕筑土城。“无术无术”，賞格乱出。軍餉全无，自不量力。“团练团练”，去年鬧热。新立会巡，仅嬉一月。“奖励奖励”，有名无实。六品功牌，凿凿白石。“撫卹撫卹”，請之无益。借鉴婺源，免遭怒叱。

按：张文毅公帑，有奏議四册行世。此处所載告示一通，系录自《不忍看》抄本，吉光片羽，足留紀念。惟原抄本于告示后，附有滑稽題贊，語多嘲笑，未署作者姓名。此外尚有《宝塔歌》，《营棚銘》諸作，更大肆笑罵。嫌其口吻太轻薄，故不备录。

### 介夫年谱稿本摘录

#### 續溪胡晉柱国卿

咸丰三年癸丑正月十七，粵匪陷安庆，人心震动。邑尊方，名殿謨，字漁舲，私将銀兩发行数挑，囑拒胥章正元、粮总程貫一之弟程鵬护送出境。二十七日，衙役紛紛鬧起。霎时衙前人涌数千，并有杀官之說。闔邑紳士即开文昌殿門，出护邑尊，并劝諸人勿鬧。县主既将未解之粮銀发出洋一千元，糴米存公，以备接济；又将章正元亏欠公項，收禁比追。于是諸人始退。

同治元年壬戌閏八月，朱鎮軍扎守旌城，兵勇捉夫，城中閉市数日。邑人动憤，謂捐錢原办地方事宜；乃各店均出鋪釐，地方仍受其害。适多有不平者，即将鋪釐停止等情公同递稟。邑尊娄森遂大怒，知此意必出于胡姓某人某人，該釐定要收取。予为各店設法，每家店門或貼召租，或貼召頂，自然不能收取。次日闔城遍貼。鋪捐如是而止。虽邑尊亦无如之何也已矣。

# 守南昌廣饒記

林 福 祥

**編者按：**《林福祥遺稿》稿本現存廣東中山圖書館，今選錄其中兩篇。文中記述1853年在南昌、1854年在廣饒等地，清軍與太平軍作戰的情況。林福祥在鴉片戰爭時，曾經參加抗英鬥爭；但在太平天國革命時，完全站在清政府方面，代表地主階級與人民為敵。

## 守南昌府記

自粵匪之由湖南而竄擾湖北也，咸豐二年十一月，湖北失守。三年正月九江失守。二月安慶、金陵、鎮江、揚州又相繼失守。於是江西戒嚴，議防堵。四月，予請用木牌扎水寨，以守湖口之梅家洲小浦，張中丞正在奏辦。五月五日，賊已聯帆到彭澤矣。時警報日至，居民遷徙，十室九空。

初八日，南康府失守。初十日，中丞檄予拆毀靠城濠內房屋。十一日又奉檄會同署太守齡督章武軍。十二日，中丞委糧道吳其泰，署鹽道王訓，候補道沈濤等分守七門，而以予統帶游兵練勇為七門策應。

十四夜，陳大司寇暨各大紳邀鄧太守仁堃暨予會議于百花洲。時鑒于金陵之失，人無固志，議久不決，予與鄧太守堅持死守之義，請先斬異議者。漏四下，守計遂定。

十六日，湖北臬司江廉訪忠源帶楚勇千余人自九江至，予往沙井迎之。是日，入章江門，即偕予上城巡視。閱畢，往見中丞，力陳可守之說，予請中丞以兵事委之，文自知府、武自副將以下，不遵調度者按軍法。中丞即出示曉諭三軍，而事權一矣。予又檄會同副將柏春、游擊祥麟總理營務處。

十七日，陳司寇帶勇出城扎營。是日，江廉訪駐章江門城樓，聞賊匪已抵吳城，乃派楚勇縋城，燒毀濠外房屋。

十八日未刻，賊船一千余只由揚子州一路放炮，直薄省河。予帶游兵巡至廣潤門，見賊匪分駕小扒子過新洲，予即督勇施炮擊沉其扒子二只（見十九日奏報）。

二十日，江臬訪派楚勇由空心炮台出隊，予與府勇從之，與賊匪鏖戰三時，斬獲約二百，賊退據芝麻園之土阜。予登炮台，放連環火箭，並點銅炮擊之，中賊隊，賊披靡，兵勇復殺賊甚眾。是日陳光寬陣亡，予左右足受三傷，得恩旨，換花翎（見二十二日奏報）。時城外民房已毀，自滕王閣之南，皆成灰燼。於是，賊踞德勝外之北竺寺及文孝廟等處，而以大木排扎營，自文孝廟至七里街沿江十余里。

二十一日，予因受傷，毒火攻喉，創甚。

二十三、四等日，兵連日挑戰，賊負隅不出。

六月初二日，江臬司傳令派守備藍瑤帶保信軍，參將羅玉斌帶川貴勇，由順化門出隊，命予以府勇合後。江臬司偕予及知縣馬永熾同扎大較場之西土阜。保信軍以違節制，失道敗績。江臬司令府勇排一字陣于坡上樹林之內，旌旗閃動，賊疑有伏，乃退（見初二日奏報）。自賊之踞德勝也，江臬司曰：“賊素恃地雷攻城，余數日不出，中必有計。”密令予以德勝門內筑月城，並多備沙包石塊，以為搶築之用。初四日辰刻，賊匪由德勝門西用地雷轟城，城陷十余丈，眾登城。江臬司帶勇由章江門至，予以鄧太守帶勇由德勝門會之，隨戰隨堵，楚勇尤力戰，賊敗乃逸。是日化險為平，而兵勇傷亡亦百余。江臬司乃更籌所以御地雷之法，由城內挖地道，既圍城外，沿城作明濠。

初八日，楚督張制軍亮基命副將張金甲、都司戴文三帶長州兵、開化勇、鍾祥勇，程智泉帶廣勇來援。

十一日，南昌府鄧仁堃接督轅道印，予奉檄署南昌府事，又奉檄管帶廣勇。

十二日，獲接濟賊匪之奸民八人，立正法。

二十三日寅刻，賊匪復用地雷轟城，城陷二處。江臬司之弟忠濟，首先督率楚勇搶護。是日北風甚緊，賊匪轟城之時，城外火烟卷入城內，兵勇站立不住；正在危急，忽轉南風，火勢反向外燃，真神助也。

七月初一日，江臬司派予以府勇、廣勇，會同道勇、章武軍，由空心

炮台出隊，攻芝麻園；楚勇攻文孝廟。是日殺獲甚眾，奏報有府勇首先撲入賊營等語。

初三日，賊匪分股破饒州，知縣沈衍慶、李仁元死之。

十八日，湖南候補道夏廷樾、翰林郭嵩濤、同知朱孫貽及江臬司之弟江忠淑從楚南來援。

十五日，擊獲奸細甚眾，并獲偽司馬羅雙梔等，誅之。

二十三日，各兵勇分隊出戰，九江兵先退，總兵馬濟美死之。

二十六日，各兵勇分隊出戰，予以府勇及程智泉之廣勇，直入賊營，殺其頭目，奪其大小黃旗而還。是日，府勇、廣勇陣亡者三十六人。

八月初一日，于炮局地下，掘得三千斤大炮十餘尊，五百斤至三百斤數十位，即分運城上城下，連日轟擊，擊沉賊船無數，賊始有遁志矣。

初八日，戰于文孝廟，馬永熾下城督戰，燒毀賊匪炮台二座。連日廣勇及撫州兵、浙江兵用炮擊文孝廟。

二十二夜敗竄，江西解嚴。二十二日奉上諭：江忠源奏請製造戰船，購備炮位，其夏廷樾、林福祥二員現在江西，應于何時飭往何處監督船工購炮募勇之處，著張芾、江忠源酌量辦理，欽此。蓋江臬司有募勇造船肅清江面之奏，以予曉暢軍務，實心辦事保奏，故有此旨也。巡撫張以予現署首府，辦理善後，未能分身復奏。

二十九日，江臬司帶勇追賊。于是江西設局，查保甲，挖城濠，筑城垣矣。

江西之被圍也，凡九十五日。自賊至之日，即定議陳尚書、張中丞、藩司、臬司、糧道，皆分班巡城。而予則隨同江臬司晝夜巡守。六月十九日以前，天氣亢旱，炎熱非常。鎮日在城上，面同焦黑。二十日以後，霖雨浹旬，城上衣甲，无不濕透者，以是員弁兵勇病死不可勝紀。予自八月初旬，即痢瘡交作，力疾巡城，亦瀕于殆者再矣。

是役也，江臬司有再造江西之功，然其將令無他，亦只要守城兵勇站立得住，見賊不許擅動，得一“定”字訣而已。城上以火彈、火罐、火箭為最得用，而滾水飛石亦不可少，至于預備防地雷，則多備布袋囊沙及多備石塊，以為隨塌隨筑之用，亦正無庸矜奇炫異也。



十月十九日，卸南昌府事，十一月赴撫州府任。

### 援剿广饶、克复弋阳、兴安、上饶日记

咸丰四年十月，賊匪由安徽之建德竄扑饒州，署知府曹燮坤弃城遁。安仁县莫令来书乞援，予派勇三百应之，賊旋退。都司吳錫光亦带勇至，遂克复郡城。

五年正月，賊匪又由建德扑饒州，知府曹燮坤又弃城遁，城遂陷。时已革总兵赵如胜督兵防饒，敗績，众軍皆潰；賊匪遂乘胜破浮梁、乐平，而以大股入万年之石鎮街，以此地为由饒入广信、撫建、南昌之要道也。竹伯中丞奏請檄予由撫州带勇赴援，而以赵如胜原带之宝勇、志同軍、威武軍、义胜軍、安全軍、尙軍及鉛山兵、临江兵隶焉，又益以宝勇五百。中丞以令箭付予曰：“君往如吾亲往，文武員弁皆归节制，有违令者，許以便宜行事。”

二月初八日，予带捷胜勇七百人，由撫州祭旗启行。是夕駐东乡县。亲兵周錦荣攫夺民間烟土一包，將斬之。东乡令吳朗請于予曰：“公今出兵之始，先戮亲兵，恐于軍不利。且烟土禁物也，与攫取金銀者异，盍宥之。”予曰：“是非君所知也。亲兵不罰，則七軍能示罰乎？攫烟土者不罰，則攫金銀者又能罰之乎？为亲兵尚不可犯法，則在別軍者，知所惧矣。取烟土尚不可宥，則取民間財物者可知矣。兵志曰，罰自近始。今者，江西軍务之坏，由于賞罰之不明也。”斬之。于是軍中肅然。

初十日过安仁。

十二日到石街。时賊匪万余在石鎮街之北，赵如胜带勇二千余在石鎮街之南，相持者已二日。予方到之始，即亲詣河干察看。賊匪見予立于紅纛之下，枪炮如雨，向予施放。予不动，炮子亦不能中予；唯营书吳步雲立予旁，洞左股焉。賊匪虽有船数百，泊于北岸，亦未敢逃过河也。予簡閱赵鎮移交之各軍，累敗之余，潰亡未集。予曰：“以此众战，是以众遣敌也。若非收流亡，选精壮，足名額，修葺器械，添置軍火，又烏可以言战哉。唯大敌在前，我一移营，賊必乘势南渡，我軍无噍类矣。”

时賊匪又由乐平过河，出一大股绕至寡妇桥，欲袭我軍，使我腹

背皆受敵。十五日酉刻，偵得賊匪之至寡婦橋者，將于三更抄我之后河地。賊匪在過河攻我之前，已傳偽令造飯矣。趙鎮聞之，放聲大哭。各營官皆面無人色，於邑相向。予曰：“嘻！此豈一哭能了者耶！賊匪之來，所謂荷包陣也。予自有退軍之法。妄動者斬，違令者斬。”初更后，傳令寶勇、志同軍、威武軍、宜春勇各挑抬炮三成隊，到河沿排列，向對河攻擊，不許一人擅自回營。令已行矣，隊已拔矣。再傳令各軍派三成隊在營盤後面三里許樹林茂密處埋伏，倘賊匪來追，俟其將至，即開槍炮，由林內擊之，不許出林外打仗。令又行矣，隊又拔矣。后即傳令以二成隊收舍裝棚帳，立刻拔營；再以二成隊沿途護送拔營。已行數里矣，河干之槍炮尚連聲不絕也。計后隊輜載已過埋伏處所，乃傳令河沿之兵勇，全數撤隊，步步為營，退往萬年。四更，寡婦橋之賊蜂擁而來，對河之賊見炮聲才息，亦乘興而至；至則空營數座，不見一人。互相謂曰：“炮聲中夜未絕，何以忽然不見，是何神也。”有欲追者，賊目止之。不聽，追至數里，我軍在叢林中槍炮齊施，賊抱頭鼠竄而走，曰：“几中妖計。”速連夜退回饒州，不敢扎石鎮街矣。蓋自軍興以來，賊匪之用荷包陣，無不中其計者，此役頗得退軍之法。

十六日，以萬年缺食，移駐安仁，料軍實，加整頓焉。志同軍素不馴，累犯法，趙鎮不敢問。

十七日，有勇目黃福保入縣署，追殺縣令莫廷蕃。予聞之，迅馬馳至，立斬以殉，并貫三人耳，於是各軍更肅然矣。

十日後，挑選已定，器械已備，軍令略明。發令下饒州，頭隊已發，適賊匪又一股由徽州、德興竄破弋陽、廣信，太守飛章告急。予連夜調集各軍，星夜前往。

三月初四晚，至貴溪，邑無居人。初五日，由鄉間邀守令回城。初六日，扎營城外。時浙江游擊常帶處州兵五百回浙，過貴溪，予約以水陸夾擊，弗聽，急欲闖過弋陽。賊匪累以游騎來犯，予嚴御之，使不得進。

十八日，羅山觀察，李迪菴太守，以湘勇三千來會。十九日，同扎水門鋪。

二十日，由小箬嶺拔營，薄弋陽城下。賊匪分西北兩門出，每股約

八九千人，黃旗蔽野。羅山、迪菴率湘勇戰于西門，予率江西數軍戰于北門。自巳至午鏖戰已久，賊又分一股包我軍之後，予急策馬下坡沖之，親勇乘勢退下，眾勇皆回軍夾擊，賊乃敗，兩軍均殺賊三千有奇。先是，賊于城外高橋，用石堵塞，中僅容一人，至是賊敗，擠擁不得進橋下，溺水死者又各千余。

申刻，收隊回營，正卸鞍造飯，賊之伏城中者，又以數千人，分兩路來犯，一扼予營之後也。兩營均不動，賊亦懷疑，不敢進。酉刻，賊急欲退，于是兩營一呼而起，分頭抄出，賊復大敗，斬獲無數。

二十夜，各軍分隊放哨，薄城警賊，賊遁，于是分隊追殺無數。賊迷入松山，搜山又獲賊無數。回鄉鄉民捉賊來獻者又無數。是役也，賊之被殺、被擒及溺死者共以萬計，而偽官悍將死以百計，奪獲黃旗千余面，偽印二十余顆，銅炮抬炮器械數千件，實為東南數年來僅有之大戰也。時不逞之徒尚有藏匿偽將以圖再舉者，訪聞已確，又擒獲偽指揮吳慶芸，偽帥詹宗保及其余黨于村落間。弋陽之賊，無孑遺矣。

先是，予派威武軍熊應文帶勇千人，以防河口。二十日，既克弋陽，即檄熊應文率師入興安，克之。于是廣、饒二郡，賊匪奔甲曳兵，望風而遁。李迪菴至廣信，吳錫光至饒州，皆迎刃而解，無事于戰而廣、饒兩郡肅清矣。予抵郡後，扎于烏石，父老兒童簞食壺漿絡繹不絕，予亦慰而勞之。

四月末，廣信善後，已有端倪，予即撤兵，回撫州任。

# 瞿振汉起义事略

周起渭

**编者按：**太平天国起义时，全国各地农民群起响应，浙江乐清瞿振汉起义即为其中之一。关于瞿振汉起义事迹，过去刊印的资料很少。《敬乡楼丛书》第二辑有林大椿的《红寇记》一书，近又刊于《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中。本文系辑录当时的文件和当地传说编成，反映了一些事实。与《红寇记》对照，可以互相补充。但林大椿系为地主说话，污蔑人民起义；本文材料多据虹军后人的传说；所记虹军纪律严明，地主官僚的种种罪行，似较为近真。《红寇记》所记地名、人名多与本文不同。因其对于研究起义时的阶级关系，与其他关键问题关系不大，故未加以详细考订。《红寇记》与本文记述虹军和太平天国的联系，均绘声绘色，煞有介事。编者认为当时确有这种传说，虹军正借太平天国以增加自己的声势；但虹军与太平军的联系以及派人见杨秀清，杨秀清如何指示，均非事实。第一，本文所述东王委札，不论虹军的番号，印信的样式和篆文，均不合于太平天国的制度。第二，林万青起义，确有其事，但他们和太平天国也没有联系，更说不到从杨秀清口中谈论他们如何行动了。第三，虹军的编制、文告和行动，均无与太平军相同之处。因此，瞿振汉起义，可以说明当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各地人民都在要求起义；而这些起义人民又都以响应革命主力太平军为号召，太平天国实为当时人民革命的旗帜。至于太平天国与虹军的联系，则缺乏具体事实可以证明。又本文所记，与下文《浙南红巾军史料辑录》亦有出入。今一并刊出，以供研究者考察。

## 序

清咸丰年间，吾邑瞿振汉起义，虽未克成功，然事迹未可湮没。因搜集其资料，以贡关心史事者作芻蕘之采。

回忆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我年十五岁，在乐清中学读书。同学百余人，年纪都大于我，他们平日互谈瞿振汉事。宣统己酉、庚戌年间 1909—1910年在杭州浙师读书，各府县同学闲话太平天国事，有连带着

瑞安金錢會、福建林萬青和乐清瞿振漢的。我未知詳情，愧無以應。一九一四年任教永嘉縣西溪白泉學校。清明節假由後山回家，路經陡門地方午膳。碰到一位薛姓老人，年已八十七歲，鬚髮盡白，他扶杖來問我是什麼地方人。我答是樂清縣城人。他又問瞿振漢的案，現在縣官還追究否。我告訴他，中國現已光復，滿人下台，瞿振漢非但無罪，而且是革命先烈。老人聽到我的話後，臉色很愉快，並且說當時自己也在場。我即詢問他當日情況。他說他初是團練兵，後升什長、哨官。並說當時中計互相屠殺情形很詳細。後來才曉得他是虹軍正規軍中什長之一。

一九一六年我在虹橋學校教書。諸同事如吳孟和、莊松圃、周月秋周玉書之孫、姚蕪卿、金靜夫等，年齡有在六十歲以上者，距瞿起義時還未甚遠，其上人傳說比較詳確。課餘之暇，每聚談瞿事。我即詢問起事始末，和內部組織情形，把他們先後所說的逐項記錄起來。

一九二七年，我任縣立女學校長，把文廟兩廡辟作校舍。與徐天佑的老屋比鄰。有一天接到縣政府公函，因為徐孫慶桃呈稱先人從瞿起義失敗，房屋沒收，請求發還。縣方叫我查復這事。因回憶十年前的舊聞筆錄，急檢敝筒，稿還存在，但都是口頭傳說，不足為憑。而縣志的記載，限于體例和當時忌諱，語焉不詳。至于文官衙門內的案卷，于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間太平軍入城時，付之一炬。聽老輩說，武官衙門里的文書，向來分存各書房和各稿公家俗稱協署和都司署內管理文書及起稿抄寫的職員，算不定或有贖留。追求多日，僅于趙叔舟兄處抄來康知縣和金都司會銜殺瞿等的布告稿一份趙的上人曾任都司署的稿公。我因校務羈身，確實沒有工夫再去調查，轉荐王養雄兄替代。王多方搜索資料，得到瞿當日安民布告一紙。據收藏人說，是上人當時在十字街口牆上抄下來的，已被風雨剝蝕了幾個字。吉光片羽，值得寶貴。至于在高卿冠枕函內搜出的檄文，就是傅札淮等帶到溫州去的檄文，溫州文人多會背誦。虹橋瞿姓重修宗譜，又發現《瞿元梅先生傳》一文，記載瞿昌標、昌渠脫險事實。

瞿事材料當不止此，可惜縣志所收，不甚詳細。至于私家記載，除林大椿著的《紅寇記》外，未見其他。但此記站在勢紳豪富方面說話，

亦非完全可靠。今据：

- 一，八十七岁的虹军老什长亲口说的。
- 二，瞿振汉保人周玉书之孙和在城策应瞿振汉的徐天佑之孙两人的话。
- 三，旧乐清营都司署的案卷存稿。
- 四，永嘉、乐清两县县志的记载。
- 五，乐清城外西山杨府君庙的碑文。
- 六，瞿元梅先生传。
- 七，地方父老的传说。

几种材料，写成这篇事略。因为年迈神衰，而且学问差，确实写不好。但事实均有依据，我不敢窜改。

周起渭

## 瞿振汉起义事略

浙江省乐清县东乡的虹桥地方，为温台四大镇之一，人烟稠密，商业繁盛。住在虹桥街镇安桥的北岸有庠生瞿嘉秀者，开设一升酱酒店于文星桥头，酿酒造酱并制腐乳等货，家道小康。妻林氏，生二子，长名振海，次名振山。振海是监生，后改名振汉。振山也已入庠。振汉二十多岁时，嘉秀去世。振汉继承父业在店内经理，也作了十多年生意。同时与弟振山学习拳术。两兄弟都性情任侠，喜结交朋友。

乐清县城廩生傅礼淮、西乡生员刘公瑞、赵康瑞、虹桥人金佩川、佩玉两兄弟，以及同村监生倪廷謨、徐礼真等和振汉兄弟最相得。这些人对于当时政治不满，筹备起义。佩川、廷謨、礼真三人家较富饒，乃鬻田产以佐一切费用。一面四出联络同志，永嘉县人金学孟、王心泰、王德俊、温州东郭庵僧光靖等均有接洽。

清咸丰元年1851年，年岁歉收，七八月间瘟疫流行。振汉店内的腐乳存货很多，一时销售不了。而虹桥东街口，蒲岐地方人挑来鱼鲜等货，每天销售数十担。振汉心中羡慕，因写十多张不署名的黄纸通告，于夜间遍贴通衢。通告上面大略说，明日某菩萨圣诞，大家都要茹素，

不得吃葷，可保家口平安等語。果然，第二天他店內的腐乳銷路很旺，而东街口蒲岐人的魚鮮无人过問。

振汉既蓄有大志，于起义两年前把自己店內后進辟一間地下室，密雇铁匠在里面铸制刀枪等武器，上面畜养了許多鴨鵝，日夜的鳴声和铸制刀枪的声相混杂，使人不觉。

太平軍起义金田，入湖南，破武汉，沿长江而下，占領了南京。清方各省大吏檄各州县举办团练，以备抵抗。乐清虹桥地方公推振汉作团董。振汉以孝顺桥的大寺院作营房，邑庠生瑤岙人朱兆祥、前綠营外委胡佑龙、太平县武生員张森豪、台州府武举人鄔岳舟等都先后来参加。咸丰三年六月間成立团练局。一面暗中筹备起义，县城和两乡的殷戶也有同謀的，清方胥吏以及綠营兵弃投入的不少。当时全县各地团练，以虹桥規模为最大。虹桥四乡，如蒲岐、万桥、后垵、馬良、横山、南垵、胡上庄等地团练各有二、三十或四、五十人不等，統归虹桥节制，并虹桥原有的人数，共約有五百人左右。

朱兆祥約三十多岁，原为私塾里教书先生。他的书塾內貼有二对联：

一，好鍊头顱售特价 試披肝胆示同仇

二，文章巨蟹横行日 世界群龙見首时

这样句子，他的思想就可知。

朱兆祥和振汉兄弟、刘公瑞、傅礼淮、金佩川、徐礼真等商議，把內部組織情形及进行計劃詳細繕一本稿子，于七月下旬，叫金佩川、佩玉兄弟扮作卖布商人，带稿子到南京和太平軍接洽<sup>①</sup>。

两人到达南京后，经人介紹把这本稿子送給东王楊秀清。楊召見金佩川，和金說乐清僻处浙东海陬，以少数人馬向北面发展，到我这里来很不容易。因为宁、紹一带以及浙西各府县，都有大队的狗指清兵把守，你們不能飞渡。最好向南面进行，先取温州，入平阳，和福建聯絡。福建烈王三千岁林万青，近来进展很快，不久当有情报来。你把我

<sup>①</sup> 乐清刘久安著《盗天庐集·徐山如家传》篇中記載：“虹桥瞿振汉，县豪也。久蓄异志，潛通粵寇，曠聚千余人。于咸丰甲寅十二月壬子揭竿，扑县城。县胥以瀟灑炮，不得发。遂入城。典史赵抗节死。杀副将姚。县令康弃印走。”

的話先写信遣人回去和众兄弟說，暂时稍緩发动。你在此处住一段時間。1.熟悉我內部情况，回去好照样动作。2.待閩方情报来，我把你处的情形通知他們，叫他們分一支人馬到閩北来接你們，和你們会师。你写信最要紧的話，是叫瞿等联络百姓，把百姓激怒起来，和清方为难。我們似乎处被动地位，出而帮助百姓才对。

佩川就把东王所說的話写信，遣佩玉先回乐清，并囑佩玉把南京太平軍的作风随时指导，糾正自己这班人。佩川就留在南京当了一个小头目。当年十一月間，佩玉回乐，众等看信后，大家一致认为这样办法是很对的。因此把起义期間暫緩下来。一面对內訓練士卒，对外联络百姓，并分別派人去各地征求同志。

第二年正月至五月，民間飢荒，瘟疫又流行，振汉等倡議买谷平糶，按戶給购，百姓大悅。而当时虹桥四乡的殷戶反袖手旁观，相形之下，民心益傾向振汉。六月間，有一二殷戶老羞成怒，向官方告发，瞿振汉借名办团练，实际是預备造反。官方斥責告发人阻挠团政，因此瞿得以从容計劃一切。自五月起，台州人戴小松、陈友賢、周子滿、楊积玉等也先后来参加，士兵来此者尤多。截至十月止，已有千余人。而陆续来者仍未已。振汉把这班人安插訓練，拟待明年三月三乘溫州会市的机会，直接攻溫。溫俗每年古历三月迎神賽会熱鬧約有一个月之久

九月間，金佩川自南京返，賚有东王委札。札委瞿振汉为浙东虹軍統帥，并印信一顆，文曰“浙东除暴安良虹軍印。”九个字。印方各二寸，篆文闊边。佩川說承东王面囑，已得到閩方情报。林軍計劃，大約明年三四月間可进攻閩北，届时我再通知你們起兵，由平阳或海道入閩，和林軍夹攻福鼎。海方近有葛孟晋等一批人活动，但实力不够，只有七八条船，两百左右人。用以游弋及牵制清狗則有余，如独当一面去攻城則不足。聞葛等在玉环、蒲州等洋面，我已遣人通知他，和你們联络。你回去，再和他接洽。至于軍火方面，因路途关系，我暂时不能接济。我已从江西瑞金一路，陆续运送閩省漳、汀一帶給林軍，你們明年和林会师，由林轉給你們。你回去和瞿兄弟說，行軍首重紀律，以及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尤其是人和，你們需要特別注意等語。佩川說后，众等胆气为之一壯。因此，改編队伍，加紧訓練，預备



起义。

此后形迹逐渐显露，乐清县知县康正基、乐清协副将姚武成遣人侦察瞿的动作。但城内兵吏俱和瞿通，代为遮饰，回报不实，官方遂不预备。并且当时有一位士绅周玉书出为保证，康和姚更安心，只命都司金成甫率几个绿营兵出外巡哨而已。

增生周兆麟字玉书，县东四都杨村人，是一位好好先生。瞿受当局嫌疑，请周保证。周于当年十二月十四日来城见康、姚，代瞿剖白。十七日夜回家，舟至中途竹屿地方，大约在夜里十时左右，遥见虹桥西街口火光烛天，沿路听说瞿在点兵起程攻县。周惊避，瞿失败后，周也得罪，遣戍永嘉县的西溪司即现在昆阳地方。

虹军旧人和台州玉环等处新来入伍的共约一千五百人，分前中后三营。每营分前后左右中五哨，每哨一百人。哨分十棚，棚各十人。哨置哨官，棚设什长。前营主将张森豪，中营瞿自统率，后营主将胡佑龙。其编制统系如下表：

(见169页表1)

此外还有三百人，统是黄、太两县来的，由瞿振山和倪廷谟之弟廷谐统率，驻虹桥办理后方事务，称后备队。组织如下表：(见表2)

十一月下旬，振汉亲自到县城北门外宣化寺，暗中召集清方投诚胥吏兵弁讨论一切，叫他们预备内应，起兵日期，另行通知。胥吏由刑书徐锡礼负责，绿营兵弁由额外李泰负责，各去联络。继囑徐天佑、天汉兄弟，调查城内粮食。并将几张哨长的照会书分别给予周天鹏、周振东、李泰、周如良等，叫他们暂时在城内工作，不必来虹桥。县城人徐天佑、天汉两兄弟是贡生徐发春的儿子。发春一县首富，尝费了数千金独建文庙，他自己的住屋邻文庙东首，瞿失败后被没收了，充作都司衙门。到了一九二七年徐孙庆桃请求发还，已经破坏不堪了。

振汉自县城回虹桥后，即和朱兆祥、刘公瑞、傅礼淮、赵康瑞等商酌派人到温州组织，及草拟檄文。决定温州方面由傅礼淮、刘公瑞、胡鸣开带同振汉的长子昌廉、次子昌宗去。在本县张贴的檄文归朱兆祥，带温州去的由傅、刘分别起草，彼此互相斟酌一过。把带温州去的先缮好盖印，日期临时再填。檄文上面说：

表 1

		先锋探听使——张嘉树——陆紹芳——陈传英		
虹軍	統帥 瞿振汉 副統帥 倪廷謨	軍師 朱兆祥	副軍師 刘公瑞 參軍 傅礼淮 副軍師 赵康瑞	旗牌孔桂 掌印赵齐 司稿瞿祥 司书(陆云 胡起乾)
		前营主将 张森豪	前哨官 左中右后	哨长 徐凤飞 倪天敬 张永法 繆凤林
		(兼) 中营主将 瞿振汉	前哨官 左中右后	哨长 瞿亦芳 余方喜 倪天豪 僧靖妙 丁振南
		后营主将 胡佑龙	前哨官 左中右后	哨长 戴筱松 万希鰲 吳朝錫 陈典阜 吳德全
		随軍 佐理人員	金佩川——金佩玉——王洪泰 尙国华——黃玉琅——胡鳴开 徐礼真——徐瑞升——瞿昌廉宗	
管 理	徐天汉——徐天佑——陆 高 粮食軍伙 张亨杞——黃炳岳——陈盈松			

表 2

后备队統率	正 瞿振山 副 倪廷謨	
主将 鄔岳舟	前哨官 楊积玉 中哨官 鄔茂舟 后哨官 蔣 釗	哨长 { 周子滿 胡乐希 陈友賢
浙东除暴安良虹軍統帥瞿		为

照得温台两郡，水旱連年。无素无禾，少壮受飢寒之苦；填沟填壑，老羸多死喪之悲。甚至鬻爱子以充飢，痛斬祖宗血食；离亲

夫而別嫁，忍拋魚水恩情。此耳聞者，莫不伤心；而目覩者，能无酸鼻乎。乃朝廷鮮德惠，不聞下恤生靈；官吏恣貪婪，尚欲私充宦囊。橫加額課，噬殘百姓脂膏；假托捐輸，剝盡群黎汗血。下違民望，罪不容誅；上怒天心，死有余責。而且番酋猖獗，海寇淫凶，逞虎視之雄威，縱鯨吞之大勢。兵皆袖手，保无玉石俱焚；民不聊生，立見賢愚同盡。四明任匪夷雜處，豈真蛇虺難摧；三鎮與海寇交盟，堪笑鼠貓同隊。各營非无良將，終傷獨木難支；薄海亦有仁人，爭奈車薪莫救。本統帥久深切齒，早勵同仇。時時以民物為懷，矢志要回漢祚；處處得禎祥之兆，興兵欲效商湯。兼以赳赳武夫，共奮常山之勇；峨峨髦士，同輸曲逆之謀。洵可挽物窮思返之機，削平禍亂；洗變夏為夷之耻，整飭紀綱。今集大軍，先臨本郡，護善良，除凶暴，散有余，補不足。發倉廩之貯積，振濟貧民；掃江海之烟氛，开通商道。兵丁歸附，視技為標；胥役來降，從長錄用。但恐民俗素非強悍，人情久習晏安。乍聞戰伐之聲，必多驚懾；一覩杀伤之狀，定起驚惶。挈眷攜家，難免奔波之苦；穿山避谷，不无凍餒之虞。念及于斯，情何能已。為此合行出示曉諭，爾等既生斯邦，宜安此土。勿起鷹鷂之毒，同類相殘；毋生虎狼之心，肆行劫奪。倘若奸淫婦女，察出必正典刑。抑或擄掠民財，拿住定行法究。言出法隨，心誠意決，有干紀律，斷不饒容。凡屬士民，各宜諦聽。毋違。特示。

乙卯年<sup>①</sup> 月 日發溫州府鼓樓下實貼

十二月初，傅禮淮等五人扮作賣米商人，帶同檄文，置旗刀等武器于米囊中，潛到溫州，寓王心泰家。旋在東郭庵召集金學孟<sup>②</sup>、王德俊、叶林春以及閩人高卿冠、僧人光靖等暗中開會。擬訂計劃，分配工作。當時溫州官方已有風聲，戒備甚嚴。傅等事機不密，給福建游勇林天從知道，林即向當局報告，閉城大索。不幸，金學孟、叶林春二人被捕即遇害。林天從又從高卿冠枕函內搜出瞿振山和王心泰來往信札并

① 此檄原擬第二年用，故書“乙卯年”。

② 《紅寇記》與《乐清縣志》等書作“金阿滿”。永嘉梅溪岩頭人。“阿滿”、“學孟”土音相似。或許當時被捕訊問，錄供人，听不清楚，胡亂以“阿滿”二字代之。

檄文，于是高又被捕牺牲<sup>①</sup>。傅等知事泄，乃和王心泰赶回乐清。

傅等于十二月十六夜半回抵虹桥，即和振汉星夜召集军师暨各营主将随军佐理人员等开紧急会议。傅说温州城防逐日坚固，我们须先发制人，明日即起兵攻温。朱兆祥不以为然：1.东王吩咐明年春间发动。2.新来士卒训练没有相当时间，还不可用。讨论尚未决定，县城投诚胥吏和绿营兵弁以年关在即，促瞿等早日起事进城。一听到温州消息，星夜遣人来虹，叫瞿等速来城。因此，振汉等决定明日起兵。朱兆祥和赵康瑞又说：你们如果要举事，可稍缓几日。听说康知县近日要来虹桥催科。等他来时，叫人出面告发瞿大哥将要造反，促康捉瞿大哥。我们慫恿百姓与康为难，把康困住。康当然向县求救。县城内绿营只有四百人左右，内有一部分还是我们的人。估计只能够分两百人由姚协或金都司率领前来。待他求救的人动身时，请胡大哥把后营开拔，到牛鼻洞地方分两哨藏在梅湾村。由县城沿大路来，是看不见的。等县城救兵经过，随后追来。其余三哨，沿山麓，经包山村出县城后山攻北门。一面通知在城同志开门相等。县城垂手可得。而救兵又被我们前后夹攻，一鼓可消灭。他们的武器都为我们所有，然后再分三路出兵。

第一路 瞿大哥自己统率，直接攻温州。

第二路 请张大哥率领前营入虹桥后山，和永嘉县的柘溪相联络当时柘溪群众也有接洽，出温州江北岸接应第一路。

第三路 请胡大哥率领在虹的两哨到乐清县城，留城办理后方事务。把已在城内的三哨率往磐石渡江，海运经乐湾到瑞安的前所地方登陆，和瑞安的金钱会合作。再把后备队三哨开到馆头接应。三路每路一哨，馆头距江北岸只有廿五里，距温州东门水路三十里，距乐湾二十里，多派几个步哨，以便连系。并在沿江一带，多插旗帜，给温州城防看见，自然胆寒。一面通知海方葛部，把所有船只开到甌江口、磐石、乐湾一带洋面游弋。于必要时，可开进甌江到温州东门外，放几炮以助声势。

<sup>①</sup> 据《永嘉县志》载：先是贼遣金阿满等赴郡，诱结乡愚，给以红布为记，约同日起事。幸有林天从者密报道镇访获，于十二月十六日正法，得以安堵。

胡大哥在瑞安靜听温州方面消息。如温州胜利，即迎接瞿大哥同到平阳，攻閩福鼎。第二路在江北岸的张大哥，沿甌江西上，经龙泉，攻閩的浦城。三路并作，两路后备队也照旧分路随后接济。温州一时如未得手，胡大哥可从瑞安轉攻温州南門，响应第一路。

朱、赵两軍师的主张，确实有价值。但张、胡二人都不肯分路，而振汉又謂虹桥是根据地，众人家屬統在此地，目前不能把后备队开拔离虹。多方辯論，最后决定明晚起兵，共同进县。时在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七1855年2月3日夜。

临行时瞿再三宣布确守紀律，不得擅取民間一草一木，违者立斬不貸。乃命前营攻南門，中营进东門，后营沿山路取北門。十八日上午四时，各营先后到达。天将黎明，周天鵬在西象山放号炮，周如良开北門，徐天佑开东門接应。首进东門的一个虹軍士兵，看未清楚，一刀就把徐天佑杀死。李泰开南門，前营涌进，直抵县衙。刑书徐錫礼穿了大衫馬褂，在县堂上負手踱步，等待虹軍。不料进县衙的士兵，看徐衣冠齐整，认为知县，拔刀把徐也杀死。二徐死后，城内事前投誠的兵吏都大不滿，为什么杀自己人，噴有煩言，大半解体。

清方綠营把总徐欽元，事前屢請姚协和金都司分兵給他出城駐防。姚、金不允。現在看到通敌的士兵和胥吏有怨言，暗中就把已通敌的和未通敌統聯絡起来，共有三四百人，穿好号衣褂，束好繩头，名为投降，和虹軍合作协助守城；实际上是預备反抗，相机而动。

虹軍入城后，前营駐县衙，后营駐文庙两廡，中营駐都司署。初以县衙为司令部，后移协署。知县康正基于夜間逾后牆出，匿东堡城赵胥家，天明逃往后山仰根地方。副将姚武成走避城内民房，給前营前哨官徐凤飞搜得，刺胸死。都司金成甫身边还有亲信士兵二十余人，于十七日夜出东門巡哨，听到风声紧急，就绕道逃避城北山乡去了。典史赵映南未走，瞿請他出主持县事，赵不允，也被杀。于是首先查封殷戶仓谷，預备发放，賑济貧民。一面布告安民，严禁士兵滋扰百姓。布告<sup>①</sup>上面說：

① 据儲藏人說，他的上人当时在“十字街口”牆上抄来。1927年給我看时，折痕蠹蝕，墨瀋陈旧，儲藏時間，确已久远。其中几处破損，脫落数字。并誤“揚州”为“揚州”。印式、印文均原抄者附写于后。

浙东除暴安良虹軍統帥瞿 为

布告安民事：照得滿人夺我汉人天下，迄今二百年矣。作威作福，残害人民。其初入关南来之时，揚原誤为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慘絕人間，暗无天日。而滿汉界限隔若天渊，一切設施，汉人任其劳，滿人享其利。滿人初生，即有口粮。汉人終年劳苦，不得温飽。种种不平之处，罄竹难书。以致天心震怒，水旱頻仍，疫癘流行。下大約缺十数字 官吏貪污，胥役暴橫。哀我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无人下大約缺六七字 本統帥奉太平天国东王楊札委，主持浙东軍事，限期起兵，到温州，经瑞、平，与閩軍会师，扫除恶氛，以救百姓。乃于本月十七夜午，自虹桥率兵来县。現已到达县城，七粵不惊，下大約缺四字 凡尔百姓，各安生理，莫事张惶逃避。須知本統帥以除暴安良，救国救民为心，永无扰害尔百姓之事。如有不肖軍卒，擅取民間一草一木者，准尔等告訴，定斬以徇。而尔等亦应协助我行軍，以期早日戡定中原，共享太平之福。不得藏奸附逆，抗拒我軍。特此布告、晓諭，咸使聞知。須致布告者。

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发十字街口实貼

年月之間，盖有方印(边长约二寸)，印文为：“浙东除暴安良虹軍印”，九字分三行，行三字，篆文，闊边。

当时景像很好，軍民安謐，市不易肆。第二天海方葛孟晋也把几条船开到城南石馬浦，自己上岸进城，和瞿会面，共同計劃进行事宜。听到温州城防甚严，不易攻取，乃改变方針，拟从海道直接攻瑞安。瞿請葛想办法，多运几条船来。葛說我現在只有八条船，除自己原有二百余人外，只能够容納一营人。至少須要再弄十多条来才够。瞿說：“我拟两营海运，一营由陆路到磐石渡江。你去設法弄五条船来，共有十三条，每条容一百人左右就够用了。”葛即允許照办。两人訂期二十四日晚上、八九时潮候恰对，由石馬浦下船，同时陆路一营，夜半动身，天亮双方都可到磐石相会。二十二日，葛回船，瞿一面通知振山、廷諧把留虹桥的后备队三哨，于二十四日上午开两哨到县城来接防，其余一哨仍駐虹桥。

瞿的正規軍，就是当时虹桥及四乡的团练兵，訓練已有一年六个

月，共只五百人。其余的統是从台州、黄、太以及玉环、海山等处陆续来参加的，訓練期間很短促，未到半年。当編制的时候，每哨正規軍分配三十余人，其余七十人是新兵。这班新兵大半是无业游民徒手好閑者，希望一进县城就可大发洋財，洋財发到，可回去快乐过年。但进城已经几日，非但毫无所得，反而紀律綦严，苦于約束，其中不免有怨言。兼之，城内兵吏已是不滿，更加徐把总从中播弄，双方逐漸結合起来，仇視瞿等和正規軍。

县城內有一个保正名叫徐嗣鼎，和徐把总最相契。徐把总請嗣鼎帮助他。嗣鼎暗中造謠，謂瞿的士兵某日强取某家的东西，某日在某家奸淫妇女，說得有枝有叶。徐把总复故意去和瞿說，外間謠传你的士兵有一部分不大規矩。瞿也告訴他正規軍和新兵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只有严加約束而已，請你帮忙我一切。徐說我的几百人好比馬岱杀魏延的情形，一样沒有二心的，当竭力协助。徐和瞿別后，又去故意联络正規軍中几个哨官、哨长，似乎十分热心关怀。因此瞿和这班哨官哨长統认定他是好人。徐复把自己的兵分二百人駐西門外山川坦天后宮、三港殿两处，表明尽心防守溫州兵从西路来。瞿等更加欢喜。当时朱兆祥就和瞿說，徐把总言辞行动，有些靠不住。瞿說，“我們举事之初，应以誠心待人。况他只有少数人馬，并且其中有一部份是事前投誠的，我想不会弄出什么花样来。”

徐把士兵分駐西城外后，即請自己的老同事千总赵凤三、哨官梁作幹、方从矩等主持城外队伍，并暗中和赵、梁、方以及什长屠承高、徐邦荣、陈德胜、徐殿龙等計劃，把原有溫州鎮乐清营练勇的大旗带出城去，多預备几对号头当时軍中所用的长筒軍号并三善連是手提小炮筒，长约二尺余，前一尺許有三筒并連，裝火药。筒尾有小孔，置终点放，是民間紅白喜事迎神賽会用的，远听好似大炮声音。如听到城内有些消息，馬上整队入城，高擎大旗。把旗上面的乐清营练勇五个字折叠好，看不見，只要露出溫州鎮三字，假装溫州兵来。一面派几个人在西門城楼上多吹号头，多放三善連。

廿四日上午七时，有一百姓挑一担年礼饋送亲戚，经过东門。虹軍步哨要检查这个步哨是新兵，挑者不肯給他检查，双方爭論起来。許多

百姓聚集来看，恰徐把总的兵也有几个来巡哨，就恁恻百姓说虹军搶劫。于是蜂拥似的把这个哨兵拥到协署来告诉。瞿为结好百姓起见，未经讯问明白，就把这个哨兵在协署前杀了。虹军新兵哨官戴小松、哨长馬遐年率来四、五十人，打算把哨兵从百姓手中夺回，赶到协署前，而这个哨兵的头恰落地。突然群众中高呼杀贼，沿街呐喊，虹军即刻内訌，自相屠杀，县衙前十字街口，望莱桥、县学坦等处，相杀最烈。徐把总得到了机会，率队两面帮凶。正在酣杀之际，徐嗣鼎沿街飞跑，大呼：“温州兵进西門了。瞿振汉、倪廷謨已捉住了。”又听到许多号声炮声。在十字街口相杀的虹军，亲眼看见西門进来的队伍，前面大旗，上有温州鎮三个字。就胆寒手颤，越杀越慌，边杀边逃。徐把总命西門进来的队伍駐守协署后的龙睛寺巷。到了十时左右，城内的虹军除杀死外，其余的都飞奔出城四散逃避去了。当时振汉和几个同事，二、三十个卫兵，还在协署内。听到外面的喊声和号炮声，就把大門关闭，预备收拾，率队冲出。而徐把总的队伍，已向前門进攻。徐看见大門外排列几門炮，他就旋轉两門炮口朝内，点放起来。乘势追进，把虹军杀死外，生擒金嘉元、倪有升、胡天灼、胡佑龙、朱如林等五人。振汉和其第三子昌魁年十四岁一名阿坚踰后牆出，給駐守龙睛寺巷的徐兵捉住。这时候瞿才晓得徐把总是敌人，悔不听朱兆祥的话。徐把总命人速閉城門，搜索余党，一面收拾尸骸，检点数字，計杀死六百十八人。駐在县衙内的随軍佐理人員金佩川、佩玉兄弟，以及徐礼真、副軍师刘公瑞、參軍傅礼淮、副統帅倪廷謨各营各哨哨官哨长丁敬南、周振东、倪天敬、朱大斌、周如良、吳朝錫，戴小松、瞿丕宪、馬元熙等二十余人統牺牲了。当各处互相屠杀的时候，徐把总率队左右其間，穿有号衣褂最容易辨认，虹军的正規軍认为他們是帮助自己的，而新軍方面也认为他們来协助杀正規軍的，因此双方杀得一塌糊塗，而徐的兵一个也沒有损伤。

当日午刻，徐把总即遣人赴后山速康知县、金都司回城办理善后，并将自己的兵分別出城布防。午后二、三时，西乡各地的团练由当地士紳吳郑衡、徐德元、郑熙、朱邦虎、赵士銓、郑琛等率領来城，共有二百人，协助守城。因此城防比較虹军未进城时反而严密。



虹軍海方葛部于当日申刻，駛来十几条船，到盐盆洋面听到城内消息，也开回去了。虹軍哨官徐凤飞、倪天豪、繆凤林、連清如等四人，由东门出走，在白沙壩头一带会集，陆续奔出城的士兵共有百余人，率之回虹桥。到了牛鼻洞地方，碰到瞿振山、倪廷諧带来两哨的后备队，是事前受振汉約叫他們于廿四日开拔来县接防的。凤飞等就告訴他們城内温州兵已到，我們新兵中計，自相屠杀，死了不少，大势已去，瞿大哥和朱、刘軍师等不知下落。当时后备队的士兵听到，就譁起来，一路吵鬧，回到虹桥統四散了。振山送寄家属于龙訓坑妇翁家，自己和振汉的二子昌廉、昌宗奔平窰鼻氏处。廷諧、凤飞等都各逃生，后来陆续被捕遇害。

晚間康知县和金都司帶同廿几个兵回县，把振汉等七人訊問一过，于第二天上午綁赴小教場斬首。也出了一张布告：

温州府乐清县正堂康

温州鎮乐清营都閩金

会銜布告逆匪正法事，照得匪首瞿振汉，同子瞿阿坚，及其党羽金嘉元、倪友升、胡天灼、胡佑龙、朱如林等七人，聚众倡乱，大逆不道，敢率匪党千余人于本月十八日天明时，乘虛入城，残害职官，劫掠仓库。胆大恶极，罪不容誅。经本<sup>县</sup>都閩率領士兵，协

同义民，将匪党扑灭。匪首就擒，合亟正法，以儆将来。茲将瞿振汉、瞿阿坚、金嘉元、倪友升、胡天灼、胡佑龙、朱如林等七匪，验明正身，于本日辰刻綁赴小教場梟首示众。特此布告者。

咸丰四年十二月廿五日发县前照牆实貼

城内及西乡带团练来城的士紳會議，向康知县和金都司提出呈报的問題。因为清代法律，造反大逆，誅及九族，并屠其家乡和失守城池。瞿事如依照实际情况，把当时文告等上报，非但瞿族惨遭誅戮，就是虹桥和县城两地也不免大屠杀。尤其是，保人周玉书全家，姚副将不率兵抵抗，本地人之附瞿者，康、金之弃城潜逃，都应得罪。瞿案如不早日处理，定妥呈报，恐怕省方兵来，就有浩劫。

众士紳等以大义責康、金，以危詞胁兵吏，并向把总徐欽元再三慰

劳。徐說：“杀賊是我們分內事，可恨死姚不听我的话，否則賊也不会这样容易进城。”說得在旁的金都司面紅耳赤。因把杀瞿軍的事，大半归功百姓身上，以免地方糜烂。略謂：“瞿振汉等率領土匪，乘虛时綠营兵大半調赴浙西抵抗太平軍，留者仅几百人入城，劫掠地方。文武官会同士紳义民，协助士兵将匪击杀，恢复城池。姚副将、赵典史陣亡。此役以徐把总欽元、赵千总凤三二人功劳最大，請分別給奖，及撫恤等語呈报。因此，保人周玉书仅得遣戍。其余事后上峰也不尽追究。所以《乐清县志》上面說：

十二月廿四日，辰刻有一百姓，饋送节礼，过东門。逆党夺之。饋者与爭，声譁，众至。有自众中起呼杀賊，遂沿街群呼杀賊。賊弃仗待戮，不敢抗。一时城中共杀賊一千四百余人。其逃出被乡民所杀者亦百余人。

廿六日，平窑人捕縛瞿振山及昌廉、昌宗解县，先后遇害。第二年正月初八日，龙馴坑人复把振汉母林氏、妻苏氏、幼子昌渠、女正花，振山妻薛氏、子昌标等拿解来县。薛氏先服毒自尽，余均付獄。

清方省当局聞警，总督王懿德、巡撫何桂清，以盐运使庆廉前在温州作过温州兵备道十年，熟悉民情地理，即命他率兵来温州，会同温州兵备道俞树风、温州鎮总兵池建勛、温州府知府戴槃赴乐，相机剿办。嗣听到事已平定，庆廉仅和戴率一营兵来乐办理善后。庆等到乐，地方早已安堵如常。庆作一篇《乐清城收复記》，夸大其詞，自述上年在温州政績。戴也作一篇《戡乱显灵記》，归功于菩薩保佑。此役瞿軍在城，首尾七日，秋毫无犯。而庆兵来反索牛羊猪酒等犒师。諺所謂賊去捕快来討賞，比賊更凶。

庆等在乐分別給奖出力人員及撫恤死者家屬，并建一义民坊，把那篇《乐清城收复記》刊載其上。事竣回省，地方又开支了一笔开拔費、犒师費等。二月間，省方回文，囑将振汉家屬及事后陆续捕获人犯解省訊办。計振汉、振山家屬五人，事后捕获的孔桂、瞿永法、黄玉琅、黄炳岳、僧靖妙等十六人，共二十一人解省。

《瞿元梅(即瞿昌标)先生传》記載：舟经清田县，夜泊溪边。时值天朗月明，溪干水浅，夜深舟中人都熟睡，振山子昌标年仅九岁密与振

汉子昌渠年仅八岁解縛出舟登岸而逃。越山行数十里，看見前面茂林，趋匿其中。及解役发觉，起而追寻，已无及。次日，青田有潘姓者，是世家巨族，遣人入山砍柴，見之，急下山报知主人。主人即囑他于晚間易装潜带回家，藏他們于复壁中。后命出就家塾讀書，认为寄子，两人亦呼潘为父。后清廷下詔大赦，昌标年已十九岁，昌渠十八岁。潘給資遣归虹桥。时清同治四年1865年。

## 团 练 害 民

师 董 南

《江南铁泪图》，寄雲山人編，省吾居士校。見同治十一年秋北京楊梅竹斜街宝文斋重刊本一册，前半部共图四十二幅，各系說明；后半部为梁溪晦斋氏《劫海迴瀾启》、续启、再续启三篇。該书专为污蔑太平天国，替清軍劝捐軍餉而作，无史料价值；其中只有一图供出了地主办团练残害人民的罪状，可供参考。該图題名为‘假托盘查团丁截杀’，画一戴頂翎者为指揮，两团丁剥人衣服，两团丁扭住一人搜索，又有两团丁正从包裹中取出銀錢。其說明首为西江月，次为叙述，节录如下：

幸得逃生有路，盘查借局为名，銀錢搶尽命难存，总說长毛探信。

大帅楚歌吹散，固知兵法攻心，为丛驅爵几多人，无怪賊徒併命。

被擄难民，时时乘間逃出。团练以盘查为名，指为奸細，并不解官，搶其銀物，剝其衣服，甚至害其生命。董事不能禁止，屈杀良民无数。以致被擄者聞风畏惧，塞其逃生之路，即坚其从賊之心。賊党之所以日多，杀劫之行以未已也。

# 浙南紅巾軍史料輯錄

邹身城

**說明：**太平軍進入浙江的時間較晚，在咸豐四年以前，清政府一直以“浙江無事”引為自慰，利用浙江的財力，聲援江南大營。可是就在咸豐四年的年底（公元1855年2月），由瞿振漢、金佩銓等領導的浙南紅巾軍起義，打破了浙江後方岑寂的局面。

在浙南紅巾軍以前，浙江地區雖也曾有過一些暴動，如鄞縣的鹽民暴動，奉化的反勒索鬥爭，定海的反教鬥爭，景寧的飢民暴動，太平的災民暴動，秀水的抗租鬥爭等等。這些暴動事先既無準備，亦無響亮的口號，僅僅是分散的、孤立的、小規模的、自發的鬥爭，所以對清政府震動不大。只有這次起義規模較大，不但以樂清為根據地，而且曾到臨海、黃岩、大羅山等處招兵，與“粵艇”相聯合，還派遣部分人員潛入溫州府城布置里應外合，準備一舉而席捲溫郡，“傳檄全浙”，與太平天國遙相呼應。因此，紅巾軍攻下樂清城後，浙江省的反動當局大為震驚，紛紛叫嚷“‘匪’勢猖獗，溫郡危急”，甚至慌忙向福建乞援，調兵遣將趕來鎮壓。

本編收錄有關史料，包括紅巾軍密信、清政府公文和當地民間傳說，雖篇幅不多，而互為印證亦可窺見一斑。

這幾種資料，彼此間互有矛盾之處，相與校勘，始可發現其中的謬誤。以反動派鎮壓紅巾軍的情況為例：浙江巡撫《何桂清奏折》說是：“督率精銳并義勇人等四面攻圍，當即將逆首瞿振漢立時殺斃。《溫處道俞樹風等稟帖》則說：“飛行各營縣扼要堵擊；……城內官兵紳民聽聞號炮，開門接應。”《樂清縣志》則說：有饋節物者與紅巾軍爭吵，“有自眾中起殺賊，遂沿街呼殺賊”。而林大椿《紅寇記》則又把地主武裝夸成神人一般。原因是各從自己的角度來夸功，不顧事實。據當地傳說，認為主要由於暗藏反革命的破壞，當地老翁陳慶先生說：“小時候聽長輩說，瞿振漢神勇無敵，他的失敗是出於麻痺輕敵，輕易相信了張富文等的投降，把他們留在身邊，一聞警報，瞿振漢要上馬殺敵時，張富文等自背後持槍猛刺，振漢遇害。”參看《紅寇記》所說義軍攻入樂清時“都司張富文、城防千總趙風之以下皆降”，和《俞樹風稟

稿》所言“密飭被困官兵都司张富文等齐心杀贼”的話，证明民間的这种傳說是較為可信的。这些例子說明反动派的記載常故意歪曲史实，使用这些史料时必须注意。

本編資料的出处：

起义軍密函与清政府文件，均选自《戡平瞿振汉档案》抄本（温州图书馆藏本）。

民間关于紅巾軍的傳說，系据乐清老人陈庆先生口述，并参考刘耀林訪問記錄。  
鄒身城

### 瞿振山函①

昨午捧讀手书，已知情事。但被台勇詐騙，□回悬留不住，皆因用不得其人，刘[?]溫地全望仁兄效力，早晚如有无，足下須当通信示知。弟在乐查点庫項不可言起，且仓米約有年余之用，不須介慮。近聞貪官重用林天从，招集义勇，祈仁兄切即混他旗內，早晚探听軍情。餘不尽叙。崑此順請金安不一。

高安大兄

弟瞿增瑞頓首拜

### 王神台函②

敬啟者，弟自十八夜險被林天从謀害一事，幸蒙仁兄通報，得脫灾难。茲現時大前日夜怀恨在心，但掌管重任，不得兴兵复仇，夺来城池，旦夕不安。且溫地实为长久安身之所，总祈仁兄留心招集兄弟，見机而作。早晚通信，軍师自有接应。近聞林天从带头狗勇，切須[?]謠言，不可与其成事，至囑。

瞿軍师未及另信問安，勿罪是荷！

高安大兄照

弟王神台頓首

① 以下密函三通，均起义軍所写。本函瞿增瑞即瞿振汉之弟瞿振山。收信人高轻官是紅巾軍派駐温州进行活动的头領（福建人），于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温州被敌人誘获，信件也在此时被清政府查得。【編者按：寄信二通，似即上文頁170所載高冠脚枕內信札，高轻官即高卿冠。王神心似即王心泰。】

② 王神台即振汉部將投刀王。

不記名的字條<sup>①</sup>

東門流星貫月，一起敲鑼三聲；大開城門，一齊上陣。

## 何桂清奏折

浙江巡撫臣何桂清奏，為浙江乐清縣土匪業經調兵馳往剿辦，大獲勝仗。現將該縣城克復，地方肅清，恭折由驛馳奏，仰懇聖鑒事：切照溫州府乐清縣上年十二月（咸豐四年，公元1855年2月）間有瞿姓土匪聚眾倡亂，攻陷縣城，勢甚猖獗。溫郡兵力單薄，經該處鎮道稟稱：“在於閩省就近派撥精兵，星速赴援。”臣查浙閩省壤界連，該匪徒等既敢謀逆不法，自應厚集兵勇，赴扎撲滅，以免燎原之患。節經在於福建省標八營酌調精兵五百名，檄委升補平陽協副將特克什布等統領，馳往剿辦，業經奏明在案。旋據該副將等稟報：“統領各營官兵於本年正月初三日（咸豐五年，1855年2月19日）全數起程。”正在核明奏報間，初九日接據溫處道俞樹風稟稱：“乐清縣匪徒瞿振漢、瞿振滿等糾眾滋擾，占據城池，當即會商該鎮飭委溫州府督同營弁分帶兵勇，馳赴該縣，相機進剿。并令該處紳士張應華等添雇義勇，以壯聲勢。已于上年十二月廿四日（1855年2月10日）督率精銳并義勇人等，四面攻圍。當將逆首瞿振漢立時殺斃，并开除匪黨多名，余匪潰散。即于是日午刻收復縣城。現在城內肅清，請將閩兵截留，以節糜費”等情。伏查前項官兵，業已由省起程，約計已入浙境。該處既稱丑類殄除，閭閻安堵，無煩兵力，自應將前項精兵迅速折回。惟續接浙江臨海縣黃宗貴稟報，該處有匪徒王蘭之等聚眾滋事。經該縣會同兵勇一千四百名，前往查拏。該匪等輒敢逞凶抗拒，傷斃兵【勇】。協剿（句有脫誤）以遏凶鋒。臣查乐清縣逆首雖已伏誅，而余孽未靖，尚須搜捕。且臨海與乐清相距咫尺，誠恐勾結分擾，必須痛加剿洗，俾免貽患。□應將所調閩省官兵，飭令就近移師會剿，以期迅掃揜槍，一勞永逸。仰副我聖主綏靖地方之至意。除飛檄八營遵辦外，合將乐清縣城克復，并閩省官兵

① 此信系在金阿滿身上搜出，詳情見下文《通報摘要》。

馳往臨海剿辦緣由，恭折由驛四百里馳奏，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 溫處道俞樹風等稟稿

大人閣下：

敬稟者：切照乐清縣虹橋地方，匪徒瞿振漢（即瞿鎮海，又即瞿增滿），同弟瞿振山，滋事占据縣城，業經克復剿除。查此案先經<sup>職道</sup><sub>卑署</sub>等訪聞該匪瞿振漢有圖劫府縣倉庫富家，遣伙在郡勾結內應情事。即密派員弁兵役于十二月十七八等日，即獲破獲奸細金阿滿、高輕官、叶林春、胡自得等二十三名，分別正法監禁。因兵力單薄，雇募民勇，協同弁兵在城鄉水陸各路嚴密督御。并即委員馳往查拿，飛行營縣會拿防守。

該匪等聚眾劫掠樂城衙署，戕官縱獄，盤踞城內，當經請調閩浙鄰境精兵來溫會剿。<sup>×××</sup><sub>×××</sub>等與前署溫州鎮乍浦協副將池迂功連日熟籌深計，以郡城根本重地，固當重兵守護。而該匪烏合之眾，若不即時撲滅，恐致日久蔓延。惟本標四營在城防兵，僅有九百餘名，添調瑞平二營，兵丁一百五十名，亦只一千數十餘名。援師一時未集，勢難分調進征。于是添雇寧勇二百名，平陽勇六百名，合之前雇閩勇八百名，廣勇四百名，共計二千名，委派文武員弁管帶，分別防剿。一面分布告示，解散脅從。并經<sup>卑縣</sup><sub>承權</sub>訪有郡城職監孟璜與樂城紳士多系親友，其人盡為急公。職道暨<sup>卑名</sup>會同<sup>卑署</sup>給發密諭，面授機宜，令其前往約會紳民。并由<sup>卑署</sup>密飭被困官兵署都司張富文等，齊心殺賊。一面飛行各營縣扼要堵拿。隨將所募壯勇，一半留郡，即于防郡兵內挑撥精銳六百名及卑縣壯役四十名，定于廿四日一齊進剿。所有郡城防堵事宜，職道統率酌留兵勇一千四百餘名，督同<sup>卑縣</sup><sub>承權</sub>、西溪巡檢金居敬、并護溫中軍游擊王維鏞、右營城守各守各安忻保、孫煥丰及千把外額等，暨閩勇首林天從，分駐各門，實力巡查，嚴密防禦。一面調度策應，籌餉接濟。<sup>卑署</sup>遴委城守營都司章城、右營署守備劉雲飛、把總林玉聲、外委陳逢春、效用叶秉揚、勇首孫景熙，隨同池副將親帶員弁兵勇六百餘名。又池副將捐資自募壯勇一百名，分赴樂邑之東南鄉一帶屯扎，以絕匪援，而備截剿。<sup>卑署</sup>會同<sup>卑府</sup>及右營游擊卓大林帶領署把總

孔继成、朱炳高、署千总陈载恩、署外委萧国显、李欽斌、温州卫张彭寿、经历张一馴暨永嘉县学教諭俞廷臚，統率弁兵勇壮一千余名，于二十三日晚渡江进攻乐邑相近之館头地方駐扎。即于二十四日黎明拔营驟进，直抵西門。

是日該匪得有风声，正在小校場点名，冀图抗拒。城内官兵紳民，听聞号炮，开門接应。該匪猝不及防。卑署鎮卑府督同卓游击等各員弁兵勇分头进剿，軍民人等志切同仇，勇气百倍，内外夹击。凡遇头扎紅布者，刀砍矛刺，紛紛倒地。維时遇救在城之署都司张富文、知县康正基及教諭丁封三、訓导李国梁等，已暗相糾約軍民，拦截痛剿，一齐搜杀。約有三时之久，尸身填塞街衢，余匪丢弃紅布，越城夺門，分窜逃命。又经池副将、章都司、刘守备等分头追杀，共計毙匪八百余名，兼获器械多件。首犯瞿振汉及要犯倪廷模等十一名，均已歼毙在內。擒获匪徒犯王阿吉、陈阿清、楊如得三名，均已自受重伤，当即查訊，据供听从瞿振汉行劫衙署倉庫属实。当时原图行劫府城衙署富戶，因伙党赴郡勾結內应，业已破获。瞿振汉尙欲逃遁下海，因海口各处均有兵勇堵截，随踞城内等語。旋因該犯等受伤深重，当即正法。查点兵勇有受伤尙无損折，当经撫諭居民，各安生业。

該犯瞿振汉等首級传令熟识面貌之紳民，分別指认明确，悬竿示众，以快人心，而昭炯戒。随出示安民，接見紳民蔡保东、余访等，确詢在城文武員弁下落，复查該匪等滋事各情。

緣瞿振汉同弟鎮山，居住乐邑东乡虹桥地方，貿易營生，先未为匪。因近年亏本負欠数万金，穷迫无措，正值办理团练之际，乘間勾結匪徒。于十八日卯刻城門方启，各执刀械，一齐拥入，搶劫衙署監庫。护协姚武成、署都司张富文与該署县康正基率領兵役，分头剿捕。姚护协手刃数賊，因众寡莫敌，登时被戕。典史赵映南督率家人刘桂防守監獄，一并被匪戕害，監犯均被纵放。张都司帶兵数十名，奋勇戮翻数賊，匪众稍却。适大伙匪徒拥过，兵丁柯振福、赵振恩同时被杀。并有赵办申等多名，被伤轻重不等。該都司身受重伤，昏暈倒地，即经軍民梁俊龙、李如珪救匿。康令家丁楊成、郑福均被杀害。該令身不能支，投河自尽。居民捞救，仅存微息，遂至該紳士蔡保东家，灌救始甦。



該教諭訓導藏匿門斗家中得免。均即密約紳士，協同殺賊，克復城池。當據康正基面稟前情，訪查无异，即飭代理縣赴任查辦一切。一面督率兵勇進剿虹橋余匪。復于廿六七暹日斬獲瞿振山等并黨匪三百余名。統計城鄉殺斃匪犯一千兩百余名。又徐鳳飛、李志八等八名，逃至橫山地方，經縣丞危祥斗并大荆營守備王朝元派緝兵役獲案訊供，就近解赴太平縣正法。各紳士良民亦各協同幫捕。又經康正基陸續拿獲任孟岳、孔桂等七名，委員研訊。并據玉環廳拿獲繆鳳林等二名，各經移提質訊，樂城內外，均已肅清。

隨即親詣被擾各處查勘。該匪滋事之後，止劫財物，尙未殺害人丁。姚護協暨趙典史均經居民棺殮浮屠。衙署雖有損壞，尙易修葺。倉谷未經開動，現飭封儲。另有存米一百余石，缺少甚多，并飭代理縣盤查具報。庫內空虛，因庫書被殺，其先有無銀錢存項，一時不及查核。庫房案卷不無遺失，應俟招集各書，查明核辦。監禁各犯，均經該匪縱逸，其隨同助惡者，多已剿斃不能辨認，飭縣查明確數，摘叙案由，詳請咨緝。所有樂清縣印，當時經康令家丁送學封固，現已移交代理縣收存。該縣因將屆開征，紅簿串單，均須蓋印戳記，方足以昭信守。稟經批飭再行確查，果無遺落匪手情事，報明開用。卑署鎮查看軍火二局所存藥械，均有遺失，當飭代理副將章城，確查造報。并查協都各衙署亦有損壞。至副將關防經章代協查據姚護協家家丁稟，系連匣拋置井中，當經撈獲驗明印匣固鎖完好。其都司關防，據該署都司稟謂，彼時遇匪受傷暈地，即經伊侄張忠有帶避赴鄉，于廿三日送回，仍由該都司自行收藏，均未落于賊手。反復查詢，委系屬實。但應否准其仍舊蓋用，卑署鎮未敢擅便，應請憲示遵行。隨即另刊楷書木戳二顆，發將該副將都司暫用，并飭將副將原領鋼質關防及都司木刻關防繳存鎮署，听候批示到日，飭令遵照。

察看地方居民，漸就安堵，在逃各犯，仍督飭營縣及委員再行嚴密搜捕，務期盡絕根株，勿留遺孽。此皆仰邀福庇，職道卑署鎮等于七日之間，一鼓蕩平，藉以上慰宸廑。

除此外查辦一切善後事宜，飭令該代理縣李令妥為辦理，所獲各犯職道等趕緊研訊錄供，解省訊辦外，合將會籌剿辦克復查勘各緣由，

会銜肃泐馳稟，仰祈大人察核。

再此次出力員弁紳民人等，可否准职道卑署鎮等擇尤酌保，量子奖励，以昭激励之处，出自逾格鴻慈。所有該匪首瞿振汉、鎮山之母妻子女共八口，先经卑署鎮府会商，分別札飭新委代理乐清协县，并派委弁兵严密訪拿，业经就获解郡。由卑府督同卑县确切訊供，解省訊办。另将拿获訊办拿获訊供緣由具奏，合并声明。恭請勛安，伏祈垂鑒。除稟提撫外，××× ××× ××× ××× 为此备由具稟。

浙江溫处兵备道俞  
署溫州鎮总兵官叶  
調署溫州府知府瑞  
代理永嘉县知县王

### 通报摘要

窃照上年十二月十七日，风聞有匪徒溷踪郡城，暗地分給紅布，勾結叛逆之事。卑鎮会同道府县督飭弁兵严密偵捕。一面挑选胆勇有识之弁目，密授机宜，改装易服，不动声色，分投訪察匪踪去后，随于十二月十七日署左营把总孔继成，帶同中左兵丁徐启升、陈飞熊、于紀清等稟称，探确匪踪，遵照密諭，佯投入党，誘吐賊情。帶領兵勇效用叶秉揚等首先兜获匪犯金阿滿一名。該犯身上搜出藏带紅布数千条，布头有一墨圈，內印仁字；及蓝印圓花白方布数块；又伪号单一紙，內写“在于东門点放流星为号，夺启城門，內外夹击”字样。当将匪犯紅布字据交县研訊。又永嘉县丁役訪拿匪犯叶林春一名，当訊据該犯等供称，“乐清虹桥地方謀逆匪首瞿振汉，遣匪来郡，勾結党伙，約于十八卯刻举事，以作里应外合。所有紅布，乃分給賊伙裹头記认，印花白布为匪首之暗号”等語。

### 乐清民间传说

1. 咸丰初年乐清一带連年灾荒，颶风刮倒了房屋，大水冲走了人畜和庄稼，水灾接着旱灾，田里顆粒无收。劳苦的农民吃不上飯，成千

上万的穷人活活餓死；而残暴的貪官酷吏照旧苛捐勒索，地主豪紳不但不減輕租谷，反利用灾情高利盘剝，以加紧掠奪穷人的土地。那时百业凋弊，市鎮上的一些小店也紛紛倒閉，小商小販更不易謀生。群众生活痛苦，都日夜盼望着太平軍的南下。

2. 瞿振汉是乐清东乡远近聞名的好汉子。他从小喜欢学拳棒，练得一身好武艺，打起架来几十个人也难近他的身。平时好結交豪俠之士，常常見义勇为，济人危急，从不吝嗇；特别是乐于帮穷人的忙，为受难的人代抱不平，因此很受群众拥戴。他原名振海，因为仇視滿清貴族的残暴統治，乃改名振汉。

3. 振汉出身穷苦，好不容易才经营起一家醬酒店（在今虹桥鼎和醬酒店旧址）。但尽管他克勤克俭，結果还是背上一身的債務。

4. 在那天灾人祸十分严重的日子里，振汉眼看着群众挨飢受餓，心里很是不忍，便挺身而出，发起买谷平糶，救济灾民，自己捐獻出可动用的全部資財，又动員了一部分亲戚朋友参加賑济，救活了不少飢民。受难的群众自然十分感激他，也格外爱戴他。自此以后，人們碰到什么困难，都願意来找振汉商量，有什么心里話总得找他談談，听听他的意見。其中有些人受到革命形勢的影响，开始議論太平天国革命的事，都說：“振汉！只要你說一句，我們就跟着您干！”正巧振汉旧日的老朋友金佩銓从太平天国首都回来，带来許多革命的消息，力劝振汉起义，响应太平天国革命。振汉在这位太平軍的影响和鼓励下，决定組織暴动，領導穷人翻身。

5. 他們一面联络义士积聚力量，一面在店堂后面秘密設置軍械厂，铸造兵器。为了避免外人注意，振汉特地喂养了大群鴨子，鴨群整天鳴叫不息，“吱吱啾啾”的叫声，和軍械厂里叮叮当当的操作声混成一片，起着一定的掩护作用。

6. 起义那天，义軍模仿太平軍的装束，一律身挂腰牌，紅巾包头，相当威武。战士们彼此間互称“兄弟”，对群众也提出平等的口号。消息传开，各乡都說“乐清县里也出了长毛！”

7. 由于革命队伍有紀律，和百姓打成一片，所以許多青年人紛紛要求参军，自动背着口粮携来铁尺木棍，包上紅头巾，加入义軍。所以

紅巾軍在短短几日內从几百人发展到了三四千人,分成前、中、后三营,准备席卷溫州。

8. 瞿振汉神勇无敌,倪廷模足智多謀,清政府的將軍們本来不是他們的对手。瞿振汉的失敗,主要是由于不听倪廷模的劝告,轻易相信了张富文等的投降,把坏蛋留在自己身边。以致一聞警报,振汉要上馬去杀敌时,张富文等自背后用铁枪猛刺,振汉遇害,軍心散乱。坏蛋們乘机大肆作乱,引清軍及地主武装冲进城来,义軍內外受敌,无法抵抗,只好退出乐清。有的往临海与王兰之起义軍相会合,有的逃入山区,以后加入了金錢会起义。

### 錢 华 卿 监 生

师 董 南

抄本《粵匪杂录》中有《錢华卿监生》歌謠一首。按錢福鍾字华卿,为常熟团练首領之一。1853年太平軍攻克南京之后,常熟与昭文两县地主紛紛組織团练。1860年太平軍东征常熟时,錢华卿等曾率团练抗拒,《海角续編》、《鏡穉軒自怡日記》、《錫金团练始末記》、《庚申避难日記》各书中均有記載。歌謠标题下原注:“八月十九日在西門外双节妇坊竖旗,旗上书:‘团练乡勇齐心杀賊’。”疑錢华卿开始办团练是在癸丑年八月十九日。歌謠揭露錢华卿办团练的罪状,发舒人民对于这一地主分子的憤恨,全文是:

竖旗招兵	是何居心
假公济私	擄掠奸淫
若要安静	快杀华卿
滋蔓难图	摧残要紧
不能剪除	枉为县令
听我正言	保汝首領

# 辛壬寇紀

叶 蒸 雲

說明：《辛壬寇紀》溫嶺（浙江省太平縣）叶蒸雲著，抄本。著者生于嘉慶初年，歿于同治末年。是盤居在山城里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他一生沒有在清政府任過官職，當反動派在他的家鄉瘋狂地組織地主武裝頑抗太平軍時，他也未直接參與反革命活動，還會勸誡“鄉團”勿要妄殺；然而他畢竟是地主分子，對革命懷有對立情緒，故當時太平軍將領要請他出來做事，他始終迴避不見。

本書是寫1861—1862年太平軍在台州地區活動情況的見聞錄。作者從封建正統思想出發，對太平軍污稱“賊”、“匪”；對當地農民響應革命更大加誹謗。但作者對清方的官吏和反動武裝也有一定程度的不滿，故書中反映的某些史料還是相當重要的。茲擇其主要幾點分述如下：

一、揭露了官府腐敗、民不聊生的事實。他記述廣大農民是在活不下去的情況下“抗不交租”。

二、肯定了廣大農民踊躍參軍的事實。可知各種清方官書所說太平軍到處擄人，強迫入伍，都是謠言。本書記述太平軍招兵時的情況很詳細。著者在《招兵行》小詩里更作了具體描繪。另一首紀事詩里又寫道：“跣足蓬頭附賊群，欲收郡縣立殊勛。”可見勞苦大眾不但志願投奔太平軍，還要求為太平天國建功立業。這些著者目擊的事實，對反動派的謠言是有力的反證。

三、公開承認太平軍比清軍紀律嚴明。書中說：太平軍“凡陷郡縣，不與之斗不殺也。”“所經各村，俱不焚殺。”在紅橋“秋毫無犯”；在樂清，“但不焚掠，尚有紀律”；在天台，“未嘗焚殺”，“交易公平”；在太平“與人交易甚公平，有取醋而不給錢者，店主訴諸頭目，即斬以殉。”太平軍的生活艱苦：“以鹽下飯，蔬菜即上品矣，若兵行無人處，累日不食。”而地主武裝恰恰相反：“就吾邑論之，為長髮所殺者曾無幾人，皆邑人自殺之耳。”清兵以搶掠為能事，“有以此致富者”。

四、揭露不少清方官書中虛構的事件。如許瑤光《談浙》記天台太平軍“引領就戮”；而本書記述：這一役戰鬥相當激烈，太平軍方面將領余天安李

一芸、武经政司余德宏等都是在战斗中陣亡的，清軍方面“按冊稽名，乡兵亦丧三千余”，证明太平軍曾予进犯的敵軍以英勇的反击。李鏐著《克服台州始末》一文中吹嘘地主武装“以忠义相激励，自六十以下、十六以上皆出战，号召族众”。本书則揭開事实真相是：“男子六十以下、十六以上，出兵时有不至者，即焚其居。”又如太平、宁海一带的太平軍是主动撤退的，反动派竟捏造“战功”，謊报“克服”，江苏巡撫薛煥以此入奏，“得旨嘉奖”。《平浙紀略》、《浙中髮匪紀略》等书均以此为根据写入史冊。本书記載当时的实际情况說：“吕賊去后，城乡紳士請周学师入报克复，逾数日仰少府、錢县佐、姚广文、张守戎先后回太平。”又特写《报克服》小詩，对統治階級捏造战功的丑态作了生动的刻划。

五、指出农民起义的成份相当复杂，本书对太平軍主力部队称述較多，认为紀律較好；其次对何松泉（浙东蓮蓬党領袖何文庆之子）率領的起义軍也作了一定的估价：“天台之陷也，土匪勾引賊入，带兵者何松泉，兵仅千余，真长髮不过十余人耳。城陷之次日，各村土匪投降者万余。……初入天台，未尝焚杀，……武生潘飞熊，降賊封义爵，肆扰不堪，……松泉縛斬飞熊，害乃絕。”对十八党則頗多攻訐。事实上他們之間是有所区别的。近来有些地方史的研究工作者把蓮蓬党、十八党和潘飞熊、陶宝登之流一視同仁，称为农民起义軍，实在并不恰当。因为蓮蓬党是当时浙东地区响应太平軍革命規模最大、斗争也最坚决的一支农民起义队伍；十八党則情况較杂，斗争中表現也較差，不过其中一部分人还可划入农民起义；至于潘飞熊之流，原是地主分子，投机到革命队伍里来以后仍怙恶不悛。以致受到革命紀律的懲罰。至于陶宝登这批人，大多是惯匪出身，是流氓无产者，在紧急关头甘心投降統治階級去干反动勾当。本书能区分几种不同情况去叙述他們的事迹，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此外，书中所記太平軍的防守措施、稅收制度、知识分子政策、官办商店等資料，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本书附有二十四首小詩，另作一卷；光緒《台州府志》经籍考作二卷，即此之故。但詩的内容与本文頗多重复，故本篇未予收录。 鄒身城

太平僻处海隅，自康熙間戡定耿逆，二百年来安居乐业，久沐昇平德澤矣。虽其間小有震惊，如嘉庆时蔡牵窜入松門，安南船游奕內洋，不过海道难行耳。至道光二十一年，地匪王欽本聚众，未及攻城，

党羽就擒，即時解散。咸丰三年李大六謀掠富室，官兵截攻于山洞，杀百余人，事立定。至次年乐清有瞿正汉<sup>①</sup>之警，八年临海有銅坑之警，么麼伎倆，隨起隨滅，防堵數日，即解嚴矣。不意辛酉初冬，乃有粵匪之變。予老矣，躬逢亂離，耳目所及，特詳紀之，以備修邑乘者采擇焉。叶蒸雲識。

粵匪自道光三十年倡亂，所陷郡邑，雖俱不守，而前後十餘年，由廣西而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山東、江蘇、河南、山西、直隸、福建、浙江十二省，均遭蹂躪。至即焚殺，尸橫道途，城余瓦砾，財物掃地盡矣。彼蒼降劫，何若是酷耶。辛酉之冬，扰及浙東，壬戌之春，一挫于甌郡官兵，再挫于台郡團勇，賊勢頓促，兵民深知賊之伎倆，本屬尋常，志氣益奮。乃知前日賊所以猖獗者，皆由太平日久，民間聞賊至，逃匿一空，不敢與抗，故賊益肆行無忌耳。雖天數之難挽，亦人謀之不臧。余往日得之耳聞，今日徵諸目見，乃知賊之來也，由于土匪；土匪之起也，由于長官；長官失權，土匪肆胆，而賊以勾引而入矣。

庚申之秋，東洋金姓以租船被搶，訴于縣。會營往緝地匪林光發，參將藍、守備張俱往；光發拒捕，營兵大敗，官亦被辱。自是營員不敢出門，而地痞效尤矣。縣令吳復畏葸，擄人勒贖之事，無日無之，輒以一批了事，棍胆愈張。

高子誥招無賴為鄉勇，橫行鄉里，吳令反屈己下之。四方有事，不訴于縣，而訴于高，視令為贅瘤。愛憎榮辱，惟意所欲，大為民患。至辛酉五月，喧傳子誥將殺令而代之，合邑惴惴。時值亢旱，端陽后三月不雨，禾不登，四鄉皆抗不繳租；城中富家租船且被截奪，索重賂而后還；吳令皆置若罔聞。十月初九，子誥死，黃、太（今黃岩與溫嶺）兩縣巨匪皆與【高】子風會飲結盟，推十八人為首，號十八黨。

至髮匪入紹興，則匪類尤多，縣城數里外亦不可行矣。十月，嵊縣、新昌俱陷，知賊必入台。撫標中軍副將王邦慶戰敗，以其子為天台縣令，退入天台。天台與新昌僅隔一嶺，嶺長十餘里，各關山會墅。凿斷此嶺，可據險以守。而王氏父子皆無守志，嶺上無一兵。土匪日往賊營，勾引之。廿三日，天台陷，太平大震；各寄婦女衣物出鄉，輻輳夫索

<sup>①</sup> 瞿振漢之誤。

重价。纒廿余里价至十余元，拾担两箱价七八百。匪徒乘机截阻以索贖，富家各以乡勇护送。是时城乡不拘何人，皆腰插尖刀。

十一月朔，台郡陷。

初五，黄岩陷。

初六夜半，地匪徐大度(十八党人)等数百人，自黄泥岭至东城下，声言守城，乘便到高家吊丧。盖子风阴約之，意欲屯兵县城，派富户粮餉，俟长髮至，以城降，求美官。乡间实户子风亦馳书往索。是夜邑侯与紳士皆赴子风家議事。子风遣其三弟至东城上見徐，梯以入，令其兵勇宿城外万寿寺。徐見吳邑侯，出府札及夏宝庆令箭，謂吳曰，“速以县印付我，我为汝守！”吳不能答。有团勇欲直入杀徐，吳令阻之乃止。

花园林氏与子风邻，托其保护家資当鋪，子风即使人至鋪提錢；議定二百緡，而取至千緡，犹若不足。初七早晨，高氏僕开北門納賊，即焚民居，搶当鋪，至午方尽，敝衣弃擲滿路。自弃旧衣，換着新衣。午后徐同党毛昌大、蔣国兴等皆至，遍掠富室。包裹纍纍，挑以长枪，爭欲归。徐阻之，閉城門不許出。众賊各用紅布裹头，头目插金花一枝，绕街持械，狂呼索取財物，火数家。初八早晨开门遁。

蕭村人与徐有宿怨，阴入城覘之，归报曰：“賊腰間累重，必无斗志，可击也！”乃截其归路，杀数十人，夺其貨物，縛徐党李于治，杀之，纵其子归。大度仅以身免。

子风于初七夜半，見賊不能制其下，恐人报怨，即挈眷走。初八至大閩村，人斬其馬足，擒至吳家，杀之，悬首于树，旋投諸厠，以草裹尸倒埋之，血肉尽为犬食。其婿亦同日为人所杀。城中杀高徐党数人。

初九，蕭村人焚子风宅，掠其器物无遺，花园林氏屋数百間，亦焚尽。

是日晚，长髮百余入城。台州降人朱子珊率之。初十，续至者近万人，徐与夏皆与焉。十一，朱子珊率前队至香环所。十二，往楚門。所经各村，俱不焚杀；咸饋猪米，給以回照。照式猶天福第检点丞相朱收到某庄貢猪几只。徐与夏十一日飽掠，当日即率众归。

十三日，张守备率十余庄团勇攻城，使人至城下呼曰：“若是真长髮，須出見一面；无真长髮而土匪来据我城，必不从也。”賊酋邱善



乔<sup>①</sup>惧。善乔路桥人，先曾为乡勇，为贼所获，未几逃归。至是投贼，願取太平、玉环以自效。太平人恨徐、夏切齿，故力攻之。贼火药尽，遣人議和。张不許。

十四，团勇攻贼，蕭村人最力，为贼所憚。

十五，天未明，开西門遁。各乡遮劫之，擒斬数百，无真长髮，皆黃、太、临海无賴之徒。其在城也，无家不到，器物皆被碎毀，甚至遺失滿地，取书卷法帖以拭糞，田单契卷投之圍溷，真无人理。自古贼匪，未有如此頑蠢者。擒解至县，斬南門外，积尸百余，臭不可近。有僧买山下地，掘坎数丈，投而埋之。为团勇所杀，未解县者尤多。烏根居民擒斬数十人，皆投尸于海。邱善乔及队下八百余人，皆被杀于水涨。噫！若輩所以好乱者，欲掠取財物耳。而适自丧其身，財物轉为人有，从贼果何益哉！其恣横可恨，其愚昧复堪怜也。烏根投海賊尸，随潮出入，月余仍在故处，居人往往聞鬼哭。乃作文祭之曰：“尔等不安农业，遂入贼群。平时游手好閑，只願鮮衣美食。此际良心尽丧，莫非乐祸幸灾。岂知天必不容，人皆欲杀。脱身无計，轉瞬就擒；駢首受誅，噬臍何及。劫掠之資財何在？轉属他人。飄泊之魂魄无依，宜归故里。”

朱之珊兵百八十人，经番环一宿，从之者数十，至玉环皆被杀。

初，贼之入也，居民皆远遁。狡黠有胆者竟不去；及贼逃，遂窃取邻家貨物为己有。或贼去即回家者，亦得分肥焉。白日行窃，全无廉耻，虽家业小康者亦为之矣。

柵浦苏鏡蓉号品三，即用道分发江苏、陶宝登号梯雲，黃岩人，乡勇，官副将亦以是日杀賊数百，复黃岩。

十七日，黃岩复陷，杀戮甚惨，死者几二万，尸橫通衢，行止履其上。城中屋大半被烧，所存空屋，中积尸几滿。离城数里有方山，其上平曠，妇女避乱居焉。贼持刃登，妇女擲身，紛如雨下，骨碎肤裂，不可辨認。北嵩岩亦如之。王莘农承弼，庚子副貢云：“公局收葬八千，未葬者更多，真大劫也。”苏品三云：“方山下凄惨不堪寓目，金华胡侍卫，台州知府龔皆死于此。侍卫諱鳴凤，号紫庭，以軍功得尽先參将，賜号协

① 邱善潮之誤。下同。

勇巴图魯，与賊战敗，至台州率麾下百余人守郡城。郡城陷，退至黄岩；及黄岩复而复陷，与賊力战陣亡。龔郡伯亦为賊所害。时山下积尸纵横，恣犬残食，独郡伯尸无损。至次年八月，其子至台，改棺葬之，尸尚未腐，口中流血，人謂忠魂不泯也。”

十八日，賊至家子、柵浦两地，丁壮声言迎战，而望风先遁；妇女嬰孩多被杀；屋亦焚烧几尽。苏品三举家登舟出海，賊毀其祖坟。报至，太平大震，各紳董尽撤水路舟梁，集团勇万余，扼铁場，守甚固；而文武官远遁海島，屡請之，不肯入城。城中至晡，人迹杳然，萧条特甚。

二十日，长髮将至太。出数里，馬尽蹶，策之不行，大駭遂回。相传长髮出城，見一女僧前行，恶之，揮以刃，忽在隔岸，徐行入寺，迹之不見。人謂大士現身救苦云。自路桥至太，家悬大士灯于門。

路桥郑正选前日长髮敗时，匿其渠帥数人，賊德之，予以官为总制。己酉拔貢原任太仓知州蔡子珊亦降賊。子珊原名壬，革职后改名宝森，为伪丞相。路桥以郑力求保全，賊許之，定議和。赵八愚步程至路桥，托其达意，求納銀止兵。郑与邱善乔世好，以善乔死，怨吾太；善乔所領土匪千余，皆路桥人，大半被杀，路桥人亦怨吾太，力沮和議；惟許澤庫一村和。八愚轉托子珊进言賊酋李世賢世賢封侍王，許之。議設乡官，以監軍任重，人莫敢为，同行者咸推林少筠。少筠力辞。众交劝之曰：“閩邑人民，生死攸关，君何得置身局外。”少筠不得已，从之。副貢李汝臬为中軍帥名錦蓮，廩生张桂馨为东軍帥，江惠风为南軍帥，周西教为西軍帥，叶小攀一山为北軍帥。武生林汝鰲以錦一匹饋李世賢，世賢悅之，授伪將軍名振揚，各給木印。河头武童林崇有随至黄岩共議，議定設乡官，崇有不得与，憤甚，稟賊酋侍王，給以恩賞將軍，令头裹黄帕，袍褂皆用大紅，得意而归。議定，世賢往金华，太平得全。

賊凡陷郡县，亦不肆行焚杀；若被官軍困勇克复，一旦再至，必以焚杀示威。独我太陷而即复，复而旋陷，而終得保全。賊自起事以来未有也，信有数存焉耳。城中被焚共十所，大度入烧北門王家、仓前街陈家、县前楊家、西門金家一带、县署大堂門房、东城当鋪；蕭村人烧高家及花园林家屋数百間；长髮入烧东門城下一带、县前生員林若家；及十二月守城乡勇，复烧卖魚桥四面店百余間。时城中各店俱閉，

无烛。乡勇入，均以敝帚蘸油点火，火遂熾，光烛天竟夜。噫！时之乱也，兵勇驕横无忌。欲其登城，則需索百端，終不滿意。聞賊將至則預遁，尙望其守御哉。

太平議和既定，每庄进洋百十五元，給旗一幅，悬之高竿，以免兵扰。复議設門牌，每牌一紙，納錢六百。有田者，每亩稅二十文，米二升，租田稅六十，賊軍餉皆賴此。且云昇日登門牌后，即遣人徧查門首，无牌者焚其居。然是时按庄索旗費，搜刮維艰，賊时派人來催取，已不胜其扰矣。

事定，余以十二月廿二日回家，三子五子与俱。次日晨起，喧传兵至，合城駭避。及至，乃蔡子珊也。子珊降賊，頗見信用，是日带兵数百，直至松門。松門当鋪主家，亦黄岩人，邀之到地彈压。兵过后，南路土匪帖然，四乡道路亦漸通。

廿五日，复传兵至。带兵者为天台武生潘飞熊，降賊封义爵。世賢使彈压烏岩，肆扰不堪，居民攻之，杀其兵五百余。尙有千余人，將至太坐食，主将何松泉不許。松泉諸暨廩生，随其父文庆降賊，以破天台临海，功封义爵。世賢赴金华，使松泉鎮守台州，屯黄岩。以太平各庄旗費未繳，恐潘肆扰激变，故力沮之。潘怒，遂訐其不法数事。松泉觉之，至正月初四，带兵突至路桥，縛斬飞熊，害乃絕。賊以正月十一为元旦，除夜月色皎然。

壬戌正月初八，天台反正。初天台之陷也，土匪勾引賊入，带兵者何松泉，兵仅千余，真长髮不过十余人耳。城陷之次日，各村土匪投降者万余，松泉恒其詐，移营城外。閱数日，知无他意，乃留兵三百，令余賊鎮守。自率众攻郡城，至大田扎营。大田人攻之，松泉即趋郡城。郡城已为侍王李世賢所破，兵皆从仙居入。松泉至，世賢疑为土匪，互相攻杀数十人。松泉自陈，侍王乃令攻黄岩。

髮賊初入天台，未尝焚杀。至十一月初四，有剧賊率众七万至西乡，号百万。剧賊从逆多年，屢战胜，封义爵，妾四人，首飾皆金，相随至营，盖賊中最富者。所領兵皆各县监犯盜賊之流，凶悍异常。乡民恐其为患，生員余秉錫率耆老迎之。賊欲示威，杀数人，秉錫急遁得逸。賊居叶宅，四去擄妇女，呼号声不絕，有节妇不从，剖妇腹死。又擄文士

三人，索其銀錢。文士曰：“我家赤貧，即磨死亦無錢也。”賊會怒，取厚板圓桌，削作磨，上壓大石磨之；血肉淋漓而死。村民大恨，共議擊賊，乘夜約各團。所遣之人，方出門而名帖已遍傳各村，若神為之傳播者。各村團董俱聞有人立門外大呼曰：“今夜起兵殺賊，切勿有遲悞。”

黎明鄉兵大集，鳴金環攻之，焚葉宅，婦女死者甚多。蓋被擄婦女，賊恐其逃走，皆令赤足，至火逼不能行寸步也。自初五至初十，鄉兵皆自帶干糧，更番迭戰。賊無暇眠食，大敗，七萬人被殺幾盡。賊會馬上占牙牌數，大凶，嘆曰：“敗矣！我死耳。”即策馬自山巔馳下，觸石而死。其馬奔逸，鄉兵逐之，三日方刺殺之，分食其肉，愚民固不知名馬也。馬鈴、馬凳皆用金，殺賊者獲厚利矣。賊妾身邊各有洋表〔錶〕，鄉兵削去其發條齒盤，取其壳為烟酒盒。其餘器物甚多，有不識其名，不知所用者。

時在城鎮守之賊，不敢往援，俱甚，請益兵。十二月廿七，賊李某率匪數千至，先貼偽示于四門，令百姓毋驚恐。團局董事日送米五十挑、柴廿挑，余皆自備，交易公平。畏西鄉民團，遣人議和，求假道。西鄉人不許。賊以正月十一日為元旦，至初六七殺豬宰雞為度歲計，而西鄉義兵突至。

天台城多頹壞未修，賊至，于城西筑卡，地名橋上，即赭溪也。賊居李朝梧宅朝梧名國梁，乙酉拔貢，壬子舉人，鄉兵欲保全其宅，謀誘之出而終不出，乃焚之。賊以大銅炮擊人，有兩僧隱身門旁，俟炮發即奪其炮。賊大驚，遂敗。一僧登屋，殺數十人，將躍過對面屋上，以足踢高牆，牆被焚而傾，壓死數賊，僧亦壓斃，人皆惜之。鄉兵力戰，髮匪斃焉。張雲濤辛酉拔貢云：“義兵起于倉猝，初無統領，攻城之時，約數十萬人，十餘里外，早聞哄聲如雷，微鳴如潮驟涌，登高一望，但見兵上有氣橫亘，若烟非烟，須臾近城到處起火，殺賊萬餘矣。凱唱還家，結隊齊行，陌塵不起，乃知來時兵上皆杀气也。再觀戰場積尸縱橫，尚有頭破肢斷而未死者，有壓死牆下頭面手足俱扁而僵者。”潘曉江名錦鏜，己酉拔貢云：“向見嶽廟裝塑地獄，奇怪百出，不意今日所見，纖毫無異。賊雖可恨，而對此景象，亦令人慘然。”戰後按冊稽名，鄉兵亦喪三千餘。

初八日，入山迎王縣令進城，守御甚固，号令甚嚴。男子六十以下、

十六以上，出兵时有不至者，即焚其居。官府出入民家，吉凶諸事皆鼓吹不鳴鉦，惟出兵以鉦集众。賊大創之后，屢來復仇，乡兵設伏林中，各持銅鉦。賊至鉦齊鳴，馬驚大敗。再戰，乡兵各持竹椅，陣既合，擲椅滿地，馬蹶復敗。先后杀賊逾十萬。毙一賊，即以賊身上之衣服金銀器賞之，他人不敢貪冒，有从此致富者，人人思奮，惟恐長髮不來矣。

各紳董以賊逼近，往攻新昌，七次始破。四月初，仙居亦自以乡团克复县城。天台紳董迎王令之父冠山副總戎名邦庆，撫標副將为主，約先仙居兵同攻，郡城克复。自是天仙义勇之名噪于两浙，賊甚憚之。

是月，長髮屢遣人到太，四出招兵，无賴者爭投焉，有父母妻子挽留不住者。遂率之以攻乐清。賊起事多年，到处擄丁壯，入队号新弟兄，臨陣驅之在前，老長髮督其后，退即斬之。兵非精練之兵，不过以多胜人耳。老長毛只数千，皆安坐而食，不出門，督陣者不过数十，战敗被官兵擒斬者皆农民也。及陷天台，地匪輒聚众数千应之，投降者日日接踵。至临海、黃岩，投之者益众。太平巨匪各率众至黃岩降。六邑之中投之者十三万人。賊在太平說，非真乐为賊用也，惟欲掠取財物，乘間逃回耳。然賊約束严，逃者即斬，得脫归者殊寥寥，漸帶漸远，永无归期矣。即乘間得脫，所经地方，处处盘詰，知其从賊营來，百姓恨之刺骨，必杀之。或察其人实系朴愚，不忍加刃，則褫其衣服，留其財物，俾赤身而归。始悔从賊搶掠，皆妄想也。

賊會皆有幕賓，而偽示文书极其鄙俚，知文士鮮有从之者，即有之亦不能用也。黃岩廩生王翰屏入見李世賢，携所作文，自显其才。世賢以銀四百兩聘为幕賓，携之去。自度不能归，作书別亲友，悔无及矣。附生袁建萃亦从賊不反。廩生夏宝璜自处州逃回，艰苦万状，始达故乡。

賊會皆粗莽无賴之徒，古迹詩画，破毀不知爱惜。黃岩某氏有积庵記石刻，乃赵文敏小楷，子孙世世宝之。賊击之碎，殊可惜也。

夏宝庆率大度降，复劝陶宝登降。宝登入賊营，知賊必不容，以計脫归。賊大怒，斬宝庆及其妻子，并杀其队下数百人。人皆快之。

有杭州逃归者，談杭城失守之事。先庚申二月，浙省举行武乡試，賊突至圍城。城破，巡撫罗遵殿死之；將軍瑞昌率滿兵及民团力战数

日克复。辛酉十月，复围杭州，城中食尽，分馬肉鹿肉以充飢餓，死万余人。城陷，撫軍王有齡、方伯麟趾皆殉节。乃起左宗棠为浙撫。左前曾复湖南、湖北，筹办善后，才略素著。同治元年春，至衢州，屢破賊，賊勢頓減。中丞精明强干，人不能欺，各郡县克复城池，官吏有冒功进稟者，纖悉周知，批答必中共隱，群惊为神。

賊以黃岩巨匪王明觀为帶兵官，太平林光发副之，往攻乐清之水漲。水漲乡勇万余，日日团练，賊酋邱善乔自太平敗窜，率众八百至其地，乡勇截而歼之。賊报怨，乡兵不战而敗，妇女不及逃避，杀数百。屋亦被焚，火光彻夜。

进攻乐清，陷之，杀掠甚慘。明觀凶恶嗜杀，杀家子、柵浦人不可胜計。至是笑語其下曰：“人言我好杀，前日家子、柵浦犹未快吾意。今日諸君看我手段何如。”入一家邻居者三十余人，下馬持刀尽杀之。越数日，攻溫州，不克。再攻，再敗还。頓兵乐清。时黃、太匪徒投其队下者，如蛾赴火。賊分乐清城为两，以旧城居长毛，新城居新兵。真长毛不过千余，新兵約十万，城不能容，又令分屯各乡。賊进出皆经大溪庄，居人供应，不堪其苦；但不焚掠，尙有紀律耳。

新河匪徒王玉兰聚众千余，将赴乐清，先经县城肆掠，城中大惊。林振揚率乡兵出铁場門抑之，監軍飞稟黃岩，賊首李尙揚調之往乐。

河头武生洪孟有、林兆錦皆降賊，为招兵以往。时将再攻溫郡，故厚集兵力。及攻溫不利，乃从乐清拔营尽赴之。经枫林廊下，高山壁立，羊腸仄径数十里，天險也。乡民預置滾木礮石于山上，賊前队至此不敢进，木石齐下，击杀数千，明觀亦受伤。后队遂踐积尸而过，路桥人聞明觀敗，即焚其居。

溫郡被攻甚危急，幸秦鎮軍适至，力战敗之。秦名如虎，陝西总兵，提督銜額勒亨巴图魯，台、溫、处三郡軍事归其奏办；习战陣，在溫大小十一战皆胜，溫郡賴以保全。賊敗逃，陆续经乐清，乡兵擒之，問知为黃、太人即杀，恨其甘心投賊，残邻县以自肥也。若战敗而被擄胁者，往往原之，削其髮，纵之去。太平投賊者先后万余，生还者寥寥，則死于乐清、溫郡者不知数千矣。

三月十一，賊武政司杜某至太，帶兵百余人，城中大恐。杜为主将

李尚揚所信用，及至，大作威虐，凌逼監軍，賄之乃免。率兵闖城，乘馬，衣黃羽毛袍，鞋底厚二寸余，頭戴麥杆帽，鼓吹而過，見者失笑。至次日，城中喧傳王玉兰進城，杜乃懼惶遽回黃岩，令恩賞將軍送之。

十二，長輿李小亭揚言進城。李本博徒無賴，不能自存，降賊封附天侯。回家娶妻，欲震耀鄉里，親識皆饋羊酒以迎合其意。在新河招兵千余，賊遣頭目四人，分領其眾。小亭行偽文，到處索飯費。

十三，兵數百至鷄鳴、紫泉派飯，居民不服，殺其下數十。小亭遂率兵大至，焚民居，烟焰竟日漲天。

十四，林振揚率鄉兵万余與戰，敗歸，被殺者一人。小亭遂于十七日領眾數千，自新河經箬橫、石橋、大閩、隘頑，赴玉環多頓大殺掠。直趨楚門，不能過江，復折回，由大球江下，始赴乐清。沿途被擾，不堪其苦。玉環州江北二月間林振揚已率之投降，立監軍，林以功進檢點矣。不意賊兵復肆擾玉環，人怨監軍，監軍訴賊會，不敢歸家。

是時太邑城鄉連日震恐，居民喘息未定，復避患不遑矣。黃岩賊將日遣人來索米及門牌費。自二月至三月半，日解米五十挑，荒年搜括，米價每斗驟增至七百余。賊以門牌數萬張付林振揚，令其按戶索錢，限辦銀二萬兩，至是措繳不及半而民財殫矣。

三月十五，賊將從黃岩拔營赴乐清，留監軍于黃岩，索繳門牌費。遣呂會率兵八百余來太平鎮守。城中婦女老幼，逃避一空，器具亦紛紛移出。賊封大屋為官署，呂賊館縣西王宅。大頭目四人，崔賊館中司前陳卦初宅，王賊館南門藩相第，西門賊館王欽第宅，北門賊館張宅，又有差官館大街梁宅。四門內各店，占為兵房。頭目四人而外，雜職五十余人，衣工曰典衣、曰典袍、典裘，鐵匠曰典鐵，名類甚多。秩與侯同，皆稱大人，全無上下之別。即掌生殺之權者，與下人嬉戲輕褻而無威嚴。官職尊者自稱兄，呼卑者為弟。文書上寫“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年月日”。取湖縵女衣改作短袄，窄其袖，短僅及腰。嚴冬亦穿絹袴，赤其足。有官職者或穿紅鞋，髮辮盤作髻，大紅辮繩重觔余，或五色繩，頭插銀梳，以銀索綰于胸。每日費約五十千，米數十挑。

賊戰則人多，守則人少。守太者八百余，以童子數百充數。壯者龍游人為多，皆被擄不得已而從之。在太未匝月，逃者數百。初至，于城

隍庙演戏三日，夜不敢演，恐图之者混迹其中也。好纷纷改作，尽毁神庙，惟圣庙及朱子庙无损。将造礼拜堂，未果。城上女墙，塞以砖石，仅留枪孔。设木厂，夜令人宿其上，轮流击柝。城门外环筑短垣，高仅及身，垣留枪孔，外狭内阔。两旁立柵，以时启闭。城门内亦三面树柵，每门以兵数人守之。不准居民移器具出城，米则升合不许出门矣。以白藤作圈数千，諒欲于城上挂滚木礮石者；城中人疑其擄人，将以圈套头颈，惊惧特甚。而贼自来至去，此圈终未用也。

贼终日无事，嬉戏街上，与人交易甚公平。有取醋而不给钱者，店主诉诸头目，即斩以殉。入人家不妄取器物。贼曾颇知弹压，而人终畏之不敢近。无耻之徒，间有乐与往来，以巧便宜者。贼于大街开点心店，卖馄饨，作法胜本地；办酒菜价与本地同；亦有屠户卖肉，买卖俱公平。城中居人寥寥，闲街曲巷，绝罕人迹，门皆昼闭，白日若惨淡无光也。

吕贼之来镇守也，其部曲皆以三月十六日至。吕曾留监军于黄岩，索缴门牌费五千元；又索各军帅及监军贄见千二百元。俟费缴足，于四月初三日乃与监军同来。期既定，预邀绅士往迓。太平师、旅帅皆绅士为之。吕贼专务虚名，籠络文士，貌加敬礼，接见时吟诗属和，甚相得。誉之则喜，妄自矜夸，沐猴而冠，可笑人也。至之日，吕贼坐黄呢轿，袍褂皆黄绣金龙，繖亦绣龙。屋加采繪，柱画金龙。以镇守兵少，心恒惴惴，移大街市积于南门外，百姓出入，俱验腰牌，稽查严密，惟恐偵察者漏迹其中。議加田粮銀米，监军阻之而止。将军林振揚二月間招降玉环，进职检点，及吕贼至，进封忠天侯。大門对联云：“台嶽鍾人杰；文昌耀将星。”中堂对云：“体造物之中和，聊作蒼生霖雨；沐新朝之德澤，敢承調鼎盐梅。”送吕贼对云：“祖謙特佐兴朝事业，尙父同垂盛世功助。”又一联云：“育养万姓，参贄地天；义律三軍，伯仲伊吕。”首尾嵌“育天义吕”四字。又贼官经政司姓司徒，至太催粮，升一級坐任，用米糕数盘拜天地。又遙謝贼曾恩。属李錦蓮写楹联，李用硃笔，大书黄紙，句云：“百年天地迴元气；一統山河定太平。”又一联云：“除暴安良，百八庄咸沾德澤；灭滿兴汉，十二年共乐昇平。”語极狂悖。廩生裴瑗之弟，年十五六，恩賞将军林崇有携以见吕。作文半篇，



呂悅之，以黃帕纏其肩，予以官職，收為義兒；行通衢，令人共見。孔傳有之子，亦拜頭目王姓為義父。

呂賊至太平，甫五日，輒聞警報。時臨、黃、仙三縣鄉團共起擊賊，呂聞而大懼，自出巡城。至南門，立視久之。至北門，頓足長嘆，私謂其下曰：“城不可守，南北城外山甚逼近，若有知兵法者，于山半置大炮，向城攻擊，則城內無置身之地矣。”屢使人至樂清請援兵，不知樂清之賊，早拔營盡赴溫溪矣。援兵不至，太平人私相慶，知賊近日必遁也。

初九日，天仙鄉兵攻郡城，髮匪遁。先是，正月十四臨海西南鄉紳民起義攻府城，直逼城下。相持三晝夜，不克。至是合天、仙兵力，始克之。

初十日，黃岩亦克復。呂曾於是日納妻置酒高會。至次日，聞信大懼，申剡拔營遁。賊將行，無賴入其館取器物，賊亦不之禁，蓋心胆俱寒矣。呂賊初至，鄉官皆庭謁，人欲予入見之，余不從。越數日，遣其婿崔某至余家，余避不見。逾數日，又來。余臥未起，崔語予五子云：“日晡時，煩尊翁在家少待。”及午後，警報迭至，崔促裝欲行，不暇及此矣。賊去數日，客告余曰：“呂賊欲以招致文士，博虛名，太平庠士皆被其愚，晨夕進見拜跪賊庭，不以為恥。不肖之徒，復迎合其意，以足下及趙八愚兩人姓名荐進。呂曰：‘我先遣人請之，若再三不來，則遣兵擒之！’計已定，使人送名帖將召八愚，而報至緊急，已欲拔營矣。”予之未觸賊怒，殆有天幸。

呂賊以黃岩敗賊俱入樂清，決計從之，一夕而達紅橋。所經太平地，秋毫無犯，至樂清界則騷矣。攜一童子，問知為太平人，衣以新衣，并贈手劍，遣人送歸，曰：“太平人待我厚，我亦不忍薄待汝也。”

仙居克復，吳玉叔為首功。玉叔名琮，己未副貢，其父為賊所殺，玉叔欲報仇，乃佯從賊。賊以王雲屏名翰英，貢生為監軍，以玉叔為將軍。玉叔為賊催四鄉銀米甚辛勤，賊信任之。每得米百石，必留二三十石于家，銀亦如之，預備團兵糧餉。賊每破縣，先令各村庄納銀，曰進貢。有數大庄人最強悍，玉叔往與紳董定謀，故抗拒不納銀，以激賊怒。賊欲令玉叔往催取。玉叔曰：“言之再三，終不見听，此非我口舌所能挽回也。宜臨以兵威。”賊信之。時仙居鎮守賊匪皆在城，屯爬灘者三千，

議分爬滩兵一半往。玉叔曰：“彼处多团勇，非尽往，彼不知惧也。但不可逞焚杀耳。”賊喜，如其言。将至村，村中耆老出迎，願献銀。賊索重賄，村人以甘言求減，家家备酒款留。分賊兵至各村，一村之中，分数十家，一家之中，分坐数处。举炮为号，团勇齐奋力，两人杀一賊，三千无孑遺焉。即取其旗帜，服其衣袴以攻城。城中认为同党，开门納之，入城即奋杀，賊惊潰。经一村則村人突出，截其后队而杀之。经数十里，截杀殆尽。玉叔取賊酋之首以祭父，人皆服其能。

仙居既复，遂約天台团勇同攻郡城，亦克复。黄岩陶宝登、周大統、管老五、敖三等，亦围县城，力攻数日，賊遁。乐清陶宝登既复县城，至路桥索粮餉，令为乡官者納銀贖罪，不从則擒治之。遣兵擒陈正选。乡人素德正选，群起攻宝登。宝登援兵至，遂焚正选家。蔡子珊先遁，焚其家及后蔡数十家。将至太平索餉，阻之乃止。賊既去，監軍忠天侯恩賞將軍俱避出乡；越数日，城中耆老迎監軍归。宁海之賊于十六日拔营遁，台州六邑俱克复。

宁波府六县之賊，被紅毛人攻击，大敗远窜，宁波全府亦克复。

四月二十七賊攻瑞安，薄城下。适有团勇万余进县，賊聞之，恐夹攻，遂解围。值大雨大雾，团勇截其去路，城中亦出兵合击之，大破，杀賊三千余。

初一日，拔营赴青田。

呂賊去后，城乡紳士請周学师名炳勳，字竹年，杭州人，丁酉副貢入报克复。逾数日，仰少府朝瑜字怀之、錢县佐錫庚字咏秋、姚广文琇字师竹，湖州人，周巡宰听鈞字乐仲，南京人、张守戎贊成字梧生，兰谿人，先后回太平。至六月，藍参戎新浩字养軒，定海人亦至，惟吳邑侯奎祥，字墨鈴竟不返。紳士稟溫处道支方廉求委高大令樾材字朱門到太暫署邑事。高前曾任太平，得民心，是时在溫郡带勇剿賊，不能来。王冠山鎮軍委史孝善为县令，黄岩张鎮軍又委程龙光来，溫处道支又委馬心奎来，一县三令，史乃去。两令并掌县事，設厂平糶。各乡地匪复有出而梗道者。府尊韓命程摄邑篆，馬令回溫。未几正任县尊黃湛瑩，广东举人亦至。黃由京放，辛酉秋到省，甫出省城而省城陷。黃公避賊居嵎县西乡，潜行至天台，居潘晓江家。潘前在京朝考，曾相识也。賊退，到府稟見。韓府尊为請于本道

給木刻印信到任，新撫軍調之赴衢驗看。馬心奎復至攝邑篆。

### 雜記

仙居克復後，四月杪有賊三千突至，鄉團奮勇擊殺數十人。擒數人訊之，乃台人投賊者，紳董諭以禍福，縱之歸。令勸其同黨三千人，即時解散，薙髮還鄉里。

賊攻溫州不破，退屯青田。七月，秦鎮軍如虎復處州各處，賊勢頓衰。太平巨匪徐大度、林光發、李小亨等俱逃回。

壬戌八月，橫河人殺和尚三及其同黨一人，首級解縣；生擒其黨一人，送縣，次日正法。焚其居，黨羽解散。

閩八月十六，新河西門陶姓者殺戴才透。才透與和尚三，十八黨中首匪也，大度與同黨，各率眾至新河，為才透報仇，殺數人。

十一月初十，營兵獲李小亨。小亨上年陷紹興，至壬戌四五月間賊勢頓衰，乃逃回，匿毛昌大家，至是于阮喬僧寺獲之。十八日正法，梟首示眾，大快人心。

黃岩岱石廟神素顯應，每歲祈夢士女雲集。賊至廟輒頭痛目眩，不能入廟門，近廟數村皆獲安堵。廟離城甚遠，縣城隍塑象不知何時至廟中，端坐案前。是時城中焚殺甚慘，誰暇奉神象以出，豈神自擇善地避患耶？見者莫不驚異。

黃岩店頭大士廟賊入欲毀佛像，一賊發狂坐燈山上怒詈曰：“鼠輩穢污吾地，不速去，禍立至。”賊懼下拜。佛限以時日，須盡拔營去。

癸亥七月二十七日，梁國源偕外委李鳳鳴等槍斃王玉兰，斬首梟示。甲子歲除夕，官兵殺黃岩巨匪管老五。乙丑歲殺梁國源。丙寅六月二十五，黃岩營兵擒徐大度，送郡梟首。巨匪略盡。

### 避亂記

十一年十月，紹郡全陷。胡侍衛紫庭、王鎮軍冠山，先後敗入台，知賊必入台矣。預寄衣服出鄉，道阻難行，擇人衛送。及天台陷，軍報益緊急。二十五日遣眷出門，兩嫂及三子夫婦兩侄女皆往烏根。次日長媳携子女赴母家。十一月初四，五子隨母赴喬環。初七由喬環轉避

入南山，地隶玉环近海。是夜海賊至臨門，惊甚。幸數村丁壯擒賊八名，賊乞命，立信誓，乃纵之。

予与长男初八日早晨起，土匪閉城門不得出。巳刻，土匪遁至蕭村，被截击，城中团勇杀三人于十字街，皆土匪之失群者。移时又获一人，衣上有大度印給執照。团勇持刀奔告予，急欲杀之，予即随往劝阻，必訊实乃杀，至則已杀矣。乃与长男踰城出，至大閩道梗，宿姆岭下。是日大閩吳氏杀子风，并攻长沙地匪曾附子风，与吳氏执，且截路搶夺杀一人，焚其庐。次日道通至香环。初十午后入南山。十一近地械斗杀人，南山惊恐，居民悉移器具。逾时，事旋定，宿张家。

长髮于是日经香环，民家备飯，幸无扰。十三午后，与內人及两男俱回香环。至十二月二十二，予与五子归家，次日三子夫妇随二孀自烏根归。二十四，喧传黄岩长髮千余至。二十五，令五子送孀母至香环，三子妇亦归母家。幸长髮不果来。五子以予与三子在家岑寂，二十八日冒雨归，衣上冰簌簌有声，相对愴然。除夕大雪，各鋪戶俱閉，人家門亦不启，四街人迹蕭条甚矣，乃令两男熾炭于炉，扫雪烹茶，以消严寒。

壬戌正月元旦，雪霽，立門外移时，不見一人，人家俱未換桃符，庆弔亦不相往来矣。但見积雪皚皚，日薄无色，凄凉特甚。初三巳刻雪，初五夜复雪。自二十八至此俱极寒，草木着雨，輒結为冰，微风动搖，声如戛玉。至初六立春，始不冰矣。二月朔巳刻雨，午刻霰，申刻雪，餘寒犹凜凜也。初五眷属皆归家。

三月十一聞李小亨将率众自新河起程赴玉环，道出香环。予一家衣服尚寄香环，恐賊过肆掠，欲他徙已无及矣。予平昔有疑莫决，祷于灶君，无不立应，是夜焚香肅拜，得詩云：“衣食从来有定緣，强求强取莫能全，仓箱本是君家物，何必劳心被利牵。”次日小亨出兵，前队馬某，率數十人直趋香环；中后队为鸡鳴居民截击，仍回新河，率全軍与战，焚掠而回。馬某在香环，四面近村团勇将环而攻之，香环居民力阻得免，馬某深德之。逾数日，大队数千沿途紛扰，惟香环秋毫无犯。十五复令眷口出城，分寄戚属，以吕賊鉦守兵至也。女孙与孙适出疹，襁負以出，东风甚劲，深愴余怀。內人出城数日，复回家，欲遣五子出

避，屢促之不肯行，曰：“出門市物以供食用，賊在城往來滿街，人慮其驅擄丁壯，几弗顧也。”

四月三日呂賊至。予夜祈籤于灶君，問何時得免驚擾，詩云：“運蹇時乖屢咄嗟，尙期安守秘英華，一朝撥霧天重睹，枯木逢春自見花。”初十夜復卜賊去留，詩云：“魚性躍，鳶性飛，不躍不飛，恐蹈危機。”我知賊不能凭城拒守矣。次日果遁。

### 夏寶慶

寶慶，黃岩巨棍，與臨海桂大五、太平李大六齊名。咸豐初，長髮亂，官募鄉勇，桂大五、李大六以控省案，多不敢往，惟寶慶出應募。未几，桂大五為仇家擒解至縣，立長橢中，釘其足，數日斃。大六兄弟俱為官兵所擒斬。寶慶在軍帶勇數百，日以搶掠為事，遂至富。夤緣冒功，官至都司，授寧波參將。在外久，妻有丑聲。乃納妾構宅居焉。置腴田五百畝。咸豐十年，長髮破杭州，寶慶以失守擬正法，逃歸，時慮官兵之掩執也。

十一年長髮至天台，寶慶潛降。與黃、太兩縣巨匪會飲于新河，結為兄弟，號十八黨，聲言招兵守台州，實欲占踞也。十一月初旬，長髮至太平，先一日與徐大度、毛昌大、蔣國興等糾眾至縣城，劫掠一空。長髮至，又隨之入。次日知各鄉團勇將攻城，即遁歸，入見賊酋李世賢，世賢索其妻子為質，為賊招陶寶登降。未几寶登逃，世賢怒，乘夜使人斬之，并殺其妻子及其隊下數百。聞者稱快。

### 高子風

高子風，少字紫封，初名景山，改名騫。居中園，家無譜牒宗祠，莫詳其先代。其祖若父及兄弟生平行事，人所共睹，故紀之以明降殃之故，垂后世炯戒也。

其曾祖，專以詐騙為生涯，一出門各色頂戴具備，冒為官府，以竊取財物，人呼高豁。其祖汝金，習拳勇，包管訟事，致小康。捐監生，以犯法黜，受其害以致斃者十六人。三入囹圄，以口辯得脫，死牖下。

子風父雲路，叔雲衢。雲衢無后，子風嗣。雲路弱冠為監生，父死，

亦事包訟，凡邑令初至，必搜求利寶以博其歡。及其卸篆，挾制百端，罔不怨恨。粵東馮侶笙名錫鏞，戊子、乙丑聯捷以名進士為邑宰，奉檄赴滇購銅，囑雲路向柳少坡借銀二百，銀入云路手即化去。事覺，柳不得已，再貸與馮。雲路慚，反出惡言，馮聞而切齒。及再至，雲路懼，乃與玉環林芷生訂婚，隨赴山西任所；與其長子不相得，數月即歸。歸而窘甚，房屋半售與人矣。越數年，子誥（即子高）入武庠，子風倩周楷人作文，亦入郡庠。邑侯至，輒投契，言無不從。李枚臣宗讓，湖南舉人宰太時，高氏勢益赫赫。邑有茂才王某，性腐且僻，妻有微疾，母家遣童子來視，具食延之。茂才自外至，心疑妻，伺童子出，持刃隨其后，至僻處，力砍之，童墮廁中，斫其首數十刃，負痛歸，數日斃。童父鳴諸官，茂才傾資付雲路，以賄免抵。案內波及者皆傾產。雲路得洋數千。童子母鼻上訴京省，被控者復囑布賄，有余資悉入己手，上訴者無如何也。自是遇命案輒以免抵索重賄，視家之丰嗇為重輕，冤莫伸者七八人。雲路乃買田造屋，成富翁矣。甲寅海溢，漂沒數千人，存者覓食維艱。官勸富家賑飢，及請獎，掠人之美歸己，子風得同知銜，子誥得都司，富家俱不得與焉。雲路亦加級請封，得三品銜矣。

庚申，雲路死。子誥在省應武鄉試。長髮圍杭州，子誥請于撫軍，願率武生助戰，城陷几死，得逃歸。歸而與黃、太巨匪結黨拜盟，號十八黨。招無賴為鄉勇，以作爪牙。包訟則官莫敢違，索賄則人莫敢抗，稍拂其意，即遣鄉勇往辱詈之。欺凌良弱，道路以目。乘轎出門，執械擁衛者數十。奔走門下願為假子者接踵。將一年而積資巨萬，放債造屋，糾合戲班，聲名震遠近。辛酉十月初九，早起忽死，身黑如墨。蓋數日之前，早得惡夢，欲改前銜已無及矣。

子風效弟之所為，交匪徒，蓄鄉勇。十月之杪，長髮陷天台、臨海，將及黃岩，子風與夏寶慶、徐大度等以弔喪為名，聚眾據县城，索富戶，俟賊至而降，得官如反掌耳。

十一月初六夜，大度以數百人至城中，門不啟，子風使三弟至西門梯以入。索当店錢二百緡，遣人取至千緡猶不足。次日早晨，子風家鄉勇開北門，眾涌入即掠。子風不能禁，恐致眾怒，夜半携眷出。初九午刻至大閭村，人斬其馬足而擒殺之，投首于廁，尸為犬食。其婿

至橫古塘，人誤認為子風三弟，斫為數段。蕭村人入城，盡焚其廬，其家大小衣物悉為他人奪取，不能復返故鄉矣。

豪橫三世，殄滅一朝，盈滿為災，即高氏可鑑也。詩曰：君子有穀貽孫子，蓋強為善以為長久之計哉。

小書巢外史曰：高氏之盛也，趨炎附勢者惟恐不能親暱，納資門下，願為義子義孫者甚眾，非惟覲面逢迎之，背面亦艷羨之。及其敗也，則攫奪之者即前日逢迎之人，訕笑之者即前艷羨之人，一轉瞬間而离合向背頓殊矣。噫！

子風被殺後，其母高陳氏為子報仇，屢控吳振廷貪財害命。丙寅七月，知府劉璈訊之，笞其抱告高宝宝千二百，枷之通衢，令交出逆屬高子良子風之弟方開釋。屋基一片，田七十畝，俱沒入官。

### 趙隆時

趙隆時冠輿人。已革貢生步雲之子。步雲生十四女，晚得隆時，夫婦鍾愛之，不加檢束。稍長，遂橫恣，無賴子日奔走門下，凡事迎合其意。家僅中貲，不足供揮霍。其堂兄弟隆才，著名巨棍也，隆時倚之如左右手。長髮陷郡縣，出示招安之後，禁地匪綦嚴，北軍帥叶一山夜率兵入隆才家親縛而斬之。隆時怒，即招兵欲投長髮，以攻一山，謀泄，故一山得預防焉。壬戌二月，聚眾千余，糧不給，其嫡堂兄弟家富有積粟，遣眾往取焉；兄弟不能堪，陰圖中傷之。長髮寇乐清，出入由大溪，地方苦于供給，隆時復加苛派，村庄皆怨。

逾數日，躬赴黃岩，求長髮給印信。乘機圖之者已密布，賄于主將任用之人，執而訊之，嚴刑乃伏，即斬之。長髮使人舁其首，至大溪，鳴鉦前呼以殉于眾，竿懸通衢。焚其屋數楹，并殺其黨戚金松。

### 李于治

李于治長輿人。例貢生，守第之子。其曾祖仕為知府，曾出使安南，歸裝丰贍，家藏多異國物，邑中推望族且久富。守第兄守箴，性慳吝，開當舖，家益饒。守第好揮霍，嘗以二百金造一棺，雕鏤施金彩，棺成鳴鉦鼓徧舁通衢，大開筵宴，費盡二百金而后已。于治無兄弟，父母

溺愛之，不加防檢，好擣蕪、狎娼妓，家遂中落。父死益无忌憚，不孝于母，稍拂其意，即击毀器物，使母忍气不敢言。亲戚以其揮金如土，复阻为逢迎，阴加摧算，往来数岁，腴田数頃，尽入其手。又慫恿之，令以房屋售于伯父。伯父以于治比屋而居，每岁賭負累累，必来强貸，至是利其远居，乃以重值购之。于治迁居入城，未及一年，与人拘訟，患差扰，复居长輿。結交匪类，以拔人勒贖为生涯。

辛酉十一月初六夜，与子重光，率匪数十，随大度进城。次日早晨搶当店，其从人皆掠取衣服，于治独得銀器一箱，入靜室闔門，父子分而藏焉。午后，其党毛昌大、蔣国兴等皆至，重光大喜，头裹紅綾，插金花执刀跳跃，自鳴得意。是夜四更，开东門遁。至蕭村，村人执之，有相识者为之排解，許以洋四十元，方释之。于治誑其相识者曰，仓猝无銀洋，煩为照应。执之者虑他日不踐言，搜其身得銀器，足抵八百金。大怒曰：“尔身挾重資，犹欲以空言了事，杀汝，銀器將焉往。”遂斬之，纵其子归。

长髮之乱，其匪类之大劫歟！就吾邑論之，为长髮所杀者曾无几人；皆邑人自杀之耳。或从掠县城而被杀，或扰害本庄而見杀，死者数百，初未聞有一人言其冤者，則公論之不容久矣。人怨归之，即天怨及之，故虽納賄强寇，地方幸全，而踊跃从賊，如蛾赴火，生还落落，則暴骨异乡，殆将万人。造物不啻一一选择之，驅遣之，使群驅絕地也。信乎劫数之难逃也。吁！死于本地者如此，則死于异地者可知。吾邑之死者如此，則他邑之死者可知。淘淘好乱，孰知适自戕其生哉。鉴观有赫，报应維昭，有損人利己之心，难以免于今之世矣！故君子以不貪为宝。



## 太平軍克復浙江各县日表

佚名

**說明：**这份稿本，系1954年4月赵学敏先生捐贈給浙江文管会的。原稿前半部記載太平軍克復与退出浙江各府州县的日期，后半部杂录左宗棠的丧事（与太平天国史事无关）。今选录前半部，据内容标名。此稿为清政府所造的清册底稿，用語完全为清方反动立場。文中所謂“失守”，即太平軍克復；所謂“克復”，即太平軍退出，清軍重新占据。文中各府州县的排列次序，全系按照清政府的行政区域。以本文对照浙江省各县大部分的方志，所記日期大体符合，只有少数略有出入。我认为本文可供研究太平天国史者参考，至少可以作为检查太平軍在浙江行动的工具使用，故照原文录出。并为讀者方便，据罗尔纲先生的《天历考及天历与阴历对照表》，在每一日期之后，注明公历和太平天历；在县名之下酌注全名或今名。

浙江省文管会 刘永长

为查送事，今將浙江省杭、处等十一府属各厅州县城池賊匪以来失守克復年月日期查明，造具清册，呈請查察施行，須至书者。

### 杭州府属：

				公 元	太平天历
仁、錢二县 (仁和、錢塘)	咸丰	十年	二月廿七日失守	1860. 3.19	庚申10. 2. 9
		是年	三月初三日克復	1860. 3.24	庚申10. 2.14
		十一年	十一月廿八日复失	1861.12.29.	辛酉11.11.19
	同治	三年	二月廿四日克復	1864. 3.31	甲子14. 2.18
海 宁 州	咸丰	十一年	十二月初二日失守	1862. 1. 1	辛酉11.11.22
	同治	二年	十二月廿七日克復	1864. 2. 4	癸开13.12.23
富 阳 县	咸丰	十年	十月初八日失守	1860.11.20	庚申10.10.11
		是年	十一月十一日克復	1860.12.22	庚申10.11.13
		十一年	十月十三日复失	1861.11.15	辛酉11.10. 5
	同治	二年	八月初八日克復	1863. 9.20	癸开13. 8. 8
餘 杭 县	咸丰	十一年	九月十七日失守	1861.10.20	辛酉11. 9.10
	同治	三年	二月廿四日克復	1864. 3.31	甲子14. 2.18

临安县	咸丰十一年	九月十六日失守	1861.10.19	辛酉11. 9. 9
	同治二年	八月十二日克复	1863. 9.24	癸开13. 8.12
新城县 (今新登)	咸丰十年	十月初四日失守	1860.11.16	庚申10.10. 7
	是年	十月十一日克复	1860.11.23	庚申10.10.14
		十二月初十日复失	1861. 1.20	庚申10.12.11
	十一年	二月初七日克复	1861. 3.17	辛酉11. 2. 6
	十一年	九月十一日复失	1861.10.14	辛酉11. 9. 4
	同治二年	二月初三日克复	1863. 3.21	癸开13. 2. 8
於潜县	咸丰十年	六月十一日失守	1860. 7.28	庚申10. 6.18
	是年	六月十六日克复	1860. 8. 2	庚申10. 6.23
	本年	十二月初五日复失	1861. 1.15	庚申10.12. 6
	十一年	六月廿六日克复	1861. 8. 2	辛酉11. 6.22
	同治元年	三月廿九日复失	1862. 4.27	壬戌12. 3.16
	二年	二月十二日克复	1863. 3.30	癸开13. 2.17
昌化县	咸丰十年	閏三月初三日失守	1860. 4.23	庚申10. 3.14
	是年	六月十五日克复	1860. 8. 1	庚申10. 6.22
	是年	十月十二日又失	1860.11.24	庚申10.10.15
	同治元年	四月廿四日克复	1862. 5.22	壬戌12. 4.10

## 嘉兴府属:

嘉、秀二县 (嘉兴、秀水)	咸丰十一年	四月廿六日失守	1861. 6. 4	辛酉11. 4.24
	同治三年	二月十八日克复	1864. 3.25	甲子14. 2.12
嘉善县	咸丰十年	七月十二日失守	1860. 8.28	庚申10. 7.19
	本年	同月十五日克复	1860. 8.31	庚申10. 7.22
	本年	八月十五日复失	1860. 9.29	庚申10. 8.20
	同治二年	十一月廿八日克复	1864. 1. 7	癸开13.11.26
海盐县	咸丰十一年	二月廿七日失守	1861. 4. 6	辛酉11. 2.26
		廿九日克复	1861. 4. 8	辛酉11. 2.28
		三月初八日复失	1861. 4.17	辛酉11. 3. 7
	同治二年	十一月十二日克复	1863.12.22	癸开13.11.10

海盐县属 澈浦城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失守	1862. 1. 8	辛酉11.11.29
	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克复	1863.12.22	癸开13.11.10
平湖县	咸丰十年七月十五日失守	1860. 8.31	庚申10. 7.22
	十八日克复	1860. 9. 3	庚申10. 7.25
	八月初五日复失	1860. 9.19	庚申10. 8.10
	十八日又克复	1860.10. 2	庚申10. 8.23
	十一年三月初九日复失	1861. 4.18	辛酉11. 3. 8
同治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克复	1863.12.18	癸开13.11. 6	
平湖县属 乍浦城	咸丰十一年三月初九日失守	1861. 4.18	辛酉11. 3. 8
	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七日克复	1863.12.17	癸开13.11. 5
石門县	咸丰十年七月廿五日失守	1860. 9.10	庚申10. 8. 1
	八月初三日克复	1860. 9.17	庚申10: 8. 8
	十一年二月廿四日复失	1861. 4. 3	辛酉11. 2.23
	同治三年三月初五日克复	1864. 4.10	甲子14. 2.28
桐乡县	咸丰十年七月廿六日失守	1860. 9.11	庚申10. 8. 2
	同治三年正月初八日克复	1864. 2.15	甲子14. 1. 4

## 湖州府属:

湖州府城	同治元年五月初三日失守	1862. 5.30	壬戌12. 4.18
	三年七月廿七日克复	1864. 8.28	甲子14. 7.46
长兴县	咸丰十一年五月初六日失守	1861. 6.13	辛酉11. 5. 3
	十二日克复	1861. 6.19	辛酉11. 5. 9
	本年十二月初六日复失	1862. 1. 5	辛酉11.11.26
	同治三年五月廿四日克复	1864. 6.27	甲子14. 5.15
德清县	咸丰十年二月廿六日失守	1860. 3.18	庚申10. 2. 8
	廿八日克复	1860. 3.20	庚申10. 2.10
	十一年四月廿一日复失	1860. 6.10	庚申10. 5. 1
同治三年三月初六日克复	1864. 4.11	甲子14. 2.29	
武康县	咸丰十一年九月廿日失守	1861.10.23	辛酉11. 9.13
	同治三年三月初四日克复	1864. 4. 9	甲子14. 2.27

安吉县	咸丰	十年	二月初八日失守	1860. 2.29	庚申10. 1.21
		十一年	四月十五日克复	1861. 5.24	辛酉11. 4.13
	同治	三年	八月廿九日复失	1861.10. 3	辛酉11. 8.23
			七月廿八日克复	1864. 8.29	甲子14. 7.17
孝丰县	咸丰	十年	三月初一日失守	1860. 3.22	庚申10. 2.12
			初八日克复	1860. 3.29	庚申10. 2.19
	十一年	二月廿五日复失	1861. 4. 4	辛酉11. 2.24	
		四月十四日克复	1861. 5.23	辛酉11. 4.12	
		九月初九日复失	1861.10.12	辛酉11. 9. 2	
同治	三年	六月初四日克复	1864. 7. 7	甲子14. 5.25	

## 宁波府属:

鄞县	咸丰	十一年	十一月初八日失守	1861.12. 9	辛酉11.10.29
			同治	元年	四月十二日克复
慈谿县	咸丰	十一年	十月廿六日失守	1861.11.28	辛酉11.10.18
			同治	元年	四月十二日克复
				八月廿五日复失	1862. 9.18
廿八日克复				1862. 9.21	壬戌 8.10
奉化县	咸丰	十一年	十月廿四日失守	1861.11.26	辛酉11.10.16
			同治	元年	四月十三日克复
				八月十八日复失	1862. 9.11
閏八月十七日克复				1862.10.10	壬戌 8.29
镇海县	咸丰	十一年	十一月初六日失守	1861.12. 7	辛酉11.10.27
			同治	元年	四月初九日克复
象山县	咸丰	十一年	十一月十五日失守	1861.12.16	辛酉11.11. 6
			同治	元年	四月十五日克复

定海厅(缺)

## 绍兴府属:

山、会二县 (山阴、会稽)	咸丰	十一年	九月廿九日失守	1861.11. 1	辛酉11. 9.22
------------------	----	-----	---------	------------	------------

	同治二年	正月廿六日克复	1863. 3.15	癸开13. 2. 2
蕭山县	咸丰十一年	九月廿四日失守	1861.10.27	辛酉11. 9.17
	同治二年	二月初二日克复	1863. 3.20	癸开13. 2. 7
諸暨县	咸丰十一年	九月廿四日失守	1861 10.27	辛酉11. 9.17
	同治二年	正月廿二日克复	1863. 3.11	癸开13. 1.29
餘姚县	咸丰十一年	一月廿二日失守	1861. 3. 3	辛酉11. 1.23
	同治元年	七月初七日克复	1862. 8. 2	壬戌12. 6.21
上虞县	咸丰十一年	十月廿一日失守	1861.11.23	辛酉11.10.13
	同治元年	十月初一日克复	1862.11.22	壬戌12.10.11
新昌县	咸丰十一年	十月初十日失守	1861.11.12	辛酉11.10. 2
	同治元年	十月初六日克复	1862.11.27	壬戌12.10.16
嵊县	咸丰十一年	十月初七日失守	1861.11. 9	辛酉11. 9.30
	同治元年	十月初五日克复	1862.11.26	壬戌12.10.15

#### 台州府属:

临海县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失守	1861.12. 2	辛酉11.10.22
	同治元年四月初十日克复	1862. 5. 8	壬戌12. 3.27
黄岩县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日失守	1861.12. 7	辛酉11.10.27
	十一日克复	1861.12.12	辛酉11.11. 2
	十七日复失	1861.12.18	辛酉11.11. 8
	同治元年四月初十日克复	1862. 5. 8	壬戌12. 3.27
宁海县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失守	1861.12. 8	辛酉11.10.28
	同治元年四月十五日克复	1862. 5.13	壬戌12. 4. 1
太平县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失守	1861.12. 8	辛酉11.10.28
(今温岭)	十五日克复	1861.12.16	辛酉11.11. 6
	同治元年二月十六日复失	1862. 3.16	壬戌12. 2. 4
	四月十一日克复	1862. 5. 9	壬戌12. 3.28
天台县	咸丰十一年十月廿三日失守	1861.11.25	辛酉11.10.15
	同治元年正月初八日克复	1862. 2. 6	辛酉11.12.27
仙居县	咸丰十一年十月廿七日失守	1861 11.29	辛酉11.10.19

同治 元年 四月初三日克复 1862. 5. 1 壬戌12. 3.20

金华府属:

金 华 县	咸丰十一年	四月十九日失守	1861. 5.28	辛酉11. 4.17
	同治 二年	正月十三日克复	1863. 3. 2	癸开13. 1.20
兰 谿 县	咸丰十一年	四月廿三日失守	1861. 6. 1	辛酉11. 4.21
	同治 二年	正月十二日克复	1863. 3. 1	癸开13. 1.19
东 阳 县	咸丰十一年	八月廿七日失守	1861.10. 1	辛酉11. 8.21
	同治 二年	正月十四日克复	1863. 3. 3	癸开13. 1.21
义 烏 县	咸丰十一年	五月 卅日失守	1861. 7. 7	辛酉11. 5.27
		六月初二日克复	1861. 7. 9	辛酉11. 5.29
		八月初四日复失	1861. 9. 8	辛酉11. 7.29
	同治 二年	正月十八日克复	1863. 3. 7	癸开13. 1.25
永 康 县	咸丰十一年	五月十八日失守	1861. 6.25	辛酉11. 5.15
	同治 二年	正月十三日克复	1863. 3. 2	癸开13. 1.20
武 义 县	咸丰十一年	四月廿三日失守	1861. 6. 1	辛酉11. 4.21
	同治 二年	正月十三日克复	1863. 3. 2	癸开13. 1.20
浦 江 县	咸丰十一年	八月廿三日失守	1861. 9.27	辛酉11. 8.17
	同治 二年	正月十三日克复	1863. 3. 2	癸开13. 1.20

衢州府属:

龙 游 县	咸丰十一年	四月十七日失守	1861. 5.26	辛酉11. 4.15
		十九日克复	1861. 5.28	辛酉11. 4.17
		六月廿二日复失	1861. 7.29	辛酉11. 6.18
	同治 二年	正月十二日克复	1863. 3. 1	庚开13. 1.19
江 山 县	咸丰 十年	十二月初六日失守	1861. 1.16	庚申10.12. 7
	咸丰 十年	十二月廿六日克复	1861. 2. 5	庚申10.12.27
	十一年	三月廿五日又失	1861. 5. 4	辛酉11. 3.24
		四月廿二日克复	1861. 5.31	辛酉11. 4.20
常 山 县	咸丰 十年	十一月初四日失守	1860.12.15	庚申10.11. 6

	十一年	正月初二日克复	1861. 2.11	辛酉11. 1. 3
		三月廿四日又失	1861. 5. 3	辛酉11. 3.23
		四月十六日克复	1861. 5.25	辛酉11. 4.14
		六月初七日又失	1861. 7.14	辛酉11. 6. 3
		廿一日克复	1861. 7.28	辛酉11. 6.17
		八月廿一日又失	1861. 9.25	辛酉11. 8.15
		九月初六日克复	1861.10. 9	辛酉11. 8.29
开化县	咸丰 十年	三月廿五日失守	1860. 4.15	庚申10. 3. 6
	十一年	七月廿八日克复	1861. 9. 2	辛酉11. 7.23
	十一年	八月廿五起三次窜扰	1861. 9.29	辛酉11. 8.19

## 严州府属:

建德县	咸丰 十年	九月初七日失守	1860.10.20	庚申10. 9.11
		十月初七日克复	1860.11.19	庚申10.10.10
	十一年	六月二十日又失	1861. 7.27	辛酉11. 6.16
		廿二日克复	1861. 7.29	辛酉11. 6.18
		九月十七日又失	1861.10.20	辛酉11. 9.10
	同治 元年	十一月十三日克复	1863. 1. 2	壬戌12.11.22
淳安县	咸丰 十年	四月十六日失守	1860. 6. 5	庚申10. 4.26
		五月十八日克复	1860. 7. 6	庚申10. 5.27
		九月初四日又失	1860.10.17	庚申10. 9. 8
	十一年	四月廿八日克复	1861. 6. 6	辛酉11. 4.26
		七月初三日又失	1861. 8. 8	辛酉11. 6.28
	同治 元年	四月廿八日克复	1862. 5.26	壬戌12. 4.14
		六月十三日又失	1862. 7. 9	壬戌12. 5.28
		廿二日克复	1862. 7.18	壬戌12. 6. 6
遂安县	咸丰 十年	三月廿八日失守	1860. 4.18	庚申10. 3. 9
		廿九日克复	1860. 4.19	庚申10. 3.10
	十一年	二月十五日又失	1861. 3.25	辛酉11. 2.14
		廿二日克复	1861. 4. 1	辛酉11. 2.21

		三月廿八日又失	1861. 5. 7	辛酉11. 3.27
		四月初二日克复	1861. 5.11	辛酉11. 3.31
		五月廿五日又失	1861. 7. 2	辛酉11. 5.22
		六月初三日克复	1861. 7.10	辛酉11. 5.30
		七月初四日又失	1861. 8. 9	辛酉11. 6.29
		十二日克复	1861. 8.17	辛酉11. 7. 7
		八月二十日又失	1861. 9.24	辛酉11. 8.14
		九月初二日克复	1861.10. 5	辛酉11. 8.25
寿昌县	咸丰十年	五月十三日失守	1860. 7. 1	庚申10. 5.22
		廿八日克复	1860. 7.16	庚申10. 6. 6
		九月廿八日又失	1860.11.10	庚申10.10. 1
		十月初一日克复	1860.11.13	庚申10.10. 4
	十一年	四月初三日又失	1861. 5.12	辛酉11. 4. 1
	同治元年	又八月十五日克复	1862.10. 8	壬戌12. 8.27
桐庐县	咸丰十一年	九月十七日失守	1861.10.20	辛酉11. 9.10
	同治二年	正月廿九日克复	1863. 3.18	癸开13. 2. 5
分水县	咸丰十年	三月初七日失守	1860. 4.27	庚申10. 3.18
		十三日克复	1860. 5. 3	庚申10. 3.24
		十二月廿九日又失	1861. 2. 8	庚申10.12.30
	十一年	二月初八日克复	1861. 3.18	辛酉11. 2. 7
		九月初七日又失	1861.10.10	辛酉11. 8.30
	同治二年	三月十九日克复	1863. 5. 6	癸开13. 3.24

## 温州府属:

永嘉县	咸丰十一年	八月廿八日金錢 会窜陷即逃	1861.10. 2	辛酉11. 8.22
乐清县	同治元年	二月初八日失守 四月十九日克复	1862. 3. 8	壬戌12. 1.27
			1962. 5.17	壬戌12. 4. 5
瑞安县(缺)				
平阳县	咸丰十一年	十二月初五日失守	1862. 1. 4	辛酉11.11.25



	同治 元年	正月初三日克复	1862. 2. 1	辛酉11.12.22
泰順县(缺)				
玉环县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失守		1861.12.14	辛酉11.11. 4
		十四日克复	1861.12.15	辛酉11.11. 5
处州府属				
丽水县	咸丰十一年	五月十六日失守	1861. 6.23	辛酉11. 5.13
		十八日克复	1861. 6.25	辛酉11. 5.15
		九月十七日又失	1861.10.20	辛酉11. 9.10
	同治 元年	七月十九日克复	1862. 8.14	壬戌12. 7. 3
缙雲县	咸丰十一年	九月廿二日失守	1861.10.25	辛酉11. 9.15
	同治 元年	四月十二日克复	1862. 5.10	壬戌12. 3.29
青田县	同治 元年	正月 廿日失守	1862. 2.18	壬戌12. 1. 9
		五月十三日克复	1862. 6. 9	壬戌12. 4.28
松阳县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失守		1861.12.16	辛酉11.11. 6
	同治 元年	六月二十日克复	1862. 7.16	壬戌12. 6. 4
遂昌县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失守		1861.12.17	辛酉11.11. 7
	同治 元年	二月初九日克复	1862. 3. 9	壬戌12. 1.28
雲和县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失守		1861.12.17	辛酉11.11. 7
	同治 元年	五月十九日克复	1862. 6.15	壬戌12. 5. 4
龙、庆二县(缺)				
(龙泉、庆元)				
景宁县	同治 元年	二月初九日失守	1862. 3. 9	壬戌12. 1.28
		十九日克复	1862. 3.19	壬戌12. 2. 7
		五月十二日又失	1862. 6. 8	壬戌12. 4.27
		十六日克复	1862. 6.12	壬戌12. 5. 1
宣平县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失守		1861.12.14	辛酉11.11. 4
	同治 元年	六月廿二日克复	1862. 7.18	壬戌12. 6. 6

# 貴州号軍的眷黃

徐 沅考釋

**编者按：**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貴州人民起义，几乎普遍于全省。从1854年独山楊元保、桐梓楊风（楊隆喜）起义开始，貴州汉、回、苗等各族人民展开反清斗争，一直继续到1873年。在这些起义队伍中，以白蓮教形式组织的队伍，占很大的数目，統称为号軍。号軍有黃号、白号、紅号、青号几部，白号、黃号两部力量較大。据1855年李元度的稟文說：“貴东数年以來，遍地糜爛，銅（銅仁）、思（思南）、石（石阡）、思（思州）、松（松桃）諸府厅，久为黃、白号盘据出沒之地。……石阡以西数十里內，賊巢环布，以荆竹园为巨巢，以大小屯为門戶。又有罗家岩，板凳場三十余处分巢，皆归荆竹园黃号蕭继盛調遣。又仰承于統領各号伪王朱明月，以教首刘仪順言为断，亦犹楊秀清之于洪秀全也。計石阡境內不下十五六万人，能战者数万。此外，餘庆轎頂山、甕安玉华山、平越上大平皆黃号也。龙泉、湄潭、思南、城头蓋、偏刀水、江家寨諸巢皆白号也。下游五府，界分烏江，有江內、江外之分（南內北外）；思南則曰河东、河西。荆竹园、轎頂山所謂江內賊也。江外黃、白、紅、青四号，亦附明月。上至遵义，下抵龙潭，首尾一气。明月詭称崇禎十二世孙，潜号嗣統三年，年二十三岁。荆竹园北負烏江，賊恃为天塹之固。江外即白号巢穴。”关于号軍的事迹，虽然有一些記載，但是均出于地主階級之手，不仅措辞处处污蔑起义的农民为“賊”为“寇”，而且叙述也多事歪曲。今发现号軍自己的文件，对于研究貴州人民革命的历史，当有很大的帮助。

## 刘仪順刊发的“眷黃”

奉

天承命秦王詔曰：本御乃

大明洪武之后裔，

莊烈皇帝之十世孙也。追念

列宗承緒，兢业維殷，罔敢失墜抑越。

怀宗惕厉忧勤，皇自敬德；而李闖犯順，逆致吳三桂揖盜開門，調引覺羅胡羯奸篡大位。

御家累代越在草莽二百餘年矣。今而玉璽呈祥，圖書獻瑞，天時人事際會于斯。當此胡虜無道，敗壞綱常，悉滅倫紀。弑兄弑叔，天理何存；納姊納姑，良心安在。用夷變夏，衣冠類禽獸之形；隱姓稱名，骨肉等腥羶之習。又以重旗不重漢，滿相專權；顧利不顧名，詮衡暴虐。用是暴斂橫征，庶民之脂膏已竭；賣官鬻爵，士子之誦讀何庸。貪官污吏滿塵寰，群懼豺狼當道；碩士良民遭荼毒，實畏鷹鷂逞殘。所以飢饉頻臨，干戈疊起。督團練，索軍需，誰憐亡身敗家之慘；發倉收、給功照，都是敲骨吸髓之謀。萬民之塗炭已深，四海之毒痛實甚。是以天厭胡德，佑我

皇明，篤生 御

父王于滇池，号称江漢。

御弟神武，建業江南，奄有三吳兩廣之兵，已具六合一統之象。而且南滇雄師進取黔省，西川勁卒將拔成都。今江滇俱已會合，凡忠義久有同心，前後并非虛言，中外敢云聽。殊胡逆不明氣數，未識機關，屢率不教之民，致遭無辜之戮，抗拒天兵，自取燒燬。

御心憫之。且賢愚不一，貪廉雜居，或有奸擄等情，失我蒸民仰望。此已久懷忿怒，概謂法所不容。

本御既奉

天命，當順

天心。上禱

皇天大帝，卜吉興師；下詔率土眾民，從茲勿畏。親統六師，肅申大令，滅此胡黨，宏我漢京。緬二百年之流風善政，自昔維昭；憶十七王之厚澤深仁，于今猶烈。凡我士庶，素食齒德，久服先疇。果能慕義投忱，斷不准傷一人一卒；既已傾心歸極，又誰敢掠一貨一財。各安爾業，各適爾居。兵燹之後，照以陽春。重為盛世良民，復睹

新邦化日。所願智者識時，達人知變。開城納款，格外之寵錫殊深；倒戈前徒，一時之愆尤盡釋。但得悔過自新，定當轉禍為福。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倘仍首鼠兩端，勢必噬臍莫及。況本御心存康濟，念切澄清。体

上天好生之德，法

古聖如傷之仁。只為吊民伐暴，不忍黷武窮兵。出斯民于水火之中，登斯世子衽席之上。旋乾轉坤，鼎新革故。搜盡匈奴支派，驅入蒙古要荒。是

御深表，臣民共諒。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大明江漢八年 月 日 譽黃

### 考 釋

這張譽黃，現存貴州省博物館，系在思南縣三台寺廟內閣樓上發現的。它是太平天國革命時期貴州白號起義軍的文物。文中白號首領自稱明代後裔，由此可見，他們是用滅清復明的口號，號召農民反抗清朝的封建統治。文中所述各地起義軍的情況，又為研究貴州人民起義的歷史提供了資料。總之，這張譽黃是值得重視的史料，僅就個人所知，寫出幾點意見，以供讀者參考：

一、這張譽黃系劉儀順帶領的號軍所刊發。

據《劉儀順供詞》，號軍起義，曾刊發譽黃<sup>①</sup>。

【咸豐】八年七月，又到冷溪劉家住居。遠近號匪皆聞風響應，共推為劉祖祖，皆聽我號令。我立朱明月為嗣統真主，鑄印鑄錢，並刊發譽黃，招聚兵馬數十萬××××數十州縣。苗人亦聽信作亂。

這張譽黃是在三台寺廟內發現的。據地方文獻資料和作者訪聞，1859年（清咸豐九年），起義的號軍攻佔了三台寺。三台寺據點中的號軍，直至1868年（清同治七年），在湘軍進攻下，才告失敗。

① 《關於劉儀順的史料》，見《歷史研究》1956年10月號頁56。

据《清代咸同間思南农民起义史資料录》<sup>①</sup>記載：

咸丰九年 己未 三台寺 黎树塆。

三月二十九日，伪朱王与何大老叛、何老么、刘白鬍子（即刘义順——笔者注）攻三台寺。饒营（清举人饒以爵帶領的地主武装——笔者注）兵败，大胜团齐退申岩，扎营于黎树塆。

同治七年 戊辰 云山寺 官兵营地。

罗家岩、徧場以上賊营地。

……李方伯次青（湘軍將領李元度）又令彭軍門芝亮督章，費两营士卒合蜀軍克城西徧場一帶賊巢。城北大堡各胁从縛元惡乞降。是年，岑头盖之刘义順，姜家寨之何官爷何二老板，南棚周家丫之田修德，张家寨之邓連陞，三台寺回龙营之王懋南，橫岩之田碗香，丁家寨之夏德海，酸枣水之陈老狗，大堡之胡黑二，俱伏誅。其余正法者，不知其名，难以悉數。

三台寺的庙宇房屋经过历年修葺，目前还存在。寺庙周围，当年号軍修砌的石垒遗迹，現在仍然可以概見。三台寺这个号軍的据点，因为是庙宇，沒有像号軍的其他据点一样遭受清軍的破坏，寺庙房屋沒有被焚毀，藏在庙內閣樓上的号軍遺物——耆黃就侥幸地留存下来了。

二、耆黃文中称“秦王”的人就是号軍重要首領张保山。据黎庶昌，《禹門寺筑寨記》<sup>②</sup>說：

后二年（1860年，清咸丰十年——笔者注），新舟場人张保山，本江西賈人子。充团首不法，为遵义县令邓公尔巽所斥，乃往投白号，詭称明代后裔。众惑之，尊立以为伪秦王，总其众，号朱民悅，或称朱王。铸嗣統錢散行，使民坚其信。

据《成山老人自撰年譜》<sup>③</sup>記載：

思州征粮激民变，思南、石阡、湄、婺教匪应之。帕首皆白，称白号。其酋张保山、田应武。

① 抄本，現存思南县人民委员会。

② 轉引自《咸同貴州軍事史》。

③ 轉引自《咸同貴州軍事史》。

据《平黔紀略》<sup>①</sup>記載：

明月本姓张名保山，遵义火烧舟人，以罪徒外。赦回。与刘仪順并起，据鼎山，为白号首。

从以上的記載和前引《刘仪順供詞》中所述“我立朱明月为嗣統真主”綜合起来看，可以判定：张保山是号軍的重要首領。眷黃文中的“秦王”就是张保山的称号。

三、关于眷黃刊发的時間。“眷黃”上标明刊发于“江汉八年”

据《清代咸同間思南农民起义史資料录》咸丰十一年条記載：“刘仪順因获朱明月，改伪号华汉元年。”而这张“眷黃”却用“江汉”年号。1854年（清咸丰四年）由白蓮教在桐梓策动的楊凤起义軍，曾经使用过“江汉”年号，《平黔紀略》咸丰四年条<sup>②</sup>内云：

秋八月，桐梓县賊起。是月，署知府朱右曾甫有所聞，将往按。知县陈泰阶亦頗設備。初六日，賊遽入城，泰阶先遣人賣印至府，坐堂上待賊，賊褫其衣冠，逐之出城，不知所終。右曾始次椽子桥，賊进扼娄山关，詭言受湖北賊信，称江汉元年，更县名兴州，张伪示署元帅、將軍等伪职，迫胁各寨民献粮免焚掠。

又《貴州通志》咸丰四年条内所引桐梓、遵义、仁怀三县訪册中有关楊凤起义的記載均与《平黔紀略》所述大致相同，一致肯定楊凤起义采用“江汉”年号。下面引录記載較詳的《桐梓訪册》<sup>③</sup>：

凤（即楊凤——笔者注）逆于八月初六日率陈京元、曾联魁、孔庆长軍反。攻城，城无居人，陈知县独坐堂上，賊裂衣挾去。城破，凤仍回九坝賊巢，留曾联魁摄理守城事务。舒犬僭称王，建伪号江汉元年，改桐梓为兴州，以凤为都督大元帅。徧张眷黃，豁免三年粮稅，永革加增晒穀，以除民害。又，楊凤布告亦有“都督大元帅楊为奉天承运，吊民伐罪，复明灭清，恢拓鴻基”等語。

据《播变紀略》<sup>④</sup>記載，楊凤起义，改元“姜汉”：

① 轉引自《貴州通志》前事志33，第13頁。

② 轉引自《貴州通志》前事志22第16頁。

③ 《貴州通志》前事志22第18頁。

④ 《近代史資料》1958年第3期第2頁。

四年甲寅(1854年,清咸丰四年)……閏八月朔,賊楊凤叛桐梓,賊陳壽、李時榮并起应之。

凤又名龙喜,桐梓九坝人,身頡而长,少狡猾,为諸賊魁,尝充役于县。一日有妖道謂之曰:“吾閱人多矣,未有如公者,公殆真天子乎。”凤大惊,謝不敢。妖道曰:“自古帝王皆起匹夫,公誠有心,吾助之,天下不难定也。”凤又慮众不附。妖道曰:“吾已求得苏氏子,頗有福相,公于所亲信揚言真主出世,能拜旗起立,得对众試之,其事集矣。”凤于是与所熟巨盜陳壽、李時榮試謀之,果然。寿等皆呼万岁,遂奉苏氏子,称姜汉元年。

《播变紀略》記載楊凤起义軍的年号作“姜汉”,盖是以“姜”字代替“江”字,污蔑楊凤起义軍。了解这一点,再参考《平黔紀略》和《貴州通志》內桐梓等县訪册的記載,可以肯定楊凤起义軍建立的年号是“江汉”而不是“姜汉”。

为什么刘仪順、张保山的“号軍”要采用“江汉”年号呢?我推測是因为:第一,楊凤起义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貴州各族人民大起义运动中发动最早,影响巨大的一次起义。楊凤策动反对征收“晒戥”<sup>①</sup>,反对苛征丁粮的群众起义,并声称是太平軍的“同党”<sup>②</sup>。这次起义是具有較强的号召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的。起义不到半年,起义軍的足迹遍历了黔西、永宁、归化、罗斛、都匀、独山、麻哈、平越(今福泉县)、甕安、餘庆、石阡等十余州县,各地各族人民反清起义的火把随着燃烧起来。1855年(咸丰五年三月),楊凤在石阡失敗牺牲。但是,遵义、桐梓地区的楊凤旧部仍不断发动起义,继续斗争。刘仪順、张保山的“号軍”采用楊凤的“江汉”年号,这对联系楊凤旧部,扩大号軍有着重大的作用。

再者,楊凤起义和刘仪順、张保山的号軍都是属于白蓮教所策动的起义,两者的組織系統既是相同的,又同样以“复明灭清”<sup>③</sup>为号召,

① 《貴州通志》前事志22第16頁引《平黔紀略》:“晒戥者,每花戶一票,無論一兩、二兩至一、二錢者,均加晒戥銀二錢至五錢。”是貴州官吏勒索人民的一种苛稅。

② 《咸同貴州軍事史》第28章引朱亮甫:《圍城述憤詩》注:楊凤自称与江南洪秀全同党。

③ 《清代咸同間思南农民起义史資料录》咸丰七年条:“是年腊月,刘义順又名刘白鬍子,在姜家寨自立为王,称为刘老主,声称复明朝。”

在前一运动失敗后,刘仪順、张保山的起义軍沿用楊凤起义所建立的年号,意味着起义运动仍然继续在发展,这是很自然的事。

既然刘仪順、张保山的号軍是沿用楊凤起义軍的年号,那么楊凤起义改元“江汉”是在1854年(咸丰四年),按年推算,“江汉八年”应为1861年(咸丰十一年)。譽黃文中概括地叙述了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与1861年全国反清运动的形势极正相吻合。譽黃本文說:

御弟神武,建业江南,奄有三吳兩广之兵,已具六合一統之象。而且南滇雄师进取黔省,西川劲卒将拔成都,今江漢俱已会合。凡忠义久有同心,前后并非虛言,中外敢云邈听。

据《清代咸同間思南农民起义史資料录》記載:

同治元年 壬戌

……复以张三保(原文誤。即张保山——笔者注)为莊烈十二世孙,又称粵逆洪秀全、滇逆杜文秀为三宝妈弟。建宮殿府署于岑头盖。

从此看来“譽黃”文中的“御弟神武”和“南滇雄师”就是指的是太平天国革命領袖洪秀全和云南的回民起义軍。

1860年太平軍攻破清軍的江南大营,进取苏常,李秀成部还联合广西原属石达开的部队和广东天地会的花旗队伍,共同进军江西。

1860年,李永和、蓝朝鼎在四川的起义軍进入岷江以西,前鋒达到川西平原的新津、灌县一带,直通成都。

云南回民起义后,起义的火焰很快地扩展到整个云南。貴州西部的回民亦起义响应。1860年馬如龙率領的回民軍第二次包围昆明。貴州西部的回民軍,西北一支,围攻威宁;西南一支,曾一度攻占普安。云南霑益州馬連升率領的回民軍进入貴州,跟普安回民軍共同对清軍作战。

1860年——1861年全国反清斗争的形势跟“譽黃”文中指出当时的形势是相一致的。可以推知这件譽黃,确为1861年所发。江汉八年即1861年。



# 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调查记录补

刘尧汉

**说明：**近代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运动，自清咸丰三年至光绪二年(1853—1876)持续了二十三年，地区约达三万平方公里。它的重大政治军事经济措施，多出于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部属李文学(四川凉山峨边彝族)、王泰阶(四川峨眉汉族)二人，可算是太平天国在云南的一个据点。关于这方面的材料已分别刊布于《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3两期内《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史料》和《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调查记录》二文。

在夏正寅所著《哀牢夷雄列传》(见《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称赞李文学(彝族)的治绩是：“治民则纳众议，重耕、牧、纺、猎之利，不纳租、课赋二腥。故自庚申至己巳(壬申)十二年间(1860—1872)，民得小康。”(见第33页)。又说：“李文学自甲寅(1854)偕王泰阶入哀牢山，促夷众起义，抗暴满，除汉豪强，民困得苏”(第54页)。又称：“凡夷军所辖之地，绍兴(祀绍兴)力行‘庶民原耕庄主之田亩归庶民所有，不纳租，课赋二腥’之则，……俯察民情，清吏治，民皆喜之”(第57页)。

上述情况，据调查访问，确是事实。但李文学、李文学东、祀绍兴等在贯彻这一斗争纲领：“庶民原耕庄主之田亩归庶民所有，不纳租、课赋二腥”的过程中，却碰到难以克服的阻力。这个阻力的具体材料就是这里所要补充的。哀牢山区上段的地主阶级中，绝大多数是汉族，很少数是回族，极个别是彝族(自新平、镇源以下至金平，彝族地主才逐渐增多，但仍没有汉族多)。李文学等把汉族地主和彝族地主都打下去了，可是对于回族地主，为了团结杜文秀就不去动它。在李文学所辖的范围内，回族地主不遵守李文学的正确措施，成为李文学贯彻土地政策时的一种阻力。例如祀彩顺都督的辖区(今南华、楚雄、双柏等县的哀牢山地区)内碰上了以马兴堂<sup>①</sup>为首的回族地主，就很碍事。祀彩顺拿着难办，只好向他的顶头上司上将军李文学东、参军王泰阶请示。李、王二人也没办法，只好说为了共同打击清廷，对回族地主只好忍耐。究竟如何对待，待接上太平军以后，再奏请天王解决。

这里所要补充的资料是杜文秀对李文学不大尊重,并纵容回族地主馬兴堂等破坏李文学的正确的为各族农民所拥护重大措施——“庶民原耕庄主之田亩归庶民所有,不納租,課賦二畝”<sup>②</sup>——的推行。这种资料对于分析李文学和杜文秀起义的阶级路线时,非常重要。

现在把彝老李玉廷口述记录,补充如下。

### 彝老李玉廷口述

石大王(石达开)的老部下李学东、王泰阶初到我们南山(哀牢山上段)时(咸丰四年,1854冬),他们常跟我的爷爷(祖父)李朝富来往。我们彝家头子李文学起事(咸丰六年,1856)打满清,当了彝家兵馬大元帅,就让李学东当了上将军,王泰阶当了参军。他们就把我的爷爷推荐给李帅,管理帅府的錢粮軍械。督粮官魯东应是我爷爷的上司。李帅、李上将军、王参军、杞副参军(杞绍兴)和各都督将军商量大事,

① 馬兴堂是杜文秀部下“十八大司”之一“大司平”,白寿彝編《回民起义》第二册内有馬如龙《复大司平馬兴堂书》。当时,馬兴堂家住哀牢山区鎮南州属地区沙坦兰村,是当地大地主之一。沙坦兰原属刘宇清(鎮压彝、回起义的地主武装首領)的祖先,后来才卖给回族(事詳《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实例》一文)。馬兴堂、刘宇清都是当地地主阶级分子,他们私人之間有很大的利害冲突。刘宇清是当时清軍騰越总鎮李維述的部属,馬兴堂是回軍杜文秀部属,二人虽处敌对双方,但在彝、回、汉等各族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候,他们二人就暗中勾搭起来了。清廷走狗李維述就通过刘宇清去拉攏馬兴堂从内部瓦解杜文秀回軍,并破坏李文学的政策措施。后来,馬兴堂就投順了清廷。

当回民起义被鎮压下去后,清廷就剥夺回民的土地权,把回民原有土地宣布为“叛产”,沒收归公。回民只能耕公地、納公粮。从此,回民貧者自耕,富者雇工经营。前述,沙坦兰村,原属刘宇清祖先的土地,后卖给回族馬兴堂等的祖先。回民土地既成为叛产,清廷就把沙坦兰土地偿給鎮压当地彝、回农民起义有功的刘宇清。于是馬兴堂等回族地主和回族农民全被刘宇清逐出沙坦兰村外。馬兴堂只好另承租公地,雇工经营。到辛亥革命后,馬兴堂子孙又得购置田亩,复成为地主。到解放前夕,他的孙子馬荣恩还是地主。

关于李維述指使刘宇清去拉攏馬兴堂这事,在解放前(1947年),他的儿子刘济貞也自认不諱,还引以为荣。他认为他父亲的手段高明,把馬兴堂从杜文秀处拉出来,拆了杜文秀的台,最后又把馬兴堂逐出沙坦兰,恢复了祖业。他还說:“尽管回子精明,馬兴堂还是上了圈套;尽管罗罗壘强,李文学还是断了头。”

② 夏正寅《哀牢夷雄列传》手稿中,只說:“凡夷軍所轄之地,绍兴力行庶民原耕庄主之田亩归庶民所有不納租。”他没有說“回軍所轄之地”是这样做。据实地調查和文献记录,杜文秀并没有符合于各族农民要求的这一套正确措施。夏正寅手稿,旨在歌頌彝族农民英雄和笔誅清廷及地主阶级(主要针对汉族地主),对于杜文秀措施的缺点就避而不写。

我爷爷都得在场听他们议事。我小时候，我爷爷常把李帅跟他的都督将军的事讲给我听。

我们摩罗苴村是州地（镇南州，今南华县），属杞彩顺都督管辖。杞都督起事（1853）比杜文秀（1855）早两年。杜文秀起事后，邀他加入回军，他不加入。到我们李帅起事后，他才肯当李帅部下的都督。他看不起杜文秀，他只看得起李帅、李上将军、王参军、杞副参军。他说，李上将军、王参军是在石大王军中受过陶炼的人，跟清军打过大战，见过大世面，有见识有本领的人。李帅的眼睛能识宝，就看重了这两个人，让他们当大事。

杞彩顺都督心直口快，不怕得罪人。帅府第一次商议规章时（按即1856年5月下旬），夏贡爷（即夏正寅）在场当录事，我爷爷也在场。杞副参军叫夏贡爷向大家念帅府规章。夏贡爷念了第一条：“彝、汉、回庄户原来耕庄主的田地由自己耕种，不再交租，每年只向帅府交公粮二成。”刚要念第二条，杞都督就插嘴说：

“够啰！够啰！不用再往下念啰。再念一百条出来，我杞彩顺也只要这第一条就够啰。耕田种地不交租，这是我们手拿锄头辛辛苦苦盘庄稼的彝人庄户、汉人庄户，世世代代做梦也想着的事情。杜文秀就没有规章，更没有我们帅府这第一条规章。如果杜文秀有这第一条规章，那末当他派马兴堂来邀我加入他们回军时，我早就加入他们了。老实说，杜文秀也不会订出像我们帅府这第一条规章来，因为他部下像马兴堂这样的大庄主并不少，怎肯订出一条规章说，让庄户耕田不交租呢？他们怎肯打庄主呢？杜文秀部下有不少的庄主和做买卖的人，打仗到处做买卖，要不是碰到像清军那样的豆腐渣军，只要稍微碰硬一点，他们就打不了仗。我们帅府里，不管彝人、汉人都是些穷人。只要我们帅府里引进一个庄主来，我杞彩顺就要退出，不能奉陪。我杞彩顺一定要带领我部下的彝人庄户、汉人庄户为帅府这第一条规章卖命。”

杞都督说完后，李上将军就说：“我们干事一定得有规章，让盘庄稼人有田有地，有吃有穿。没有这样的规章，我们就成了一窝草寇，上得了山头，下不了山脚，到不了平坝，也说不上还要去到天王在处天

京，更說不上还要打到滿清皇帝在处北京了。”

又在另一次商量帅府規章时，李帅向大家說明一件事，就是杞紹兴副参軍都督的副將軍字阿烏部下的一个都司安文玉，他强拉了一个汉人庄戶的一匹好馬，沒有給錢。李帅就叫杞副参軍查办。杞副参軍把安文玉打了一百屁股后，革职不用。杞彩順都督听了后，即刻就說：安文玉是馬兴堂的走狗，杞副参軍把安文玉的罪办得太轻了，應該把安文玉杀头才行。

安文玉是雲州(雲县)小猛洞的彝人。馬兴堂的馬帮常到雲州做买卖，路过小猛洞，就在安文玉家歇馬。安文玉就帮馬兴堂赶馬，帮着做买卖，得到一些油水，买了一些田地，当上了小庄主。李帅起事，安文玉来投李帅，当上了都司，就为非作歹，强拉汉人庄戶的馬。这使得清軍說，罗罗造反，不分貧富，搶劫汉人。李帅把安文玉革职后，汉人庄戶都說李帅办事很公正，不袒护彝人。

安文玉被革职后，就投到馬兴堂那里去。馬兴堂就把他帶到大理去推荐给杜文秀，他在杜文秀面前尽說李帅坏話，說李帅要称哀牢王跟杜文秀比高低。杜文秀就把原来封給我們李帅的官职“大司藩”封給了安文玉。这对我們李帅是一种很不要好的做法。当李学明右將軍把这事向大家讲了以后，杞彩順都督就气冲冲地說：“李帅原先就不該接受杜文秀封給的职位，这是自討沒趣。杜文秀原先要封我当都督，我就不接受。当时，我这都督是自称的，杜文秀的西平王也是自称的，他又不是真命天子，他凭什么封我当都督，凭什么封李帅当他的大司藩。杜文秀可以称西平王，我們李帅也可以称哀牢王。李帅可以先称哀牢王，待接上太平軍后，再請真命天子天王加封一下，不就成了真命哀牢王了。”

杞彩順都督这样一說，就有好几位將軍附和他，像刘柄賢副参軍、李学明右將軍、罗自美左將軍、魯东应督粮官、字阿烏、字安东副將軍都贊同李帅称哀牢王。李学东上將軍、魯得盛副上將軍、王泰阶参軍、杞紹兴副参軍、徐东位都督都不贊同李帅称王。李上將軍就說：“我們是要商量怎样才把帅府規章实行得好，怎样把清軍、庄主打垮，大家才得好好栽田种地不交租，有吃有穿。哀牢山还没有打通，就称

起哀牢王来，那真是草寇王了，太不像話。”接着杞副參軍也說了一些話，才把大家說服了。

杞彩順对杜文秀是心里装着悶气，很不高兴。不过，他总是按照帥府規章办事，听李帥、李上將軍、王參軍、杞副參軍的話办事。在他管轄的鎮南、楚雄、磅嘉地区，州地沒有彝人庄主，汉人庄主全打下去了，就只有馬兴堂和四、五家回人庄主沒有动。在回人庄主管下的庄戶中，有彝人、汉人、回人，彝人最多，回人最少。回人庄主对待他們的彝人、汉人庄戶很苛刻，租和劳役都比回人庄戶重得多。帥府沒有打回人庄主，这是破除規章对回人庄主优待，只要他們減一半租交一半粮。他們倚仗杜文秀的势力，就不肯減租，拖延交粮。他們的汉人庄戶不敢說話，彝人庄戶常去杞彩順都督府里告状。彝人庄戶說，要是杞都督不替他們出一口气，他們就要自己动手对付回人庄主了。杞都督說：“你們千万不能动手，你們来打我好了。对待回人庄主連李上將軍也奈何不得。”

后来，杞都督打下磅嘉（咸丰九年，1859），那里汉人庄主的財產全分給了彝、汉庄戶。那里只有一家彝人庄主，也被杞都督杀了。这戶彝人庄主管下的汉人庄戶和彝人庄戶把杞都督佩服极了。那里的彝、汉庄戶都把杞都督叫作“杞青天”。杞都督听了之后說：“我不是青天，天王和李帥才是青天。”磅嘉和楚雄地区也有十多戶回人庄主，杞都督派人去向他們借一点軍粮，还挨罵“死罗罗”。杞都督气得要向李上將軍辭职，李上將軍劝他忍耐，他也罢了。杞都督打下磅嘉后，奉命优待汉人铁匠，办好铁厂外，还开辟了少許梯田，挖了不少山沟，引山谷水灌田。又設置了水磨、水碾。不久，他战死在新平小帽儿山。磅嘉的彝、汉庄戶还为他立碑<sup>①</sup>。

就在杞都督打下磅嘉这年，我的爷爷随杞副參軍出巡，先到徐东位都督管轄的地区保甸。保甸有二千多戶彝人，三百多戶汉人，二百

<sup>①</sup> 磅嘉彝、汉农民为杞彩順所立碑址，在《近代史資料》1957年第3期第49頁注7已提到。按磅嘉在杞彩順经营之前，已有少量水田。在杞彩順经营时期，利用軍垦并发动民垦，磅嘉城南北百里內半山坡上（哀牢山东麓）辟了不少梯田。当地溪澗相間，水源很多，杞彩順开了很多沟渠，灌溉梯田。当地的水碾，水碓、水磨是杞彩順首置，榨油坊也是他設置起来。

多户回人。那里的彝人、汉人多数是回人庄主的庄户<sup>①</sup>。自从杜文秀起事后，那里的回人庄主压榨彝人、汉人庄户更加厉害。在杞副参军去保甸巡查的头一天，徐都督先派了他的副将军字安东去办理回人庄主吊打彝人、汉人庄户的事。字安东副将军跟杞彩顺都督一样，从来就仇恨回人庄主，他到保甸，几乎把事闹大了。他先把十多个回人庄主捆绑起来，打算把两三个最凶恶的就地杀了，把另外的几个押回都督府囚禁起来。如果杞副参军迟去一天，字将军真会做了出来。杞副参军到了保甸，先把回人庄主全放了绑。然后，向在场的回人庄主、回人庄户、回人百姓说：杜文秀大帅起事时出过布告，彝、回、汉都是一家人；那末，回人庄主就不该吊打彝人和汉人庄户。回人百姓都点头说是，都愿遵守帅府规章。那几个回人庄主可听不进我们杞副参军的话，他们气势汹汹地走开了。当回人全走后，彝人全围拢杞副参军来说，这里彝人有二千多户，回人只有二三百户，彝人单凭拳头就能把回人全打死，为什么要怕他们这几个回人庄主。杞副参军跟彝人讲了很多道理，才把他们说服了。杞副参军把那几个回人庄主放走后。这些回人庄主当天就连夜赶到蒙化城去跟杜文秀部下的杨威大都督蔡发春说，我们彝人要杀他们回人了。

杞副参军最后巡察到磅嘉，那时李上将军、王参军也在那里跟杞彩顺都督商量办铁厂、铅厂的事。当杞副参军说到保甸回人庄主去蔡发春那里告状的事，杞都督立刻就說：“如果蔡发春胆敢哼一声鼻子，

① 关于徐东位(哈尼族，任鼠街都督后又兼者干都督，常驻者干)派他的副将军字安东去处理保甸回族地主压迫彝、汉农民和杞绍兴出巡这事，鲁富安、杞文林二人(《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3期都有他们的口述记录)所说与李玉廷相同，为精简起见，不再重录。因李玉廷的祖父李朝富得参与李文学的军政会议又常随杞绍兴出巡，跟李学东、王泰阶是友好，他所了解所传述的就比较全面。鲁富安是杞绍兴副参军的副将军字阿乌所属都司安文玉部下的百人长，安文玉被革职后即升为都司，常随杞绍兴出巡，对杞绍兴的情况也相当了解。杞文林所在地区摩哈苴在哀牢山西麓(属镇南州地区，为杞彩顺所辖)与徐东位的两个都督府所在地鼠街(北)、者干(南)都只相距百余里，他父亲在当时常往这两个地方赶集，对徐东位的情况也有所了解。至于对杞彩顺(非同宗)的情况就更加熟悉。

保甸(见《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3期《哀牢山脉区域简图》)在蒙乐山脉之首西麓，临澜沧江，一向属景东县，北近巍山县。临解放前，这里的地主阶级还是以回族最多，被剥削农民以彝族最多。

我就把他們回人庄主全杀了。”王參軍說：“那末，連回人百姓、回人庄戶也就跟回人庄主一起跟我們打起來了。”杞都督說：“那就打罷，怕什麼。”李上將軍說：“這就是滿清求之不得的事。”王參軍說：“杞都督不能急躁，不管杜文秀、馬興堂、蔡發春，不管他們是庄主還是庄戶，他們都是打滿清的。我們打了他們就是給滿清幫了忙。”杞都督說：“他們不是真心打滿清，更不打庄主，只要滿清不打他們，給他們當大官，他們就不打了。最近，我打听得馬興堂還跟清軍走狗劉宇清暗中有來往，他想投降了。這就是說，要馬興堂這些庄主打滿清是靠不住的。”李上將軍說：“這些回人，不管他們是真心還是假意打滿清，只要他還打一天，我們決不能跟他們鬧翻掉，不能殺他們的庄主。要怎樣對待這些回人庄主，只有當我們接上太平軍後，天王自有辦法來對待。目前，我們的死對頭是滿清和漢人庄主。我們對回人庄主一定要忍耐；不忍耐，就會把事情搞壞了。”

李上將軍、王參軍、杞副參軍、杞都督說的這些事，我的爺爺記得很清楚。我的爺爺就為辦錯了回人庄主的事，被李帥大罵了一頓，還被囚禁了十天。就在杞副參軍出巡之前不久，魯東應督糧官叫我爺爺出去催糧，碰到兩家回人庄主不交糧，還罵“死羅羅”。我爺爺就把這兩個回人庄主綁起來帶回帥府，李帥叫立刻把他們釋放了，回頭把我爺爺大罵一頓后就囚禁起來。剛囚了十天，杞副參軍要出巡，才把我爺爺放出來隨他出巡。

在按板鹽井、恩樂地區（都在鎮源縣境）也有很少幾家彝人和卡墮人庄主。卡墮人頭子田四浪和彝人頭子普順義起事時，也把漢人庄主打下去了，對卡墮人庄主和彝人庄主可沒有打。後來，他們跟李帥合攏後，田四浪當了我們彝家軍的副帥，李帥派王參軍協助他。普順義也當了都督管理鎮源縣。接着就把那裡的卡墮人庄主、彝人庄主都打下去。那裡也有兩三家回人庄主，也沒有動他們。老實說，彝家軍要打回人庄主是打得下來的，就是礙在杜文秀面上，不方便打罷了。杜文秀部下的大司和都督當中，庄主並不少，除馬興堂外，我知道的還有馬存有都督也是庄主，他是姚州（今姚安）回人。有兩次，杜文秀派他去攻鎮南州城，李帥派杞彩順都督去協助。他縮在後面，讓杞都督

上当,吃了败仗。(事另见《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第49页注6,第3期第123页第2段)

## 虞山宝塔歌

师董南选录

抄本《粤匪杂录》中有《虞山宝塔歌》和虞山老、新、后宝塔歌共四种数十首,均记述太平天国攻克南京之后,常熟、昭文两县官绅地主的情况。对于豪绅地主借名办团练搜刮农民的罪行,揭露最多。选录几首如下:

頑

仲才

捐局开

无日不来

一心想发财

公事假痴假呆

銀錢经手真开怀

兵兴捐局一身包攬

移东补西实在会安排

假充正经人哄騙黃印山

慙

曾六

肚里毒

弗怕羞辱

滿面孔橫肉

少捐反要罵局

收租二石头大斛

拿到先喊各人捐足

不顾佃戶命一路痛哭

蛇蝎心腸賊来合家受戮

丁

芝亭

恶举人

自道紳矜

白戶出公卿

恃財仗勢欺貧

辱罵昭文弗應該

語言无味面鉄青青

局差悔气刻刻喚勿停

公事全弗懂专送捐人信

溫

小曾

狗畜生

积年淫棍

钻謀进局門

无非賬簿登登

跟随阿叔会奉承

开銷虛賬日进分文

賊弗如也想饒个前程

四曾同一局阿像恶狗村



局	局
醒醒	啥局
心腸毒	弗成局
吞图口腹	吃局騙局
劝帮忙碌碌	个个无格局
不論亲不論族	助餉銀錢到局
少捐枷得地方哭	如狼如虎像打局
主张人曾二与曾六	儉鸡剪綉要想搶局
橫肉面孔云瑞装腔足	历看宝塔图才是弗局
生意尽抛荒乡绅个个熟	算到底来总归是勿終局

以上选录宝塔歌六首，就所知者略作說明：《海角续編》載，癸丑三月以后，督臣令各州县設立軍需局。常熟知县黃金韶、昭文知县任鯤池邀請紳士立局于常熟城隍庙內。国子監助教曾彬文字仲才、內閣中书丁云瑞字芝亭等总理局务。局中事务是发印貼劝捐、募勇演习。从虞山宝塔歌看来，局董除副貢曾彬文、举人丁云瑞（二人功名与上記不同）外，尚有举人曾熙文、曾观文、李蔚宗，監生魏炳賢、錢竹庵等多人。歌中曾二即曾仲才。黃印山即黃金韶。小曾似名曾士常或曾东官，曾六似名曾熙文字六阶，不敢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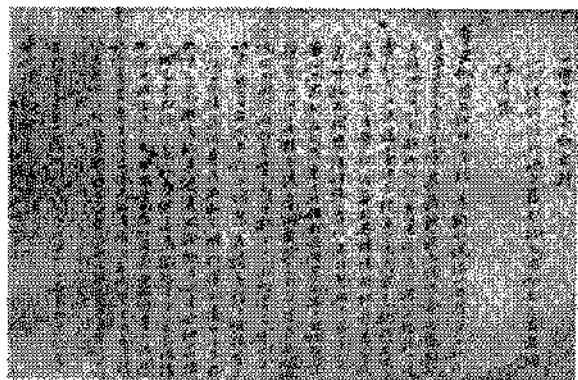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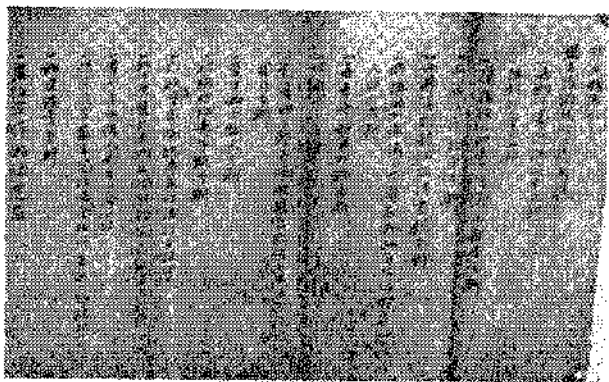
## 征集史料启事

我組拟搜集民国人物碑传，特征集民国以来在政治、軍事、经济、外交、文化教育、实业等方面重要人物的自传、传记、年譜、行状、墓志銘、神道碑等資料，希望社会人士予以协助，或提供有关这类資料线索。具体办法如下：

- (1) 稿本、碑刻拓片及稀見刊本，经采用者，按质付酬。
- (2) 抄本经采用者，亦略致薄酬。
- (3) 来信及賜寄資料請寄“北京东厂胡同一号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







张洛行告示(二)



#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 ZILIAO

1963年 第1期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輯  
中華書局出版

#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1

1902

# 近代史资料

1963年第1期

(总30号)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7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毫米 1/25·9 $\frac{9}{25}$ 印张·2插页·209,000字

1963年9月第1版

196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900 定价：(9) 1.15元

统一书号：11018·458 63.7.京型